

五千年演义

华夏上古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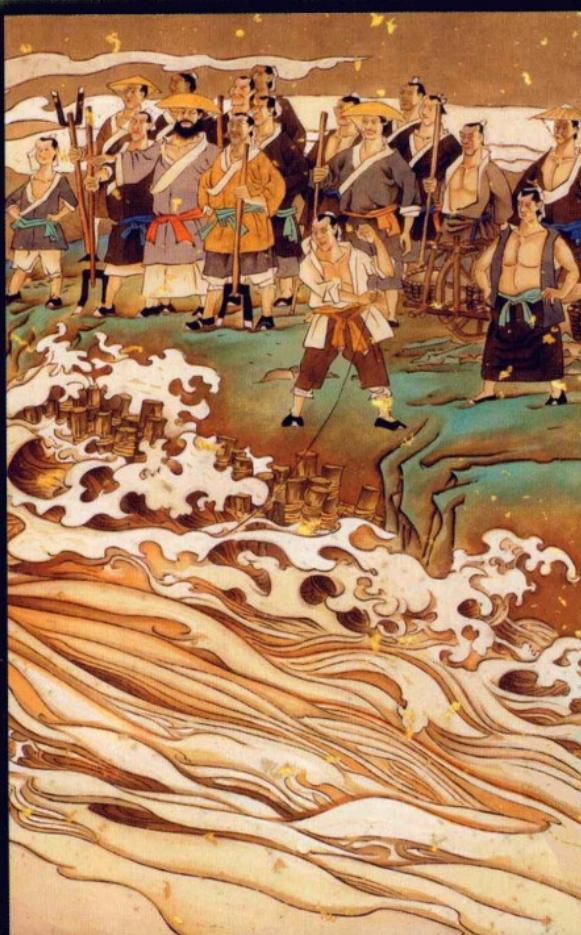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杜富山 著



五千年演义

华夏上古志



ISBN 978-7-5315-5358-8

9 787531 553588 >

本册定价：43.00 元
全套定价：750.00 元（共18册）

五千年演义

华夏上古志

杜富山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阳

© 杜富山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夏上古志 / 杜富山著. — 3 版. — 沈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1

(五千年演义)

ISBN 978-7-5315-5358-8

I. ①华… II. ①杜…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2216 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许科甲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发行(销售)部电话: 024 - 23284265

总编室电话: 024 - 23284269

E-mail: lnse@mail.lnpge.com.cn

<http://www.lnse.com>

承印厂: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杨春青 冯雁明

美术编辑: 刘丽菲 姚洪发 徐 鹤

美术统筹: 徐 鹤

封面设计: 徐 鹤

封面绘画: 崔晓柏 李 智

彩色插图: 赵明钧 赵 载 庄德英

黑白插图: 李德庆 李明实 李多娇

版式设计: 刘 俊 东 科

责任校对: 李 爽 高 辉

责任印制: 吕国刚 王守志

幅面尺寸: 168mm×230mm

印 张: 23.25 字数: 301 千字

插 页: 4

出版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3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15-5358-8

本册定价: 43.00 元

全套定价: 750.00 元 (共 18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我于 1986 年开始参加工作算起，至今已经过了 24 年的时间了，一直从事着中学历史教学工作。故而，要说到给广大的青少年们推荐历史读物，我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因此，值此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在工作之余，抽出一点儿时间为他们即将全新再版的“镇社之宝”——大型丛书“五千年演义”写序之机，我便欣然提笔。

大凡学过一点儿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是一门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正是因为如此，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过去性：发生了，就永远成为过去，不能重复。换句话说，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实际上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即历史学家对人类过去的回忆和思考。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历史学具有主观性的特点，历史学不可能把自己的价值定位在追求描述历史的真实性上。这就引出了下面的一句话：“历史有什么用？”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洛赫曾遭到其幼子此般的质问。

对于一般人而言，不管你学习的是什么，都会有上述这样的想法。因为，任何学科面向的，都应该是未来，而不是过去——历史学科当然也不例外。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有的朋友就会觉得，历史一点儿用处没有，因为它不能给非常现实的我们带来任何物质财富。

但我不这么看。对我来说，历史非常有用，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借用一千多年前的宋真宗在他的《励学篇》中的

话说，就是：“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您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证据嘛，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我纪连海本人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么？您想啊，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人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组能找到我么？即使人家一不留神发了昏，找到了我，我能够挑起这副担子么？我能够取得“百家讲坛”栏目开播九年来无人能及的 0.69% 的收视率么？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能有我今天的成就么？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您能知道我是谁么？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依我看，差距就在于你在学习历史的时候，是否遵从了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几十年前所说的非常精辟的“认真”二字。中国有句古话：“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话说到了这儿，很自然的就会有个问题：应该看些什么样的青少年通俗历史读物呢？“五千年演义”这套书，在它刚刚出版的时候，我就看过，当时就觉得不错。这次又经认真修改后再版，质量更加精良，是一套水平较高、值得推荐的青少年通俗历史读物。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儿浅见，您的感觉如何呢？看了，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

纪连海

2010 年 9 月 27 日

前　　言

“五千年演义”是一套以讲述中国历史为内容的历史丛书。之所以编这套书，是想为青少年学习历史、丰富文化生活提供方便。要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离不开历史知识的普及。这种普及，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讲故事，是方式之一。

历史的内容，文学的方法，文史结合，是这套书的主要特点。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丰富可信的历史知识；而叙述和描写的方法像小说，这容易引起阅读的兴趣。不论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消遣，看看这套书，都会觉得饶有兴味。

用演义的方法讲述中国历史，过去已有先例。蔡东藩先生的《中国历代演义》，是大家都知道的；其他像《二十四史演义》《二十六史通俗演义》，也有过几部。至于分散写的某朝某代的历史演义，就更多了。这些书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它们毕竟是写于旧时代，难免有局限性和陈旧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读者要求，有必要写一部新的历史演义。

与过去的那些历史演义比较，“五千年演义”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是观点新。全书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和对人民是否有益作为评论是非好坏的标准，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全书还吸收了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材料，提供了若干现代的史学信息。

分开，写了两本。整套书系统地反映了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的发展概貌。各本书的内容既互相呼应，又相对独立。读者如能从头看到尾，当然可以大有收获；单读其中的一本，也会开卷有益。

以上讲的，是作者和编者的共同愿望。到底做得如何，则应由广大读者和专家去品评了。谨以这初步成果，奉献给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人们。

编 者

1989年7月

再版说明(一)

“五千年演义”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两次荣获全国优秀图书奖，先后被共青团中央、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书刊发行业者协会评为“青年喜爱的图书”和“优秀畅销书”。根据读者要求，现予以再版。为了使该书质量更臻完美，我们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的史学专家逐本进行了审校，对个别文字和史实方面的差错、疏漏进行了校订，使它在原有通俗性、可读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知识的准确性。

回过头来看，该书体现在初版前言中的编创原则，是合适的。对待这样一部大书，内容和形式的完美性只能是相对而言。书读的人多，议论也多。对议论中提到的关于如何对待历史与演义，如何处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如何鉴别、使用某些史料，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内容怎么详略、取舍等学术性问题，应允许有不同看法。本次再版没有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修改，仍保持初版原貌。

编 者

1994年5月

分开，写了两本。整套书系统地反映了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的发展概貌。各本书的内容既互相呼应，又相对独立。读者如能从头看到尾，当然可以大有收获；单读其中的一本，也会开卷有益。

以上讲的，是作者和编者的共同愿望。到底做得如何，则应由广大读者和专家去品评了。谨以这初步成果，奉献给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人们。

编 者

1989年7月

再版说明(二)

弗朗西斯·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深谙此理，“修史书”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必做的“功课”，因为他们懂得要“以史为鉴”，足见“史书”在我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正因为如此，近些年社会上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读史热”，反映中国五千年历史题材的各种形式的作品通过各种媒体大量涌现出来，教育部门也加大了历史知识在高考中的比重。这是很好的现象，说明读史书已成为当今社会人们提升自身素养、完善自我的潮流之举。

目前，图书市场上专门针对青少年读者编写的、历史知识准确、语言通俗易懂、系统地讲述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读物非常少，而“五千年演义”在策划、创作之初，选择了以章回体演义的方式来讲述历史知识，它的完备性、知识性和趣味性，都非常符合青少年读史的需求。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是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多位史学专家逐本审校过的，其知识的准确性是毋庸置疑的。

“五千年演义”自1989年首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及专家学者的好评，曾先后几次荣获国家级各类大奖。自出版以来曾多次再版重印。如今，距这套丛书上一次改版重印（1997年）已经过去近14年了，此次选择改版重印“五千年演义”这套丛书，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编 者

2010年10月

编 委 会

主 编：盖 壤 吴庆先

副 主 编：张凤禾

编 委：吴庆先 张凤禾 杨春青 杜富山 迟赵俄
王吉祥 孙宝镛 王瑞起 尹世霖 张洪德
阎德荣 吴梦起 佟乃林 钱世明 杨世铎
李铁屏 盖如翔 朱仲玉 马光复 郎享伯
崔玉平

再版策划：许科甲 方 虹 薄文才 孟 萍 冯雁明
朱艳菊 马 婷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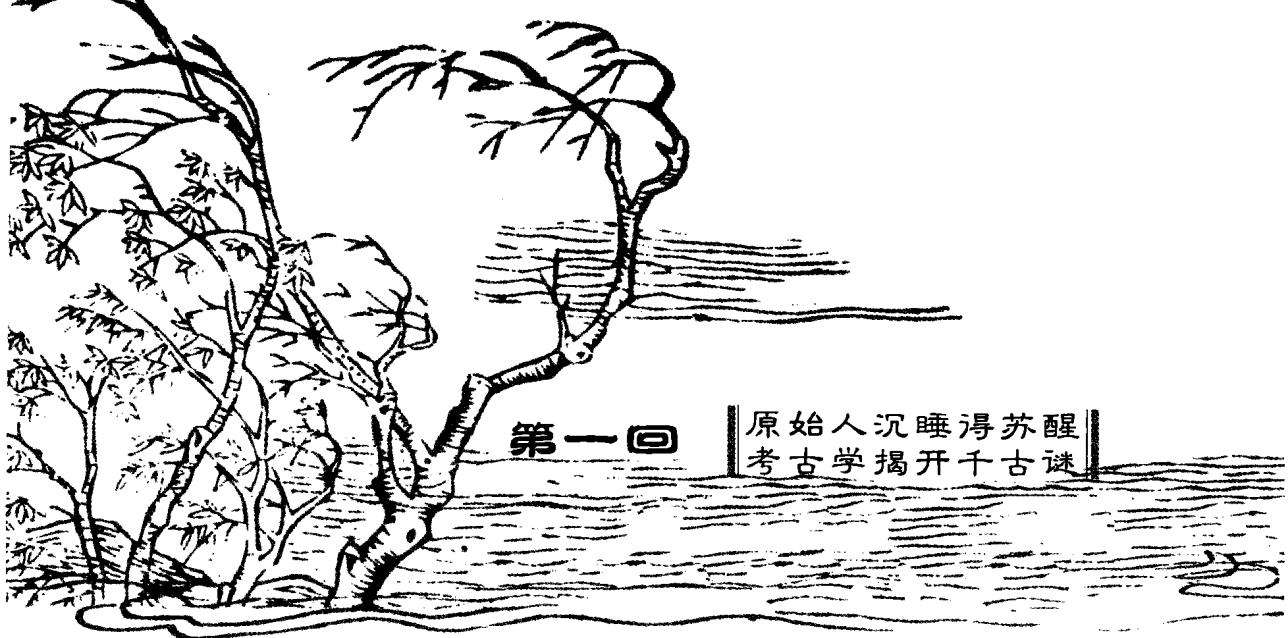
- 序 言 纪连海
前 言
再版说明（一）
再版说明（二）

第 一 回	原始人沉睡得苏醒 考古学揭开千古谜	001
第 二 回	神农氏为民尝百草 轩辕氏游乐建行宫	007
第 三 回	驯猛兽黄帝战蚩尤 炎黄部合并建华夏	016
第 四 回	颛顼帝下令绝天地 共工氏怒触不周山	024
第 五 回	陶唐氏放逐不肖子 有虞氏仁厚做国君	034
第 六 回	治洪水大禹安四境 巡江南帝舜葬九嶷	045
第 七 回	会诸侯大禹显威风 诛伯益后启建夏朝	055
第 八 回	巡天下后启荒国政 喜游猎太康失王都	064
第 九 回	美玄妻屈身图大计 有仍女挥泪出王宫	071

第 十 回	施巧计外孙逃活命 报父仇少康杀寒浞	078
第 十 一 回	为夏国不降搞禅让 好鬼神孔甲遭身亡	087
第 十 二 回	宠美女暴君造倾宫 叹夏室终古奔商国	096
第 十 三 回	吞鸟卵商族始兴起 霸牛羊有易终灭亡	105
第 十 四 回	观网鸟使臣解疑团 祭忠烈成汤遭囚禁	113
第 十 五 回	停贡赋成汤测民意 决胜负商夏战鸣条	122
第 十 六 回	保宗室商汤留遗训 尽忠心伊尹囚新王	130
第 十 七 回	思过失太甲重登位 劝太戊设计造坟莹	139
第 十 八 回	传流言王室风波起 排众议盘庚大迁都	148
第 十 九 回	思贤臣武丁患心病 借野雉二臣论神灵	156
第 二 十 回	怒冲冲商王征南北 情切切王后话东西	166
第二十一回	贪新欢武丁忘旧义 中奸计王子葬荒郊	174

第二十二回	射天神武乙遭雷劈 祭母后文丁铸方鼎	182
第二十三回	姜嫄氏生弃建周族 设圈套商王杀季历	190
第二十四回	有苏侯含泪进妲己 商纣王拒谏设酷刑	198
第二十五回	伯邑考救父遭残害 西伯昌星夜出朝歌	208
第二十六回	西伯昌招贤图霸业 姜子牙垂钓遇明君	215
第二十七回	姜太公怒斩崇侯虎 西伯昌沣水建新都	223
第二十八回	周武王兴兵伐无道 商纣王途穷焚鹿台	232
第二十九回	殷遗老含泪说洪范 两愚顽饿死首阳山	241
第三十回	安天下分封诸侯国 周武王临终诉衷情	250
第三十一回	摄王政三监播流言 审金縢成王解疑团	259
第三十二回	周公旦东征平叛乱 建东都王朝再分封	266
第三十三回	大业成周公归国柄 封唐侯史官诫成王	275

第三十四回	巡乡邑召公断民事 伐楚国周军遭水淹	283
第三十五回	看眼色谀臣圆奇梦 周穆王西巡见王母	295
第三十六回	徐偃王扯旗反周室 周孝王无奈收成命	304
第三十七回	周夷王怒烹齐哀公 荣夷公敛财行专利	313
第三十八回	动干戈国人大暴动 假天意召公举宣王	323
第三十九回	伐四夷宣王兴周室 悟歌意吉甫杀恶妇	331
第四十回	谏天子王后进永巷 起疑心宫妃谄忠良	342
第四十一回	宠褒姒幽王戏诸侯 避犬戎平王迁国都	351



第一回

原始人沉睡得苏醒
考古学揭开千古谜

众所周知，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有名的文明古国。世间的人们所以能有这样一个认识，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化。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文化有的已成为化石或遗迹，深埋于地下；有的却以神话等形式，长久地流传于民间。

据说在很早很早以前，宇宙本是一个黑暗混沌的大团团，外面还有一个厚而坚硬的外壳，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鸡蛋。经过年长日久的孕化，在这大团团中间居然生成了一个活物——盘古。盘古在昏迷状态中，慢慢地发育着，成长着。过了一万八千年，盘古大概是成熟了，清醒了，慢慢地睁开了双眼。可是周围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他非常恼恨，不知从哪儿抓来了一把利斧，挥动起来。他挥着挥着，忽听得“哗啦”一声巨响，外壳裂开了。壳里面本来黏糊糊一团的东西，顿时起了变化，清浊分明。清而轻的部分，冉冉上升，变成了天空；浊而重的部分，不断下沉，变成了大地。

盘古想，这是一个多么明快的世界啊！自己好不容易才造出来的天地，千万别再合到一起。于是，他脚踏大地，手托蓝天，把天和地支撑起



来。天升高一尺，他的身子就增长一尺；地下沉一丈，他的身子就伸长一丈。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那本来黏软的天和地终于凝固了，不动了。可是，顶天立地的盘古也终因劳累过度而倒下了。临死的时候，他呼出的气变成了风，他发出的声音变成了雷霆。他死之后，双眼变成了太阳和月亮，身躯变成了崇山峻岭，血液变成了江河湖海，筋脉变成了田径道路，肌肉变成了肥沃的土地，毛发变成了茂密的丛林，牙齿、骨头和骨髓，分别变成了闪光的金属、坚硬的石头和发光的珍珠，汗水变成了滋润大地的露珠和甘霖。

又过了不知多少万年，一位名叫女娲的神人来到大地上。这女娲身体结实，长得秀气，性格也十分开朗。她看到这里江河纵横，高山连绵，草茂华实，古木成林，比那空旷单调的天空不知美上多少倍。她在大地上走啊，看啊，真是流连忘返。游玩了几天，她渐渐感到寂寞了，原来是身边没有伴侣的缘故。“唉，要是能有几个人和自己做伴，不，要是能有众多的人长久地、热热闹闹地生活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那该多好啊！”

女娲冷清孤单，思人心切，便坐在一块沼泽地上，顺手挖了一块软泥，仿照着自己的样子，不由自主地捏起小人来了。说也奇怪，她把捏成的小人放到地上，居然会走、会蹦、会说话了。女娲又惊又喜，接着又捏了几个，也都变活了，女娲高兴极了，她忘记了疲劳，忘记了苦闷，没日没夜地捏起了小人。捏了几天，她觉得速度太慢了，能不能改变一下方法呢？她顺手拔了一团芦草，编了一条绳子，试着用绳子蘸着泥浆抡动。嗬！绳子甩出的泥点，也居然能变成一个个小人。女娲高兴万分，不住地抡动泥绳。她抡啊，抡啊，不知道过了多少时日，也不知道甩出去了多少个泥点，只见那些甩出去的泥点，转眼间就变成了男男女女，在她身边欢

蹦乱跳一阵之后，就成群结队地走了。他们一群又一群，一伙又一伙，亲亲热热，生儿育女，采集到了好吃的东西，不争不抢，还恭恭敬敬地给她送来，请她给大家平分……

其实，所谓的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人，都不过是我们的祖先凭着自己的智慧、猜测，创造出的神话传说罢了。

中国远古人类到底是怎样生活的？在考古学有了新发现之后，我们才真正有所了解。

且说在北京城西南 48 公里处有一个周口店。这是一个不大的古镇。它的北面和西面峻岭重叠，东北方向低丘起伏，南面和东南面则是广阔的华北平原。在镇西约 1 公里处，有两座东西并列的圆形小山，东边的那座叫龙骨山。

龙骨山的北坡有一个大岩洞。这个洞东西长 140 多米，南北宽度不等，靠东头最宽，可达 40 米，靠西头最窄，只有两米多。1923 年，在这个山洞里的堆积物中发现了两颗古人类牙齿，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兴趣。从 1927 年起，考古工作者开始在这里进行大规模的发掘。昔日的石灰石产地，变成了探索古代文明的战场：有人手执小铁钩，在小心剔着兽骨周围的硬土；有人在用鬃刷轻轻洗刷新挖出的石片；有人在为已确定为古人类的遗骨、遗物编号、绘图、照相。

1929 年 12 月 2 日这天下午，虽说太阳已经西沉，北风刮个不停，但考古工作者仍在紧张地工作着。夜幕降临后，点点烛光在山坡上闪烁，好像是在向考古工作者们招手、呼唤，激励他们要充满信心，充满希望。他们正在紧张地干着，忽然有人大声喊道：“这是什么？人头！”这“人头”二字刚出口，许多人立即围拢过来。他们激动不已，欢呼雀跃。一支支蜡



烛聚拢过来，将那人头露出的部分照得通明。是啊，他们披星戴月，日夜奋战，不正是为了寻找这宝物吗？

一个在山洞里默默沉睡了 50 万年、并且已经变为化石的完整的古人类头骨，终于重见天日了！因为龙骨山位于北京附近，依照惯例，考古工作者将生活在这里的远古人类称作“北京人”。不久，他们又在这里发现了不少其他部位的遗骨化石。根据这些遗骨化石，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推测出了当年北京人的身材相貌：他们身材粗壮，肩膀宽阔，肌肉发达；下肢较短，上肢较长；头部前倾，略显驼背；步履稳健，跑动敏捷；他们虽比不上现代人的长相好看，但仍不失为“虎背熊腰”的雄姿。他们开始使用简单、粗糙的石头工具进行生产，已经有了简单的语言，已经学会了管理天然火种……

北京人化石的发现，证明我们的祖先在四五十万年前，就开始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了；证明我们中国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类发祥地。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经过艰辛的劳动，又在云南的元谋、陕西的蓝田、安徽的和县、湖北的长阳、广东的马坝、山西的许家窑和丁村、广西的柳江、四川的资阳、陕西的半坡等地，发掘出大量古人类的遗骨、遗物，从而使中国原始人类生活、进化的图景，比较清楚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云南的元谋人距今约 170 万年，陕西的蓝田人距今约 70 万年，他们都早于北京人。安徽的和县人与北京人大致同时。以上这些，是生活在祖国土地上最早的居民。他们还不懂得人工取火，不懂得修房建屋，当属传说中的有巢氏时代。

火的发现和取火方法的发明，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我们祖先又用美丽的传说，来歌颂火的取得和利用。

传说在西方极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燧明国。由于燧明国过于偏西，连太阳和月亮都照射不到，所以那里没有昼夜和四季之分。这时中原大地上有一个聪明而又好奇的人，决心历尽艰险，漫游到燧明国，亲眼观察一下那里的人们在没有光亮的情况下，究竟是如何生活的。

那人来到燧明国，发现这里虽然没有日月的照射，却并不是一片漆黑，因为在远处的森林中，不断地发出光亮来。他又好奇地到森林中一看，原来那里有一棵硕大无比的树，树上落着好多长着硬嘴巴的巨鸟。这些鸟不断地啄那干枯的树枝，每啄一次，就闪出一个亮光。那人从中受到启发，回来后便教给了人们钻木取火的方法。人们对这位发明火的人非常尊敬，就称之为燧人氏。

人类学会人工取火，当然不会是如此简单，但从利用天然火种发展到人工取火，这是历史的事实。人类学会了人工取火，就使熟食普遍化了，生活相对地安定了，食物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了，按母系血缘组成的社会集团也相对稳定了。这时，人类社会就进入了传说中的燧人氏时代。由于长期的实践，由于自然的淘汰，同一血缘集团内的兄弟姊妹间的通婚，这时基本被族外群婚所代替，原来比较松散的血缘集团，也就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个比较稳固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而世代的通婚关系和对外争夺，又使几个邻近的氏族组成部落，几个部落又进一步结成部落联盟，逐渐形成较大的部族集团。

我国的古代文献，通常把东部的部族集团称作夷，南部的部族集团称作蛮，西部的部族集团称作戎或羌，北部的部族集团称作狄。

传说在东夷中有一个古老的部族，叫太昊。古书记载：“太昊师蜘蛛而结网。”他们大概最早是生活在江南泽国，最先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上发



展起渔猎业，所以太昊又叫伏羲氏，并以鳄鱼、巨蛇之类形状的“龙”为图腾^(注)。古书记载：“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太昊婚制嫁娶。”显然，到了伏羲氏时代，已开始由族外群婚向对偶婚过渡了。

与太昊伏羲氏关系密切的，是一个以凤凰为图腾的部族。古书上说，凤凰“生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内，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安宁”。可见这个部族生活在东方。据神话传说描写，凤凰在火中毁灭，又在火中复生。看来这个以凤凰为图腾的部族，还崇拜火神。

那时在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部族数以万计。他们有时较长久地劳动、生息、繁衍在一个地域内，有时为了求得生存而进行远距离的迁移。他们或由于通婚，或由于对外征战，常常结成联盟；而由于婚姻的纠葛或对地域的争夺，这些部族间又常常进行残酷的厮杀与火并。在这种厮杀与火并中，传说伏羲氏之后，在中原大地上形成了两个强大的部族。一个部族的首领是神农氏炎帝，另一个部族的首领是轩辕氏黄帝。由于这两个部族是后来构成我们华夏族（即汉族的前身）的骨干，所以也就流传下许多有关炎帝、黄帝的传说。

(注) 图腾，原始社会的人认为跟本氏族有血缘关系的某种动物或自然物，一般用作本氏族的标志。



第二回

神农氏为民尝百草
轩辕氏游乐建行宫

认真说来，“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等，既不是某个人的名字，也不是某个部族的名字，而是一个时代的代名词。当时以至于后来，中国大地上出现过许多部族，这些部族又总是在不断地聚合与分化。无论是聚合成大的部族，还是分化成小的部族，都需要一些智勇双全的人物做他们的头领。久而久之，一些部族的名字，就成了那个部族头领的名字；反过来，某个头领的名字，也就成了他那个部族的代名词。

古书记载：“昔少典氏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大约是少典与有娇两个部族世代有通婚关系。后来，从这两个部族中又分化出黄帝族和炎帝族。黄帝族生活在姬水，便以姬为姓；炎帝族生活在姜水，便以姜为姓。可是，人们自古以来既已把那时的部族视作了个人，形成了许多美丽的神话与传说，所以为了叙述方便，我们这里也就依照习惯，将黄帝族、炎帝族，以至后面还要提到的蚩尤族、颛顼族、共工族等，通通人格化了吧。

且说炎帝率领着他的部族，最早生活在姜水流域，后来沿渭水、黄河



东徙，到过今天的河北中部、河南东部、湖北北部，最后在今天的山东曲阜一带定居下来。

炎帝是位传奇式的人物。《水经注》中写道：“神农（即炎帝）既诞，九井自穿，汲一井则众水动。”意思是说，炎帝降生时，附近的九口井自动穿通，若从一口井中汲水，另外八口井中的水也就随着波动。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其实很难说。《周书》中说，“黄帝作井”；《吕氏春秋》中说，“伯益作井”。而现代考古资料告诉我们，河姆渡文化就已有了用木桩作壁的水井，距今已有六七千年了。所谓“九井自穿”，大概是对炎帝的溢美之词。不过这也说明，炎帝族是重视农业的。另外传说，炎帝的长相是人身牛首。这大概是炎帝族崇拜牛的缘故。其实，炎帝与一般人一样，并不是什么牛相，只是炎帝这人的性情倒有点像牛。他不辞辛苦，不畏劳累，忠心耿耿地为人们谋利益。

炎帝之前，人们主要是靠狩猎来生活，可是到了炎帝的时候，大地上的人已渐渐多起来了。炎帝想，禽兽有限，繁殖也缓慢，一旦捕尽，民将无以为生。为这事，他愁得坐立不安。一天，他正在一个阴坡上走着，一丛嫩绿的小苗映入他的眼帘。这种小苗，他过去已经见过多次，但没有引起过他的注意，今天他却很有兴趣地研究起来了。他弯下身子，轻轻扒开小苗周围的土，发现每棵苗的根部都有一个还没有腐烂的果实皮。于是他沿着阴坡，又找到了几从小苗，其中有一丛很奇特，就是果实样的东西在苗尖上顶着。炎帝想，这些小苗一定都是由那些野草的果实变成的，而这些小苗长大以后，就是野草，就要长出果实。草木遍地都是，取之不尽，若能分辨出哪些果实能吃，哪些果实不能吃，然后将那些能吃的果实埋入地下，让它发芽、开花、结果，人们岂不就可以解决吃的了吗？想到这

里，他愁容顿消，立即带上随行，遍踏三山五岳，尝遍千草百卉。经过多年的辛苦，终于选出了麻、黍、稷、麦、豆为可用、可食，这就是所谓的五谷。然后他又教给人们如何播种，如何管理。收获以后，他让人们用麻的纤维织成粗布，缝制衣服；把黍、稷、麦、豆的果实先放到石片上或陶器里烧炒一下，作为食物。从此，人们因天时，相地宜，用耒耜耕田播种，用石镰进行收割，农业从此兴起。

炎帝在尝百草、定五谷的过程中，发现有的味甜，有的味苦，有的味涩。有的吃下后恶心呕吐，甚至肚疼腹泻，有的吃下后精神爽快，吐泻顿止。据说炎帝一天就中毒达七十次，幸亏他掌握了一些草木的药性，以毒攻毒，才化险为夷。他深知人们平时受尽疾病的折磨，甚至因此而死亡，便下定决心，对世间的草木一一品尝，确定它们的味道和药性，然后制成方剂，医治人们的疾病。

寒来暑往，年复一年，炎帝不知翻过多少座大山，涉过多少条大川，品尝过多少种草木，中过多少次毒，只见他搜集的草木标本，装满一屋又一屋，而由于多次的中毒，他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了。

炎帝面容憔悴，对一些毒草的抵抗力越来越弱了。但他看到大地上还有那么多草木等着他去品尝，去辨别，因此照常晓行夜宿，一天也不肯休息。传说有一天，他正在山间小路上走着，突然看到路边有一条赭鞭，便顺手捡了起来，无意识地朝路边的草丛抡动了一下。奇怪的是，那赭鞭刚触到草丛，他就顿觉恶心，犹如中毒一般，勉强走了几步，就呕吐起来。“莫非这鞭子有毒？”炎帝想。于是，他生气地将鞭子扔了出去。那赭鞭刚好落到一个草丛中，炎帝呕吐立刻停止了，而且精神格外爽快。炎帝定睛一看，那丛草原来是能解毒的。“看来这是一条能帮我鉴定百草的神鞭。”



他重将赭鞭捡起，抽打他鉴定过的草木，果然不出所料：只要用赭鞭一抽，那些草木的四气（寒、热、温、凉）、五味（辛、甘、酸、苦、咸）就立刻反应出来，和他品尝时得到的结果一模一样。后来他又发现，万一抽打到毒草，只要再连续抽打两下，毒性就能立即解除。炎帝高兴极了，不顾一切地抡动赭鞭，抽打草木，辨别药性。从此以后，炎帝不仅能免受品尝之苦，而且还大大加速了他鉴别的速度。通过多年的辛苦，炎帝终于摸清了千草万木的药性，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配成成千上万个方剂，传给人们，使人类大大减轻了病痛的折磨，更加愉快地生活和劳动了。所以在民间传说中，炎帝不仅是一位农业之神，而且还是一位医药之神呢！

炎帝的业绩名扬天下，一些小部族纷纷前来归附，不料，炎帝族正日渐兴盛之时，却受到了一个比炎帝族更加强大的黄帝族的威胁。

和炎帝一样，黄帝也是当时一位著名的部族首领。

黄帝的先祖是有熊氏，生活在今天陕西省的北部，号称有熊国。那时，传统的族外群婚制已被比较稳定的对偶婚所代替。有熊国的首领少典与有娇氏的一位叫附宝的姑娘结为了夫妻，两人相亲相爱，朝夕相处。他们居住的附近有条河流，叫姬水。一天，少典与附宝嬉笑着来到姬水边。附宝一边挖着可吃的野菜，一边哼着小调；少典手持木杖站在河边，一旦又住条大鱼，便惊喜地将附宝喊来，分享他的欢乐。他们唱啊，喊啊，干啊，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疲劳，陶醉在劳动的幸福中。

天渐渐黑了下来，他们刚想回去，天空中突然发出了一声闷雷。“不怕，不要怕，是天要下雨了。”少典慌忙抱住附宝，唯恐她受到惊吓。

“我不怕。”附宝紧紧偎依在少典的怀里，听着他心房的跳动，凝视着阴沉的天空。

突然，又一道弯弯曲曲的闪光划破长空。附宝本能地颤动了一下，心里也同时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原来，她怀孕了。

消息传开，族里的人们纷纷议论说：“附宝是受了上天的灵感怀孕的，一定要有天神问世了！”“天神降世，我们有熊国就更兴旺啦！”

人们盼啊，等啊，还进行过多次的祷告，天上的月亮经过了二十四次圆缺，附宝才在一个叫做寿丘的地方，生下一个虎虎实的男孩子。这孩子也真是不负众望。刚生下来，双目炯炯有神；不足一岁就学会了说话；稍长大了点，就能通百事，断是非。那时，人们认为帝是万物的主宰，金、木、水、火、土为万物之本，称作“五德”。有熊氏的人们崇尚土德，土为黄色，这孩子又是天神转世，所以就给他起名叫黄帝。又因为他长在姬水，居住在轩辕之丘，于是就以姬为姓，以轩辕为号，所以后世也常把黄帝称作轩辕氏。

黄帝长大以后，敦厚朴实，才智过人，再加上好多人都说他是天神下凡，所以就很自然地把他推举为有熊氏的首领了。

黄帝的确才能出众，他将人们组织起来，平时围猎野兽，遇到外部族侵扰时，就进行战斗。不几年，黄帝族就强盛起来了。又过了些年，黄帝觉得在姬水一带难以生活下去，便率领本氏族的人们，辗转来到了涿鹿（今河北省北部），准备在这里长期居住下去。

涿鹿一带本属炎帝的势力范围，岂能容忍黄帝族染指，结果在涿鹿附近的阪泉大战了三场。起初，炎帝靠着兵多将广，又善火攻，打得黄帝难以招架。黄帝无奈，慌忙派出使者，四处联络各部族的首领，答应若打败了炎帝，与他们分享天下。那些部族首领闻听大喜，纷纷派出兵士，高举画着龙、蛇、虎、豹的各色大旗，前来助战。阪泉之野，顿时烟尘滚滚，



喊杀声撼天动地。恰逢这时，天降大雨，炎帝的火攻一下子失去威力，被黃帝的联军团团围住，神农氏炎帝也束手就擒。黃帝不愧为一位英明的首领。在三场大战中，虽说自己的兵士死伤无数，但考虑到炎帝的实力和威望，在战败了炎帝之后，并没有把他处死，而是照常按部族首领对待。

黃帝取得了阪泉之战的大胜，接着又把荤粥（xūn yù 熏育，即后代的匈奴族）驱逐到北方的釜山，这才在涿鹿定居下来。

黃帝名扬天下，威震四海，使得东至大海，西至崆峒（kōng tóng 空同），南至大江的各部族，莫不归附。黃帝想，这么大的地盘，自己如何能管理得了？于是将各部族的首领召集到一起，任命官吏，分头治理。各部族的首领刚刚到齐，只见满天彩云，霞光万道。黃帝灵机一动，便以云纪官：春官称青云，夏官称缙云，秋官称白云，冬官称黑云，中官称黄云，由他们分管某一方面的政事。

黃帝有四个妃子，其中要数元妃西陵氏嫫祖最有名了。她教人们养蚕缫丝，从此使部族中的一些人穿上了轻软暖和的衣服。为了将过去的事记录下来，把要说的话用一种符号表示出来，黃帝让一个叫仓颉的人，将长期以来人们断断续续创造出来的符号加以整理、归纳，终于形成最原始的文字。原来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主要是利用结绳、结珠、契刻或画图来记事。所谓“结绳”，就是在绳子上打结，大事打个大结，小事打个小结，这就是古书上说的“上古结绳而治”。所谓“结珠”，就是在绳上拴上不同的东西，以表示不同的事情。所谓“契刻”，就是在木棍、木板上刻记号。所谓画图记事，就是把要表达的意思，用图形表示出来。文字就是从图画演变来的，这种演变过程，也就是文字产生的过程。所以最初出现的文字，具有很强的图画性，我们便将这些字称作象形字。比如，将

“丘”写作“𠂇”，将“水”写作“𣍵”，将“雨”写作“𡥑”，将“目”写作“眴”，将“人”写作“亼”，将“禾”写作“𩫓”，将“木”写作“𣎵”，将“日”写作“𩶛”等等。用这种单体象形字表示简单的、具体的事物比较容易，而要表示一些复杂的、抽象的事物就比较困难了。于是，在单体象形字的基础上，又发明了指示字、会意字、形声字等等，如将两个“木”字并列起来（林），表示树木成林；在眼睛的上边再画条曲线，表示“眉”字（眉）；一个人站在地上（立），表示立；两个“火”字重叠成“炎”表示炎热；三个“石”字相合成“磊”，表示石多成堆。文字是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岁月里发明创造的，传说中却把这功劳归到了仓颉的头上。此外，还传说黄帝命封宁为陶正，组织专人烧制出五彩的釜、甑、碗、碟，供人们使用；命雍父制臼做杵，让人们将米捣碎煮熟了再食；命共鼓、货狄剖木为舟，斲木为楫，以供人们在河中航行；命挥做弓，命牟做矢，从而提高了射猎和攻伐的能力；命容成做历法，以利农时；命隶首做算数，以计时日。命羲和、常仪、臾区观察日月星辰，推算吉凶祸福。命伶伦、荣将制定音律，发明乐器，以伴歌舞。为了便于管理天下，黄帝下令对所辖之民进行组编：八家为一井，三井为一朋，三朋为一里，五里为一邑，十邑为一都，十都为一师，十二师为一州。各州疆界划明，由降服的部族首领分管一方的事务，每一方都有黄帝派出的大臣辅佐，黄帝自己为主管四方的中央大帝。

此时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人民对文治有方、武功煊赫的黄帝无不称颂。在万民的颂扬声中，黄帝也就飘飘然了。多年来，他东征西伐，如今四夷安定，觉得也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他过去风餐露宿，带领人们



辗转迁徙，吃尽酷暑严寒之苦，觉得如今也该有个舒适的环境，很好地享受一番了。于是，他将国中的能工巧匠全部招来，修宫建殿，营造都城。时间不长，一座崭新的都城就建起来了：殿堂金碧辉煌，巍峨壮观；城中建有宽阔的大道。殿堂的门口有卫士把守，大道上车水马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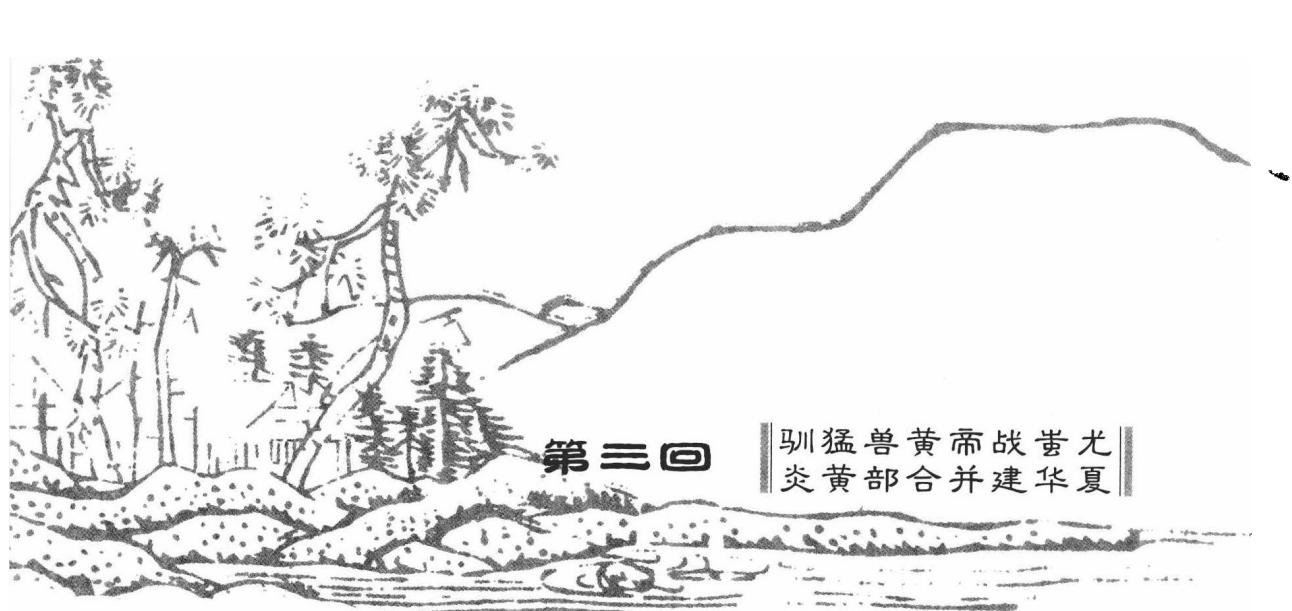
帝都刚建起时，黄帝还觉得满意，可是过了些日子，他就不愿总在帝都中住着了，于是他又发出命令，让人们为他建了几座行宫。传说有一座行宫建在西方的昆仑山顶上。这昆仑山高大险峻，奇峰林立，犹如天梯；山顶上常年云雾缭绕，犹如仙界；而山脚却清泉叮咚，流水潺潺，分明是人间。昆仑山行宫的四周有高大的宫墙和九道大门，正门朝东方，叫做开明门，意思是每天由这道门为行宫迎来旭日的光辉。宫墙内就是雕梁画栋、富丽堂皇的帝宫了。它由五座布局严谨的紫禁城和十二座白玉楼组成，彩云缭绕，紫气腾腾，在阳光的照耀下，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华。

在槐江山上，黄帝还命人建了一座大花园。因为这座花园地势很高，像是悬挂在半空中，所以人们称作“悬圃”。站在悬圃向南望去，可看见远处昆仑山顶的宫殿；向西望去，是一片一望无边的大湖，湖上水汽蒸腾，天水相连，格外壮观；向北望去，是山势险峻的诸毗山；向东望去，是奇峰林立的恒山。悬圃的下面，有一股清澈的溪流，名叫瑶水。这瑶水蜿蜒曲折，通到昆仑山附近的瑶池。

除昆仑山的行宫、槐江山的悬圃之外，在青要之山，黄帝还有一座秘密行宫。青要山峰峦叠嶂，古木参天，青要宫也显得格外幽静。青要宫中楼阁不多，规模也不大，但设计却很精巧、别致。宫院中一池泉水清澈见底，水中建有假山，山石玲珑。靠宫墙建有几个八角飞檐亭台，迂回曲折的长廊将一个个亭台连接了起来。黄帝到这里来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观赏，

而是为了玩乐，——原来在这个秘密的行宫里，养着许多能歌善舞的宫女。黄帝还很爱外出巡游。朝东他到过大海，登过泰山；朝西他登过崆峒山；朝南他到过大江。当然去得多的，还是那些行宫了。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那巍峨的昆仑行宫、别致的悬圃，当然是无人不晓。就是那幽静的青要秘宫，也渐渐被人们知道了。原来，那时的人们很迷信，有的说青要宫中住的全是从天上下凡的仙女，是来为黄帝庆贺胜利的；有的说天帝看到人间太平，就是人口稀少，让仙女们下凡界，说法布道，为人间增殖人口来了。所以不少年轻妇女纷纷来到青要山下，为生儿育女祈求祷告。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在青要山建秘宫的事终于传到了镇守四方的大臣们的耳朵里，酿出了威胁黄帝宝座的一场大祸。



第三回

|| 驯猛兽黄帝战蚩尤 ||
炎黄部合并建华夏

在多年的征战中，过去的一些部族首领，由黄帝手下的败将相继变成了听命于黄帝的大臣。他们带着自己的臣民，分驻到东南西北各方。这些大臣有的真心佩服黄帝的文治武功，忠心耿耿地为黄帝效劳；有的自认晦气，只好安分守己地镇守边陲；有的却不怎么服气，甚至伺机反叛，只因慑于黄帝的威严和强大，不敢贸然行动。如今他们见黄帝功成名就，一味地玩乐享受起来，就蠢蠢欲动了。

且说这时在东方有一个强悍的民族，叫九黎族。他们极盛时，北达今山东北部，西至今河南东部，南到今安徽中部，东边一直到达大海。九黎族的首领，就是勇猛无比的蚩尤。

这九黎族实际包括许多部族。他们的冶炼技术比较高，已经用上了铜制的长矛大刀，所以有的古书上说，蚩尤有九九八十一个兄弟，个个都是人面兽身，铜头铁额，面目狰狞。还有的古书上说，他们都是牛头人身，四目六臂，头上生有锐利的双角，耳上长着似剑的毛发。他们不吃兽肉，不吃五谷，而是专吃石子砂粒。他们手持金刀铜斧，强弓大弩，作战勇敢，万夫难抵。

要说起蚩尤，其实他还是炎帝的后代呢。想当初，黄帝和炎帝在阪泉大战时，蚩尤作为炎帝的一方，也参加了战斗。结果炎帝大败，炎帝和蚩尤均被发配到了偏远的南方。这时，炎帝将全部精力用在了教民稼穡、为民识药上，而蚩尤却一直在等待时机，洗雪阪泉之辱。现在，他听说黄帝修帝都，建行宫，游山玩水，荒废政事，便鼓动炎帝起兵。不料炎帝没有听从蚩尤的挑动。这是因为：一则炎帝已经年老志衰，不愿再去冒那个风险了；二则炎帝一向仁厚，他觉得，如果和黄帝再战，无论是胜是败，遭殃的仍是天下的百姓。

蚩尤见炎帝态度坚决，也无可奈何，便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召集了南方的苗民等，打着炎帝的旗号，气势汹汹地朝涿鹿杀去。

正在昆仑山游玩的黄帝听说蚩尤扯旗造反，率领着大军，夺他的宝座来了，不免大吃一惊：自己过去的一个手下败将，居然能动员起这么多人马，一定是蓄谋已久了，可是自己为什么没有察觉呢？唉，全怪自己只顾玩乐了。黄帝只得日夜兼程地往回赶路，待他赶到帝都涿鹿时，只见四周白茫茫，昏沉沉。此时黄帝的守城兵士们全陷在了浓雾之中，无法辨别方向，只是盲目乱窜，有的甚至窒息晕倒。原来蚩尤北犯时，还联络了南方一些部族，并把南方山林中的瘴气毒雾也带来了。黄帝看出蚩尤摆的是毒雾阵，便驾起谋臣风后发明的指南车，指挥着军士，从毒雾中冲出。黄帝正想组织反击，只见西北天空中的黄尘滚滚而来，不多一会儿，就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刮得天昏地暗，树木断折。黄尘过后，阴云密布，大雨滂沱。顷刻间，整个大地成了一片汪洋。双方的激战，只好因大雨而暂停。蚩尤布下的毒雾，也被这阵暴风雨浇得无影无踪了。

这种骤然而来的暴风雨到底持续不了多久。不一会儿就风停云散，依



然烈日当头。这一下，黄帝族的兵士们可有了用武之地，他们挥舞刀枪，呼喊着向九黎族兵士杀去。蚩尤见黄帝族的兵士们来势凶猛，便避开锋芒，下令收兵。

经过初次交锋，黄帝感到九黎人确是强悍无比，不可小视，于是乘休战之机，下令所属各部族的首领迅速率兵前来助战。虽然这两年来，黄帝只顾养尊处优，荒废了国政，可是他多年来到底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功德无量，而且在这国难当头之时，他又能像以前那样，亲临战场，直接指挥，况且抗击九黎，也是为了北国的安定，所以许多部族的首领，都及时率领着大批兵士前来助战了。

黄帝看到各路兵士云集，士气高涨，心里踏实了许多。但他总觉得，虽然自己的兵员远远超过了蚩尤，但武器不如蚩尤的精良。特别是近几年来，自己认为天下太平，对兵士们没有进行过训练，阵法不如蚩尤的熟练，兵士们也不如蚩尤的强悍。经过初次交锋，兵士中纷纷传言，说蚩尤能施妖法，口吐浓烟；说蚩尤的兵士们个个头生双角，青面獠牙。这分明暴露出兵士们的怯阵心理。

如何将九黎人的士气打下去而振作自己的士气呢？黄帝和所属部族首领们商量了好长时间，他们终于从传言中的九黎兵士的长相想到了猛兽，进而想到了他们正喂养着的那些虎豹熊罴。

原来那时山林中的猛兽很多。人们捕获以后，受了重伤的，只好立即吃掉；没有受伤或只受了点轻伤的，就暂时关到笼子里喂养起来，等到捕不到野兽时再吃。现在他们决定让这些猛兽打头阵。为了使这些猛兽们能够临场应战，便派了许多勇士进行训练。这些勇士们一律穿上蚩尤兵士的服装，吃饱了饭，就手持木棍，去逗弄那些猛兽。待逗弄得那些猛兽野性

发作时，又拿来野兔之类的小动物进行引逗。这些小动物，也都给着上了服饰，装上了双角，乍一看，就像九黎兵士一样。引逗一会儿，就投到笼中，让猛兽吃掉。开始时，那些猛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总是被挑逗好长时间，才野性发作，张牙舞爪。过了几天，猛兽们一见到这些怪模怪样的东西，就狂吼着张开血口，将它们立即吞噬。

过了些日子，蚩尤又联合了身强善跑的夸父族，再次来向黄帝讨战。这时，黄帝的兵士们已经把准备打头阵的猛兽们训练好了。他们用战车将关着猛兽的笼子运到前方，隐蔽起来，然后让另一小股兵士前去迎敌。且说蚩尤经过一段休整，斗志更加旺盛。他见黄帝一方只来了百八十个兵士，心想，这一定是被我打怕，不敢出阵了，于是吹起前进的螺号。兵士们听到螺号声，怪叫着冲上前去。不料双方刚一交锋，黄帝的兵士掉头就跑。蚩尤不知是计，率兵紧追不舍。那些看管猛兽的勇士见蚩尤的大军被引来了，便一齐打开笼子，放出了猛兽。这些离了牢笼的猛兽看到面前跑动的，正是近些天来吃惯了的美味，便不顾一切地猛扑过去。蚩尤的兵士们无论多么勇猛、彪悍，也抵不过这些虎豹熊罴啊！他们有的被猛兽的尖牙咬断了脖颈，身首异处；有的被猛兽的利齿扒开了胸膛，血流满地；侥幸活下的，也吓得丢魂失魄，没命地逃窜。

经过这场恶战，九黎族兵士死伤无数，士气大落。黄帝的兵士们原以为蚩尤的兵士全是铜头铁面、头生双角的怪物，这回经猛兽一扑，才看清了真相，原来那些铜头铁面都是为了保护自己和恫吓对方的面具，因此士气大振，纷纷要求出战。

那些放出去的猛兽饱吃了一顿美味佳肴后，就钻进深山老林了。这时，黄帝又派兵到人迹罕至的流波山上，逮了许多形似野牛的夔（kuí 獾）



兽，做了八十面大鼓。一切准备就绪后，黃帝就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大军，朝蚩尤杀去。战鼓声震天动地，呼喊声山鸣谷应。本来就惊魂未定的蚩尤，又听到这般声响，更是胆战心惊。自恃勇力过人的夸父，倒没有被这鼓声和喊声吓住，他手持大刀，狂呼出战。夸父虽然勇猛，无奈是独人单刀，难抵万夫。斗了一个时辰，最后还是被黃帝的兵士们砍死了。

夸父这一死，蚩尤这方的阵线就全面崩溃了。兵士们各顾逃命，自相践踏。蚩尤看到军心已散，也就带了几个残兵败将，仓皇而逃。黃帝哪肯罢休？下令猛擂战鼓，追击蚩尤。蚩尤因为逃命心切，慌不择路，竟被一条大河挡住，终于做了黃帝的俘虏。

蚩尤最后究竟死于何处？自古说法不一。有的说黃帝把蚩尤逮住以后，押回了帝都涿鹿。为防止他逃跑，给他戴上了枷铐，关到了牢中。杀死以后，才将那满带鲜血的枷铐取下来，扔到大荒之中。后来这里竟长出了一片叶色鲜红的枫林。也有的说，蚩尤是逃到冀州中部才被黃帝捉住的。黃帝当场砍下他的头颅，使他身首异处。所以那个地方后来就取名叫“解”。解地附近有个盐池，水呈红色，人们传说，那红色的池水就是蚩尤被杀时流出的血。为了防止他死后再兴妖作怪，黃帝还下令将他的身子和头颅分埋在钜野和寿张两个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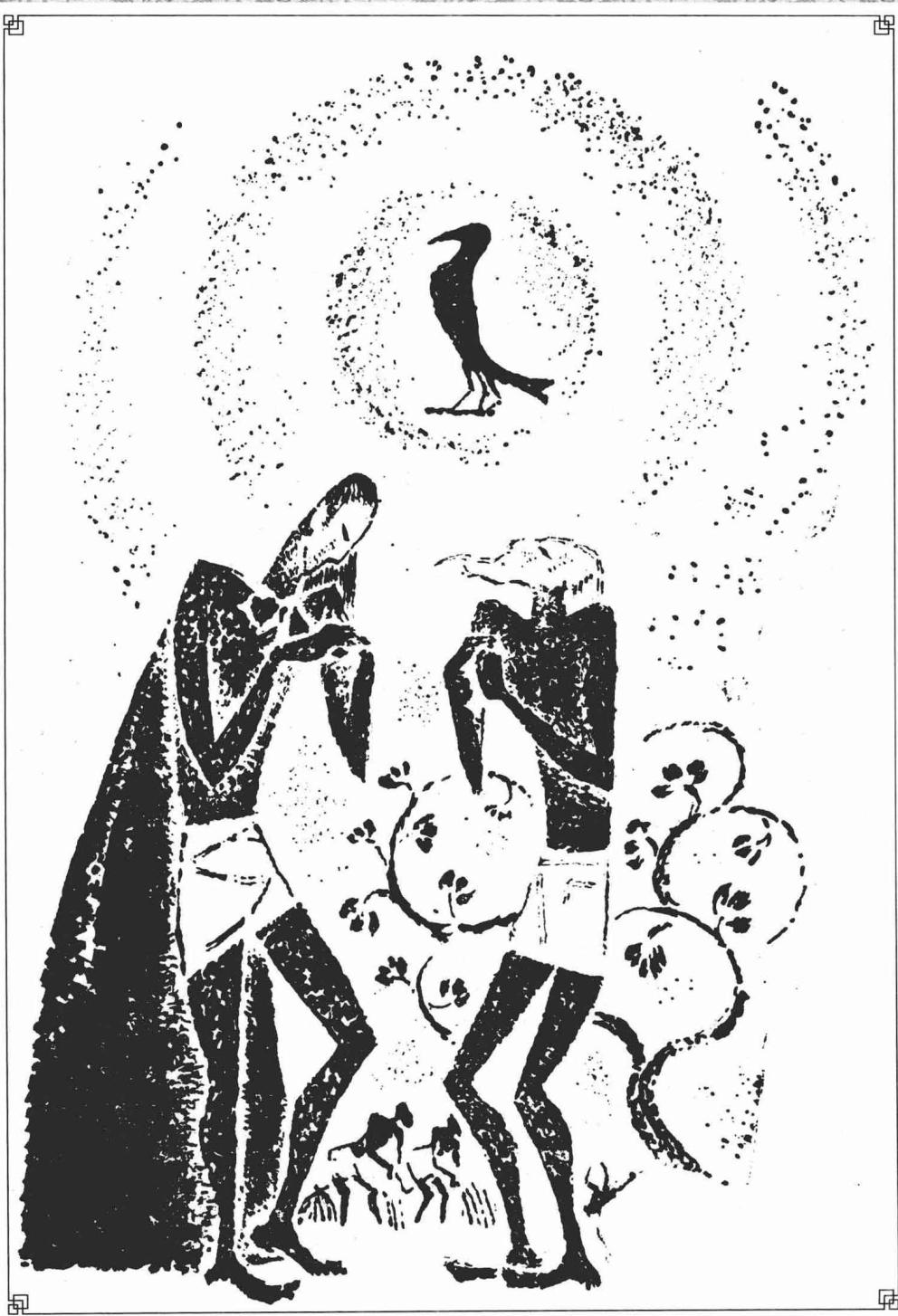
黃帝和蚩尤的这场大战终于结束了，黃帝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蚩尤的兵士，一部分做了黃帝族的俘虏，一部分又逃回了东方和南方。

黃帝战败蚩尤后，并没有罢休。他决心一鼓作气，将那些和他争宝座的首领全部除掉。正在这时，恰好有个叫刑天的首领起兵反叛了。据说刑天本是炎帝的一个忠实臣子，他还做过几首颂扬炎帝功德的乐曲。炎帝被逼到偏僻的南方以后，刑天愤愤不平，几次想起兵，结果都被炎帝制止

了。现在，他见勇猛的蚩尤惨遭屠戮，再也忍耐不住，竟手提利斧，只身闯到帝都，来战黄帝。黄帝这时气势正旺，所以也没有召集武士，就手提宝剑，与刑天厮杀起来。两人你来我往，斧剑相撞，旗鼓相当，不知不觉，两人竟杀到了常羊山上。刑天使足了力气，抡着大斧，向黄帝砍去。黄帝施了个闪身计，使刑天扑了个空。黄帝手举宝剑，就势砍下了刑天的头颅。

黄帝得胜返回，刚走了一段路程，忽听得身后风声呼呼，好似狮虎长啸。他急忙回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那常羊山好像突然变成了一个挥舞利斧的巨人。再注目细看，这巨人的两个突起的乳峰变成了一双怒目而视的眼睛；巨人的肚脐变成了如呼怒气的大嘴，在残阳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凄厉与悲壮。“这大概是被砍死的刑天变的吧？他虽然被我战败了，砍死了，但他的确是一个无畏的勇士，不死的英雄。他那圆睁的一双巨眼，他那高高举起的利斧，分明是在告诫我：要永远记住因荒废国政而招来的这次血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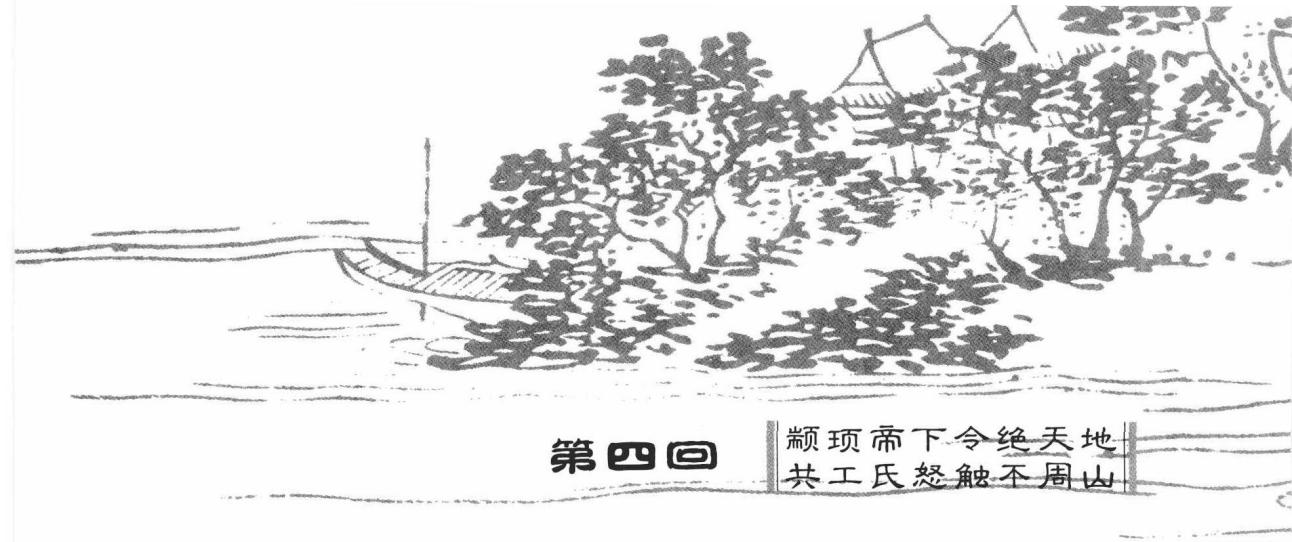
黄帝恍恍惚惚地回到了帝都，万众欢呼，百官庆贺。出乎意料的是，黄帝这时却没有心思庆贺胜利。他在想，蚩尤、刑天，过去都是炎帝的部下。多年来，炎帝不辞辛苦，为民兴利，深孚众望；阪泉败后，被发配到南方，自然受到天下的同情。蚩尤、刑天反叛，本来是要夺我的宝座，可他们声称是为炎帝复仇。若继续让炎帝驻守南方，说不定还会有人打着为炎帝复仇的旗号，铤而走险。而炎帝作为一个战败者到南方之后，一直兢兢业业，尽心政事。尤其使人感动的是，蚩尤、刑天反叛，说是为他复仇，他却极力反对，认为战争是凶神，是罪恶，会给人们带来无穷的灾难与痛苦。



黄帝越想越觉得自己过去对炎帝的处置是一个错误。于是，他委派官员，到南方将炎帝及其族人一齐接回繁华的北方。从此，炎、黄二部共同劳动，和睦相处，不断融合，生息繁衍，终于形成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华夏族（即今天汉族的前身）。

炎、黄二帝为民兴利，功绩卓著，受到人们的尊敬与爱戴。相传炎帝在位一百四十年，死后，人们把他葬到他当年曾泡洗草药的池旁（在今湖南酃县城西南十五公里处）。至今洗药池犹存，炎帝陵犹在。陵墓四周古木掩翳，洣水环流，供人们前来游赏、凭吊。

相传黄帝自战败蚩尤、刑天之后，不再游行宫、赏歌舞，而是尽心国事，有时还到田间、作坊躬身操作。一年，他从首阳山采了铜，在荆山铸鼎。等到鼎铸成了，他也累死了。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把他葬在了风景优美的桥山之上（在今陕西省黄陵县城北一公里处）。山下沮水环绕，长流不断；山上古柏成林，郁郁葱葱。桥山之麓，建有巍峨的黄帝庙。庙内古柏参天，枝干粗大，其中有一棵高达十几米，树干下围约十米的古树，据说为当年黄帝亲手所栽。庙中大殿的中央，悬挂着“人文之初”的巨幅匾额，表达了后人对这位代表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最初祖先的崇敬与怀念。



第四回

颛顼帝下令绝天地
共工氏怒触不周山

其实，在中国大地上，很早就跨进文明时代的，不单是中原地区。比如 1983 年至 1985 年，在辽宁省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的牛河梁，发现了大约五千年前的大型神庙遗址和墓葬群。牛河梁的缓坡上的一处殿堂模样的遗址，中心主室连着几个侧室和前后室，另外还有附属的单室建筑相呼应，墙皮残块上可见到彩绘的图案，断垣残壁之间堆积着残碎的泥塑人像、泥塑动物和陶制祭器。据考证，这是一座庄严的女神庙。以女神庙为中心，山丘上环列着墓冢群。墓冢以石垒墙，以石筑室，以石封顶，因而称为“积石冢”。墓内有随葬的玉器。牛河梁殿堂遗址的发现，说明大约五千年前，生活在辽西地区的远古人类，就开始进入文明时代了。他们很可能比中原地区跨入文明的时代还要早。

此外，在漠北草原，在江南水乡，也发现了不少原始人类的遗址。

不过，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还是炎黄二部。仅就传说而言，不仅关于炎帝和黄帝的有许许多多，就是有关他们后代的也流传下不少。

传说炎帝有四个女儿，她们有着不同的命运和遭遇。只说其中一个叫

女娃的，她性情活泼，意志坚强。因为她喜欢大自然的美好景色，每天早晨，都要爬上高山，面对大海，去迎接太阳的第一线光辉；傍晚，她又喜欢站在海滩，遥望山巅的彩霞。一天，她正在东海的岸边游玩，突然狂风大作，海浪滔天，汹涌的波涛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

女娃死后，化作一只小鸟：原来乌黑的头发变成了美丽的羽毛，头上的鲜花变成了斑斓的鸟头，两只臂膀变成了一双鸟翅，两只红色的绣鞋变成了红红的爪子。她“精卫精卫”地叫着，人们就称她为“精卫”。精卫栖息在发鸠山上，望着无情的大海，咆哮的波涛，想到自己被夺去的生命，进而又想到世上的人类因洪水而遭受的苦难，心中充满了悲愤。她发誓不喝海中一滴水，而且每天天一亮，她就开始不停地从山上衔上石子和树枝，投到东海里去，决心把大海填平，不让它再给人类带来灾祸。

一只小小的鸟，靠着衔石子、叼树枝把大海填平，这怎么可能呢？但她这种为民除害的心境，这种移山填海的决心，这种百折不挠的意志，是多么可敬，多么悲壮，多么令人鼓舞！

传说中的火神祝融、水神共工、土神后土等，也都是炎帝的后代。

单说祝融，他小名叫黎。那时，人们不仅懂得了火的用途，而且学会了钻木取火。当然，钻木取火也是很不容易的，即使是有一定的技术，也要费很大的力气，所以保管火种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差事，必须由那些技术高明的人去从事。黎就是一个取火、管火、用火的能手。火在他的手里，从来没有熄过，而且他还能把奄奄一息的火救活；他用火烧烤过的食物，吃起来味道格外的鲜美。

一次，黎的父亲带着整个氏族长途迁徙。负责管火的黎觉得带着火种走路实在不方便，便扔掉火种，只将取火的用具带在身边。这天傍晚，大



家刚刚停脚，黎就找来一块大木头，取出随身带的尖石头，熟练地取起火来。谁知钻了很长时间，那木头竟不冒烟；他只好继续钻下去，终于冒烟了，可就是不起火苗。黎气得浑身发抖，“呼”地站了起来，将钻木的尖石扔了出去。那块尖石恰好砸到一块大石头上，冒出了几颗耀眼的火星。其实这种现象他们早就看到过，只是没有引起注意罢了。而现在正为取火而发愁的黎看到那几颗火星，不由得眼前一亮，想出了一个新的取火方法：他采来一堆干芦花，堆放到一块大石头上，然后又拣起一块白而硬的石头，朝着那块大石头“当当当”地砸砍，结果火星飞溅，不一会儿，芦花就冒出了一缕青烟。他轻轻一吹，火苗蹿起来了！

自从黎发明了击石取火的方法，取火就省力多了。中原的黄帝知道后，就请他当了一名火官，赐名祝融。并说：“祝愿你永远给大家带来温暖。”从此，大家就称他为火神祝融了。

炎帝的这些后代虽说有过不少功绩，但终究不过是黄帝的臣属。后来号令天下的，还是黄帝的子孙。

传说黄帝的正妻嫫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玄嚣，一个叫昌意。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阳，后世称作颛顼（zhuān xū 专须）。黄帝死后，就是由颛顼继位的。

黄帝死后为什么不将宝座传给儿子玄嚣或昌意而传给孙子颛顼了呢？颛顼继位之后又干了些什么呢？这还得从嫫祖感天生玄嚣说起。

传说嫫祖不仅是个养蚕和纺织的能手，而且十分勤劳。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嫫祖就不顾一天的劳累，迎着天上的第一颗明星，走进织房。等她操劳一夜，从织房里走出时，又只剩下天上的那颗明星迎接她了。这颗明星就是太白金星。后来嫫祖生了个儿子，人们纷纷传言，这一定是整夜

陪伴嫘祖的太白金星下凡了，于是就给这个孩子起了个名字叫玄嚣。玄嚣长大以后，黄帝根据人们的传言，在东方封给了玄嚣一块地方，建立了一个国家，称少昊国。从此，人们就把玄嚣称作少昊帝了。

过去，神农氏炎帝以火纪官，轩辕氏黄帝以云纪官。据说玄嚣来到封地少昊国的那天，恰好飞来了一只凤凰。他喜出望外，当即赐给一些随来的氏族以美丽的鸟名，如有以凤凰命名的凤鸟氏，有以燕子命名的玄鸟氏，有以锦鸡命名的丹鸟氏，等等。另外，分管教育、司法、营造、军事等方面的官员，也都以鸟命名。少昊之国，简直成了一个鸟的王国。

少昊帝玄嚣不仅治国有方，而且酷爱音乐。这大概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人们生活安定，国中无事，少昊帝才有心思欢乐；二是在少昊国中，人们把鸟视为神灵。百鸟的鸣唱，也促进了少昊国人们对音乐的喜爱。

昌意听说哥哥在东方建立了一个万民欢乐的王国，就把年仅十岁的颛顼送到那里，学习些治国之道，以便将来担当重任。颛顼哪知道这些？他来到少昊国，什么风土民情，什么治国之道，全不放在心上，整天只知道娱乐玩耍；而那作为伯父的少昊对这远来的侄子，也是只知道从生活上疼爱，专门为他制作了琴、瑟，供他玩乐，从不过问他的学业。所以颛顼在伯父少昊那里住了几年，治国之道没有学到，弹琴击瑟却成了一把好手。

那时，黄帝虽然还没有去世，但年事已高，精力不济。特别是经过和蚩尤、刑天的大战，虽然把乱事平定了，但对中央天帝这个宝座也有些厌倦了。颛顼听说祖父黄帝近来精神不佳，便让一个叫飞龙的人，仿照八方的风声，制作出“承云之歌”，颛顼亲自为黄帝演奏。过去黄帝游行宫，观歌舞，除了觉得悠扬悦耳、婉转动听之外，并无其他感觉，今天听了颛



项的演奏，总觉得其中有一种气势。从颛顼演奏时的神态看，他似乎有着一番抱负。所以不久，黄帝就把自己的宝座直接转让给了颛顼。

颛顼接替黄帝时，年仅二十，正是血气方刚。对蚩尤和刑天的反叛，他虽不记得，但多次听人说过，而且每听到此事，就非常恼火。他想，祖父黄帝辛苦一生，功比天高。只因建了几座行宫，就招来一场大祸，这全是多年中祖父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百姓造成的。如果君臣有别，上下有序，当首领的别说建两座行宫，就是建二十座，谁敢反对！不过这也不能全怪罪祖父，因为据说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人以后，虽然天地分开，神人有别，但还有通天接地的天梯。天梯究竟在哪里，说法不一：有的说，天梯就是巍峨的昆仑山；有的说，天梯是昆仑山上的一棵参天大树。天上的神仙可通过天梯下到人间，了解人民的疾苦，除掉在人间作恶的鬼怪，惩治残害百姓的暴君；凡人偶尔也可以凭着天梯上到天庭，向天帝诉说人间的不幸。可是谁也没有见过天帝来人间，凡人上天堂。看来人们编造出这些传说、故事，不过是用来吓唬那些无知的人罢了。而把国君混同于普通百姓，百姓可以对国君妄加议论，这倒是造成社会不安的真正的“天梯”。这个“天梯”不除，自己的宝座就不可能安稳。

颛顼想到这里，便发布了一道诏令，说道：人间首领的职责是代天行事，管理天下的民众；黎民百姓的职责是安分守己，听从号令。百姓妄自议论首领，就是大逆不道；听信坏人的调唆，反抗首领，更是天地不容。颛顼的这道诏令一下达，各级官吏也仿效着规定了相应的礼法。不仅如此，颛顼还规定了男女之间的严格界限。过去，妇女的地位本来高于男子，后来由于男子在生产和战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男女的地位逐渐趋向平等。到颛顼时，男子的社会地位已经超过了妇女。为了扩大这种新的

不平等，颛顼又下了一道命令：正在走路的妇女见了男子，必须迅速躲避、让路。据说妇女身上有一种什么“晦气”，若不躲避，就把她拉到十字街口，由巫婆们肆意处置，除掉“晦气”。妇女们不堪忍受这种侮辱，只好自认倒霉，见了男子就慌忙躲避。

嫘祖感天生玄器，颛顼下令绝天地，虽说是一些神话传说，却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情况。原来那时的人们很迷信，认为人间的吉凶祸福，都是由天神决定的。为了预知天意，人们便通过巫术进行占卜。最初进行这种占卜术的，并没有专人，而是由牧人、农人兼任的，正像《国语·楚语》中所说：“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社会上众多的巫，适应着当时星罗棋布的氏族的需要。而当氏族相继联合成大部族，人们的认识、行动需要统一的时候，社会上众多的巫就成了累赘，他们占卜出的相互矛盾的杂言，影响着部族的统一行动。颛顼帝的“绝天地通”，大概就是下令把众巫经常相聚占卜的名山一律封起来，成为禁地，只许他和大巫重、黎随意出入，进行占卜，传达神意。从这点看，颛顼帝还是一个宗教改革家呢！

颛顼帝的“绝天地通”，对于中国文化的进步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为从那以后，有了专业的巫史，他们就可以对自然界的现彖，对日月星辰的变化，进行比较详细的观测了。正因为如此，重和黎这两位颛顼时代的大巫，后被人们看做两个大神。

颛顼帝“绝天地通”之后，他这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就很有点国君的味道了；各级官吏也都成了可以假借天意而为所欲为的特权阶层。在那些新生的特权阶层看来，颛顼帝当然是办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而对一般的农人、牧人来说，却失去了自由。他们不满，他们苦闷，但是不敢反



抗，因为反抗会被砍头的。他们为了发泄胸中的愤懑，就编出许多故事，对那个高高在上的颛顼帝进行咒骂。

一个故事说，颛顼大帝因为心地不善，结果生下的儿子也都很歹毒，而且有三个是生下不久就死了。第一个儿子死后，变作疟鬼，专门在人间传播疾病。第二个儿子死后变作魍魉（wǎng liǎng 网两），个子不大，红眼睛，长耳朵，黑头发，常在夜间出没，发出怪声，吓唬人们。第三个儿子死后，变作一个小儿鬼，夜间藏到百姓的房角，吓唬人家的娃娃。还有个儿子叫梼杌（táo wù 陶务），看脸形像人，嘴型却像猪，腿脚又像老虎，而且浑身长着长毛。他性情凶恶，野蛮，在民间肆意横行，作恶多端，后来人们把这个怪物引到荒郊野外，活活打死了。颛顼还有一个不知名的儿子，长相比较一般，性情却很奇特：虽然身为皇门子弟，却喜欢吃粗饭，穿破衣，结交穷朋友。他这可不是为了节省，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变态。他对锦衣、美食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如果给了他好衣服，就撕破；如果给了他美味，就扔掉。如他看到哪家富裕了点，就千方百计给那家添灾惹祸，直至使其变穷为止。所以谁家招惹上他，就非倒霉不可。后来，这个可憎的家伙在正月初五这天死在了街头，这本来是件好事，谁知他死后竟又变成一个穷鬼，每逢正月初五的日出前，他要到人间游荡。因此，每逢正月初五这天早晨，家家户户燃放鞭炮，驱赶穷鬼。年长日久，竟成为民间习俗，许多地方流传至今。

人们编出这些故事，一是反映出对这位颛顼大帝的憎恨，二是希望像颛顼这样的人最好断子绝孙，今后不要再出现。

一般百姓憎恨颛顼，通过编故事来咒骂，而那些有一定势力的部族首领，就要趁此机会，与颛顼进行一番较量，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祝融的

儿子共工了。

共工本是从炎帝族中分化出的一个部族。他们究竟生活在什么地方，古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不过，古书中对共工的相貌、作为倒有一些描述。《归藏·启筮篇》中说：“共工，人面蛇身，朱发。”《神异经》中说：“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发，蛇身人首足，而食五谷，禽兽贪恶顽愚，名曰共工。”这可以看出，共工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人们中有过相当的影响。《左传》中说：“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管子》中说：“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淮南子》中说：“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振滔，就是震荡；薄，就是威胁；空桑，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地名。这段话是说，共工曾震荡洪水，危害下游的人民。这可以看出，共工与水有着密切关系，而且还率领人们进行过大规模地治水呢！只不过他的治水办法不是疏浚河道，引水下流，而是垒石筑土，拦挡洪水；共工族的处所得到了保障，下游的人们却因此吃了洪水的苦头。《荀子》中说的“禹伐共工”，大概就是说大禹摒弃了共工的治水办法，才治水成功。

共工究竟生活在什么地方呢？今河南辉县，古称共县。境内有一条河，古称共水，注入黄河。黄河至此，即使遇有洪水，只要堆土打埝，完全能够阻挡住。另外，共工曾与颛顼打过仗。颛顼建都于帝丘，即今河南的濮阳。据此分析，离濮阳不远的辉县，大概就是共工族活动的地域。

在炎帝和黄帝大战时，共工曾是炎帝手下的一员大将。炎帝战败后，被逼到南方一个偏远的地方，共工也只好重新蜷伏到共水一带。作为一个战败者，表面上他只好暂时地俯首听命，忍气吞声。内心里，却时刻在想着东山再起，洗雪失败的耻辱。在蚩尤和刑天反叛时，他就想趁机起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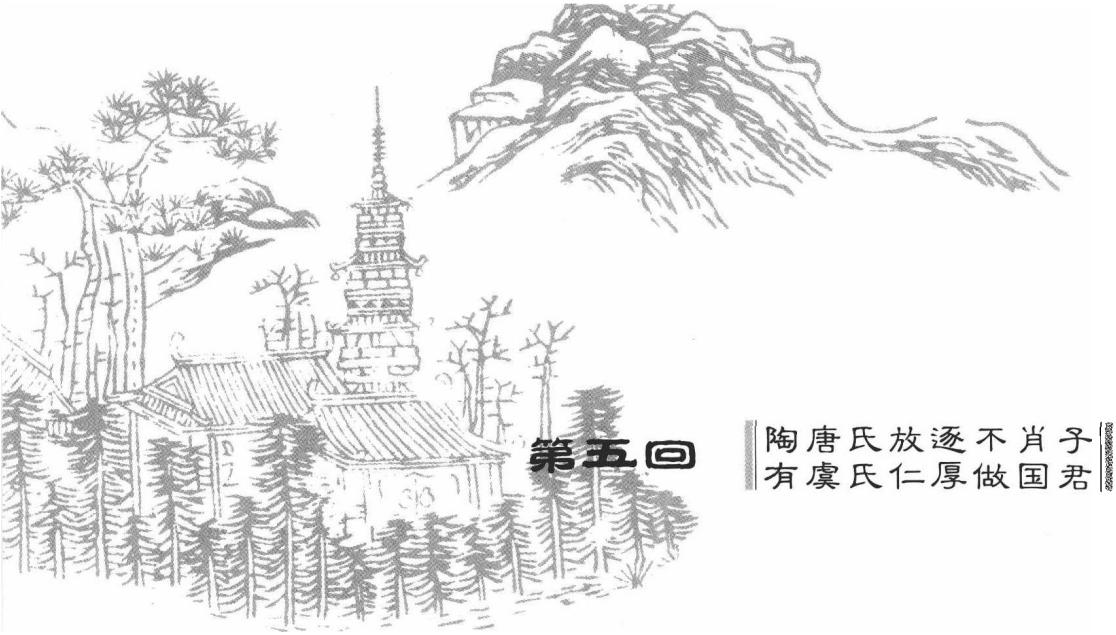
但他们很快被打败了，共工只好再次将复仇的怒火压下。如今，颛顼竟将天地隔绝，连他这个一方的霸主，也无权再直接领受天命。共工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便邀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部族，向帝丘杀去。

共工族的兵士本善水战，可是与颛顼族大战的地方，偏偏是旷野千里，并无巨川大河。共工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叫相柳，一个叫浮游。他们虽都勇猛无比，却是与共工一样，一则求胜心切，二则缺乏谋略，不管能否取胜，一味向前冲杀。其实，颛顼帝的“绝天地通”虽然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不满，但他到底是中央大帝，有着雄厚的实力；而共工只不过是一支“反叛”的队伍，力量单薄得多，结果两军刚一遭遇，共工的大军就被颛顼的大军团团围住。经过一场恶战，共工的兵士死伤无数，就是相柳和浮游，也死在了乱军之中。共工眼看胜利无望，只好收拾残兵，杀出重围，向西北方向逃去。颛顼不肯罢休，急命部队，奋力追赶。

共工日夜不停地跑了三日，突然被一座大山挡住了去路。共工抬头一看，只见前面崖陡谷深，山峰错落。尤其使他吃惊的是，山顶有一柱形奇峰，扶摇直上，高接云天。“啊呀！这岂不是天柱山吗？想当初，我本是遵奉天意，愤然起兵，今日怎么被困在这飞鸟难过、猿猴难攀的天柱山了呢？难道这也是天意？”共工正在纳闷，忽见身后烟尘滚滚，喊声动地。共工知道追兵已到，自己难逃活命，便大吼一声，撞死在了天柱山下。传说这座山是西北方天空的顶天大柱。在这之前，颛顼为了显示自己的神威，曾用大绳索把天上的日月星辰都拴在这座山的奇峰上，使它们不能再运行。世间失去了昼夜与四季的变化，百姓们因此吃了许多苦头。如今天柱山经共工这么一撞，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那根顶天大柱拦腰折断了。西北方的天空失去了支撑，立刻倾斜下来；那本来被固定着的日月星辰，就

朝西北方滑去，正常地运行起来。同时由于天柱山的崩塌，引起了大地的震动，使东南方向下陷了许多，形成了大海，大地上的江河百川，也都开始朝着东南方向流去。那天柱山本是一座完整的高山，可是被共工撞后，山体变得残缺了。从此，人们就将天柱山唤作“不周山”了。

共工失败后在天柱山撞死，这完全有可能，说共工将山峰撞折，就明显地属于神话了，这不过是后世的人们出于对这位失败的英雄的怀念而编出的故事。但共工触断天柱，使天空倾斜，日月星辰重新运行；大地陷落，江河百川东去，却又明显地反映出，经过这场大战，的确使颛顼帝刚刚建立起来的那套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新秩序，受到了一次不小的冲击。



第五回

陶唐氏放逐不肖子
有虞氏仁厚做国君

颛顼帝虽将反叛的共工氏打败，但自从这次大战之后，秩序大乱，人心浮动，就连他身边的一些大臣对那套上下有别的新制度也发生了怀疑。颛顼处处碰壁，心情忧郁，结果不久就染病身亡，继位的是少昊的孙子帝喾（kù 库）高辛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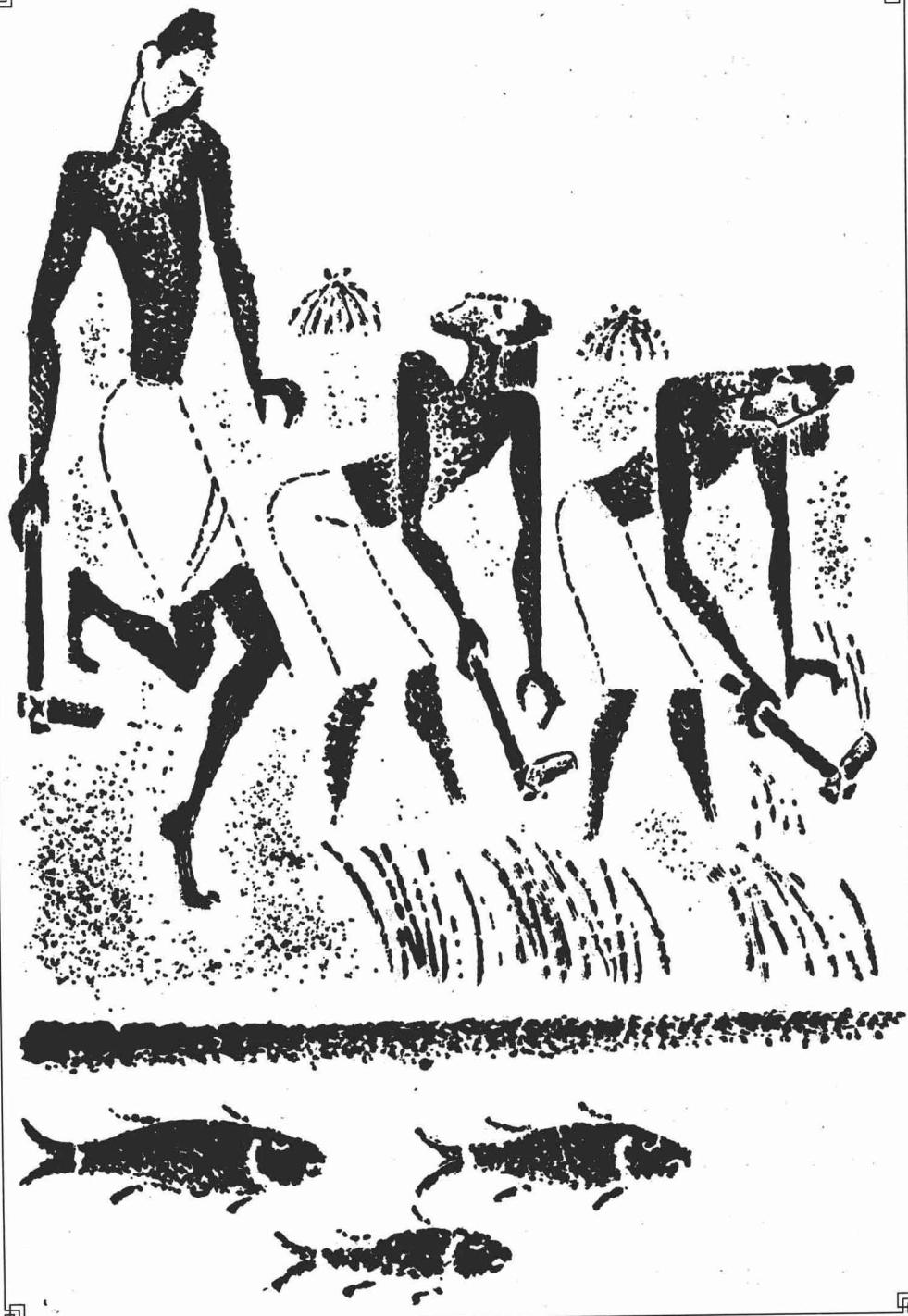
这帝喾可不像颛顼，他能够体察民情，与民同乐，受到天下人们的称颂。据说帝喾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阏伯，一个叫实沉。这兄弟两个好似仇人转世，而且性情都很凶顽，整天舞枪弄棒，互相厮杀，搞得世间不得安宁。仁慈的帝喾哪能容忍他们胡作非为，一气之下，把阏伯发落到东海之滨，把实沉发落到西部荒原，使他们永世不得见面。后来人们见天上的商星和参星总是一个东升，一个西落，从不同时出现，便传说这两颗星就是阏伯和实沉死后变的。

有的书上说，帝喾有四个妻子，她们分别是姜嫄、简狄、常仪、庆都。姜嫄生后稷，是周人的始祖；简狄生契，是商人的始祖；常仪生挚，庆都生尧。帝挚和尧先后继承了帝喾的王位。这种说法显然是对帝喾的溢美之词。因为发源于不同地域的部族，其首领怎么会同出一家呢？不过这

也说明，后稷、契、挚、尧，确是当时各据一方的著名首领。在他们之中，大概要数尧的势力最强大了，要不怎么会说最终是由他继承了帝喾的王位呢？

提起尧，那传说可就多了。据说尧本姓伊耆，名放勋，生于丹陵。那时的首领本是帝挚。尧小时就很聪明，十三岁时被封到陶地（今山东菏泽县南）任职，十五岁又被封到唐地（今河北中部）为唐侯，所以人们就把他称作陶唐氏。帝挚由于专好游猎，不务政事，仅在位九年，就被各部族的首领罢免了。帝挚被罢免后，尧就被推为首领，这时他才十六岁。

做了首领的尧，仁德像苍天那样广大，无所不被；智慧像神灵那样微妙，无所不知。他富有而不骄傲，尊贵而不傲慢；他喝的是野菜汤，吃的是粗米饭，穿的是麻布衣，住的是破草房，生活十分俭朴。他经常到民间了解人民的生活情况，见到衣着褴褛的乞丐，他就惭愧地说：“这是因为我没有治理好，才使他们饿肚子、穿破衣啊！”见到了罪犯，他也惭愧地说：“这是因为我没有教化好，才使他们犯罪啊！”尧为了将天下治理好，惩治了一批奸人，重用了一批贤臣。比如让熟知农事的后稷管农业，让铁面无私的皋陶管司法，让仁慈的舜管教育。上回曾说过，颛顼帝“绝天地通”之后，命重和黎专门负责观天象，卜天意。日久天长，重、黎这两个人，竟成了天文学家了呢！他们还把所掌握的天文知识传授给羲和、羲仲等人。尧任命了农官后稷之后，觉得播种、收获都须掌握四时，而掌握四时又须懂得天象。于是，他把羲和、羲仲等人召来，命羲和细心地观察天象，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来制定历法，以使人们按时令从事生产；命羲仲住到东方海滨的旸（yáng 阳）谷，观察记录日出的方位与时间，以昼夜平分那天作为春分；命羲叔住到南方的明都，观察太阳如何向南移动，



以定夏至；命和仲住到西方的昧谷，专门测定日落，以定秋分；命和叔住到北方的幽都，观察太阳从南向北移动的方位，以定冬至。尧分派完之后，又说道：“唉，我告诉你们，可以大概地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周期；剩下的天数，用闰月的办法去解决，这样，春夏秋冬就好确定了。确定了四季，自然就能确定出年来了。”^(注)

传说，由于尧一心为公，天帝大受感动，显出许多神灵。如为了让尧记准时日，天帝在尧的住处撒下一粒草籽，长出了一棵历莢。这历莢每日长一叶；长满十五个叶后，又每日落一叶，如此周而复始，数年不枯。还有的传说天帝赐给了管司法的皋陶一只神羊和一棵仙草。遇有前来辩理的，那只神羊就朝无理的一方抵去。那棵仙草也很奇特，只要奸佞之人从仙草边走过，仙草的茎秆就弯曲。一天，尧的几个大臣来到一个村落，看到一个银须白发、红光满面的老翁，正独自玩着击木板的游戏。一个大臣感叹地说：“真了不起啊！我们的尧普施恩德，竟使这白发老翁也返老还童了。”那老翁听后，放下手中的木板，不以为然地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每天太阳出来我就去干活，到太阳落山我才休息，自己凿井饮水，耕田吃饭，尧对我有什么恩德可言！”那大臣听了这种不知事理的话，也没有反驳，只当做笑话说给了尧。尧听后高兴地说：“儿童欢乐，老人幸福，我就心满意足了。如果人们都众口一词地称颂起我来，倒可能使我真假难辨，心中不安了。”

(注) 《尚书·尧典》载：(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从上下文看，羲和为一人，另外，《尧典》一文究竟作于何时，史学界说法不一。但《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大概在先秦时就有定本，这就足以说明，我国很早就比较精确地计算出一年的时间，并懂得了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方法。



经过尧几十年的治理，九族和睦，国泰民安。那些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可是到尧老年时，竟连年大雨，黄水漫地，浊浪滔天。一天，帝尧将议事会的首领们召来，共同商议治理洪水的事情。首领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想不出个好办法来，最后四岳提议道：“多年来，夏后氏一直与洪水搏斗，虽说未见多大成效，总还有些经验，我看就让夏后氏的首领鲧来担当这个重任吧！”

“鲧？”尧沉思了一下，说道，“这人倒是有些魄力，就是办事一意孤行，不采众言，不听劝告。让他担此重任，实有些放心不下。”

四岳环顾了一下四周，又说道：“可是在我们这些人中，还找不出一个比鲧更合适的人啊！不如先让他试试。”

“对，先让鲧试试再说。”众首领附和道。

尧处事一向很民主。他见众首领意见一致，也就只好收回自己的主张，派人把鲧召来，向他交代了治理洪水的任务。鲧这人还真是有些魄力，尧刚把话说完，他便把胸脯一拍，慷慨激昂地说：“治不好洪水，我甘受惩罚！”

鲧说这种话时，是觉得自己治水经验丰富，完成这个使命是满有把握的。其实，他所谓的经验，也不过是用石块和泥土筑坝挡水而已。过去夏后氏住在靠近大河（即黄河）上游的地段，用这种办法治水的确起过一定作用。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这里是大河的中游地带，水势大得多了，地势低得多了，仍用那种老办法怎么行呢？可是狂傲自负的鲧是听不进别人一点意见的。他一味地指挥人们挑土运石，垒墙筑坝，阻挡洪水。洪水排不出去，就往上猛涨；鲧见水涨了起来，就又下令继续加高堤坝。结果是堤越高，水越涨；水越涨，堤越高。憋在堤坝中的洪水，犹如囚在笼中的

猛兽，只要突破一个缺口，便破笼而出，奔腾咆哮，不可收拾。最后田地被淹没，房屋被冲毁，许多人被卷走。

这时，尧已经很老了，他深感精力不济，而部落联盟中的事情又越来越多，担子越来越重。一天，他将众首领叫到身边，捋着花白的胡须，语重心长地说：“我从十六岁担任首领，至今已经七十年了。七十年来，靠了大家的努力，才使四夷咸服，天下太平，老有所终，幼有所长。可是，如今我已年老，事事力不从心，眼看着好多事误在我的手里，心里也不是个味。因此，应尽快推举一个贤明后生来接替我。”

尧刚说完，一个叫放齐的便抢先说道：“您功高如日月，德重如天地，百姓视您如父母，感恩戴德，舍不得让您退位啊！如您坚持辞退，就让嗣子丹朱接替吧！”

尧本来正为继位之事苦恼，现在又听到丹朱的名字，不由怒火万丈。原来这丹朱是尧的儿子。他不仅为人暴虐，而且一向不务正业。比如那时洪水漫流，百姓忧愁，丹朱对此却无动于衷，甚至以水中泛舟为乐趣，整日乘船东游西荡。当雨季过后，他又让百姓为他在沙地中推船，还名之曰“陆上行舟”。为了改变他的性情，尧曾特意命人为他制作了一副围棋，结果也未收到效果。尧正为这个不肖之子犯愁，放齐居然提出让丹朱继位的建议，怎不使他火冒三丈？他厉声斥责道：“我一生只是和诸位共理国政，有什么个人的功德可言？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选贤举能，讲信修睦，这是历代先帝的美德。丹朱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他怎能担当治理天下的重任？我又怎能背弃先帝们的美德，将天下交给自己的不肖之子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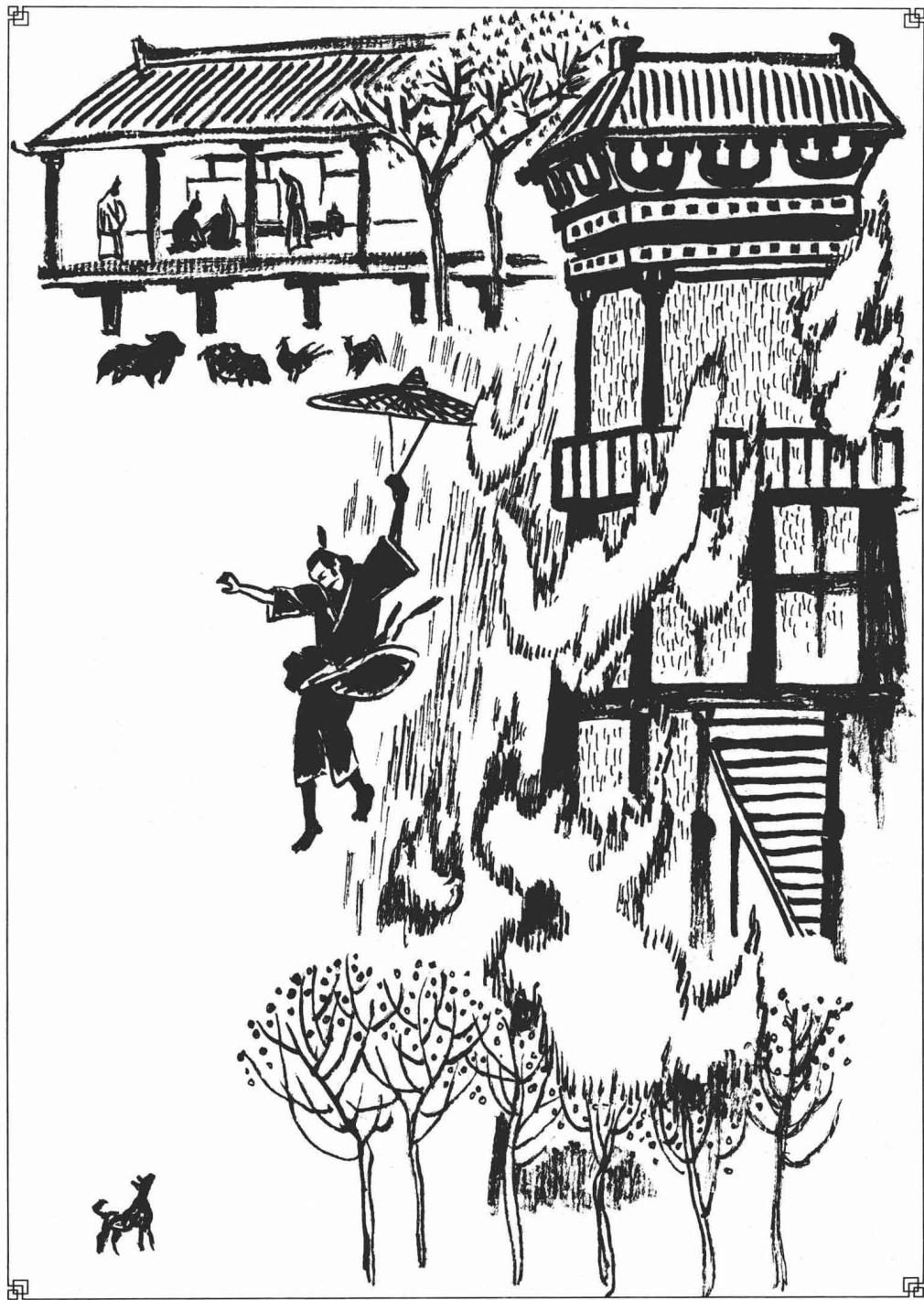
放齐讨了个没趣，不敢再言语了。在场的众首领，也都面面相觑，想



不出一个好主意，推不出一个合适的人选来，而且都诚恳地表示：自己德行鄙薄，实在不敢玷污帝位。尧见一个个面有难色，便提醒说：“你们不必总打身边人的主意，想想民间有没有贤明的后生。”

众首领一听这话，茅塞顿开。一个人立刻说道：“我听说民间有个叫舜的，他勤劳，智慧，还很孝敬父母，深孚众望，可担当重任。”尧后来一打听，由舜继位的确理想。原来舜属有虞氏，所以史称虞舜。舜的母亲不幸早亡，父亲瞽瞍又续娶后妻，生一子，名象。舜的继母刁钻残忍，弟弟粗暴凶悍，偏偏父亲又很糊涂，所以舜在家中受尽虐待，常遭父母的毒打。据说他在挨打时，若见父母用的是小木棒，他就咬着牙承受；若见用的是大木棒，就逃到荒郊野外，面对苍天呼号。他对顽劣不堪的象，总是小心翼翼地照料，唯恐因弟弟的不高兴，而给自己招来大祸。

即使如此，舜也不能在家中正常地生活下去，最后只得离家出走，来到了历山脚下，辟了一块荒地，靠耕种度日。一说那历山就是今天山东济南市南郊的千佛山。如今在千佛山上，还建着舜庙，立着舜的塑像；一说历山在今山西芮城县西北，即中条山。他一个人孤苦伶仃，无比凄凉。看到树上欢唱的飞鸟，看到小鸟贪婪地吃着母亲衔来的食物，就不禁对人类美好的生活产生无限的向往。他立志以友爱感化人民，使天下人民都能有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在他的感化下，没多久，历山一带的农人风俗大变。过去为田界而争吵，现在竞争着让起田界来了。舜后来又到雷泽去打鱼。不久，那里的渔夫们也争着让起渔场来了。他又到河滨去制作陶器，不久，那里的陶器成色大变，既美观，又耐用，深受人们喜爱。总之，舜每到一地，人们都喜欢接近他，外地的人们也都愿意和他住到一起，所以，凡他到过的少有人家的地方，往往一年就可以变成一个村落，两年可





以变成一个城镇，三年可以变成一个都邑。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舜的仁慈、贤达的名声就传出去了。

不过这终究是传言。到底让不让舜继位，尧还要亲自派人去考察一番。他经过反复思考，最后决定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舜，以考验他的治家才能；同时还让自己的九个不成器的儿子和舜一起去生活，以考验他的教化才能。

舜这时已三十岁了。他娶了尧的两个女儿为妻，结束了他的孤独生活，当然很高兴。但是，他很理智，并不因成了尧的女婿而傲慢起来。特别是对虐待过他的父母，从不在心中记仇，而是照常孝敬。在他的感化下，娥皇和女英都不敢因为身份的高贵而怠慢老人；尧的九个儿子受到舜的影响，也都变得知情达理。

尧听到这些情况，非常高兴，就赐给舜细麻布衣服一套，琴一把，牛羊各一群，还派人给他建了一个粮仓。这一下，那个贪婪凶暴的弟弟——象可红眼了。一天，他和父亲以修仓为名，将舜骗到仓顶，然后撤掉梯子，放起了大火。幸亏舜当时戴着个大斗笠。他将斗笠摘下，拿在手中，靠着这个“降落伞”，安全地跳了下来。又一次，象和父亲让舜挖井。舜刚到井底，一块块巨石就从井口投下来。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是一口使用多年的井，井底一侧早形成了一个大洞。舜这时已知道是父亲和弟弟要杀害自己，便躲到洞中，一言不发。象和父亲估摸着舜已被砸死了，便到舜的屋中争抢财物。父亲看中的是尧赐给舜的仓库和牛羊，象惦记的则是琴瑟和美女。正当象在屋中弹琴取乐、得意忘形之时，突然看到舜不慌不忙地走了进来。象结结巴巴地说：“你刚到井底，井壁坍塌。我怕两位嫂嫂伤心，特来安慰一下。”舜强压着怒火，顺口说道：“你来得正好，我这里

恰好有许多事，你就帮着料理吧！”象的心怦怦直跳，脸红一块，青一块，见哥哥又一次原谅了他，更是羞得无地自容，而舜仍然一如既往，以仁爱之心对待父母和弟弟。

尧听了儿女们的介绍，很受感动，便将舜召来，决定让他分管一些政事，要亲自考验一番。

尧先是让舜任司徒。舜任职后，谨慎地协调父母、兄弟之间的关系，百姓们都遵从不违；帝尧又委派他总领百官职事，他把政事办得井井有条；后来委派他接待宾客，他态度谦和，彬彬有礼，诸侯和四方来宾也都依礼行事。最后，尧让舜巡视山林川泽。舜不辞辛苦，巡视四方，而且头脑极为清楚，即使在山林中遇上暴风雷雨，他也从不迷路。经过一连串的考验，尧看到舜的确是一个教民有法、治国有方的年轻人，便决定退位，让舜代行天下事。为了预防丹朱捣乱，他先下了一道诏书，把丹朱放逐到南方的一个偏僻地方——丹水，并对众首领们说：“我传位给舜，对天下人有好处，只对丹朱不利；若要传位给丹朱，得利的是一人，受害的却是天下百姓。我总不能让一人得利，而让天下人受害啊！”

舜代行尧的政事之后，首先祈告天帝，遥祭名山大川和四方群神。因为那时的人们非常迷信。他这样祭告一番，一来是想看看自己管理政事是否符合天意，二来是想祈求众神的保佑。祭告完毕，又选择了吉日良辰，召见了各部首领，重新颁赐信物。第二年二月，天气渐暖，舜乘车巡视东方，祭告泰山，会见东方各部首领，协调和订正四季的月数和日名，统一音律和度量衡，实施吉、凶、军、宾、嘉五种礼制。五月到南方巡视，八月到西方巡视，十一月到北方巡视。每次巡视回来，他都要把外地的情况详细地报告给已经退位的尧。他还规定所属各部首领，每四年述职一次，



凡是治理有方、政绩卓著的，就赐给车舆服饰。

在巡视过程中，为了便于管理，舜又将全国划为十三个州，还制定了一些刑法。由于舜对人民一向仁爱，注重教化，所以制定的刑法，好多律条可以宽大、赦免，只有那些怙恶不悛或屡教不改的，才会受到惩治。

舜虽然不辞辛苦，四处巡视，但是仍担心自己见闻有限，办事有遗漏，有过失，于是，他在自己的门前设了“敢谏之鼓”和“诽谤之木”。所谓敢谏之鼓，就是在门前放上一面大鼓，无论是哪个人想荐贤士能臣，想献治国良策，都可以击鼓进言；所谓诽谤之木，就是在门前立了一根木柱，无论谁发现了舜的过失，都可以站在木柱前，大胆地指出来，由安排在木柱前的书记员记下来，转告给舜。通过这种办法，舜得知颛顼帝的八个子孙、帝喾的八个子孙，世代贤德，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舜便委以重任。舜又得知帝鸿氏的后代混沌行凶作恶，包庇奸邪；少皞氏的后代穷奇不讲忠直信义，散播凶言恶语；缙云氏的后代饕餮（tāo tiè 滔帖）唯利是图，贪求财货。舜便将这些凶恶的家族发配到边荒之地。舜听说在丹水的丹朱鼓动着南方的三苗发动了叛乱，便亲自率众，前去平息。此外，舜见鲧治水多年，毫无收效，便将鲧免职，发落到了羽山。

舜摄位八年，政绩辉煌。而这时，已经一百多岁的尧，终因年事已高，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人们听说尧离开了人世，无限悲伤。舜亲自为尧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三年后，舜才在众首领的一致推举下，正式担当起了部落联盟大首领的职务。



第六回

治洪水大禹安四境
巡江南帝舜葬九疑

舜即位之后，下令开辟四方城门，接纳天下贤士，广听民众呼声。此外，他还多次出巡，了解民情。以前，他只知道鲧治水多年，毫无成效，便把他囚到羽山。经过巡视，发现鲧治水不但无功，而且给天下的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祸患。舜一怒之下，下令将鲧处死了。

一天，舜将众首领召集到一起，说道：“尧勤劳一世，功业千秋。如今仙逝归天，由我担此重任，深感德薄才微；特别是近些年来，连降大雨，江河四溢，房屋被冲毁，田园被淹没，人民不能安居，我实在不安，担心有负帝尧的厚望。你们谁能帮我治理洪水，光大帝尧的功业，使天下百姓安居啊？”

众首领听后，一致推举禹担当平治水土的重任。舜也素知禹的为人，便点头同意。这时禹却慌张起来了。原来禹就是那个被处死的鲧的儿子。他从小勤奋敏捷，吃苦耐劳，品德高尚，对人和蔼，特别是对事业有一股锲而不舍的精神，一向受到人们的尊敬，并被推举为夏后氏的首领。现在，他见舜要让他担当平治水土的重任，大地上滔滔的洪水，田野中被淹没的庄稼和无家可归的百姓，父亲被杀时的惨景，都一齐浮现到他的



眼前。

“治水之事实在关系重大。我自己可以舍生忘死，尽力去办，治不好洪水，可关系着天下百姓的性命啊！”禹诚惶诚恐地推辞着。

“唉，是的。可是天下百姓也正翘首盼望着你啊！你就不要推辞了，去努力地办吧！”舜毫不动摇地答道。接着，舜又对其他首领进行了分派：弃担任农官，负责掌握四时的变化和五谷的播种；契担任司徒，负责对民众的教化；皋陶担任司法，负责刑法的实施；垂担任百工之官，主管冶炼制陶等事务；益担任山泽之官，负责山林的采伐；伯夷担任秩宗，负责祭告天地鬼神和制定礼仪制度；夔担任乐官，负责制定音律，陶冶人们的情操；龙担任纳言官，负责向臣民传达帝舜的命令，向舜转呈臣民的奏章。任命完毕，舜鼓励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尽职尽责，谨慎行事。也就是要像尧那样，亲近天下的百姓，疏远谲诈奸邪的小人。只要上应天时，下顺民意，就一定能把事情办好。以后我要对各项事务进行考核，根据你们的政绩，分别进行贬黜或升迁。”

好几天过去了，各大臣都将自己分管的事务进行了具体的安排，唯独夏后氏里的一些长者，从早到晚还聚集在禹的茅草棚里，议论纷纷。

“鲧爷辛劳一世，率领大伙治水，结果洪水如故，鲧爷被杀。现在又让禹爷担此重任，这是要灭亡我们夏后氏啊！”

“话不能这么说。依我看，帝尧让鲧爷治水，帝舜让禹爷治水，都是对我们夏后氏的信任。鲧爷为治水栉风沐雨，不辞辛苦，可是他也的确太自信、太固执了。人们早就指出他那种挡水的办法会给百姓造成祸患，可是他硬是不听，一意孤行，这能怪谁呢？”

“什么？什么？治水不用挡，难道能让水到处流吗？不挡，那还叫什



么治水？”

“挡、挡、挡，你还是相信那个挡！筑堤坝，垒高墙，把水都圈起来，就像把猛兽关到大门里，它能不吃人吗？鲧爷领着我们挡了九年，把多少人的性命都挡进去了！”

“说得好，我们不要再去挡了！不要再把猛兽往家里关了！”

“听说益担任山泽之官以后，率领人们，用火把虎豹熊罴都驱赶到了深山中，使人们解除了猛兽的威胁。我们也应该把洪水赶走才好。”

“洪水是赶不走的，只能引，只能疏，只能导。”

人们七嘴八舌地争论着。站在一旁的禹却眉头紧蹙，一言不发。当他听到益率众驱走了猛兽，民得安居；又听到人们建议疏导洪水时，愁容顿消，大声说道：“好！好！疏浚河道，导水下流！我们不是把‘猛兽’赶走，而是把‘猛兽’引走。我们要用疏导的办法，洗雪夏后氏的耻辱，解除天下的水患，报答帝尧、帝舜对我们的恩德！”

新的治水工程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继续加固和修建了一些堤墙，但更重要的，是设法疏导洪水，减小水势。但是，在那黄水漫地的一片泽国之中，哪里是河道？哪里是平川？谁也说不清楚。禹只好率领着一批忠诚的助手，离开那个举目皆水的祖居小天地，决心走遍天下，察清地势，探明河道，引水下流。据说禹和涂山氏的一位姑娘结婚刚四天。临别时，他对妻子说：“等我治好了洪水，咱们再团圆吧！”

那时，大地的多数地方还是荒无人烟；一些地方虽已有人居住，也还处于野蛮时代。到这些地方察勘地形，该是何等的艰苦啊！但是，禹有着坚忍不拔的毅力，无论是荒山野岭，还是急流险滩，都阻挡不住他的前进。遇到波涛翻滚的大河，他就组织人们砍伐树木，扎成木排渡过去；遇

到泥沼，他就让人们铺上厚厚的芦草，慢慢走过去。他左手持准绳，右手执规矩，步步测量，立木为标，确定山川名称，并把经过的地方都用图画详细地记录下来，然后制定出规划，组织当地的人们施工。他常常不顾自己长途跋涉的劳累，亲自执锸（类似现在的铁锹，挖地起土的农具），开挖河渠。

禹治水的宏伟工程，首先从冀州开始，然后是济水和黄河之间的兗州，大海之滨的青州，大海、泰山和淮水之间的徐州，淮河和东南海之间的扬州，荆山到衡山之南的荆州，荆山与黄河之间的豫州，华山与黑水之间的梁州，最后是从黑水到河西地带的雍州。各州的工程都很浩大，尤其是在今天山西河津县和陕西韩城县交界的地方，当初遇到的困难更是非同一般。原来，那里有一座大山恰好挡住了黄河的去路。滔滔的河水流到这里以后，无路可走，只好回流，形成一片泽国，把上流高高的孟门山都淹没了。那孟门山在现在的陕西宜川东北、山西吉县西，绵亘黄河两岸。孟门山竟被淹没了，那该有多大的水啊！禹来到这里，指挥人们将山劈开一个大豁口，滔滔的河水直泻而下，激流澎湃，声震数里。豁口的两边，犹如两扇大门，禹就定名为龙门，那座原来不知名的大山，也就定名为龙门山。后世的人们为了追念大禹治水的功绩，又称龙门为禹门口。

禹凿开龙门之后，沿河下行，来到今天山西省芮城县东南的一个古柏参天的山峪。这时他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就靠着一棵古柏休息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才划木渡河，来到河对面的一个村落，因为天色已晚，只好在这里住下。后来，人们把禹倚靠过的那棵柏树称作神柏，那个山峪取名神柏峪，并建庙纪念。至今神庙犹存，庙中还有一棵身围近四米的古柏，傲然挺拔，传说它就是禹当年倚靠过的那棵古柏。人们在这里相继落居，世



代相传，这就是今天的村镇大禹渡。河对面禹过宿的地方，后来就称作禹店村。今天，这些地方都成了人们追念大禹治水功绩的胜地。

禹继续沿河下行，看到河水畅通，心里非常高兴。可是走了六七天，突然看到水流缓慢起来，往前一看，竟是一片汪洋，原来又是一座大山挡住了河道。禹仔细察看了一下，组织人们将山劈成三个豁口，形成三道水门，分别取名为鬼门、神门、人门，被阻挡的河水形成三股急流，咆哮而下，这就是今天尽人皆知的三门峡。如今，三门峡附近还有七口石井，两个马蹄窝，据传那还是当年大禹治水时留下的遗迹呢！

大禹为了治理洪水，终年翻山越岭，宿露餐风，累得他腿上少肉，胫上无毛，腰弯背驼，行走困难。他治水十三年，路过家门三次，都没有回去看看。他的足迹遍及九州大地，接触了散居在山林边荒中的众多部族。后来有一部叫《山海经》的书，把大禹经过的地方描绘成一个个奇人怪国，如胸前突出一块大骨头的结胸国，人们都长着翅膀的羽民国，尖嘴巴的灌头国，腋窝生有小翅膀的三苗国，胸前有个大洞的穿胸国；长着三个脑袋的三首国，身长不过三尺的小人国，手臂长达三丈的长臂国，会腾云驾雾的大人国，牙齿漆黑的黑齿国，满身生毛的毛民国，等等。这众多而又荒诞的国名，虽然都是传说，但也说明大禹当初治水所经地方之多，所遇部族的风俗之差异。由此也可以想见，大禹治水要取得这些具有各种不同风俗习惯的人民的支持，不知冒了多少风险，费了多少口舌，克服了多少困难！

大禹历尽千难万险，治平了水土，使天下百姓重建了家园，他才去向帝舜回报使命。这时，帝舜当初任命的其他大臣，也都建成了自己的功业：任司法官的皋陶断案公正，百姓佩服；主管礼仪的伯夷，使上下互相

谦让，互不争吵；主管百工的垂，使各项工程都获得成功；主管山泽的益，使山林水泽得到了开发；主管农业的弃，使得五谷丰登；主管政教的契，使天下百姓都亲爱和睦……帝舜觉得，他们都有功劳，都应该奖赏，但功劳最大的，还是主管治水的禹。禹开通九州的道路，疏通九州的江河，划定九州的疆界，安抚九州的部族。这样大的功劳，哪一个大臣也比不过，所以他应该获得最高的奖赏！

一天，帝舜把众大臣召到一起，特意让禹谈谈治水的经验。禹谦逊地说：“这次治水，没有采用过去那种筑堤挡水的老办法，而是察明地势，探测水道，疏通九州，引水下泻。这办法全是大伙想出来的。至于我自己，不过是每天都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罢了。”

“好啊！广开言路，择善而从，勤勤恳恳，孜孜不倦，这就是帝尧留给我们的美德，你都继承下来啦！现在，洪水已经制伏，黎民已经安抚，你再谈谈治理国政的办法吧！”帝舜兴奋地说。

那时候，臣辅们都把向首领进忠言、献良策看成是自己的职责，所以禹也就率直地说道：“我觉得您的地位很高，责任重大，所以应该特别注意谨慎行事。”

“你说得对！”帝舜点了点头，鼓励禹继续说下去。

“您的好恶之心要稳定，不要变化无常；考虑事要周密，千万不可匆忙；您选择的辅弼之臣，必须能刚直敢言。”

“对，你们都应该像我的肱股和耳目一般，才能把事情办好。”

“只靠我们几个还不够。普天之下，万国苍生，其中的贤才都应该是您的助手。”

“说得好！”帝舜激动地说，“如果能使贤臣的才智充分施展，天下自



然会太平。我一定要像帝尧那样，办事多与众臣商量，听从别人的正确主张，而不固执己见。”

帝舜和禹越谈越贴心，最后，当着众大臣的面，把自己早就存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我在位已有三十二年了，现在年岁太大，精神倦怠，不能勤于政事了。我看禹办事勤恳，从不懈怠，想让他代理我总管政事，你们看怎么样？”

众大臣听后，一致拥护。可是禹却连忙辞让道：“我的德行不足以使万民依从，还是由皋陶总理政事吧！”

“皋陶是个难得的辅臣，他一直掌管五刑，使黎民归于教化，功劳卓著。但我看来，最贤能的还是你。你对国事是那样勤勉，生活是那样俭朴。最难得的是，你治平洪水，功劳盖世，却从不骄傲自夸。要知道，你只要不骄傲，天下就不能与你争能；你只要不自夸，天下就不能与你争功。我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就奋勉而为吧！”

就这样，在第二年的正月，大禹就开始摄行帝政了。皋陶继续掌管刑法，夔掌管礼乐，弃做了“稷”，掌管农业，而契为司徒，掌管民事。

大禹品德高尚，治水有功，万民拥护；皋陶、夔、弃、契四大臣，又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所以帝舜把国事交给他们之后，就带着自己的妻子，放心地到外地巡游去了。这大约是那时的一个习惯，老首领让贤之后，自己就要离开都城，以便让新首领行使权力，树立威信，使民众的心逐步转移到新首领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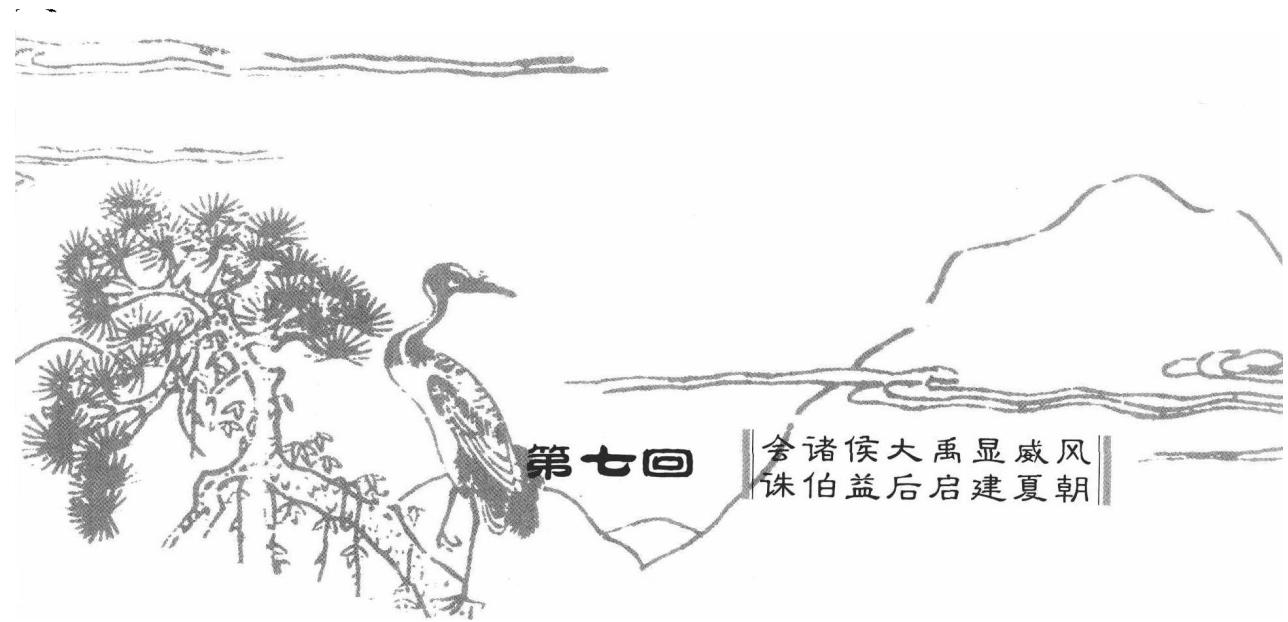
帝舜虽然让位了，但人民仍然怀念他，以“尧天舜日”来称颂他的贤明之治；新首领大禹和众臣辅也都尽心政事，以不辜负帝舜的殷切期望。所以在那些年，天下太平无事，人民安居乐业，帝舜也能够在巡游中轻松



愉快地安度他的晚年。但终因他年龄过大，有说在他一百岁的时候，有说是一百一十岁的时候，一次到南方巡游，突然患病，死在了苍梧山。这苍梧山有九个形状相似的山峰，所以又称九嶷山，就在今天的湖南省宁远县南。噩耗传来，国中臣民无不悲哀。尤其是与他患难多年的娥皇与女英，更是哭得泣不成声，泪如泉涌。她们那伤心的泪水滴落在当地的竹子上，便形成斑斑点点的泪痕。从此，南方就有了这种带有泪痕的斑竹。

大禹听到噩耗，也是悲痛欲绝，亲自率领众大臣，来到九嶷山，将帝舜的遗体用瓦罐装殓起来，以隆重的礼仪，建陵殡葬，并修庙祭祀，这就是至今犹存的零陵和舜庙（在今湖南宁远县九嶷乡）。

大禹殡葬了帝舜，携娥皇、女英二妃返都。这二妃哭得肝肠欲裂，痛不欲生，当乘船过湘水时，竟双双投江而死。对这两位品行高尚的女子，人们不忍心说到她们的死，而说她们变成了湘水神，因此称作湘妃。那种带泪痕的斑竹，后来人们也就称作湘妃竹了。



大禹殡葬了帝舜，没有立即以总首领自居，号令天下，而是避居到了阳城（今河南登封县东南），他要让舜的儿子商均继位。

其实，大禹的这一举动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都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因为长期以来，帝舜委禹以重任，大禹也兢兢业业，不辞辛苦，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在百姓中已享有崇高威望；而商均虽为帝舜之子，却无功无望，又没有得到众首领的举荐，人们怎么会答应呢？所以大禹虽然避居阳城，各部首领有事，仍到阳城请教大禹。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不久，大禹就正式在阳翟（今河南禹县）即位，成了堂堂正正的大首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大禹的时候，产品已有了富余，人们已经开始用剩余的粮食酿酒了。那时有个叫仪狄的人，他酿造出的酒清香醇美，远近闻名，人们都争着用粮食、牛羊去换他的酒；他也经常将自己的酒送给部族首领。现在，他见治水有功的大禹成了大首领，万众庆贺，他也便特意酿造了一坛好酒，一大早就来到阳翟，贡献给大禹。

大禹本来是以俭朴著称的，现在他看到天下太平，人们安居乐业，心



情格外爽快，更兼这美酒清香扑鼻，所以就开怀畅饮起来。大禹初次饮酒就尝到了甜头，连称好酒。他越喝越有精神，越有精神就越放不下酒杯，一杯接一杯地喝个不停。喝了一会儿，他直觉得脑袋晕乎，天旋地转，犹如腾云驾雾一般；又喝了一会儿，就觉得全身绵软，力不能支，双眼一闭，就进入了梦乡。

大禹甜甜地睡了一觉，睁开惺忪的双眼，漫不经心地对身边侍卫说道：“这一觉睡了大半天，今天的出巡就算了吧！”

“不是大半天，是两天两夜啊！”侍卫笑着对大禹说，“见您总是不醒，我们还有些害怕呢！”

“什么！两天两夜？”大禹顿时变了脸色。他下意识地摸了摸空瘪了的肚皮，两眼直直地瞪了片刻，大声吼道：“速将仪狄召来！”

虽然已经过了两天两夜，仪狄并没有离开阳翟，他还等着大禹醒后对他进行赏赐呢！仪狄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还没有来得及施礼，就听大禹喝道：“从今以后，不许你再造这种东西！”

仪狄一听，大惊失色。不过他深知大禹的为人，所以稍过了片刻，就镇静下来，和颜悦色地对大禹说：“您一向与民同忧同乐，所以深受百姓爱戴。我酿造的酒，百姓们饮了，无不交口称赞；您亲口尝了尝，也是赞不绝口。怎么睡了一觉，竟不让酿造了呢？”

这时，大禹的怒气已消下去了不少，但说话的语气却更坚定了：“我不是说你造的酒不好，是因为饮酒这事与国与民无利。你想，酒越好，越招引人多饮；饮多了，就让人昏迷不醒，百事不知。我这次一时痛快，多饮了几杯，结果昏昏沉沉地睡了两天两夜，耽误了我多少政事！所以，造酒不禁，饮酒不止，民风要变坏，天下要大乱！”

大禹真不愧是一位贤明的大首领。他虽然身居高位，却不去贪图享乐，没有忘记肩负的重任，没有忘记天下的长治久安。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外出巡游，了解民情。一次，他正在乡间小路上行走，突然见到前面围着许多人。上前一问，才知道因一人偷了人家的东西，要被扭送治罪。大禹一听原委，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随从见此情景，忙问道：“此人偷盗，令人痛恨，理应治罪，您为何怜悯起来了呢？”大禹抹了一把眼泪，说道：“帝尧之时，天下为公，人无邪念。可是我继位之后，竟出现了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情，都是因为我治理不好的缘故啊！”大禹说完，下令将那罪人释放，并指示各地官吏对百姓加强教化，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继承帝舜重任的大禹，崇尚先王时天下为公的“治世”，这是自然的，可是他哪里知道，过去的那种所谓“治世”，完全是生产力低下的表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人们的私有观念就必然会产生，并导致内部的倾轧和对外的掠夺。这是历史的潮流，大禹怎么能阻挡得了？事实上，就是大禹本人，也在自觉不自觉地顺应着这一历史潮流。

大禹虽然多次强调要对民众进行教化，但随着贫富的分化，冲突总是时有发生，他只好命司法官制定出更严厉的治罪条文，称作“禹刑”。过去对罪犯主要是贬为奴隶，罚做苦工。为了防止被判罪的人再伤害他人，他下令设置监狱，将那些罪犯关押起来。那些看管监狱的人不能再直接从事生产了，就只好依靠从百姓中征收的赋税来供养……所有这些，都是历代先王未曾遇到，而大禹在实践中，不得不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年，大禹带着一班随从巡视了中原之后，来到了南方的涂山（在今安徽省怀远县），下令各部首领到此举行大会。大禹早年治水时，踏遍九州，对各地的山川地貌、物产风情了如指掌。在涂山大会时，大禹便根据



各州的不同情况，规定了每年应上贡的土产和田赋。土产因地而异，田赋多少不等，但都必须按时和如数送去。

那时，人们已经学会了冶铜，人类社会进入红铜时代了。什么叫红铜时代呢？原来在考古学分期中，根据当时人们所用工具的原料，将人类社会分为石器时代、红铜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在石器时代，人们使用的主要劳动工具是石器。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多次接触到自然界里存在的纯铜块，并逐渐认识了它的可熔、可锻的特性。后来，还学会了以木炭为燃料，从孔雀石中提炼红铜，用来制造工具。红铜虽然有延展性，可熔、可锻，但坚硬的程度远不如石器，所以，最初的红铜铸品主要是祭器、装饰物或小型生产工具，主要的生产工具仍是石器。因此，红铜时代又叫做铜石并用时代或金石并用时代。以后人们又发现，当红铜和适量的锡熔炼在一起时，不仅比红铜的熔点低，而且硬度高，还比红铜好铸造。在红铜中加锡后冶炼出的铜呈青色，因此称作青铜。用青铜制造出的主要有工具、兵器、烹饪器、食器、酒器、乐器等，形式多样，纹饰精细。我们的祖先究竟是什么时候懂得冶炼青铜的，现在还难以说清。但到了商代（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已是高度发展了的青铜时代了。

且说禹王在巡视期间，看到多数部落首领对他毕恭毕敬，可是也有的部落首领并不把他这个禹王放在眼里，甚至有离心倾向。涂山大会时，他便下令将各部贡献的铜凑集在一起，铸成九个大鼎，象征九州。每个鼎上铸着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然后将九鼎运至宫中，号称镇国之宝。各部首领定期向禹王进贡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拥有九鼎的禹王，当然就成了九州大地的主人。

这九鼎确实成了王权的象征。不仅禹王借此抬高了身价，就是夏、

商、周三代，都把它看做传国之宝。特别是等级森严的西周时代，统治阶级更是在九鼎上大做文章。周天子祭祀时，在这九个鼎中依次盛放牛、羊、猪、鱼、肉脯、肠胃、肤、鲜鱼、鲜腊。诸侯王卿大夫等下级奴隶主祭祀时，也必须用鼎盛放祭品，但所用的鼎不仅一级比一级小，而且数量也一级比一级少，如诸侯王最多用七个鼎，卿大夫最多用五个鼎，最低一级的奴隶主士，就只能用盛放猪、鱼、腊的三个鼎了；否则就是非礼。统治阶级把禹王时的那九鼎看得如此贵重，所以那些想篡权夺位的，就总想把九鼎弄到手，以至到春秋时期，自诩“不飞则已，一飞将冲天”的楚庄王，曾饮马黄河，问鼎轻重，吓得周天子胆战心惊。当然，铸造九鼎也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可惜这一杰作未能保存下来，据说一鼎沉于泗水，八鼎焚于秦火——这都是后话。

不管大禹主观意志如何，历史的车轮已经把他载到万王之王的宝座上了。尧舜之时，人们讲信修睦，选贤举能，对征伐之类的大事，都要由参加联盟的各部首领共同商议。现在这种做法渐渐难以施行了，客观逼着他不得不去行使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对此，大禹并不情愿，但又不得不这么做，而且在很多时候，他还要有意地使这种权力神圣化，使之不可侵犯；否则，他就无法将这遍布九州的各部落有效地统一起来，组织起来。

涂山大会几年以后，他又在茅山（在今浙江省绍兴）大会各部首领。比起涂山大会来，这次大会要庄严得多，隆重得多。会场上陈列着各部落贡献的珍珠异宝，表示着他们对禹王的臣服；会场四周旗帜飘扬，卫士肃立，显得这次大会格外的肃穆；今天的大禹还特意穿上了画着日月星辰和山川鸟兽的丝袍，戴上了垂着珠宝的冠冕，显示了他从未有过的威严。禹王率众步入会场，这时钟鼓齐鸣，乐队奏起了大夏乐，真如天帝降临



人间。

禹王这次召集各部落首领，说是共商大事，实际是想借此再显示一下威风，巩固他对万国的控制。说也凑巧，这次大会刚开始，就恰好给了禹王一个显示威风的机会。原来就在离茅山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部落，叫防风氏。这防风氏一向生活在边荒，对中原形势的变化了解不多，对禹王的权力也没有看得太重。虽然他事先知道茅山大会的时间，但对此并没有在意，只是在大会开始以后，才慢腾腾地步入会场。禹王见防风氏来迟了，还那么大模大样，顿时腾起怒火。心想，不借此显示一下威风，别说边远的部落，就是中原的部落也难免不生二心。于是下令将防风氏拿下，以延误会期的罪名，当众处死。各部落的首领见禹王如此厉害起来，无不胆战心惊，唯命是听。

茅山大会期间，各部落首领为了表示对禹王的臣服和效忠，带来了许多珍宝和贡赋。禹王当然很高兴，命大臣对这些贡物一一注册登记。因为那时部落众多，贡物繁杂，在当时那种文化还不发达的情况下，统计清这些贡物，实在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就连大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为了纪念这次大会，禹王特意将茅山改名“会稽”。会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统计。通过茅山大会，各部落在政治和经济上更加统一了。

茅山大会结束之后，各部落首领都陆续回去了，而年纪已经很大的禹王，却因为劳累过度和对南方气候的不适病倒了。尽管医官尽心治疗，巫祝天天祷告，禹王的病情仍是一天天加重。没过多久，这位中华民族的伟大祖先，就溘然长逝了。

还在禹王去世的前几年，他也曾仿照着尧、舜的样子，召开过部落首领的会议，推举过自己的继承人。他先是推举在帝舜时就掌管刑法的皋

陶，但不久，皋陶就因病去世了。后来又进行商议，一致推举伯益做他的继承人。

伯益曾经是大禹治水的一名主要助手，而且擅长畜牧和狩猎，熟知山林中各种鸟兽的习性，曾教会人们用焚烧的办法来驱赶林中的野兽。所以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伯益是仅次于大禹的一位英雄。可是随着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产生，人们把职位和权力也看成是私有的了。在帝舜之时，能通过协商，推举戎人首领禹来继位，还选用了不少夷人、狄人来担任重要官职。可是到了禹的时候，就常常是靠着“王权”来维系局面了，而且他要千方百计，不使这种王权旁落。伯益是夷人首领，这就不能不使戎人禹犯考虑。偏偏伯益功劳卓著，威望极高，首领会议上又都一致推举他做自己的继承人。禹王感到众怒难犯，只好顺水推舟，答应了下来。为此事，禹王好多天都没有睡好觉。后来他想到，自己所以能顺利地继承舜位，一是当年治水有功，二是舜选定自己继位之后，就把治理天下的大权全都交给了自己。如果我也效法当年舜的做法，将来的大权定会真的落到伯益手里。我何不只给伯益一个继承人的空名，而把处理国家政事的实权交给自己的儿子启呢？禹王依计而行，几年过去了，伯益虽为禹王的继承人，却没有一点新的政绩，他过去办的那些好事，在人们的头脑中也渐渐淡漠。相反，启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一天天地高了起来。

禹王在会稽山去世之后，伯益以继承人的身份，亲率众首领，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将禹王埋葬在会稽山脚，然后就学着先王的样子，避居到箕山南麓（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表示要把王位让给禹王的儿子启。其实，他这不过是虚情假意地谦让一下，按照传统做做样子而已。不料启当仁不让，真的行使起王权来了。而多数部族的首领，也都表示效忠于启，竟把



伯益完全撇在了一边。他们甚至说：“我们忠于启，他是禹王的儿子啊！”

这下可把伯益惹火了。他撕下谦让的面纱，扯起大旗，召集起一些东夷部族，朝启杀去。对伯益的这一着，启早有预料和防备，况且他的力量已远远超过了伯益，所以就率领大军，从容迎战。经过一场大战，东夷联军被打得大败，伯益也死于乱军之中。

尽管启打败了东夷，杀死了伯益，但他改变禅让传统的这种做法，到底在许多部族中引起了非议，有的甚至效法伯益，公开扯旗造反，率众反叛。就在今天的陕西中部、东部一带，有一个仅次于夏后氏的强大氏族，叫有扈氏，还是夏后氏的同姓邦国呢。有扈氏过去就曾与夏后氏发生过战争，关系一直比较紧张。现在他见夏后启违背禅让传统，居然搞起家天下来了，而且凭借武力，打败了主持正义的伯益，实在看不过去，也像伯益一样，率众朝启杀去。夏后启的族人虽然刚刚打败了伯益，士气正旺，但夏后启考虑到有扈氏的实力比伯益雄厚得多，必须认真对付。于是急忙下令，让拥护他的部族首领们立即把全部人马带来。一支浩大的联军队伍很快就组成了。夏后启将联军分为六军，亲自率领着，开到了甘泽（在今陕西省户县附近）。两军对垒，大战就要开始了。夏后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有扈氏不敬天帝，不遵王命，是天帝命令我来剿灭他的！我执行的是天帝的意志，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对服从我的命令、作战有功的，我要重重地赏赐；对违抗我的命令的，就将他和他的儿子处死！”夏后启训话完毕，六军兵士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向有扈氏的队伍杀去。经过一场厮杀，有扈氏大败，被俘人员自然都被夏后启分给作战有功的将士，变成了奴隶。

杀死伯益，灭掉有扈，其他部族即使心里不服，也不敢再公开反叛

了。夏后启看到大功告成，便在阳翟修建宫殿，接受朝贺，发布诏令，任命官职。这时，夏后启已经不再是一个像他父亲那样的部落联盟大首领了，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独揽大权、号令天下的国君。延续了几十万年的原始社会宣告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王朝建立了。



第八回

巡天下后启荒国政
喜游猎太康失王都

夏后启当上了国王，原来各地的部落首领，就都成了听命于国王的诸侯。年轻的夏王踌躇满志。他费心操办的第一桩大事，就是学着父亲会见首领的样子，大会诸侯。

当年大禹会见各部落的首领，是自己千里迢迢，亲自跑到涂山和茅山。现在，夏后启凭借武力制伏了四夷，成了让人望而生畏的君王，会见的方式就要和父亲有所区别了。他首先动用民力，在阳翟建造了巍峨的王宫；在王宫附近又建了高大的钧台。为了显示国王的权威和富有，他便把大会的地点定在钧台，称作钧台大会。

各地诸侯都如期赶到了，而且都带着奇异珍贵的贡品。不过，夏后启并不把这些珍贵的贡品放在眼里，因为他觉得，那些诸侯王向他这位至高无上的国王纳贡，是理所应当的事情，用不着过于张扬。再说，这些贡品既然送来，就属于自己的了，以后有的是欣赏的时间。当前主要的是，要借这次大会，让诸侯王们看一下自己的武力，赏识一下自己的财富，领略一下自己的显赫地位。如果像大禹的茅山大会那样，把诸侯王们的注意力都引到贡品的优劣和多少上，岂不冲淡了他这次钧台大会的宗旨？

为了达到预期目的，他下令在钧台的入口处新增了一个祭坛。祭坛前方悬挂着几块黄绫，正中的一块黄绫上画着天帝，旁边的几块，上面是从黄帝到大禹的历代先祖的画像。黄绫下边，摆放着几尊用黑绸装饰着的大铜鼎，每个铜鼎里都放着经过烹煮的祭品，有的是整个的猪，有的是整个的羊，正中的那个大鼎里，是一头整个的牛。巧妙的布置，阴暗的光线，更使祭坛增加了几分森严的气氛。钧台的中央大殿，又是一番气象：殿中高大的柱子，都用画着游龙的绫罗缠裹着；四周的木架上，插着各种刀枪和陈列着珠宝玉器。两排手握兵器的兵士，分立在大殿的门口，威风凛凛；武士后边，还站着一支身佩彩带的鼓乐队。

大会开始了，夏后启首先率领众诸侯来到祭坛前，分成几排跪下，然后面对天帝和先祖的画像，诚惶诚恐地祭告道：“微臣遵奉祖训，听命天意，讨逆贼，伐无道。今邦安国治，天下归一，万民欢乐。祈望天帝保佑，列祖明察，若有对天帝、祖宗不尊者，臣当披肝沥胆，立斩不容！”众诸侯听着夏后启的祭辞，一个个都浑身打起战来。这分明是在告诫他们：今后必须俯首听命；否则就难逃厄运，所以当夏后启祭告完毕，率先站起，众诸侯还战战兢兢地趴在地上，琢磨着那祭辞的含义。

当夏后启率领着诸侯们从祭坛来到中央大殿时，顿时鼓乐齐鸣。在正中的尊位上，夏后启正襟危坐，诸侯们慌忙跪下施礼，然后按照国家的大小，分级列坐两旁。这时，侍卫端上了正散发着热气的美味佳肴，乐队奏起了新编的《韶乐》，一群身披彩绸的舞女犹如从天而降。一时间，美味蒸腾，香风弥漫；笙歌回绕，彩袖翻飞。诸侯们看着眼前的一切，眼花缭乱，目瞪口呆，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天上还是在人间了。直到夏后启手举酒杯训起话来，他们一个个才醒过神来。



钧台大宴之后，夏后启乘上华丽的车子，带着各国诸侯，由大旗开路，甲士护从，浩浩荡荡地来到城中，瞻仰了新建的王宫。诸侯们在钧台大殿中，已经觉得大饱眼福。来到王宫，就更加惊呆了：殿外围着栏杆，殿门前后对开，殿顶飞檐重叠，殿堂宽敞明亮。殿内四壁画满了壁画，有高山流水，有彩云缭绕；有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抟土造人的故事，有黄帝大战蚩尤的动人场面。幅幅不同，首尾相连，千变万化，形象逼真。大殿的正中，摆着大禹当年铸造的那九个象征王权的大鼎。诸侯们边走边看，惊叹不已。他们从中看到了华夏中心地区的先进文化，但同时也看到了这位新王的奢侈和享乐，无形中便产生了艳羡和取代之心。

钧台大会之后，夏后启又在璇（xuán 玄）台举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朝见大会。接着，他就携带着王公大臣，到各地巡游去了。

过去尧、舜、禹到各地巡游，主要是为了了解各地的风俗，倾听百姓的呼声，解决部族间的纠纷。如今夏后启巡游，就完全是为着炫耀了：每次巡游，他那本来就与众不同的车子，总还要重新装饰一番。巡游时，车前仪仗威严，彩旗飘舞，鼓乐伴奏；车后武士护卫，刀枪晃动，剑光闪亮。此外还有随从的舞女、倡优、厨师、巫祝等，华丽的王车，长长的队伍，好似天帝下凡，神龙落地。队伍过时，马嘶人叫，鼓乐喧天，车轮滚滚，尘土飞扬，沿途百姓谁也不得安宁。

夏后启觉得，在外巡游，有武士保驾，美女陪伴；每到一地，有诸侯迎送，百姓助兴；吃遍万国佳肴，阅尽天下美景，真是胜似天仙，于是就夏游河洛，冬历江淮，恣意玩乐。

夏后启在巡游中享尽了荣华富贵，可苦了各地的百姓。因为各地诸侯借口迎接国王的驾临，事先都要对百姓们搜刮一番。另外，夏后启的荒政

也招致了一些大臣的非议，引起了一些诸侯对王位的垂涎，他的弟弟武观甚至举兵反叛，要取而代之。但夏后启觉得江山稳如磐石，所以对大臣们的非议，一概充耳不闻；对诸侯王的反叛，也只是匆匆镇压下去了事。他做了九年国王，就一命呜呼了，把一个危机四伏的王朝，留给了他的长子太康。

当初夏后启称王时，曾借了大禹的余威，他自己也东征西战，剪除了一些异己，才站稳脚跟。如今继位的太康，却没有得到这样一个好基底。另外，太康既未见过祖父大禹的辛劳，又未见过父亲夏后启当年的征战，他耳濡目染的只是父亲的无休止的巡游，无度的挥霍，所以他治国一窍不通，吃喝玩乐的本领却学会了不少。不过，太康对宫中的歌舞、通宵的宴饮、万国的巡游，并没有多大兴趣。大概是因为他从小看惯了灯红酒绿，吃腻了山珍海味的缘故吧。他倒喜欢到山林中，欣赏大自然的风光，领略猎兽的情趣。他即位不久，就将国都迁到了依山傍水的斟寻（今河南洛水流域），整日外出狩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狩猎的兴致越来越高，常常一出去就是十几天，几十天，国事全不放在心上。那些忠于夏王朝的大臣们虽多次对他劝谏，但都未奏效；那些心怀叵测的大臣们，却巴不得太康出去的时间更长些，走的路更远些。结果，本来就危机四伏的夏王朝，更加分崩离析了。

就在太康荒政、国势日衰的时候，东方夷人中的一个部落强盛起来了。其实在夏王朝建立以前，夷人中就有不少实力雄厚的部落，涌现过许多著名的首领，比如伯益就曾是与大禹齐名的英雄，还一度被众首领推举为大禹的继承人。只是禹到了晚年，担心东夷人与夏后氏争雄，才有意在夏后氏中培植党羽，削弱东夷人的影响。启称王之后，进一步打败东夷，



杀掉伯益，使东夷的势力一落千丈。但东夷人并没有忘记先人被杀的耻辱，时刻燃烧着复仇的火焰。他们在悄悄地发展着，等待机会，夺取王位。

在东夷各国中，要数有穷氏的势力发展最快了。它的国君是个勇猛善战的神箭手，人称后羿。为什么称后羿呢？传说在帝尧之时，十日并出，大地龟裂，河塘干涸。后来东夷人中有个名叫羿的神箭手，他手持强弩，射下九日，拯救了万国苍生。现在，有穷国的国君射技神奇，人们以为这定是神羿再世，所以就称其为后羿了。后羿箭法娴熟，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国中的青年人也都喜射好武，而且还把邻国的不少青年招引到有穷国来。年复一年，有穷国渐渐强大起来，许多东夷人也都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到了后羿的身上。

这时，太康打猎的兴致正浓，对朝中的政事不闻不问，对东夷方面的动向更是全然不知。一年秋天，他带着自己的弟弟仲康及一帮大臣，离开王都，又到山林中打猎去了。那时，大地的多数地方是人烟稀少，森林茂密，野兽成群，但由于太康一伙的多次哄赶，王都近郊的猎物已明显稀少了。太康一伙在斟寻附近游猎了两天，不知不觉来到了洛水边。洛水沿岸，山势起伏，森林茂密，再加上各种动物在这里饮水方便，所以这里的野兽比较多。太康率领着大队人马，溯河而上，一来可以狩猎，二来可以领略沿岸的风光。饿了，他们就烧烤猎获的兽肉；晚上，就扎篷休息。时间一天又一天过去了，究竟出来了多少天，他们已记不大准了；究竟走出去了多远，他们更不清楚。只觉得夜晚睡觉有了些凉意，有时甚至冷得难忍，他们才决定返回。但太康游兴仍未尽，他不想循原路返回。于是找了一只船，往返几次，他们都到了洛水的对岸，这才沿着洛水而下。当他们





来到离斟寻不远的地方时，只见对岸兵士林立，刀光闪耀，不由大吃一惊。当天夜里，太康派人过河探询，才知道东夷大军已经将王都占领，如今坐在王宫中发号施令的，就是那个有穷国的国君后羿。

太康得此报告，气得捶胸顿足，悔恨当初不该一味游猎，荒废国政，但事到如今，悔之已晚。他想，现在身处荒原，兵马无几，不能与后羿硬抗，只要自己能回到王都，哪怕是暂且蜷伏在后羿的脚下，说不定还能慢慢召集夏后氏的遗民，东山再起。主意已定，他立即派出使者，恳求后羿放他过河，情愿给后羿做一名奴仆。不料后羿回话说：“他不懂得安邦之理，治国之道，回王都无甚用处。若让一个堂堂国王驾车驭马，我又受用不起。他既然喜好游猎，洛水那边山高林密，遍地禽兽，就索性住在那边好了。”

太康听了这样的答复，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半晌，他才想到自己总还是个号令天下的国王。有穷国反叛了，还可以到其他诸侯国请求援兵嘛！其实，各诸侯国早对太康失去了信心，事到如今，谁还把他这个国王放在眼里？结果派出去的使者，一个个都扫兴而归。他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只好在洛水之滨的荒郊野外过起了流亡生活。他过去抛弃国事，攀高山，穿密林，猎兴不减；如今失掉了王冠，没有了牵挂，游猎的兴致却反而没有了。他整天愁眉不展，唉声叹气，没过几年，就在忧郁中死去了。



第九回

||美玄妻屈身图大计|| ||有仍女挥泪出王宫||

太康的弟弟叫仲康。他见哥哥忧郁而死，自己又不能返回王都，便自立为夏王，继续流亡在洛水边，等待复国的时机。

且说那占领了夏王都斟寻的后羿，其实是个眼光短浅的莽夫。他当初率兵攻打夏国，目的只不过是报一报世仇，为东夷人出一出气。现在既然占领了夏人的地盘，那就要给夏人一点颜色看看：他驱使夏人中的青年男子去为他征伐一些弱小的部族；他强迫夏人交纳比别人多出一倍的贡赋；他占有了夏人贵族的所有财产，并把所有的夏人一律贬为奴隶；他制定了苛刻的刑罚，来处置敢于反抗的夏人。

“启禀大王！”曾跟随后羿浴血奋战过的武罗跪下道，“听说太康已死，他的弟弟仲康又打起了夏国的旗号，我们可要警惕啊！”

“是的，大王！”伯姻、熊髡等大臣也都跪下道，“我们大军西进，一路无阻，其实还应感谢夏人呢！当然，夏人倒不是看中了我们夷人，而是因为实在厌恶他们那个太康了。如果我们对夏人过于苛刻，很可能重蹈太康的覆辙！”

后羿听了，气得脸色发青，骂道：“夏人夺我土地，杀我先祖，我只



向他们多征点贡赋，有何不可？你们这些伯益的子孙，想不到刚来到夏地，就同情起夏人，说出如此不吉利的话来，定是受了夏人的贿赂！来人，把他们一律赶出王都！”

后羿身边还有个大臣，名叫寒浞。他本是伯明氏部落的子弟，由于他生性奸狡，专爱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结果被伯明氏驱逐出部落。他正在漂泊之际，恰逢后羿率军西征，便凭着自己的巧嘴利舌，成了后羿的心腹。经过朝夕相处，他完全摸透了后羿的脾性，如今又见武罗等人自讨没趣，便向后羿谄媚道：“大王凭着超群的武艺和强大的军队，打败了夏国，占领了夏都，成了万国之主，理应享受一下了。不过据我看，仲康虽然还顶着个夏国的破王冠，其实并无实力；东方有个叫伯封的，倒是值得警惕。那伯封本是夏人的友邦，至今拒不向我们纳贡，而且还扬言出兵，要协助仲康复国。”

“好，说下去！”后羿已成了万国之主，居然还有人敢于反叛，他岂能容忍？寒浞眨巴了两下眼睛，又继续说道：“我还听说，那伯封长相丑陋，性情贪婪，他的母亲可是个花容月貌、性情温顺的女子。她本是有仍氏国君的女儿，头发乌黑，长可拂地，容貌端庄，光彩照人。嫁给伯封国君后，艳名远播，人称‘玄妻’，不久就生下伯封。那伯封幼时的相貌还比较一般，谁知后来越长越难看，性情又刁钻。玄妻本来正为此事伤心，偏偏后夔又过早地去世。现在玄妻孤守王宫，清苦异常。大王若征服了伯封，便可讨玄妻陪伴。”后羿听了寒浞的这一席话，口水都流出来了，立即下令整点兵马，向伯封进军。

伯封本来就有讨伐后羿的准备。现在后羿主动找上门来了，因此很快就将迎战的部队带了出去。但终究是众寡悬殊，再加上后羿的兵士个个手

持强弩，箭不虚发，两军还未战到一起，伯封的兵士就倒了一大片。伯封见势不妙，慌忙率军后撤。后羿顺手张弓，只一箭，就结果了伯封的性命，众兵士见主帅丧命，只好四散溃逃。

后羿率领重兵，冲进了伯封的封邑，下令运走所有财宝，烧掉城中房屋，还将从宫中逃出的一群女子，也全部俘获。后羿不胜狂喜，赶忙前来察看，只见其中一人乌发如云，容貌不凡，经过盘问，果然是寒浞提到的那个玄妻。他不由分说，命兵士将玄妻拖到车中。

后羿射死伯封，抢到了玄妻，还觉得不够解气，又下令将伯封的尸肉切碎，煮成一鼎肉羹，派使臣送给那个一心复国的仲康。后羿的这种做法分明是在告诫仲康：请看看吧，这就是企图复国的下场！仲康当时本来正患重病，又经这么一刺激，当即气绝身亡。仲康的儿子夏后相痛哭一场，也顾不上什么国王的礼仪，把父亲胡乱葬到了荒郊，自己就戴上了那顶徒有虚名的王冠。这夏后相当时虽还年轻，但比较明智。他知道继续待在洛水一带凶多吉少，就带着随从，逃到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投靠了两个同姓诸侯，他们一个是斟灌氏，一个是斟寻氏。

灭掉了伯封，逼走了夏后相，后羿这才心满意足地带着玄妻回到王宫。为了讨玄妻的欢心，后羿封她为王后，并为她表演射技，举办歌舞。可是玄妻见儿子被杀、被煮，国破家亡，身陷囹圄，又是被仇人戏弄，哪有一丝欢情！好在后羿虽为一介莽夫，也还能理解玄妻此时的心情，对她的冷漠并未放在心上，只是命宫人对玄妻严加看管，细心照料，自己就操起太康的旧业，到郊外射猎去了。

所有这些，都被寒浞看在眼里。一天，后羿刚刚外出，寒浞就溜进后宫，对玄妻说道：“近来王后神色异常，郁郁寡欢，实在让人可怜。人非



草木，谁不怀念故国，况且你的儿子又遭到那样的不幸。”玄妻自进宫以来，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贴心话，不由得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寒浞见几句话就打动了玄妻的心，便又进一步试探道：“王后身居显位，又深受大王宠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有句话实在不该讲。”

“什么显位、宠爱、荣华富贵！”玄妻抹了一把眼泪，愤愤地说，“我是被掳的囚徒，受人摆弄的玩物，恨不能现在就逃出牢笼，重获自由。有什么话只管说吧！”寒浞见玄妻不会屈就后羿，就把自己多日来想好的一个主意全盘端了出来。

满天星斗的时候，后羿才射猎回来。他刚要拖着沉重的步子去问候玄妻，忽见玄妻满面春风地迎了出来。这可是个天大的变化！后羿忘记了一天的疲劳，立刻振作起精神，下令设酒摆宴，与玄妻共饮。酒足饭饱，携手来到官寝。玄妻强颜欢笑，屈身顺从，有时还酸溜溜地撒上一会儿娇，把后羿摆弄得神魂颠倒。玄妻又见机行事，为寒浞进些美言，说他如何效忠后羿，办事如何周到细心，治国如何有方。后羿对寒浞本来就深信不疑，如今听玄妻这么一说，就更把寒浞看成心腹，事无巨细，全都托付给他去办，自己只管与玄妻长夜歌舞，寻欢作乐。

朝中大臣们见后羿沉溺酒色，议论纷纷，这些议论很快就传到了玄妻的耳朵里。这天，后羿猎获甚多，心中高兴，晚上又逢夜晴月圆，便邀玄妻饮酒赏月，不料玄妻死活不去了，还哭哭啼啼地对后羿说：“贱妾受大王宠爱，实在感激不尽，可是近来宫中流言四起，说什么大王将因我而亡国。若果真如此，贱妾实在担当不起，劝大王从此就远离贱妾吧。”正在兴头上的后羿立刻火冒三丈，问明说过这些话的人的名字，第二天就将这些人逐出了王宫。从此，在整个王宫中，后羿众叛亲离，成了孤家寡人，

而寒浞却用小恩小惠，把不少大臣笼络住了。

夜已经很深了。大殿中散发着酒香，浓妆艳抹的宫女们还在歌舞，娇滴滴的玄妻陪着后羿，蜜语柔情；已经醉醺醺的后羿，仍不肯放下酒杯。又过了一会儿，后羿就瘫软在了酒宴上。寒浞见时机已到，一声令下，突然从殿外蹿进十几条大汉，挥斧抡刀，后羿还没等醒过神来，就成了刀下之鬼。

玄妻也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她知道后羿的前妻曾生有一个儿子，在封地穷门，便学着当初后羿杀伯封的办法，下令把后羿煮成肉粥，让使者送到穷门，并说道：“大王当初烹煮伯封时，公子尚小，未得其味。今王后特地将大王做成肉粥，请公子品尝。”后羿的儿子一听，当场就瘫倒在地。来使顺势挥刀，割下了他的首级。

国政本来就在寒浞的手里掌握着，朝中大臣也早都成了他的党羽，所后羿一死，他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国王。论血缘，他属于伯明氏族，可是他早就被驱逐出来了，所以他做了国王，仍袭用后羿的有穷氏国号。玄妻洗雪了冤仇，也就心甘情愿地做了寒浞的妻子。

新王寒浞的头脑可不像后羿那么简单。他首先宣布废除了后羿制定的那些专门制伏夏人的法令，还从监狱中释放了一些无辜的夏人囚徒。没几年，寒浞就在夏人聚居的中原一带站稳了脚跟。虽然如此，他仍念念不忘那个逃到帝丘、还顶着夏国王冠的夏后相，便暗暗打定主意，等待时机，斩草除根。

寒浞可也算是有耐性，一直等了十几年，他才觉得斩杀夏后相的时机成熟。原来，玄妻做了他的妻子不久，就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取名叫浇，小的取名叫灌。这兄弟俩长到十几岁，力气就大得惊人，特别是那个



叫澆的老大，竟能陆地行舟。寒浞见两个儿子勇力过人，便请来武师，教他们舞枪弄棒，领兵布阵，没过多久，他们就成了智勇双全的将军。寒浞有了这样两个儿子，真是如虎添翼，便把澆封到过地，后称过澆；把豶封到戈地，后称戈豶。父子三人鼎足而立，分兵据守。过了几年，寒浞见过澆和戈豶都相继站稳了脚跟，首先命过澆打败夏后相的友邦斟灌氏和斟寻氏，然后三路大军一齐向夏后相所在的帝丘进发。

夏后相虽然偏处一隅，也总算平平安安地度过了十几个年头。他估计到寒浞是不会饶过他的，但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突然。现在，自己的左右臂膀都被砍掉，帝丘已成孤城，存亡就在旦夕。祖父巡游荒政，伯父游猎失国，父亲死到荒郊，如今夏后氏只剩下他这根独苗了。多年来自己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准备一旦羽翼丰满，就举兵西进，赶走夷人，夺回旧都，可万万没有料到寒浞先发制人，要断绝夏后氏的香火，毁灭他复国的最后一线希望。想到这些，怎不使他万分痛苦与悲哀。

夏后相正在忧虑惶恐、不知所措，他的妻子后缗在宫人的搀扶下，又来向他讨主意了。夏后相看到爱妻，更是伤心不已，不由得放声痛哭起来。哭着哭着，他突然眼前一亮，止住了哭声，恳切地对后缗说道：“敌兵压境，危在旦夕，我的性命已经难保，你快快混到百姓之中，逃出城去，现在还为时不晚。”

“大王怎么说出这种话来！”后缗这时也哭成了泪人，“我们恩爱一世，理应生死与共。再说我既能出城，大王为何不能一同出去呢？”

夏后相见妻子还没有省过神来，便真诚地解释道：“夫人不知，这次夷兵来犯，不单是为占领帝丘，抢掠财宝，而是要彻底灭掉夏后氏，除掉他们的心腹之患。所以有我在城中，就能把夷兵引住，不至于去追逐出城

的妇孺儿童；另外，有我在城中，兵士们还能冒死抵挡一阵，为百姓们的逃离赢得一些时间。你如今已有身孕，眼看就要分娩，夏后氏的复兴要靠这未出世的孩子了。敌军已堵住正门，时间紧迫，赶快翻墙逃走吧！”

这后缗本是有仍氏之女，自从嫁给夏后相，夫妻恩爱，相敬如宾，现在竟生离死别，真是心如刀绞。可是夏后相的话情真意切，自己的腹中之子的确是接续夏后氏宗嗣、复兴夏王国的最后一线希望。自己肩负着如此重要的使命，怎么还能缠绵在儿女之情上呢！后缗擦干了眼泪，告别了夏后相，便向王宫的后墙跑去。

后缗虽在宫中生活了多年，也未对这宫墙认真地看过几眼。她本想和宫女、奴仆们翻越宫墙，抄小路逃出，可是当她们来到这高高的宫墙下面时，却不免叫起苦来。好在那些宫女、奴仆们年龄不大，腿脚灵便，你拉我拖，都相继攀上了宫墙。后缗因有身孕，身体笨重，尽管别人使尽全力，也拉不上她去。她急得沿着宫墙，胡乱跑跳，忽见一处有个大洞。这时她也顾不得什么王后的尊严了，急忙从洞中爬了出去。

却说夏后相手持长矛，带领着宫中武士，在宫门处全力以赴地堵截着敌军。敌军虽然人多，但宫门狭窄，无法施展，你砍我杀，互有伤亡。双方厮杀了一个时辰，敌人便翻越宫墙，里外包抄。夏后相及其兵士腹背受敌，战不多时，就全部倒在了血泊之中。



第十四

后缗外孙逃活命
报父仇少康杀寒浞

寒浞父子三人率领着夷人大军攻破帝丘，杀死夏后相，以为隐患根除，大功告成，便下令抢走宫中的财宝，俘虏了未来得及逃走的青年男女，然后放了几把火，就得意扬扬地返回了各自的驻地。

再说后缗从宫墙洞中钻出，在几个侍女的搀扶下，只顾仓皇逃命，哪敢回头看一眼。待她跑了一段路程，停下脚步，回头一看，只见城中烈焰腾空，火光照天，顿时号啕大哭起来。幸亏夷军未来追赶，她哭了一阵，擦了擦两眼，才又继续赶路。因为她行走不便，又兼路途遥远，经过多日的风餐露宿，历尽千辛万苦，才好不容易逃回娘家（今山东济宁县）。有仍氏国君得知夏后相被杀，国家沦丧，大为惊愕，甚至对自己国家的命运也不由得担起心来。后缗的母亲见女儿年轻轻的就遭此大难，更是老泪纵横。她正伤心不已，突然见女儿手捂小腹，呻吟不止。又细一端详，只见她面色苍白，额头浸出了豆大的汗珠。“孩儿啊，你是否要临产了？”后缗一听，把头扎进了母亲的怀里，大哭起来。母亲想，按时间推算，女儿虽然还不到产期，但由于遭此惊吓，又过度的劳累和悲伤，一定是提前分娩了。便赶忙收拾住室，安排宫医。当天夜里，后缗就生下一个男孩，取

名少康。

产后的后缗虽然身体虚弱，但她在精神上却得到很大安慰，因为此时她看着酣睡的宝宝，想到了大王夏后相的最后嘱托，而且她断定，一定是苍天有灵，才使她生下这个男孩。她把眼泪咽到肚里，把仇恨埋到心底，决心把孩子抚养成人，将来去实现他父亲报仇雪耻、复国兴邦的遗愿。

光阴似箭，少康转眼长到二十岁了。二十年来，他虽然一直生活在身居王位的外祖父的身边，却与一般平民子弟的生活没有什么区别。原来，有仍国君虽为一国之主，但他知道自己人少势弱，外有强敌，要想存在下去，必须禁止奢靡之风，使国家尽快强盛起来。而要禁止此风，须从自己做起。另外，他知道外孙少康肩负着复兴夏国的重要使命，因此，他不仅不让少康养成骄奢的恶习，而且注意从多方面对他进行教化和磨炼。当然，所有这些，他都做得极其隐秘，为的是不让寒浞觉察到。少康也是个有出息的孩子，他从不以贵客自居。小时候，整天和平民百姓家的孩子一起玩耍；长大以后，又和普通青年一样，在军营操戈演习，到田间锄禾耪地，进庙堂祭祀鬼神。有仍国君见少康为人淳厚，办事认真，便让他担任牧正，管理国中的牛羊，使他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奸诈诡谲的寒浞以为杀了夏后相，夏后氏从此断绝，夏国的复兴已成泡影；其他邦国又分散四处，构不成威胁。于是他整天高枕无忧，饮酒作乐。不料这年夏天，寒浞听到消息说，那担任有仍国牧正的少康，是夏后相夫人的遗腹子，大为震惊。心想，此人不除，后患无穷。立即派出大臣椒，带领一班武士，前往有仍国，索要少康。

有仍国君多年来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思忖着，若矢口否认少康的存在，有穷人断不会相信，而且说不定还会惹恼寒浞，招来大祸；



若将少康交出，定死无疑。他辗转反侧，坐卧不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幸亏一些臣僚赶来为他出谋划策，才使他静下心来，想出了一个应付办法。

有仍国君一面派人告知少康火速逃出，一面置酒摆宴，盛情款待寒浞的使臣。宴席上，使臣椒居正位，椒带来的随从，也都被安置在贵宾席上，有仍国君谦恭地相陪。酒宴丰盛，舞女助兴，双方虽然是在准备交涉一起不愉快的事情，但眼下的气氛却是如此的和谐、融洽。酒过三巡，有仍国君才对椒说：“承蒙贵国厚意，将我女儿放回。谁知她已有身孕，回来不久，就生下一子。当时本想报答贵国，怎奈妇道人家儿女情长，爱子如命，不忍舍弃；老夫也是一时糊涂，竟养了下来。那孩子长大以后，整天无所事事，斗鸡走狗，游手好闲，还经常外出不归。为了使他有所约束，便让他挂了个牧正之名。谁知他仍是东游西逛，荒废时日，急得我无可奈何。今贵国前来索要，正合我意，把他带到贵国，也好处治。”

使臣椒听了这番话，索要少康的心就先凉了半截。他想，少康既然是一个比他的先祖太康更荒唐的浪荡公子，而且只做着个管理牛羊的小官，将来能成什么气候？可是为了应付差事，所以酒足饭饱之后，还是由有仍国君领着，来到牧场，捉拿少康。不料当他们来到牧场，那里的臣僚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近日少康打猎成癖。最初是早出晚归，后来是三五天回来一次；这次出去，至今未归，算来已有十几天了。我们怀疑他是否已葬身虎口，正要去报告国君呢！”有仍国君听后，先是一怔，接着又愤愤地说：“这样的孽种，死了也好，省得为我惹是生非。”说完，便挑选了一些膘肥体壮的牛羊送给椒，作为赠礼，并请他回国后向寒浞讲明实情，请求宽恕。椒听了这话，捉拿少康的心就凉到底了。于是命人收了礼物，就

回国禀报使命去了。

再说少康只身逃出有仍国界，隐姓埋名，漂泊四方。他孤苦伶仃，举目无亲，痛苦万分。心想，那寻常百姓家的子弟，虽说生活清苦些，倒也平平安安，无忧无虑，我怎么偏偏生在这帝王之家，而且又是亡国之君的后代呢？可是他又想，自己虽未见过父亲，如今堂堂的有穷国王寒浞竟也惧怕三分，可见自己不同凡人。如果说过去和现在遭受的苦难是天命的话，自己一定还肩负着天帝交给的重大使命，这个使命大概就是打败夷人，替父报仇，兴邦复国。不然，那不可一世的寒浞是绝不会惧怕自己的。

少康这么一想，意识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也就振奋起了精神，增强了生活的勇气。他觉得，总是四处漂泊，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必须找一个适当的安身之地，才能积蓄力量，复国兴邦，报杀父之仇。可是到什么地方呢？他想来想去，决定投奔有虞国（在今河南虞城县境）去。有虞国一则与有穷国一样，同属夷人部落，寒浞不会轻易怀疑；二则远在大禹之时，夏人就把有虞视为上宾，关系友好，如今不会加害于己。

少康来到有虞，果然被收留下来。原来这有虞国的国君叫思，他虽为夷人，但对后羿、寒浞的暴虐一向不满；另外，他又见少康气度不凡，大有夏人先祖的遗风。有虞国君先让少康在宫内担任“庖正”。这虽然只是王宫中的一个膳馐之官，与国家安危无关紧要，但这一职务头绪繁杂，很能看出一个人的管理才能；又因庖正官早晚总在国君身边，非常便于观察。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有虞国君见少康忠于职守，办事干练，满心欢喜，便把两个女儿许配给他，并把一块叫做“纶”的地方作为陪送。这么一来，“纶”实际就成了少康的一块封地。这块地方虽说只有田一成，众



一旅，也就是说，只有方圆十里，人丁五百，但对少康这个亡国之君的后代来说，总算得到了个存身之地，有了可以联系民众、施展才干的地盘，所以还是心满意足。

少康从小在百姓中长大，对平民百姓们的生活，对他们的希望与要求，有着比较深刻的了解；另外，他年岁不大，却颠沛流离，饱经忧患，对平民百姓们的苦痛有着本能的怜悯之情。所以他来到纶地之后，首先把人们组织起来，选拔那些忠直、无私的人做各级首领；他下令废除过去的所有债务，释放那些因债务而沦为家奴的人；他把那些游手好闲的人组织起来，罚做苦工，只对那些严重扰乱社会的亡命之徒施以重刑；他对贵族家的奴婢规定了最多的数额，以便使国中所有的自由民都能得到配偶；后来他又规定，男女奴隶也可以结婚，所生子女仍为主人家的奴隶；他规定国中所有的男性青壮年，不论等级，都要定期为国家服劳役。因为他反对奢侈，提倡俭朴，禁止修建高大的殿堂，所以青壮年为国家服劳役，主要是到王田中播种耕耘，或者是从事公共水利建设……这样过了二十来年，少康治理下的纶地竟人丁兴旺，生产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俨然成了一个远近闻名、人人向往的“天国”。过去散居到山林中的夏人，听说少康是夏后氏的后代，他治理下的纶地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也纷纷前来投奔。

有个叫靡的人也听到了有关少康的传闻。靡本是夏后相的亲信大臣。夏后相迁居帝丘时，靡表面上投靠了后羿，实际是准备在夏后相复国时做内应。谁知后来夏后相在帝丘战死，他在有穷国也难以再继续待下去，便带领一部分夏遗民，逃到了有鬲（gē 格，今山东德州）。多年来，他一直在不声不响地招纳遗民，积蓄力量，准备复兴夏国，因而使有鬲竟成了一

个不被人注意但实际上却有着雄厚实力的王国。虽然如此，靡也并没有急于对有穷国用兵，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当初只不过是夏王国的一个大臣，在百姓中的号召力有限，战胜寒浞没有绝对的把握。现在他得知夏后相留下了后代，而且把纶地治理得井井有条，心中的石头一下子落了地，立刻带着部众，与少康相会。

少康骤然得到一支强大的部队，真是喜从天降，高兴万分。他尤其看到先父时的大臣，几十年来忠心耿耿，不忘复国，更是激动不已。已经两鬓斑白的靡见到少康，犹如夜晚看到了明星，绝路中看到了希望，不由得老泪纵横。他擦了擦昏花的老眼，对少康说道：“苍天有灵，使夏后氏留下你这个好后生，多年的愿望总算可以实现了。最近我已查明，自攻破帝丘之后，寒浞就纵情声色，荒废国政，国中一片混乱，人民苦不堪言；他的两个儿子不仅骄奢，而且极为蛮横，人民怨声载道，恨不得立刻把他们除掉。这也是天赐良机，我们应火速出兵，讨伐夷贼。”

“老将军过奖了。”少康真诚地说道，“几十年来，我虽有复国之心，但迫于势孤力单，从未敢细心考虑。现在一切就都由您安排吧。”靡没有推辞。他把少康手下的兵士和自己带来的兵士整点了一下，又会合了其他一些反抗有穷国的兵士，就亲自率领着，浩浩荡荡地向斟寻进发了。

寒浞因多年来不理政事，大失民心，就是他手下的心腹将士们也早与他离心离德。这时突然兵临城下，而且来兵打的是夏王国的旗帜，哪个还敢抵抗？守城的弃城逃跑，守宫的四处躲藏。正在观看歌舞的寒浞听说夏军冲进了王宫，顿时慌了手脚，由两个宫女搀扶着躲进了后宫。

靡统率的大军很顺利地占领了王宫，立即下令搜捕寒浞。靡曾在这里生活过多年，对里边的每一幢小屋、每一条小路，都了如指掌，寒浞哪里



藏得住！当靡带着几个武士来到后宫时，发现寒浞正在一个墙角处打战。靡上前一把抓住寒浞，厉声喝道：“你违背天意，作乱多年，今天终于到了你的末日！”说完，就举刀要砍。寒浞本来已身体虚弱，又受这一惊吓，早瘫成了一块肉泥。他趴在地上，哆哆嗦嗦地说：“请……请将军饶我一命！有什么……要办的事，我……一定效力。”靡冷笑了一声，说道：“需要你到天帝那里报告，就说你多年来残害人民，荼毒百姓，欠债累累，今天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说毕，一刀将寒浞的首级割下，命人挂到了城门上。

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少康回到了夏故都。他祭奠先祖，安抚百姓，设置百官，重整社稷，积蓄力量，以便剿灭浇、獾。这里本是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的富庶之地，只是由于寒浞的残暴统治，才使这里的人民多年来吃尽了苦头。现在，人们重见天日，无不拍手称快；又见少康接近民众，治国有方，俨然大禹遗风，心里更有说不出的高兴。一个个整治家园，恢复生产，不几年工夫，就使夏国真的复兴起来。

灭浇、灭獾的条件终于成熟了。少康将儿子后杼和大将汝艾召进宫中说道：“今夏都百业兴旺，人民欢乐，而过、戈两地的人民还在水火之中，长此下去，有负天命，我考虑再三，决定派你们二人分别带兵，前去拯救。过浇、戈獾残忍成性，早已失去民心，这是事实，但过浇毕竟养着一支不小的队伍，而且过浇本人也勇力无比；戈獾更是奸诈多谋。所以你们二人要以智取胜。”

后杼和汝艾领命之后，便召集众将领，商讨用兵之计。汝艾想，过国兵马较多，若设法先将过浇擒拿，过兵群龙无首，自然就成为乌合之众。主意已定，便派出侦探，了解过浇的行踪。

且说自从寒浞被杀之后，过浇也确是战战兢兢地过了一段日子，残暴行径也有所收敛。后来他发现少康没有向他用兵的迹象，就又旧病复发，白天行围狩猎，晚间饮酒作乐。过浇在狩猎时还有个癖性，就是仗着自己高超的射技，有意不射中猎物的要害部位，而只将猎物射伤，让受伤的猎物带箭逃窜，这时他便撇下随从，只身追赶，直至把猎物擒获。他大概是通过这种举动，有意在众人面前显示他那超人的勇力。

这天，过浇正带着一帮人在山林中搜寻，突然看到一群梅花鹿受惊而逃。过浇不慌不忙，张弓搭箭，只听“嗖”的一声，箭就射到了一只鹿的背上，那只鹿跌了一跤，随后又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追赶自己的伙伴。过浇看了哈哈大笑，扔掉手中的弓箭，朝鹿群追过去。浇真不愧为一个勇夫。开始时，他与那只受伤的鹿还有一定的距离，追了不一会儿，这距离就大大缩短了，就连那只受伤的鹿，似乎也觉察到后面有人在追赶，所以更是没命地逃跑。过浇也是越追越带劲，拐了两个弯，眼看就要追上那只鹿了，突然从树丛中蹿出一伙人来，个个手持长矛，朝过浇刺来，过浇再勇猛，也抵挡不过这么多人，况且他是赤手空拳，又已经跑得精疲力竭。那伙人围将上来，长矛乱戳，很快就结果了过浇的性命。然后砍下过浇的头颅，到山林外献给大将汝艾。

再说过浇的随从等了几个时辰，也不见过浇返回，就顺着过浇追赶梅花鹿的方向寻找。找了半天，突然在树丛中发现了过浇的无头尸体，顿时惊恐万状。事已至此，他们也顾不得细加思索，就慌忙抬起过浇的尸体，向过城返回。他们来到城下，突然看到城门上插着“汝”字大旗，旗下还挂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城门口有许多陌生的兵士持戟林立，而城里边却没有一点动静。见此情形，他们心里全都明白了，便将过浇的尸体抛到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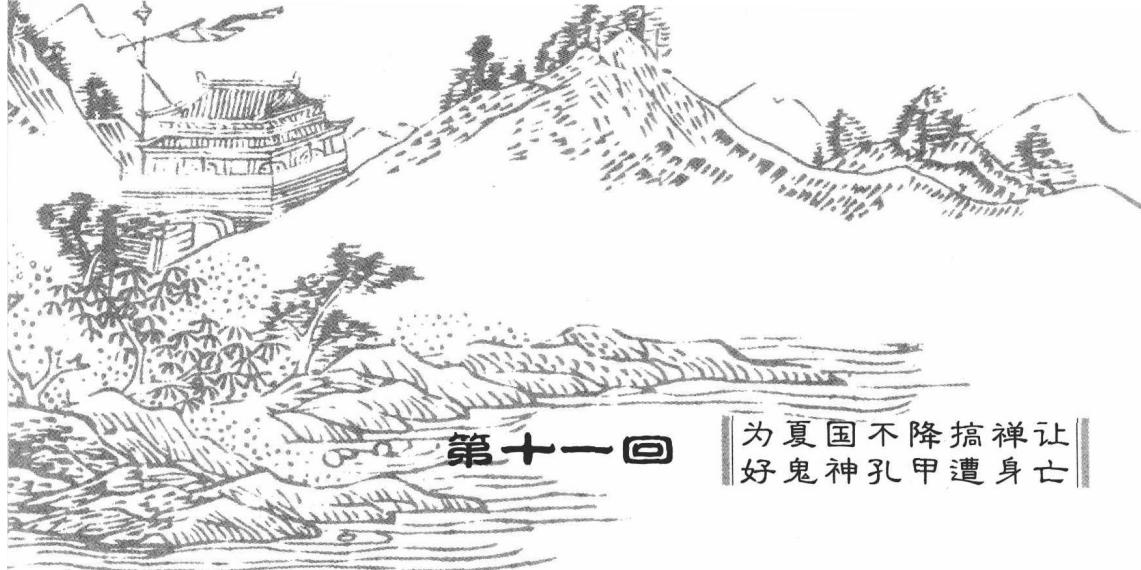
边，落荒而逃。

汝艾占领过城的消息传到夏都，少康的儿子后杼立即派人，冒充过浇的使者，前往戈城，拜见戈蕡。

戈蕡正在悠闲地过着太平日子，突然听到过浇的使者前来报告说，过城被围，危在旦夕，请速派大军前去救援。戈蕡闻听，大惊失色，心想，过城若失，自己还能保得住吗？于是下令整点兵马，亲自率领着，昼夜兼程，朝过城开去。

戈国的救援大军行至半路时，夜幕降临，前面山高林密，戈蕡便下令就地宿营。夜深人静，行走了一天的戈国兵士都已进入梦乡。这时突然火光照天，伏兵四起，喊杀声震天动地。当戈蕡清醒过来时，自己的队伍已成了失控的马群，东奔西窜，不可收拾；那从天而降的敌军却队伍严整，进退有方。战到天明时，戈国的兵士大部被杀，奸诈的戈蕡也死在了乱军之中。

后杼施了个调虎离山计，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然后整点兵马，顺利地攻占了戈城。



第十一回

为夏国不降搞禅让
好鬼神孔甲遭身亡

短短几年之中，少康就斩杀了寒浞父子，夺得了大批奴隶。许多昔日被奴役的夏人，由于作战有功，一夜之间，成了手执皮鞭的奴隶主；多年来或追随寒浞，或犹豫旁观的侯国，也都倒向了夏人。

少康看到社稷恢复，天下安定，又想到自己多年来寄人篱下，历尽坎坷，不由思绪万千。他想，先祖大禹因为治水有功，造福天下，才深受人们的拥护与爱戴，也才能使后启有可能诛杀伯益，建立夏国。可是传至太康，他只顾游玩，不恤民事，引起天下不满，给后羿篡国造成可乘之机。后羿也是不修民事，只顾享乐，结果众叛亲离，成为孤家寡人。奸诈的寒浞趁机占其妻室，夺其王位，竟统治天下多年……少康又想到了自己：由于国破家亡，出生之前，父王就惨遭屠戮。自己在外祖父家，无一日不是战战兢兢。后又遭到寒浞的缉捕，被逼得隐姓埋名，四处漂泊。幸得有虞国君怜悯，送其女为妻室，赐纶地而立锥。自己虽然兵微力薄，但最终还是打败了寒浞，得以复国。究其原因，还不是寒浞不德于民，上天厌弃；自己凭借先王遗德，众人归附，上天成就。想到这里，他踌躇满志，决心效法大禹，做出一番为后人称颂的事业来。



少康不愧是个有作为的君王。他如今虽已富有天下，但时时告诫自己，绝对不染声色，不事游猎；而要励精图治，布德于民。为了解除因诛杀寒浞父子而在夷人部族中引起的疑惧，又考虑到自己在穷困潦倒之时，是夷人有虞国君将自己收留，才使自己有了立足之地。于是就像大禹一样，把有虞国君奉为上宾，禁止对夷人歧视；对其他主动归附的邦国，也正式下诏，命其依旧治理故土，并规定出纳贡的数额。为了表示不忘禹王的美德，他让善于领兵打仗、有治国之才的长子后杼留在身边，以便将来继承王位，而把次子无余封到越地，春秋时节专门祭扫禹王墓。后羿、寒浞统治时期，人民流散，田园荒芜，百业萧条。少康便把善于经营农事的奔的后代请出来，主管农业；把曾协助大禹治水的商人契的后代请出来，继续治理大河。

经过少康的尽心治理，果然天下安定，生产恢复，使间断了四十年的夏王朝重新立国，政权得到巩固。历史上将此称作“少康中兴”。

少康十八年，夏都迁至原（今河南济源县境内）。

少康在位二十一年，由儿子杼继位为王，将都城迁至老丘（今河南开封一带）。杼死之后，又相继传位于槐、芒、泄、不降。这几代国君都是父子相传。他们虽比不上少康的作为，倒也安分。特别是不降，据说他在位五十多年，未敢营造宫室，未敢广纳妻妾。不降这人又性情孤僻，既不喜欢与臣僚闲谈，也不喜欢外出游猎，所以多年来，他经常是独自无忧无虑地待在宫中。可是到他晚年的时候，在究竟让谁继承王位的问题上，却忧虑起来了。原来他只有一个儿子，叫孔甲。这孔甲自幼喜游猎，好鬼神，不务正业。让这样的儿子继位为王，他实在放心不下。不降有个弟弟，叫扃（jiōng）驹。这人忠厚，老实，生活俭朴，和朝中上下相处得也

很好。不降有心让肩继位，可是自夏朝建立以来，父子相承，已成惯例。如果自己没有儿子，传位给弟弟是理所应当的事，可是自己已有儿子孔甲，又怎么好传位于弟弟呢？为此事，他真是食不甘味，睡不安寝。

一天，他把自己的一个心腹大臣召来问道：“我年事已高，归天迫近，国家的大事将来交给谁好呢？”

“公子孔甲理当继承王位，况且他现已经长大成人。”大臣不假思索地答道。

“你看他能够担当此任吗？”不降又进一步问道。

大臣犹豫了。对孔甲的为人，他也了如指掌，而且也早就为此事担心了。但涉及国王自身的事，他怎么敢违背惯例，贸然提出异议呢？

“大王，”那位大臣思索了片刻道，“常言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有大王健在，公子不记挂政事，甚至言语行动有些恣肆，也在情理之中。将来一旦身居王位，他大概会变好的。”

“此言差矣！”不降严肃地说道，“继位不是儿戏，凭‘大概’办事将来会误大事的。我已决计将孽子抛开，让仁厚的肩继承王位。你不必顾虑，帮我想个办法吧！”

那大臣见不降态度诚恳，言真意切，思考了一会儿，就大着胆子说道：“大王所忧虑的，其实宫中上下也早有议论，只是未敢直言而已。如今大王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举贤任能，这才是真正继承了先王的美德，也符合臣民之意。古时的尧、舜，在世时就举能让位，所以深得民心，事后也国泰民安。大王若有此意，不妨效仿。”

大臣的提醒，使不降的忧虑一下子消除了。第二天他就宣布，鉴于自己年老，精力不济，特将王位传给弟弟肩。



孔甲那时本来只有二十来岁，玩心正大，还担心有朝一日继承了王位，会限制了他的自由呢！所以对叔父继承王位一事，并不记挂在心上。

不降总算了却了这桩心事，过了几年，他就放心地闭上了眼睛。可是继位的扃，不久就遇上了棘手的问题。原来他继位之后，除了能严格遵循几代先王戒奢侈、重俭朴的作风外，并没有真正的治国之才。太康之后，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动乱，搞得民不聊生。后来少康复国，休养生息，老天也还算风调雨顺，人民得以安生。可是近些年来，边疆吃紧，灾害频仍，再加上孔甲年纪渐大，对王位时时觊觎。他甚至收买了一些巫祝，让他们不断放出风声，说什么天公不作美，是由于不降未传位于孔甲造成的。许多饥饿的人们听了巫祝之言，就信以为真，不断闹事。无能的扃应付不了这种局面，在动荡中做了几年国王，竟活活急死了，由他的儿子廑继承了王位。

比起扃来，廑更是平庸得出奇。面对江河日下的局面，他一筹莫展。更使他着急的，是遇上了连年的大旱，连田野中的草木全都枯焦了。廑连愁带累，没几年也死了。那时的人们都很迷信，还真以为连年的灾害是天帝对人世的惩罚。为了乞求天帝的宽恕，朝中大臣计议了一下，只好把孔甲扶上了王位。

孔甲即位后的第一道诏令，就是让人们祷告山川天帝，乞降甘霖。事也凑巧，孔甲即位不久，就下了一场大雨，使大地恢复了生机。人们欢声笑语，都说是孔甲得到了天神的保佑，夏王朝从此又要昌盛起来了。

孔甲本来就非常迷信鬼神，一场瓢泼大雨过后，他对鬼神更加笃信不疑。他想，没有天帝的保佑，万民遭难，有了天帝保佑，万事放心。于是，他当上了国君之后，又重操起了游猎的旧业，而且常常一连几天不回

宫，把国家大事全都托付给了天帝。

一天，孔甲兴致勃勃地打猎回来，一进王宫，几个大臣就一齐跪下道：“大王即位之初，天帝就喜降甘霖，滋润四方，望大王不负天意，治国安民。”

“治国安民？”孔甲乜视着这几个大臣，冷笑着说，“怎么治国？怎么安民？天帝派使者告诉你们了吗？如果没有派来使者，你们怎么胆敢妄谈此言！治国安民，天帝自有安排，何须我们操心？还不快快下去！”

几个大臣吃了个闭门羹，只好悻悻而去。第二天，孔甲正要整弓备箭，外出打猎，几个大臣又来劝谏道：“大王连日外出，不抚百姓，荒废国事，长此下去，实在危险啊！”

孔甲的游兴本来正浓，一听这话，厉声说道：“我即位以来，事事顺从天意，有何不可！你们这些人整天啰唣不休，是不是要我违背天意，自行其是，贻害天下？来人，将这几个逆臣带下去斩首示众！从此以后，不许再有人向我侈谈国事！”

孔甲来了这么一手，果然没有人再敢向他进言了。他常年游猎，也就自认是顺从了天意，所以更加无所顾忌了。一次，他带着几个随从，正在东阳贲山放鹰逐犬，突然狂风大作，沙飞石走。孔甲见山坳中有一户人家，许多人还出出进进。孔甲一则为避风，二则想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便带了随从，走了过去。到那里一看，原来是这家刚生了个男孩，出出进进的人，都是左邻右舍前来贺喜的。一向与世隔绝的山民们见国王突然驾到，都慌忙跪下。这时，那婴儿的母亲却抽抽噎噎地哭泣起来。这是因为当地有一种说法，平民家婴儿降生，若遇富贵之人光临，一般都承受不起，中途夭折，只有少数婴儿能长大成人，甚至飞黄腾达。那产妇想，



自己祖辈住在这深山僻野，无人问津，生活无着，全因命薄之故。如今国王前来，看来这孩子非遭厄运不可了。

路遇狂风，孔甲心里本来就不大痛快，现在又见那产妇哭哭啼啼，就更觉得不是滋味了。他本想发一通脾气，但又觉得这一切全是天帝的安排，乱发脾气，得罪了天帝如何了得？可是他又想，世间的一切虽然都是天帝的安排，但天帝究竟是什么意思，谁也说不清楚，说不定这孩子因为福大命大，所以天作大风，有意让我接这孩子来的呢！想到这里，便命随从对那产妇安慰一番，嘱咐她尽心哺育，将来要把孩子接到王宫之中。

凡认定是天意的事，孔甲向来牢记心中，尽心办理。对深山中遇到婴儿降生的那件事，几年来，无论是在宫中宴饮时，还是在野外狩猎中，他都时时提起。过了几年，他估计那孩子已能离开父母，就派人将那孩子接到了宫中，并让专人教习武艺，认图识字。偏巧这孩子聪明伶俐，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一指点就会，孔甲越发觉得自己干了一件顺从天意的事。不料有一天，那孩子正在演武厅里玩耍，突然一阵狂风吹来，帷幕将厅中的枪架掀翻。那枪架上的一把大斧跌落下来，竟将那孩子的一只脚砍了下来。

孔甲把那孩子看做天神一般，现在遭此不幸，心中蹊跷，忙将巫祝请来，卜问缘由。一来，宫中的那些巫祝本来都是靠装神弄鬼混日子的；二来，他们知道孔甲对鬼神笃信不疑，于是说道：“依照天意，这孩子本当跌落山崖，摔折一腿。因大王早早将孩子接入王宫，所以天作狂风，使巨斧落地，将他的一脚砍下。”孔甲听了这话，更觉得天意不可违了。

一天，他正带着一群勇士沿着一条大河追逐野兽，突然看到河中波涌浪翻。孔甲正在纳闷，只见两个怪物从水中爬了出来。一个侍从急匆匆地

跑来，对孔甲说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龙呀！”

孔甲听说是龙，吓得魂飞魄散，掉头就跑。因为“龙”是神物，他这个人间的君王撞上神物，岂不遭殃！他跑了一阵，回头看了看，那两条“龙”爬到了岸边，一动不动，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

“大王，”那个侍从壮着胆子，又凑上来对孔甲说道，“龙是吉祥之物。今日在大王面前现形，定有吉利降临。”

另一个侍从也赶忙献媚道：“神龙能伸能屈，能走能飞，能破浪入海，能驾车升天，神通无比。今天在大王面前现形，定是天帝有意安排，让这雌雄二龙来侍奉大王的。”

孔甲听了这话，喜上眉梢，立即命随从将这两条“龙”带到城中，好生驯养，以备将来为他驾车升天。

随从们接到这么一个差事，全都心惊胆战，有苦难言。神通广大的“龙”能捕捉得住吗？“龙”发起脾气来，他们受得了吗？但这是大王的圣旨，谁敢不听？他们只好蹑手蹑脚地慢慢向“龙”接近。其实这哪里是什么龙，只不过是鳄鱼之类的大爬虫罢了。由于这种动物形体奇特，又比较少见，所以就误以为是传说中的龙了。他们有的下河阻截，有的撒网捕捉，费了大半天工夫，才把那两条“龙”拖到车子上。

国王带回两条“龙”的事，立刻惊动了全城。有的说：“以前黄帝战蚩尤，乘的就是龙车。我们的大王得此神物，也将无敌于天下了。”有的说：“当年大禹曾驱使巨龙开山劈岭，治理洪水。如今大王也有了龙，就不怕洪涝灾害了。”还有的说：“帝舜之时，曾有过养龙的能手，可是从那以后，就没有人再养过龙，也没听说谁还会养龙。大王虽然得到了‘龙’，只怕难以养活。”孔甲听到这些议论，对能否将“龙”养活，也不



免担起心来。他正在为此事犯愁，一个大臣前来禀告：“古时给帝舜驯养龙的，称作豢龙氏。那豢龙氏还留有后裔，现居住在东海之滨。我的一个名叫刘累的好友，就曾向豢龙氏学过养龙之术，不妨将刘累请来驯养。”

孔甲看了一下这位大臣，似曾相识，又不大熟悉。因为他很少在宫中从政，除几个时常和他一同外出游猎的贴身侍从，多数都不大熟识，所以孔甲也未多想，便非常高兴地说：“那就把刘累请来吧。只要他驯养好了这两条‘龙’，我一定重赏。”

那刘累家住黄河岸边，自幼以捕捞为业，熟知鱼虾之类的习性，对水中的奇鱼怪物也见过许多。他来到宫中，一看那两条已经奄奄一息的“龙”，不禁暗自好笑。因为这种怪物，他过去也曾打捞过，还好奇地养过一个时期，宰杀过几条，吃起来肉嫩味鲜。但这一内情，怎么能向孔甲透露呢？他故作神秘地绕着“龙”转了三圈，拜了三拜，然后对孔甲说道：“大王得此神物，必将造福于天下，小民一定尽心驯养。”孔甲听了，满心喜悦。

刘累接受下这样一个神圣的差事后，就命人在王宫的一个角落里修了个大水池，让宫中差役从河中挑水，将池灌满，才把那两条“龙”放入池中。以后，他每天让差役为“龙”换水，没过几天，那两条“龙”就能在池中自由地游动了。孔甲看后，非常高兴，当即赏给刘累不少奴隶和金钱，还赐他为“御龙氏”。他叮嘱刘累，把“龙”养壮了，就进行驯练，以便能使他早日乘坐龙车，云游四方。

刘累听了这话，不由暗暗叫苦。心想，这水中之物，怎么能驾车呢？但他开始时就将真情隐瞒，所以现在是有苦难言。孔甲每次派人来催，他总是支支吾吾地搪塞。一个月过去了，他听说孔甲因还不能坐上龙车而生

气了。恰在这时，那条雌“龙”大概因水温不适而突然死去。刘累这下可慌了，他发了半天愁，又去找那个当初推荐他的大臣商量了一番，便去对孔甲说道：“神‘龙’近日就可驯好，只是那‘龙’驾起车来，风驰电掣，疾跑如飞，身体虚弱的人，是万万不可乘坐的，请大王再很好地滋补一下身体。另外，那神‘龙’练习驾驭，最忌凡人观看。所以最近几天，任何人都不要到御‘龙’处找我。”

孔甲一听乘龙车有了希望，对刘累提的要求自然一概答应。他一时高兴，又给了刘累一笔赏赐。第二天，刘累给孔甲送去一盘肥肉，说是吃了这种肥肉，再静心地养几天，龙车就能够乘坐了。孔甲尝了尝，味道格外鲜美，一边大吃，一边夸赞刘累的效忠。刘累连着送了两天，到第三天，孔甲还一心想着那美味，却不见送来了。刘累有言在先，不许凡人擅自到御龙处，孔甲自然不敢违背。他按照刘累的嘱咐，不再外出游猎，也不敢纵情声色，整天只是待在宫中静养。一直过了十几天，刘累也没有再露过面。孔甲实在憋不住了，便派人前去了解刘累的驯龙情况。

工夫不大，派去的那人就气喘吁吁地跑来说道：“已不见刘累的踪影了，池中只剩下了一条‘龙’，也已奄奄一息。”

孔甲听了，大吃一惊。心想，他兴许是乘着那条“龙”逃跑了。赶忙让侍从陪着，亲自来到养“龙”池，只见那条“龙”有气无力地趴在池边，孔甲就觉得自己有负天帝的恩赐。他又朝那“龙”细细端详了一下，只见“龙”目圆睁，不禁使他毛骨悚然。他慌忙离开养“龙”池，刚走了几步，墙角处一堆东西映入眼帘，吓得他目瞪口呆。“这……这不是……龙皮吗？原来我吃的是……是‘龙’肉啊！”孔甲敬天帝，信鬼神，一想到自己竟吃了“神龙”肉，当即就瘫倒在地，气绝身亡。



第十二回

宠美女暴君造倾宫
叹夏室终古奔商国

荒唐的孔甲死后，又经过了皋、发两代国君，传位到履癸，他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桀。

夏桀生得身材魁梧，膀大腰圆，力气大得能把鹿角折断，能把铁钩扳直，能把高墙推倒，能赤手与虎、豹搏斗。他不仅力气极大，而且才智不凡，聪明过人。只可惜他的力气和才智没有用到兴邦治国上，而是全都用到了吃喝玩乐上。

夏桀即位之后，又将夏都迁到了斟寻。他觉得打仗是个挺好玩的事情，既可开疆拓土、扬名天下，又能抢掠财物，以供享乐。那时东夷诸国虽已臣服于夏王朝，但因地处东海之滨，时有叛离之心。他们向夏王朝缴纳的贡赋时多时少，有时甚至一点儿也不缴。骄横的夏桀哪能容得下这个？他没有召集大臣们商议，就率领大军，杀向东夷。

平时，东夷诸国仗着自己远离中原，并不把夏王朝放在心上。如今夏国大军真的杀到了东方，他们可招架不住了。有的顽抗一阵，最后兵败国破，国君或被杀，或被俘；有的见势不好，弃城逃亡；有的知趣，就干脆投降夏军。且说在今天的山东省滕县一带有个有施氏，国君已经年老。他

自知无力抵挡夏军，又不忍心抛弃经营了多年的城邑，不知如何应付这个突如其来的灾祸，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后来他打听到夏王桀是个贪财好色之徒，便把多年来积攒的珍奇全部取出，又从民间挑选了许多年轻貌美的姑娘，一并献上，乞求保全社稷。夏王桀见有施国君送来的，有闪闪发光的珠宝，有奇形怪状的海石，还有几辆车才能盛得下的大鱼骨，全是稀世之宝；送来的那些美女，更是如花似玉，好似仙女下凡。夏桀满心喜悦，全部收下，当即下令撤军。

夏桀率军返回夏都，先命人把那些珍宝藏到府库之中，然后把那些美女召到宫中，逐个端详。他左瞧右看，这些美女虽然都是花容月貌，令人心醉，只是一个个满面愁容，不露一丝笑脸，不免使他扫兴。夏桀正为此事发愁，突然看到最后边的一个美女，与众大不相同：只见她丹唇微闭，显出娇媚百态；秋水泛波，映得人目眩神迷。夏桀不由得走过去，拉住了她的手。经过盘问才知道，她原来是有施国君的义女，叫妹喜，还是主动要求来侍奉夏王的呢！

夏桀听后，美滋滋地半晌说不出话来，第二天就把妹喜封为王后。他有幸得到这样一颗明珠，觉得原来那些宫室太不相称了，于是下令征调四方民夫，为妹喜重新建造起一座华丽的宫殿。妹喜本来长得如一朵初开的鲜花，住到这宫殿之中，在绫纱宫帷的衬托之下，更显得妩媚动人；再加上她柔情细语，曲意应酬，使那贪恋女色的夏桀神魂颠倒，长夜相陪，因此，这宫殿后来就被称作“长夜宫”。

一天夜里，天本来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空中突然一道白光闪过，亮如



白昼，接着大小石块从天而降。^(注) 城中百姓们顿时一片惊慌，正与妹喜宴饮的夏桀，也被吓得瘫倒床上。这大概是我国最早的一次有文字记载的陨石雨。可是那时的人们哪里懂得啊？大臣关龙逢正因夏桀的长夜宴饮而心怀忧虑，想找个机会劝谏一番，于是深夜就跑进王宫，对夏桀说道：“大王已三个月没有上朝听政了。现在夜显白光，只怕是天帝对大王发出的警告。”白光闪现时，夏桀确实受惊不小。可是事过之后，他见照常满天星斗，妹喜仍然偎依在他的怀中，因此对着关龙逢怒道：“天地如此之大，焉知天帝是因我方显白光？”妹喜听了关龙逢的话，心中还真的不安起来，向夏桀说道：“大王不妨将长夜宫暂且关闭，祈求天帝的宽恕。”对大臣们的忠告，夏桀一向当做耳旁风，而对妹喜的话，却视为圣旨。他只好强压欲火，暂时罢止了夜宴。

妹喜实际是专为倾覆夏国而来的。她想，若天帝真是因她与夏桀的长夜宴饮而动怒，再继续下去，自己的性命就难保，倾覆夏国的目的也就难以实现，所以主动提出暂且关闭长夜宫，这样，一则可以观察一下神意，二则可乘机采取另外的倾覆夏国的办法。过了些日子，她见日月照常西落，河水照常东流，夏国依然威胁着东方诸国，不由得长吁短叹，有时一个人登上亭台，出神地朝东张望。夏桀猜想，她一定是因宫中清苦，产生了思乡之情。于是命人将王宫以东的树木全部砍伐，民舍全部推倒，然后按照有施国的房屋样式，重新建造。

时间不长，新民舍就建起来了，可是站在王宫中的亭台上，看到的只不过是一片屋顶而已。夏桀无奈，只好备上车辇，邀妹喜亲临观赏，以消

(注) 《竹书纪年》记载，夏桀十五年，一天半夜，“星陨如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流星雨的记录。

除她的思乡之苦。妹喜一听，婉言谢绝，说道：“据卑妾所闻，闾里之中常有亡命之徒，大王若有差错，卑妾哪能担当得起？况且大王屈驾民舍，有伤龙颜。”夏桀听了，觉得句句在理，不由犯起愁来。这时妹喜又接着说道：“以卑妾之见，不如在宫中垒个高一点的台子，每日与大王登上高台，既可俯瞰全城，又可眺望远方；卑妾消除了思乡之苦，大王也借此了解了民情。”夏桀听了，拍手叫好，立即派人从山中运来许多石料、木材，调来国中的能工巧匠，半年时间，就盖起了一座巍峨高大的宫殿。远远望去，宫殿耸入云天，浮云游动，好像宫殿要倾倒一般。因此，这座宫殿就被称作“倾宫”。

历史记载中的这座倾宫，详细地点至今还不清楚，其具体规模也没法计算，但 1960 年，在河南省偃师二里头发现的一处夏代宫殿遗址群，可帮助我们想象出倾宫的规模。那处宫殿遗址群略呈正方形，坐北朝南。东西长约 108 米，南北宽约 100 米，总面积在一万平方米以上。通过发掘可以看到，当初是挖掉地面上的松土，然后填土夯筑，形成高出地面近一米的夯土台基。雄伟的殿堂位于基座之上，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屋顶为四坡出檐式。殿堂前的庭院平坦宽阔，四周的廊庑（wǔ 五）彼此相连。据推测，这个不见史载的遗址群，不过是当时的一座供祭祀用的宗庙。那世代相传、远近闻名的倾宫，比这座宗庙不知要大上多少倍呢！

夏桀每日都陪着妹喜登倾宫，观风光。远处那起伏的高山，好似蜿蜒的长蛇；弯曲的河道，犹如飘拂的彩带。城郊的田野一片翠绿，新建的民舍宛然一个有施国。看着这远山近水，妹喜心旷神怡；夏桀见妹喜满意，心里也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是不久，妹喜就看得腻烦了。为了引得妹喜高兴，每逢登上倾宫，夏桀就命宫女们身披彩衣，伴着音乐，在倾宫前的



庭院中翩翩起舞。一班宫女舞得累了，就另换上一班。尽管每班舞女都有百十来人，可是站在那高入云天的倾宫顶上看下去，也不过像几十个彩球在滚动。不用说妹喜，就连夏桀也觉得索然无味。于是夏桀下令在庭院的树上挂上肉食，称作肉林；又在庭院中挖了个大池，里面灌满美酒，称作酒池。每逢妹喜登上倾宫，夏桀就命三千宫女一齐起舞。舞得累了，就让宫女们到林中摘取肉食，趴到池中痛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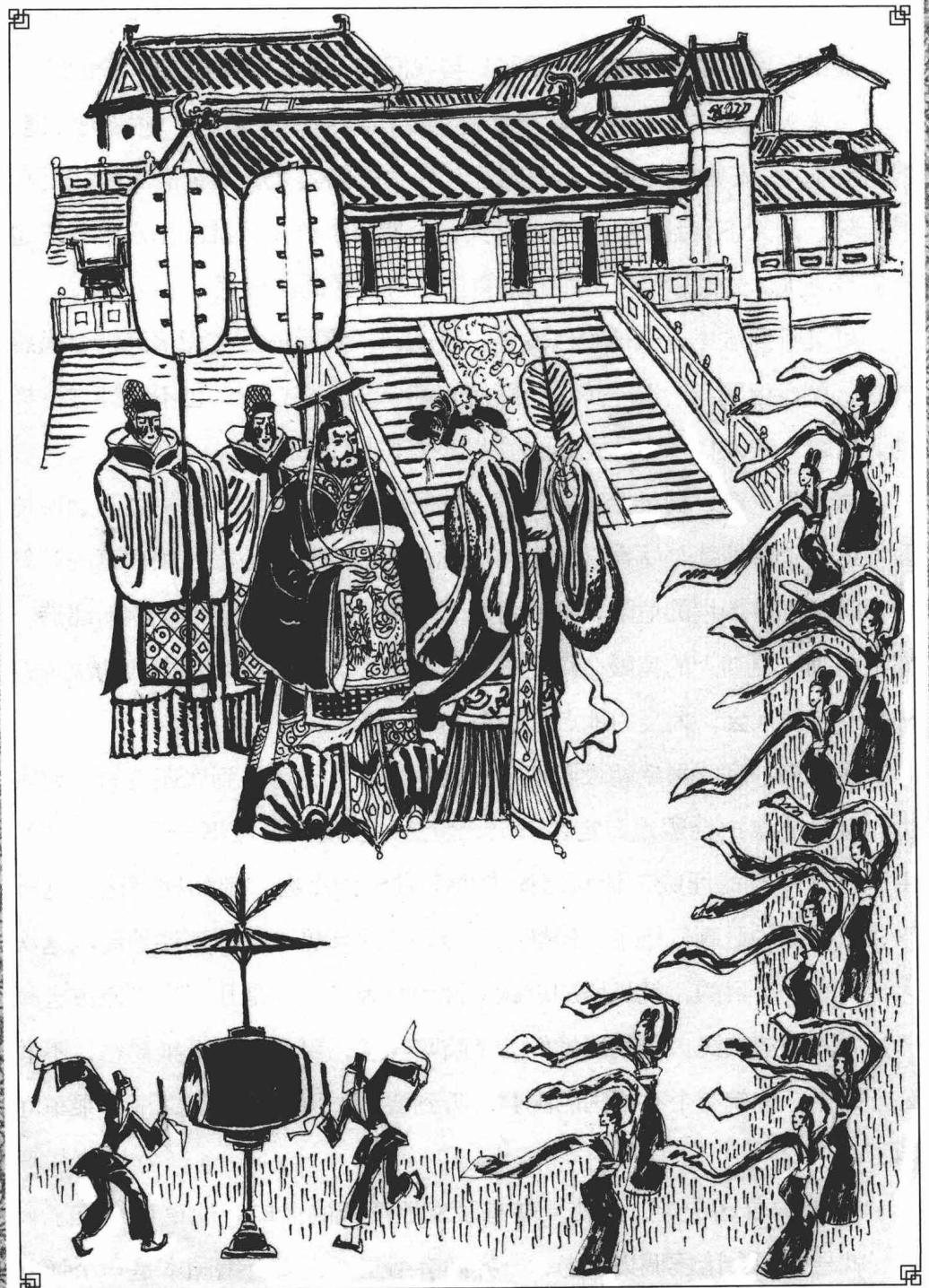
一天，夏桀正与妹喜在倾宫上尽情观赏，突然鸡鸣狗吠，接着是闷雷一样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夏桀正在诧异，倾宫又晃动起来，像是真的要倾倒。宫中的杯盘碰得乱响，几个凭栏的侍女被抛到宫下，夏桀和妹喜也觉得天旋地转，不能站立，慌忙抱住亭柱，闭上眼睛，等待天帝的惩罚。^(注)

大地摇晃了好一阵，才算平静下来。夏桀睁眼一看，城中民舍倒塌，尘土飞扬；田野里裂开道道缝隙，黑水翻滚。在侍从的搀扶下，夏桀慢慢走下倾宫，只见王公大臣们跪在地上，向他奏道：“城中房屋倒塌，百姓死伤无数。”“老人孩子流落街头，亟待赈济。”“外面纷纷传言，大王营造倾宫，劳民伤财，才引起天帝发怒，晃动大地。”“天帝发怒，地动山摇，只怕大王……”

夏桀实在听不下去了，怒道：“大地晃动，可是天上的太阳掉下来了吗？我好比天上的太阳，只要太阳不陨落，我就不会亡！”

“不错，大王。”关龙逢赶忙把他的话接了过来，“百姓们也把大王比作太阳，可是他们说，‘你这个太阳啊，何时才能灭亡，我们宁愿与你同归于尽！’”

(注) 据《竹书纪年》记载，夏桀在位时曾发生过两次地震，一次是在夏桀十五年，一次是在夏桀三十年。





夏桀疑惑不解地骂道：“混账！与我同归于尽，对他们有何好处？”

看来关龙逢决心趁这次地震之机，要认真劝谏夏桀了。他慢慢说道：“常言道，民安则乐其生，不安则轻其死。民轻其死，必铤而走险；而百姓走险，则天下大乱。如今遭此天灾，致使百姓流离，乱民出没，大王也无法安身之地。如此看来，只怕我们夏国还有更大的灾难。”

夏桀听到这里，气得脸色发青，吼道：“我看你是在谎报民情，蛊惑人心，刻意诅咒我。退一步说，即使有朝一日天将亡我，也不能让你这样的人目睹。来人！将惑乱民心的关龙逢拉下去斩首！”

杀了关龙逢，夏桀抬头一看，天高云淡，烈日当头，自信亡国之说纯属妄谈。他想继续与妹喜登上倾宫远眺，因遭到强烈地震，倾宫真的倾斜了，时时都有倒塌的危险，只好打消了重登倾宫的念头。他想重新建造一座更坚固、更高的宫殿，可是国库已经空虚。经过一番考虑，他决定召开一次诸侯大会，大会的地点定在东方的有仍。

几年来，夏国虽然朝政腐败，夏桀不得人心，可是到底还有着一定实力，况且夏桀把会盟地点定在有仍，显然是要借此再震慑一下东夷各国。由于慑于夏桀的淫威，那些诸侯谁也不肯自讨没趣，都如期到达。这一下，夏桀更加趾高气扬了。他摆出天帝老子的架势，直言不讳地说明这次大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增加贡赋。说到原因，无非是几年来中原灾害频仍，急需赈济灾民。那些诸侯们听了暗暗叫苦，可是又怕夏桀动怒，不敢公开拒绝。偏偏有个有缗国的国君，听到要增加贡赋，一气之下，乘车回国了。

有缗国君这一走，就使夏桀有了发泄淫威的借口。他草草结束了大会，就号令到会诸侯调集兵力，一齐向有缗国杀去。有缗国本是一个弹丸

小国，哪能抵挡得住？结果有缗被灭，国君被俘，国中的财物被抢劫一空，百姓也都成了夏国的奴隶。东夷诸国亲眼看到了有缗的惨灭，表面上对夏桀更加服帖了。

夏桀尝到了对外用兵的甜头，决心继续对外征伐。因为东方诸国已经慑服，他便把矛头指向了西方的岷国。这次他没有亲自出马，而是派了一个名叫扁的大将军率众出征。岷国的国君倒是知趣，他学着有施国君的样子，赶忙向夏国将军献上所存的珠宝玉器，还从民间选来两名美女。这两名美女不仅长得身材匀称得体，而且皮肤白皙细腻，如同无瑕的美玉，所以一个叫琬，一个叫琰。深知夏桀嗜好的扁将军率众返回，将那些珠宝玉器据为己有，把那两名美女献给了夏桀。

夏桀自得了琬、琰这两块“美玉”，就把过去宠爱的妹喜抛到了脑后。为了讨这两个美人的欢心，夏桀又下令在倾宫的旁边盖了一座华丽的瑶台。瑶台的阶梯、栏杆全用玉石砌雕。每日酒足饭饱，夏桀就左手拉琬，右手搀琰，登上瑶台，赏光观景，朝政大事概不过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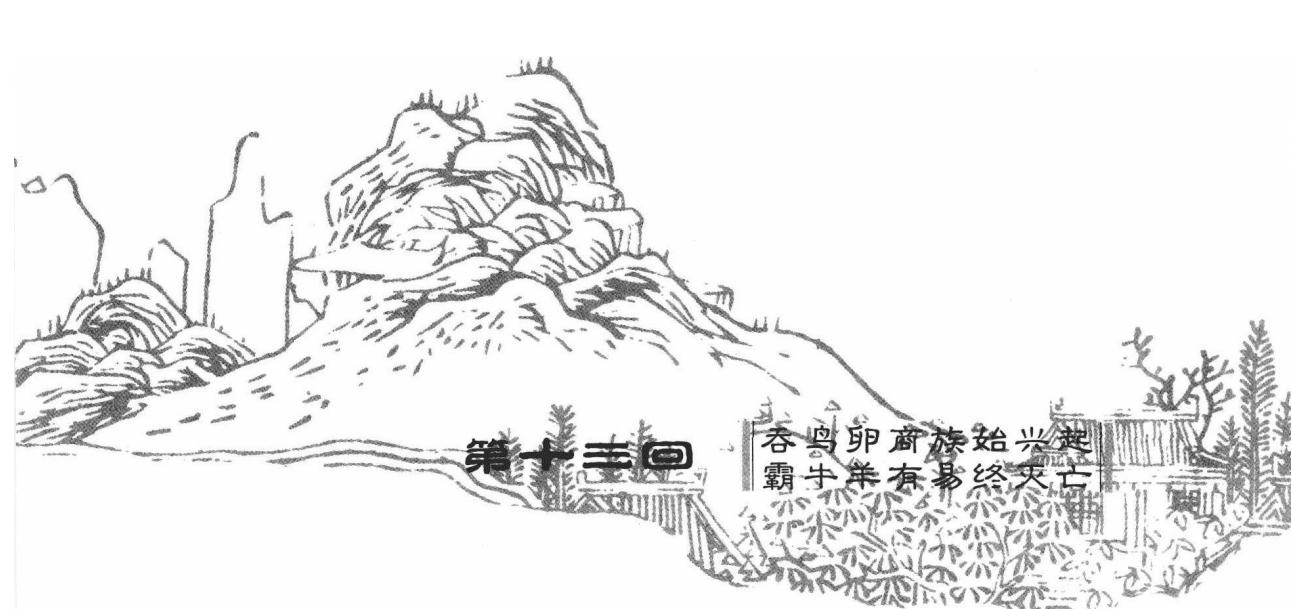
征伐有岷国而得了琬、琰两个美女，虽然使荒淫的夏桀得到片刻的欢乐，国库中却照常空空荡荡；况且他得到了新欢，更需要加倍的挥霍。所以在盖完瑶台不久，夏桀再次提出对外用兵。他想，东方、西方的侯国已经尝到了他的厉害，他们的油水也被榨得差不多了，这次用兵，重点应在北方和南方，而且要把进攻的矛头指向那些比较富庶的诸侯国。

夏桀的圣旨一传出，朝臣们就纷纷议论起来了。一日早朝，大臣终古呈上一卷黄绫。夏桀展开一看，上面尽是些画，并无半个文字。终古见夏桀不解其意，便奏道：“这是一幅古代帝王勤政图。您看，神农氏尝百草，定五谷，一日中毒七十次而不死；轩辕氏命人制文字，做舟车，一百



一十一岁而终；陶唐氏为社稷放逐不肖子，恩泽遍及市井乡里；有虞氏立诽谤之木，置敢谏之鼓，使天下得攻其过，得尽其言。我们的先祖大禹为治洪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腓无胈，胫无毛，使九州之民尽得其利。常言道，得人者兴，失人者亡。正因为这些先王生活俭朴，爱民节用，励精图治，不辞劳苦，所以天下归顺，享国长久。近年来，大王营倾宫，造瑶台，劳民伤财，天怒人怨。今又劳师远征，只怕是失人之举，望大王三思。”夏桀咬着牙听完了终古这一大通话，怒道：“这陈词滥调，你说过多少遍了？神农氏尝百草没有死，莫非让我再尝一遍，中毒身亡你才心甘！今念你年老糊涂，不识时务，特免你一死，只是从此不准再进王宫！”

终古跌跌撞撞走出王宫，仰天长叹道：“患必死之病，医虽良而不救；居必亡之国，谋虽忠而难存。可如今哪里是我的存身之处啊！”后来他打听到东方有个商国，政治清明，民丰物阜，于是乔装打扮，投奔了商国。



第十三回

商族始兴
有娀氏
卵商族
霸于晋
有娀氏
终灭亡

说起那东方的商族，还有着悠久的历史呢！

远在尧时代，在今天的山西省运城一带，居住着一个被称作有娀（sōng 松）氏的部族。

有娀氏驻地附近有一条小河。严冬已过，小河两岸的杨柳吐出了嫩绿，野花开满了山冈。一群群梅花鹿在草地上追逐，一对对蝴蝶在花丛中飞舞。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有娀氏族内的青年男女又按照当地的习俗，成群结队地来到河边，洗去在漫长的冬季里无法去掉的污垢。

傍晚，清澈的河水仍在尽情地欢唱，两岸的柳枝在微风中摇摆，正要落山的太阳已经躲到云后，天边现出一片美丽的彩霞。这时，几个年轻姑娘迈着轻盈的步子，绕过一群正在水中打闹的青年男子，来到了一个僻静处。她们跳到了水中，嬉戏，欢笑。回荡在河谷中的欢声笑语引来了一群春燕，它们也像姑娘们那样，充满生机，充满活力，不断地在水面上盘旋打转。

正在沐浴的姑娘中，有一位叫简狄。她是那样端庄可爱，以至成了许多男子追逐的对象；她又是那样聪明智慧，好像比同龄的姑娘们懂得更多



的事情。她看着空中的飞燕，不由想起过去老婆婆们讲过的话：燕子在姑娘头上盘旋，预示着吉祥和喜庆的降临，心里充满了快乐与幸福。从不远处传来的男人们粗野的喊叫声打断了她的沉思。她下意识地看了看水中的同伴们，羞怯与恐惧又涌上了心头。正在这时，一只春燕在头顶盘旋了两圈，然后落到了不远处的树丛中。简狄呆呆地看着，想着，好奇地从河中走出，来到那个树丛下一看，原来那只春燕在这里生了个又圆又白的蛋儿。简狄激动不已，立即将那个燕蛋吃了——吃下燕子蛋会有吉利，这也是她过去从老婆婆们那里听到的。

一年过去了，简狄果然生了个又白又胖的男孩子。族里的人们都前来庆贺，巫祝、祭司们举行了各种仪式，进行祈祷。首领们商议了一下，给这孩子起了个名字——契。契长大后，成了这个氏族的第一个男性首领。

吞卵而孕自然是不可能的。但这个美丽的传说，说明有娀氏那时已开始从“人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了，说明商族的发祥地大概在今天的山西省的西南部。不过，商族的发祥地，有的说在北方的辽河流域，有的说在黄河下游的齐鲁之地，还有的说在河北中部。这是历史学家们的事，这里就不去考究了。

且说契当了首领之后，就组织人们开辟草场，牧放牛羊；编制队伍，进行训练，没过几年，有娀氏就人丁兴旺，牛羊成群，契的名声也传遍四方。这时，帝舜正担任着中原部落联盟的首领。他听说北方的有娀氏强大起来，它的首领契精明干练，智勇超群，便派人把契请来，说道：“如今天下各部习性不同，风俗各异，纠纷不断，争战不休。今把你请来，担负司徒之职，教化人民。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万事不可急躁。”契本

来就素有大志，对帝舜的为人也极为佩服，所以欣然从命。他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才干，也凭着帝舜的威名，在各部族间奔走、说和、教化，没过几年，过去相互征伐的部族就和睦相处了。

契在担任司徒期间，又遇上了连年的大雨，大地上洪水滔滔，人民苦不堪言。当时负责治理洪水的是戎人鲧。他由于措施不当，不仅没有制伏洪水，反给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祸患。帝舜一怒之下，将鲧杀掉，又派鲧的儿子大禹带领人民治水，并让教化人民有功的契协助大禹治水。

契随同大禹来到黄河中游，察看水势，了解地形，总结鲧治水失败的教训，和大禹共同商定了疏通河道、引水下泄的新方法。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将洪水导入大海，人民得以安居。舜为了表彰契的功绩，赐给他“子”姓，并将商地（今河南商丘一带）作为契的封地。从此，契率领着有娀氏的人们在商地生息、繁衍，一天比一天强大，后来人们就称其为“商族”，契也就被人们看成是商族的始祖。

夏朝建立之后，商族成了夏王朝的一个附庸。不过，一则由于夏王朝的统治中心在黄河中游，二则商人当时以游牧为主，活动在黄河中下游的广阔平原上。据说契被封到商地不久，就迁到了蕃（今河北省平山县境），契的儿子昭明又迁到了今河北石家庄和邢台之间；契的孙子相土向东发展，曾一度迁到今山东泰山脚下，后来又迁回故土商地。夏王朝对这个迁徙不定的氏族本来就难以控制，待到夏启死后，后羿作乱，寒浞篡权，中原大地乌烟瘴气之时，商人又乘机向东发展，占领了不少地方。

眼看商族就要成为夏王朝东方的一个劲敌，黄河中下游的气候又突然恶化起来了。刚刚入夏，大雨就下个不停，过去疏通了的河道又被淤塞，滚滚的黄水冲出堤岸，遍地横流，冲毁了房屋，淹没了草场，人民又陷入



灾难之中。

这时，商族已经建邦立国，执政的是契的五代孙，名冥。商王冥冒着大雨，走上城头，看了看正在虔诚地向天帝祈祷的人们，不禁叹道：“已经祈祷过多少次了，天仍没有一点放晴的迹象，大地上的洪水仍一天天上涨，祈祷究竟有什么用？我们是契的子孙，治水英雄的后代，难道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黄水漫流、人民遭难吗？我难道就不能像大禹和契那样，率领人民疏通河道、治理洪水吗？”

商王冥是个仁慈宽厚、体恤百姓的国王。他健步回到王宫，立即将大臣们召到一起，捋着花白的胡须说道：“我们不要再祈祷了，不要再等待了，我们要像英雄契那样，去把洪水引向大海吧！”说罢，他就亲自带着王公大臣，冒雨来到乡间，组织人们挖泥开沟，垒石打埝。半个月过去了，雨停了，水降了，年老体弱的商王冥，也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在极度的悲痛之中，冥的儿子王亥继承了王位。带着凉意的秋风吹拂着大地，万木开始凋零。王亥来到郊外，看到的是大水退后留下的一潭潭泥泽和在田地里挖草根、掘野菜的难民。他知道国库中没有积蓄；眼前的一切又进一步告诉他，即将到来的，必是一个难熬的严冬。王亥和大臣们经过一番商量，便将儿子上甲留在国中主事，自己由弟弟王恒和众随从陪着，带着成群的牛马，到北方的有易国换取越冬的粮食去了。

有易国大约在今天的河北易县一带，国君叫绵臣。他见商国的国王带来了膘肥体壮的牛马，便大摆宴席，盛情招待。宴席就设在王宫外的空旷场上。席间，王亥对绵臣说道：“敝国地势低洼，又逢连绵大雨，河水四溢，草木被淹。寒冬将到，国中的人们还衣食无着，现带来一些牛马，与贵国换些粮食，以度饥荒。”

“这未免有些见外了。”绵臣端起酒杯，看了一下王亥后说道，“我们两国一向友好，情同手足。今贵国遭灾，如同我国人民受难。大王到此，只管开怀畅饮，走时用牛马驮着粮食回去就是了。”说完，一饮而尽。王亥见绵臣态度诚恳，慷慨大方，也就毫无拘束地痛饮起来。

喝过一个时辰，夜幕已经降临。绵臣见王亥已有醉意，便招呼侍从道：“请以歌舞为贵宾助兴！”话音刚落，场地上就燃起了篝火，不一会儿，一队穿着艳丽服装的美女飘然而来。她们伴着简单的音乐，翩翩起舞。王亥正出神地看着，一个妖娆风流的年轻女子突然前来为他斟酒，不禁使他大吃一惊。他到有易国是来求援的，万万没有料到会受到如此隆重的招待，因此，换粮食的事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只顾大碗大碗地畅饮起来。这时坐在绵臣右侧的王恒手里端着酒杯，一动不动，眼睛只顾盯着这个斟酒的美女。

“这是鄙人的妻子，特为贵客助兴来的。”绵臣看了一下王恒，笑了笑说。王恒心里一惊，才慌忙将酒灌进口里。

绵臣虽把王恒的一举一动全都看在了眼里，却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只顾扭过脸去，向王亥劝酒。原来那绵臣一向唯利是图，为了贪财谋利，常常不择手段。绵臣今天大摆宴席，就有自己的用意。现在他见王亥被灌得醉眼蒙眬，王恒又见色心动，何不将眼前的一切都纳入自己的圈套？

绵臣的妻子也不愧是个风流女子。斟酒之间，她扫视了一下，就与王恒那贪婪的目光碰上了。她斟到王恒杯里的哪里是酒？分明是醉人的琼浆与甘露，是点燃的烈火，刮起的春风。

一场别开生面的舞会结束了。醉成了一摊肉泥的王亥和神态异常的王恒，被安置到了一间僻静的小屋里。王亥一躺下，鼾声如雷，可是王恒



此时却没有一丝睡意。他仰望着窗外的夜空，闪烁的寒星好似那美女的眼睛；他听着室外凄厉的风声，似乎觉得还有什么动静。他的心“通通”直跳。是因为心情过于激动，还是因为身处异国他乡，祸福难卜？他也不大清楚。正在他翻来覆去难以入睡的时候，门突然轻轻地开了，走进来的竟是那个席间为他斟酒的美女！“这不是在做梦吧？”他抬了抬头，证明自己并没有入睡，不是在做梦；他又瞪大眼睛看了看，走进来的确确实是那个心中的美人。

本来，他早已为那女子的美貌风流所倾倒，但是，自己现在毕竟是身处异国，站在自己面前的，又是异国的王后！王恒一下子怔住了，刚刚燃烧起来的欲火，像是顿时浇了一瓢冷水。正当他慌张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手持兵器的武士突然闯到屋里，厉声喝道：“深更半夜，竟敢勾引我们的王后！”说罢，就挥刀砍去。王恒见势不妙，急忙蹿起，逃出屋外，睡梦中的王亥，却成了刀下之鬼。

王恒日夜兼程逃回商国，把事情的经过大概地向侄子上甲说了一下。上甲一听，料定父王被杀，牛马被夺，因而悲愤不已。他扶着筋疲力尽的王恒说道：“叔父放心，我一定剿灭有易，杀死绵臣，为父王报仇！”

商国邻近的一个部族的首领，名叫河伯，过去与商王冥非常友好。他见商国遇到天灾，早就有心支援，现在又听说有易氏不讲信义，杀害了商王，夺了商国的牛马，对商国人民更加同情，便主动给上甲送去了过冬的粮食。

比起有易国来，那商国到底是个地广人众的大国，新即位的上甲更是年轻有为。他一方面组织人们恢复生产，一方面打造兵器，修整武备，还将国中的青壮年组织起来，进行训练。经过短短的两年时间，商国的元气

就已恢复，一支强悍的队伍建立起来。为了使讨伐有易的战争有必胜的把握，上甲又亲自拜见河伯，借到了一支数量可观的军队。

一个漆黑的夜晚，上甲率领的大军悄悄开进了有易国境，这时突然下起了大雨。几个大臣跑到上甲面前说道：“大王，现在道路泥泞，行军困难，这对兵士们的士气非常不利。今晚是否离开有易国境，另选进攻的时间？”

上甲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想了想说：“那老王绵臣本来就没有想到我们现在来进攻，遇到这雨天，他就更是蒙在鼓里了，这正是进攻的好时机。”

经上甲这么一说，众大臣的情绪顿时高了起来。不料过了一会儿，雨停云散，一轮皎洁的明月高挂天空，好像是专门为商军照路的。北国的暮春之夜，再加上刚刚下过一场雨，凉风习习，顿时驱散了兵士们行军中的疲劳。天刚蒙蒙亮，商军就把有易国的王宫铁桶般地围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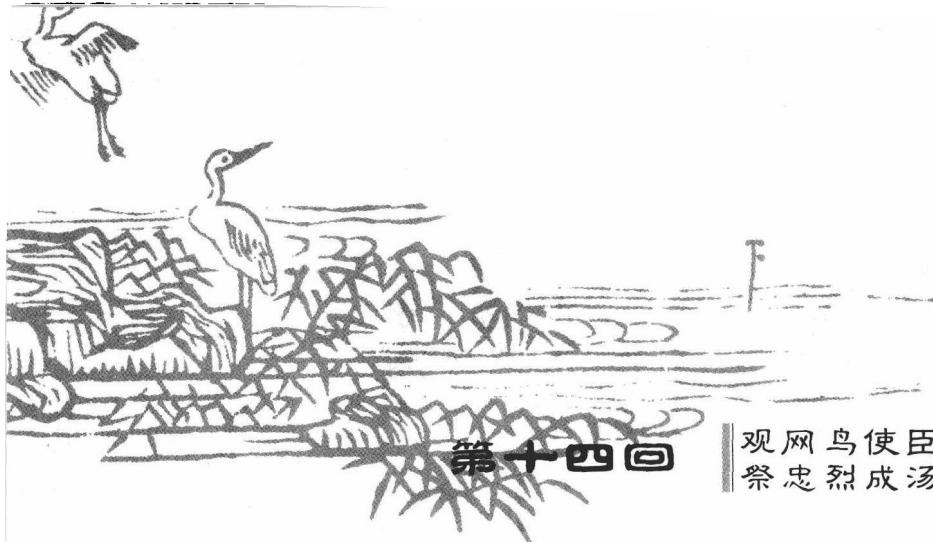
这时，绵臣早把杀害王亥、劫夺牛马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在这个王国里，昨天他还对着自己的臣民发号施令，为所欲为，但万万没有料到，一觉醒来，竟然王宫被围，自己成了瓮中之鳖，过去忠于他的那些臣民武士们，早已束手就擒。他想豁出老命，突围出去，但为时已晚；他想乖乖投降，乞求活命，自知也不大可能。他无力地瘫软在床上，直直地瞪着双眼，等待死神的降临。

太阳像个大火球，从地下冒出来了。那刺眼的光芒照到远处的山冈，照到王宫的高墙，又照到王宫前那片空旷的场地。场地上，有手持戈矛、因得胜而显得神气十足的商国军士，有刚刚战败而垂头丧气、不知是死是活的有易国的兵士和臣民，有刚从有易国的国库、仓库里运来的财宝和粮



食，还有刚刚驱赶来的成群的牛羊。场地前边的高台上，摆放着绵臣那颗血淋淋的头颅。

在王亥饮酒观舞的这块场地上，上甲怀着悲痛的心情，为已故的父王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然后，他就率领着大军，驱赶着成群的牛羊，押着被俘的有易国的兵士和臣民，浩浩荡荡地返回了商国。



第十四回

观网鸟使臣解疑团
祭忠烈成汤遭囚禁

上甲杀死绵臣，灭掉有易，大胜而归。掳来的战俘沦为奴隶，抢来的粮食和牛羊分给王公大臣。为了答谢河伯的送粮和借兵，上甲特意送去了一批牛羊。

商国当时虽然附属于夏王朝，但到底是东方的一个强国，上甲又是一个有作为的国王，所以在灭了有易之后，他又亲自率兵，灭掉了临近的几个小国，这就使商国的力量更加强大，商国的奴隶制进一步得到发展。因此，商族的人们把上甲看做是能够继承契的事业的先公。上甲死后，曾给他以隆重的“报祭”。

上甲之后，相继为王的是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主癸之后，商国又出现了一位更加了不起的国王——成汤。

据说成汤身高九尺，面庞白皙，头发乌黑，须髯飘拂，真是仪表堂堂，气概不凡。他不仅相貌出众，处世也很有心计。他的一言一行都告诉人们，他将为商国的兴旺发达作出不平凡的业绩。

原来，那时的夏王朝的执政者已经传到了桀。他名义上是号令天下的万国之王，实际上他不修国政，内部分崩离析，臣服于夏王朝的小国诸侯



多数离心离德。成汤暗暗打定主意，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先将众诸侯争取过来，然后进军夏国，取而代之。为了将来西进方便，他还将王都迁到了亳（bó 博）。

亳大约在今河南曹县附近。比较起来，这里距夏王都斟寻稍近些。这时，商国不仅畜牧业发展，农业也已发展起来，国库中经常储藏着不少粮食。逢着哪个邻国有天灾，成汤就主动救济。成汤来到毫地，把大批奴隶组织起来，兴建起一座城垣周长十几里的王城，四周开了十几个城门。城中有巍峨的王宫和宽阔的街道，有成片的民舍和作坊。

暮春三月，风和日丽，成汤陪着几个来访的外国使臣到城外漫游。田野中有那么多农人在耕耘，有那么多牧童在放牧。蝴蝶在花丛中飞舞，小鸟在树上欢唱。使臣们被这美好的春光陶醉了，被这升平景象惊呆了。

“大王，”一个使臣不由地问道，“商国人口原来并不是很多，怎么来到这里以后，骤然多起来了呢？”

成汤答道：“城中的杂役、百工，田中的农人、牧童，不全是商国人，有好些是从别国新来的。”

那使臣有些纳闷了。他想再直截了当地追问一句：“他们为什么要来商国居住呢？”又怕这样问了，主人不便回答，于是把要出口的话又咽了回去。

成汤和使臣们不知不觉走到一片小树林里，突然看到一个老人正在林中布设捕鸟的网。那人布设完毕，拜了三拜，嘴里喃喃祷告道：“从空中落下来的，从四面八方飞过来的，但愿都能落入我的网里。”

站在一旁的成汤听到这里，赶忙上前说道：“唉，不行啊！把天下的鸟都网尽，不是太残忍了吗？除了夏桀，谁还肯这么干呢？”说完，他将



那老人布下的朝南、北、西方向的网收起，只留下朝东一个方向的。然后，他学着老人的样子，也拜了三拜，祷告道：“林中的鸟啊，你们自由地飞翔吧，想朝南的就朝南飞，想朝北的就朝北飞，想朝西的就朝西飞，可千万不要朝东，钻到我的网里。”使臣们听后，不禁啧啧赞叹道：“大王对天上的飞鸟尚且如此仁慈，何况对国民呢？怪不得四方的百姓都争相投奔！”赞叹之余，他们对成汤又有些害怕。心想，成汤虽不像夏桀那么残忍，可是对不听号令、敢于触犯他的法网的，还是毫不留情的。

使臣们回到自己的国中，向国君介绍了商国的国情和成汤的为人，不少国君对商王也惧怕起来，成汤的威望也越来越高了。

那时的人们非常迷信，他们把祭祀鬼神看成是头等大事。如果哪国的国君对鬼神怠慢了，还会遭到别国的质问和干涉。商国有个邻国的国君叫荆伯。他过去自以为是一国之主，整日在宫中观赏歌舞，饮酒作乐，长时间不祭鬼神，也没把商国放在眼里。后来他听使臣介绍了商国的情况，不禁害怕起来。不久，成汤特地派人给他送来了祭祀鬼神所用的牛羊，荆伯更加沉不住气了，立即摆设祭坛，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还派使臣再次前往毫城，表示要臣服商国。

可是也有不把商国的强大当做一回事的。商国附近有个小国有洛氏，国小人少，也不富裕，有洛氏的国君却偏偏要闹排场，讲气派。他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宫室，建园囿。工程刚进行了一半，国民就因缺少食粮而饿死了大半。成汤得悉，立即派人送去粮食和牛羊，拯救饥民，并向有洛氏国君建议：立即停修宫殿，让人们到田间播种五谷。成汤送粮食本有自己的用意，有洛氏国君却不予理会，劳民伤财的工程照常不止。于是成汤以此为借口，一举灭掉了有洛氏。

商国还有个叫葛国的邻国（在今河南宁陵北），它的国君葛伯和有洛氏国君一样不识时务，三个月中竟没有举行过一次祭祀。一天早晨，他刚刚睁开惺忪的双眼，一个大臣跑来说道：“商国派来了使臣，说有要事禀报大王。”葛伯整了整衣冠，强打起精神走了出去。商国使臣见了葛伯，劈头就问：“贵国已有三个月未祭天地鬼神了。商王特派我们前来询问，究竟是何原因？”葛伯听了先是一怔，接着就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慢条斯理地说道：“葛国地狭人少，牛羊短缺。举行祭祀而不用牺牲，无异于对鬼神的亵渎。”

成汤听了使臣的报告，立即给葛国送去了成批的牛羊。葛伯凭一句话得到这么多牛羊，自以为得计，所以没有祭祀，就高高兴兴地全部宰掉吃了。当成汤再次派使臣前来质问时，葛伯又推说是没有粮食的缘故。商国大臣们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纷纷提出应向葛国兴师问罪，其他一些小国的国君也为葛伯捏着一把汗。成汤却显得异常冷静，对大臣们说：“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葛伯废止祭祀已非一日，让他改此恶习，谈何容易！另外，葛国粮食短缺，也属实情，所以不如派些青年男子去葛国开荒种地，也可使葛国尽快富裕起来。”

不几天，与葛国接壤处的一些商国青年就奉商王之命，肩耒荷耜地来到了葛国的土地上。为了减少来回的奔波，他们白日耕作，夜宿荒郊，每日的饭食皆由家人送来。起初，昏庸的葛伯还很得意。没过多久，就连葛国的百姓都赞扬成汤的仁慈，讥笑葛伯的无能了。直到这时，葛伯才省过味来。他想把那些商人赶走，又找不出充足的理由。实在没办法，他就派出一些打手，守住两国交界处的路口，拦截那些前来送饭的商人。他本想通过这种办法，把那些种地的商人逼走，不料，却由于拦截引起了冲



突，有个送饭的孩子还被打死。消息传到商国，群情激愤。成汤看到时机已到，立即率领大军，一举灭掉了葛国。

成汤深知“仁慈”这块招牌的妙用，所以灭掉葛国之后，他又从商国带来了大批的牛羊和粮食，举行了隆重的祭祀，然后组织葛国人民开垦荒地，种植五谷，只让他们交纳很少的赋税。成汤的这些措施不仅使葛国人民大为满意，而且对其他邻国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商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商都毫城也更加繁华了。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可是近些天来，城中的人们突然听不到王宫里的鼓乐声了。人们还听说，这些天，大王歌舞不赏、滴酒不沾了。这是为什么呢？虽说大祭的日子快到了，可那也只是祭祀时片刻的肃静，而且在大祭的前几天，宫中往往是格外的热闹，大王还从来没有在大祭的前几天就停止饮酒与娱乐呢！

人们在猜测与诧异中，终于把大祭的日子迎来了。

这天一大早，天阴沉沉的，下着蒙蒙细雨。大道两旁站满了卫士，平民百姓已不许随便行走。不一会儿，一队奏着深沉音乐的乐队从王宫中走出来了。乐队的后边，是一队马车，马车上坐着受祭者。这些受祭者，其实都是一些刚懂事的孩子。他们穿着古怪的服装，代表天神和已故的先祖。马车的后边，是抬着祭品的武士。武士们过去，才是举行祭祀的王公大臣们。

那时举行祭祀仪式是经常的事，人们早都看惯了。队伍的先后次序，都有哪些受祭者，也早就背熟了，可是今天怎么有些异样呢？受祭者中，除了那几个固定的“天神”和几个有名可查的“先祖”之外，又额外增加了几个，他们代表谁呢？另外，抬祭品的武士比过去的多了，祭品也比过

去丰盛得多了：除了常用的稻、稷、牛、羊之类，还牵着几个套着绳索的奴隶。这样隆重的仪式，过去只有在国君去世的当月祭祀中才能见到。

远处的高台上站满了观光的百姓。他们看到，成汤率领着王公大臣们来到祭地时，先行到达的受祭者，已经端坐在事先设好的祭台上，武士们也将牵来的奴隶处死，把牛羊杀掉，整整齐齐地摆到了祭台上。成汤缓步来到祭台前，率先向受祭者拜了三拜，然后以低沉的语调，宣读了一篇事先准备好的祭辞。人们这时才清楚，新增加的那几个受祭者，原来是最近被夏王桀无辜处死的关龙逢等几个夏国大臣。

成汤祭奠关龙逢等大臣的消息不翼而飞，很快就传到了四周各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关龙逢忠心为国。夏王却听信谗言，将他处死，实在太残忍了！”

“商王明是非，辨忠奸，主持正义，真是好样的！要是让这样的人治理天下，那就好了！”

“关龙逢无辜被杀，确实冤枉，可夏王到底是当今的天子。一个小小的商王，有什么资格去干涉？只怕他从此要惹出麻烦。”

各国国君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发表着自己的看法。由于夏王桀暴虐无道，赞许商王做法的自然占绝大多数，有几个受夏王桀压制严重的国君，甚至跑到商国，与成汤商讨起共同对付夏王桀的办法来。

成汤祭奠关龙逢等几个亡臣的事，终于传到了夏王桀的耳里。他气得七窍生烟，暴跳如雷。“这是目无天子！这是犯上作乱！”他瞪着两只大眼睛，声嘶力竭地吼叫着，脸上的横肉不住地抽搐。“来人，速派十万大军，踏平商国，杀死那个成汤！”

“大王息怒。”一个叫赵梁的谗臣赶忙上来，跪到夏王桀面前说道，



“成汤即位以来，装出宽厚仁慈的样子，实则野心勃勃。可是商国臣民们并未看透，反把他看成贤明君主，甘心为他卖命，所以不宜对商国贸然出兵。另外，他这次祭奠，意在笼络人心，图谋不轨，而且确实有很多人被他蒙骗。如果对商国用兵，反而上其圈套。”

夏王桀对宠臣赵梁本来就言听计从，现在听他这么一说，静下心来细一琢磨，的确有些道理，便问道：“以爱卿之意，该如何办呢？”

“成汤虽有反心，目前的力量尚不足以危及大王。况且成汤这样一个有心计的人，也绝不会贸然行事。所以不如趁此机会，先将他骗至夏都，囚禁起来。商国不战而乱，对大王怀有二心的各国国君也将因群龙无首，自作鸟兽散。到那时再将成汤处死，也为时不晚。”

夏王桀听后，眉开眼笑，怒容顿消：“好，好，照你说的办！速派使者到商国去，就说商王祭奠关龙逢等大臣，是对我的忠谏，请他速到王都来，接受我的重赏。”

且说夏国的使者到了商国，说明来意，商国的王宫中可就乱营了，有的祈祷，有的占卜，有的为成汤出谋划策。他们多数认为，夏王桀诡计多端，残忍狠毒，成汤到夏国一定凶多吉少，万万不可去，只有右相伊尹主张成汤前往。

成汤何尝不知道去的危险？他经过再三思考，便将王公大臣们召集起来，说道：“夏王让我前去，定然不怀好意。我们本是夏的属国，如若不去，岂不落个抗旨的罪名，招来横祸，使天下百姓遭殃？我去了，受难的只是我一人而已。况且夏王已经众叛亲离，现在把我召去，杀死于夏都，必将招致天下更强烈的反对。”

成汤说完，将国政交与右相伊尹代管，自己就带着几个随从，前往夏

都了。

果然不出所料，成汤一到夏都，夏王桀就把他囚禁到了夏台（夏台又称钧台）。

第五回

停贡赋成汤测民意
决胜负商夏战鸣条

成汤被囚禁在钧台的消息传回商国，巫祝们或忙于占卜吉凶，或祈求上天的保佑；惊慌失措的大臣们，则把责怪的目光投向奴隶出身的右相伊尹。

伊尹是奴隶出身，怎么当上了右相呢？这里还有一段曲折的过程呢。

伊尹本出生在伊水（今河南洛阳附近）流域，自幼被卖到有莘国（在今山东曹县北）当奴隶。^(注)由于他心灵手巧，有高超的烹调技术，有莘国君就让他担起专门招待宾客的厨子。在招待宾客过程中，他了解了许多天下大事，增长了许多见识，因此立志摆脱奴隶境遇，作一番不平凡的事业。自从有了这个志向，他就更注意借招待宾客之机，掌握世间更多的情况。

一次，薛国国君仲虺（huǐ悔）出使有莘国，在宾馆中偶与伊尹闲聊，发现他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所谈方策极有见地，是一个了不起的治世之才，便决定把他买回，委以重任，不料有莘国君执意不肯。仲虺素以爱才

(注) 一说伊尹生于空桑（今河南开封陈留镇）。由于其母住在伊水之滨，他便以“伊”为姓。

著称，于是就给了伊尹一些钱物，让他自赎为平民，并置办些田地，暂且安身。后来，薛国并于商国，做了商国左相的仲虺向成汤说道：“夏王桀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天下诸侯都把希望寄托到大王身上了。大王要成就大业，有一人不可不用，只是此人出身微贱，臣不知该不该举荐。”成汤一听此话，赶忙道：“古代帝尧从民间请来舜，岂不是将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只要你举荐的是治国良才，我怎敢计较他的身世！”仲虺听了这话，就把他所了解到的有关伊尹的情况介绍了一下。成汤听了，立即派出使者，到有莘国聘请伊尹去了。

有莘国君对成汤的举动非常恼火，他不但没有放走伊尹，反而重新把他贬为奴隶。成汤听了使者的禀报，怒不可遏，发誓要亲率大军，踏平有莘国。仲虺劝阻道：“大王当前的头等大事，是灭掉夏国，解救天下人民。而要完成这一伟业，一则急需贤臣良将，二则需要广交盟国，万万不可树敌过多。有莘国君有一妙龄女儿。以臣之见，不妨再派使者，前去为世子求婚，并提出以伊尹作为陪嫁。两国结为姻亲，有莘国君的疑惧就会消除，伊尹自然就会放出。”成汤觉得仲虺说得有理，就让使者乘着华丽的车子，载着丰厚的礼物，再次前往有莘国了。

那有莘国君本来就胸无大志。他既不把一个普通的奴隶放在眼里，考虑任用；又怕伊尹确有实才，到了别国会危害自己。如今商国提出联姻，原来的那种疑惧心理果然一下子解除了。另外，他也怕真的惹恼了商国，会招来灭顶之灾，因此对成汤的要求满口答应下来。

伊尹来到商国，当即被成汤召到王宫，向成汤和商国大臣们谈了他对天下大事的看法。他不卑不亢，谈吐大方，分析透彻，方略精到。商国大臣们听了，无不佩服；成汤更是感到满意，当即拜为右相。当成汤接到夏



桀的“受赏邀请”时，众大臣一致劝阻，只有伊尹大谈利弊，赞同成汤前往。如今成汤被夏桀扣留，伊尹怎不受到众大臣的责怪呢？

伊尹环顾了一下四周，平静地说道：“诸位不必惊慌。以微臣之见，夏桀是个酒色之徒，而且虚荣心极强，他身边又尽是些贪财的小人。只要对那些大臣略施小利，再送给夏桀几个美女，顺便奉承几句，大王必能安然返回。”事已至此，别人又想不出个更好的办法，只好按伊尹所言，挑选了能言善辩之士做使臣，并带去了十名美女和无数珍宝。夏桀见了这些礼品，原先的怒气早消了大半，宫中的大臣们这时也都为成汤说起情来。过了不久，夏桀果然把成汤放回了商国。

成汤死里逃生，对夏王桀更加憎恨了。另外，他在夏国被囚了一个时期，对夏王朝的腐败看得更透了。这样，他不仅更坚定了推翻夏桀、取而代之的信心，而且加快了灭夏的步伐。

成汤灭夏的第一步，就是向西北方用兵，进攻豕韦，剪除夏在东方的羽翼。原来，夏桀囚禁成汤这件事，在大多数国家中引起了强烈不满，只有豕韦、顾、昆吾等几国的国君幸灾乐祸。特别是豕韦国的国君，更是夏在东方的一个得力帮凶。不过，由于他自恃有夏桀作后台，对周围各国称王称霸，对国内人民横征暴敛，已经是一个外失邦国、内失民心的独夫。成汤经过一番周密的安排，便率领大军，杀向了豕韦。

豕韦国就在今天的河南滑县一带，距商都毫不太远。经过一夜的行军，商军就来到了豕韦城下。

豕韦国君一向骄横跋扈，哪里会料到商军来找他的麻烦？但目前商军兵临城下，他不得不承认现实，慌忙组织军队，出城迎击。可是由于他平日暴虐无道，作恶多端，兵士们早就不肯为他卖命了，城中的百姓们更是

巴不得商军早日到来。所以两军还未交战，豕韦国的兵士就四散溃逃。商军进入城中，如入无人之境，径直冲进王宫，杀死了豕韦国君。

为了收买人心，成汤又把在葛国用过的办法照搬过来。他从商国运来了大批粮食，救济那些濒临死亡的豕韦百姓；让他们牧放牛羊，耕种田地，向商国交纳比原来少得多的赋税。这么一来，豕韦周围的一些国家也纷纷归附商国。

成汤轻而易举地灭掉了豕韦，接着又打败了顾国（在今山东鄄城东北），声威大震。当成汤准备发兵攻打昆吾（在今河南许昌东）时，伊尹却劝阻道：“大王还是缓一缓为宜。我们灭掉豕韦和顾国之后，惊动了夏国，背后的九夷也产生了疑惧。若再攻打昆吾，难免腹背受敌。不如先向夏国停缴贡赋，看看九夷的动静，然后再作打算。”

那荒淫无道的夏桀，的确把各国送来的贡赋和献来的美女，看得比什么都重。商汤当初灭掉豕韦时，夏桀曾打算出兵干涉。后来转念一想，商也是自己的属国，他占了豕韦，向我缴纳了豕韦的那份贡赋，何必管他们那些闲事呢！所以根本未予过问。后来成汤灭了顾国，又向夏国多缴了些贡赋，夏王桀依旧坐视不管。如今见商国胆大妄为，竟停止了贡赋，他可再也坐不住了。豕韦、顾已不复存在，他就下令昆吾、九夷等国出师问罪。

那九夷就是东夷诸国。一则他们并不是夏国的友邦，二则距夏国较远，所以他们对夏国的兴衰不大关心。相反，他们对临近自己的商国的崛起，则有些担心。他们几次想在商国的背后搞点名堂，告诫成汤收敛一些，但苦于夏王对商国的崛起麻木不仁，他们也只好作罢。如今夏王桀发出了讨伐令，他们无不赞成，立即整军备马，发兵西进。昆吾本是夏桀的



帮凶，对讨伐商国当然更是积极了。

其实，伊尹对九夷、昆吾的出兵早就估计到了，所以他们的军队还没有进入商国境内，商国就派人日夜兼程，给夏王桀送去了加倍的贡赋。夏桀看到贡赋，满意地笑了，心想：谁说我失去了民心？谁说我成了孤家寡人？天下的军队不是照样听从我的调遣，商王不是依然驯服！于是收下贡赋，命昆吾、九夷的军队返回本国。昆吾撤军之后，仍然死心塌地地追随夏桀，九夷诸国接到撤军的命令后，却觉得和夏桀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打交道，不会有好下场，于是相互约定，不再听从他的调遣。

转眼一年过去了，商国又突然停止向夏王缴纳贡赋了。夏桀有些纳闷，便派出使者前去催促，不料成汤根本不予理睬。夏桀听到消息，勃然大怒，又向昆吾、九夷发出讨伐商汤的命令。这次和上次可不一样了。夏桀的命令发出后，只有昆吾国君率领着军队，张牙舞爪地向商国进发，九夷诸国没有半点动静。伊尹高兴地对成汤说道：“夏桀一向骄横自信，绝不会亲自出兵；九夷按兵不动，已不成后患；只有昆吾利令智昏，孤军深入。这正是剿灭昆吾、讨伐夏桀的大好时机。”

成汤听后，又征求了几个大臣的意见，就出动全国军队，兵分三路，迎击昆吾之军。

昆吾的国君是个十分狂妄的家伙，从来不把商国放在眼里。如今又是奉旨而来，所以就更加傲慢。他只想着大军一到，商军就会溃逃，商王就会被擒，他也就可以到夏王那里邀功领赏了，所以对如何战斗未作任何考虑与部署。昆吾的军士更是些怀着鬼胎的骄兵。他们想的不是如何打仗，如何杀敌，而是到商国后如何抢掠财物。

在通往商国的大道上，这群乌合之众正神魂颠倒地做着美梦，突然遇

到了成汤率领的商国中军的正面迎击。昆吾国君如梦初醒，慌忙指挥军队向两翼逃跑，结果又遭到伊尹、仲虺所率商军的左右包抄。经过一场厮杀，昆吾军全部被歼，昆吾国君也死于乱军之中。

商军获得如此重大的胜利，声威大震，一片欢腾，就连过去为商国担心的一些国家，也看到商国伐夏已要不了多久。他们纷纷派出使者，前来祝贺，并表示愿与商国一致行动。

讨伐夏桀的联军组成了。商都毫城的郊外，一辆辆战车排在大道上，好似长龙；武士们身披盔甲，手握长矛大刀，威风凛凛。那时打仗主要靠的是战车，每辆战车上有三人，当中的一个是驭手，两边各站着一名手持兵器的武士。一个国家强盛与否，主要是看它拥有多少辆战车。到了春秋战国之际，赵国的武灵王力主改革，推行胡服骑射，战车才逐渐被淘汰——这都是后话。

讨伐夏国的联军中除了大量战车外，还有不少步兵，旷野上真是战旗猎猎，刀枪耀目，军容齐整，士气高昂。全身披挂的商王成汤在几个武士的护从下，登上一座高台大声说道：“诸位将帅、武士们，你们听我讲话啊！并不是我乐于兴兵打仗，是因为夏桀确实罪恶累累，是上天命令我们前去诛灭。有人说，‘我们的国君不怜惜民众，竟让我们抛弃农事，去征伐夏国。’我要告诉你们，我不敢不这样做，因为我怕违背了天帝的旨意。也许有人要问，‘夏桀的罪行究竟如何呢？’我要告诉你们，他大兴土木，徭役繁重，百姓们不得从事耕种；他横征暴敛，使百姓们不得平安度日。现在，夏国臣民已与夏桀离心离德，不愿再听他的命令，可是夏桀还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比作天上的太阳。夏民气愤地说：‘你这个太阳啊，愿你早日毁灭，我们宁愿与你同归于尽！’夏桀丧失民心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所



以我必须去讨伐他！你们要全力协助，成功之后，我将重重地赏赐你们。你们要相信，我是不会食言的。如果你们不听命令，我就杀掉你们，并将你们的妻子儿女沦为奴婢！”

商汤讲完，就率领着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夏都进发了。

再说夏桀自发出攻打商国的命令后，就坐在宫中，一心等待胜利的消息。过了几天，等来的竟是九夷按兵不动，昆吾大败被歼，他不禁大惊失色。他刚想整军备马，征讨商国，又听说成汤率领着大军，已经逼近了夏都。这一下，夏桀更慌了手脚。

夏桀再也顾不得饮酒作乐了。他连夜调集军队，设下几道防线，保卫都城。怎奈商军连打胜仗，士气旺盛，而夏国的军队久不上战场，平日又没有进行严格的训练，所以指挥不灵，军纪涣散。两军刚一相遇，夏军的防线就被突破。夏国的兵士有的被杀，有的投降，其余的退到城中。夏桀登上城头，看到遍地商军，杀声震天，料定都城难保，便打点了些宫中的珍宝器具，带着残兵败将和琬、琰二姬，逃出斟寻，来到鸣条（今河南封丘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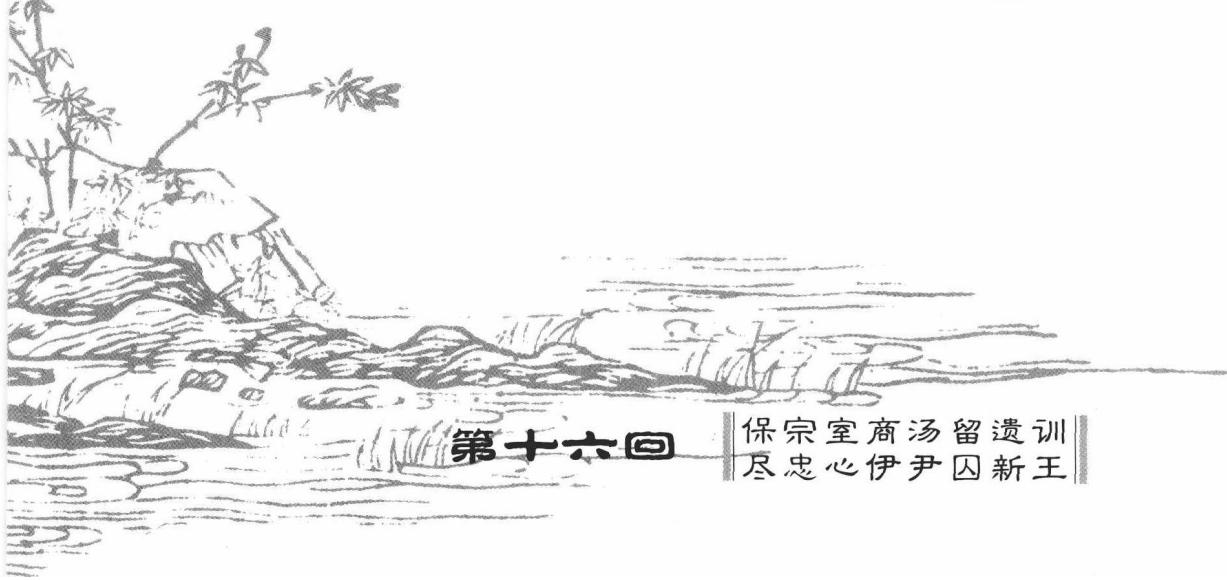
夏桀刚在鸣条落下脚，商汤就率领着大军追了过来。鸣条这里一马平川，地势开阔，两军在此交战，谁也无险可依，战车、步兵的威力，都可以充分发挥。夏桀看到这是最后的决战，也顾不得再照顾琬、琰二姬了，就亲自率领着全部夏军，准备迎战商军。夏国的兵士们也看到自己到了无路可逃、非战即死的地步，所以一个个都像急红了眼的猛兽，单等着与商军决一死战。成汤明白，夏军这种凶相，只不过是临死前的挣扎，彻底打败夏桀，已经毫无疑义，因此反倒冷静下来，他命令商军坚守阵地，以逸待劳。待夏军号叫了一阵，凶劲发作过之后，成汤才下令商军全线出击，

向夏军杀去。

在空旷的原野上，商夏两军展开了空前的大血战——鸣条之战。车轮滚滚，尘土飞扬，战马嘶叫，刀枪撞击。经过一场搏斗，夏军大部战死，商军也损失惨重。

夏桀眼看大势已去，死到临头，便带着几个护从，溜出战场，逃到东方的盟国三鬷（在今山东定陶东北）。成汤哪肯放过？立即率军尾追。夏桀如丧家之犬，又孤身一人从三鬷逃到南巢（今安徽巢县西南）。成汤紧追不舍，终于在南巢将这个作恶多端的暴君俘获。成汤本想杀死夏桀，以平民愤。但又想到，自己一向以宽厚仁慈争取民心，今天怎能抛弃这个法宝呢？况且昔日的天子，今天已成了阶下囚。大局已定，留着他又有何妨？于是把夏桀软禁在南巢，自己就率军返回毫城了。

夏王朝自夏后启建国，传了十七个国王，延续了四百多年，至此彻底灭亡。那个亡国之君夏桀，被软禁在南巢，郁郁寡欢，过了三年，也就死去了。



第十六回

保宗室商汤留遗训
尽忠心伊尹囚新王

商汤披甲上阵，一马当先，终于灭掉了夏国，囚禁了夏桀，满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毫城。

毫城内外，一片欢腾。许多大臣还来到王宫，跪在商汤面前，请他速称天子，号令天下。其实商汤自己也清楚，夏国已不复存在，即使夏桀不被囚禁，也没有资格再发号施令了。天下不可一日无主，当今的主人理应是他成汤。他正这么想着，卫士忽来报道，有三千诸侯前来朝贺，现正在王宫外边听候召唤。怎么有这么多诸侯呢？因为那时往往是一城一邑就为一国。当年的大禹，曾号称万王之王。经过多年的相互征伐和兼并，比过去还少了许多呢！

商汤思忖片刻，传令将三千贵客请进宫中，向他们说道：“自古以来，凡圣明的君主，都不以天下为私，我哪敢擅登宝座呢？况且既为天子，就须上承天意，下达民心。做那暴桀一样的天子，最终还不是要受到上天的惩罚？我自知德薄才浅，不能担此重任，还是请诸公推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来做我们的天子吧！”

“大王宽厚仁慈，爱民如子，万民称颂！”

“大王文治武功，德高望重，万国钦佩！”

“大王除暴安民，顺天应人，天下拥护！”

商汤刚说完，商国大臣、各国诸侯就七言八语地赞颂起来。商汤听着这些奉承，脸上像是露出了难色。其实，他并不是不想做天子，也不是认为自己做不了天子。他心里非常清楚，只要有他在，天子这个宝座别人连想都不敢想。他现在当着众大臣和众诸侯的面进行谦让，一方面表明，他攻伐暴桀，绝不是为了谋取天子的宝座，而是为民除暴；另一方面，虽然在出征时，他曾声称是奉天意而行，可夏国到底是天帝保了四百多年的大国。他出兵推翻夏王桀，究竟符合不符合天意，心里并不十分清楚。现在当着众人的面谦让一番，也算是向天帝的忏悔吧。

经过一番虚情假意的推让，商汤才即了天子位，国号为商，仍然以毫为都。仲虺和伊尹智谋过人，在灭夏战斗中又都立有战功，所以继续为左右二相。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王朝就这样建立了。

商汤觉得，既然建立起的是个新王朝，就应该改正朔，易服色，即过去的那些制度乃至风俗习惯，都应该变一变。于是，他下令把“一年”改称“一祀”，以表明他重视对天帝、先祖的祭祀，并以丑月朔日为每年的第一天。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我国劳动人民很早就发现，月亮的圆缺有着周期性的变化。当月亮和太阳同时升起时，月亮便呈现新月相（看不见月亮），这天称作朔日；当月亮和太阳处在相对位置时，月亮呈现满月相，这天称作望日。从一个朔日到下一个朔日之间的时间，称为一个月。每个朔日自然就是每个月的第一天。随着月份的推移，天气的冷暖也不断变化，形成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差不多经过十二个月，天气的冷暖又恢复到原来的程度，这便是一年。一年的十二个月，依次分为孟春、仲春、



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后来，人们在观察天象中又发现，每天黄昏时，北斗星中的第六、第七颗星，即斗柄上的开阳、摇光二星相连后所指的方向，总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于是，人们便把斗柄的指向作为季节的标准，这正如古书上所说：“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为了更准确地掌握季节的变化，人们又将地面分成十二个方位，分别以地支表示：正北为子，东北为丑、寅，正东为卯，东南为辰、巳，正南为午，西南为未、申，正西为酉，西北为戌、亥，一年的十二个月，分别称为建子、建丑……建亥。斗柄每移向一个方位，便是一个月的开始。斗柄的指向转一圈，恰好是一年。古人将十二地支与十二个月份相配时，通常以冬至所在的月（仲冬之月）配子，以此类推，即仲冬之月为建子之月，季冬之月为建丑之月，孟春之月为建寅之月，仲春之月为建卯之月……孟冬之月为建亥之月。天象物候总是周而复始的变化，那么，究竟哪个月算作正月（即一年的第一个月）呢？哪个时刻算作一个月的真正开始呢？在夏代，以孟春之月（也就是建寅之月，即冬至后二月）为正，这就是夏历；天明为朔。如今，商汤将一年改为一祀，同时定季冬之月（也就是建丑之月，即冬至后一月，相当于夏历十二月）为正，这就是殷历；鸡鸣为朔。后来到了周代，又改成仲冬之月（也就是子月，即包括冬至的月份，相当于夏历十一月）为正，这就是周历；夜半为朔。夏正、殷正、周正，就是古代历法中所谓的“三正”。^(注) 我

(注) 以上所述，主要是按《史记》等古史的观点编写。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夏正、殷正、周正不是夏、商、周三代的历法，而是春秋战国时代不同地区使用的不同历法。

们现今的农历，用的就是以寅月为正月的夏正。

商汤想，自己既然当了天子，要号令天下，无论是商国的大臣，还是各国的诸侯，都必须绝对地服从，因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代表天帝的意志。为了做到这一点，他率领众大臣、众诸侯，到亳城郊外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这大概是表示，他行使天子之职，号令天下，已经得到天帝的许可了吧。所以回到王宫之后，他就极为严肃地向众大臣、众诸侯说道：“从前，大禹率领人民疏导江河，治理洪水，使百姓得以安居；后稷播种五谷，使百姓免受饥荒之苦。由于他们有功于百姓，所以受到百姓的爱戴，世代受祭不绝。而蚩尤野心勃勃，祸及天下，终被黄帝所灭；夏王桀荼毒百姓，所以遭到天帝的厌弃。因此，我现在要奉告你们，一定要遵照天意，把自己的政事办好。如果违背天意，荒废政事，我就要重重地惩处你们！到那时，你们可不要怪我太苛刻、太严厉。”大臣和诸侯们跪在大殿中，都大气不出地静听着这位新天子的训话。

新王朝的一切全部就绪了。各国诸侯都返回了本国，众大臣也各就其位，尽职尽责，特别是右相伊尹，更是日理万机，将国家政事处理得有条不紊。眼看着国家蒸蒸日上，百废俱兴，却遇上了旱灾。这次大旱竟一直持续了七年，直旱得河干井涸，大地龟裂。商汤宰了许多牛、羊，甚至屠杀了大批奴隶做牺牲，举行过多次的祈祷，也没有求下雨来。各地饥民铤而走险的消息，雪片似的飞往宫中。商汤眼巴巴地看着晴朗的天空和炎炎的烈日，急得坐卧不安。

“事到如今，看来只有以人做牺牲了。”一个巫祝跪到商汤面前说道。

前边不是说到为求雨而屠杀过不少奴隶吗？那时，奴隶是不被看做人的。这个巫祝提到的“人”，指的是奴隶主和平民。商汤听完巫祝的话，



摇摇头说：“我身为天子，本来是为人们办事的，哪能让他们去做牺牲呢？如果非用人做牺牲不可的话，就让我来吧！”

这一下，可把那些巫祝们难住了。他们知道，天子自做牺牲，不过是说说而已。但话既已说出，如何收场呢？商汤的心里可有数。第二天，他经过沐浴，穿上一身整洁的粗布衣服，在王公大臣和一群巫祝的陪同下，来到郊外一片因干旱而早已枯焦了的桑林里。他设下祭坛，亲自剪下自己的一绺头发，又剪下他那长长的指甲——这就算是牺牲了。然后跪到祭坛前，诚惶诚恐地祷告道：“几年来滴雨未下，是不是因为我的政事缺乏法度呢？是不是因为我没有让人们过上安定日子呢？是不是因为我的宫室造得过于华丽了呢？是不是因为我对贪官污吏没有发现呢？是不是因为我听信了小人的谗言呢？我想，上天降灾，一定是因我不好的缘故。我一人有罪，愿上天处罚我一人，别再让天下的人们都跟着我吃苦啦！”

事情也凑巧。商汤祷告过不几天，就下起了滂沱大雨。甘泉复苏，草木吐绿，大地又恢复了生机。人们认为这是商汤自我牺牲感动了天帝，才将干旱解除，所以高兴得唱起了歌，跳起了舞，为他歌功颂德。

商汤即位以来，尽心国事，励精图治，使奴隶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由于过度的劳累，皱纹早早地爬上了他的额头，他的身体也一天天衰弱下去。不几年，他就病倒在床上了。

商汤的病一天天加重，就连他自己也知道，已经不久于人世了。可是，王位由谁来继承呢？长子太丁已经早早去世，次子外丙和三子仲壬身小体弱，不堪重任；太丁留下的那个儿子倒是活泼可爱，只是年岁太小。刚刚建立起来的商王朝，能不能延续下去呢？商汤对此实在有些忧虑。

右相伊尹和商汤朝夕相处，对商汤的心病了如指掌。他来到商汤的病

榻前，首先祷告了一番，然后情真意切地安慰道：“靠大王的英明，才得以除掉暴桀，安抚天下；天帝明鉴，一定会保佑大王的功业世代相传，臣也将继续为国为民，不遗余力。大王只管安心养病。”

商汤听了伊尹这一席话，心里热乎乎的；又想到多年来伊尹忠心耿耿，与自己情同手足，眼泪竟扑簌簌地掉了下来。心绪稍微平静了一下，他便将儿子外丙、仲壬和孙子太甲唤来，命他们跪到伊尹的面前，训道：“为父一生，祭祀天地鬼神，敬重贤臣良将。商国能有今天，右相实有大功。我重病在身，不久于人世，现将社稷托于右相。你们要遵守法度，不可骄恣。”外丙、仲壬连连点头称是，只有那年小不知事的太甲只管东张西望，全然不管这一套。

功劳卓著的商汤，终于离开了人世。伊尹凭着商汤生前的遗训，凭着他在朝中的崇高威望，辅佐外丙继承了王位。不料刚过去两年，外丙就死了；伊尹又立仲壬为王。谁知那仲壬也没有称王的福分，只过了四年，也死了。这时伊尹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精力旺盛，执掌着国柄。他和众大臣商议了一下，只好立商汤的孙子太甲为王。

伊尹心里清楚，太甲虽不是小孩子了，但他从小生活在王宫之中，对民情世态一无所知，因此伊尹经常给他讲述山川地理，万国风情；介绍远古的贤王，近世的暴君，当然更多的，还是讲述先祖们创业的艰难，守业的辛劳，告诫他如何继承先王遗德，敬重鬼神，亲近忠良，疏远小人，万不可使国家坏在自己的手里。

对伊尹的这些教诲，太甲起初觉得还有些意思，听得也津津有味。可是时间一久，就渐渐听不进去了，甚至感到厌烦，不如欣赏歌舞新鲜、有趣。伊尹毕竟是元老重臣，宫中的臣僚都惧他三分，所以太甲在伊尹面



前，也不敢过于放肆。每当伊尹没完没了地唠叨时，太甲虽然心不在焉，但还能强压着自己，装模作样地听上一阵。后来，他就渐渐不能克制自己了，特别是听到外面的鼓乐时，他就更显得烦躁不安，常常借口溜掉。伊尹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便对他进行严厉的训斥，警告他不要步夏桀的后尘，成为亡国之君。这时太甲已经鬼迷心窍，对伊尹的忠告不仅听不进去，反而很反感，不予理睬，开始凭着自己的王权，沉溺于歌舞酒色之中了。

伊尹更加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了。连日来，他寝不安，食无味，昏昏沉沉，神思恍惚。一天清晨，他正在宫中踱来踱去，突然看到几个兵士抬着一头死牛走过来。一问，原来明天是商汤的忌日，他们正在筹划祭祀呢！

“这样重要的日子，我怎么竟忘得一干二净！”他责备着自己，不由想到眼下那个不争气的年轻国王，想到商汤临终前的嘱托，眉头一皱，大步走回寝宫。

在痛苦的折磨下，他熬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清晨，他早早起了床，穿上了一件整洁的衣服，张罗起前往桐宫祭祀的事。

桐宫是建在毫城郊外、商汤墓地前的一个殿堂，专供祭奠商汤用的。殿堂一侧，盖有简易小房，里边住着看守墓地和殿堂的武士。每逢节日，商王和大臣们都要带着祭品和乐队，来到殿堂祭奠。逢到商汤的祭日这天，来人最多，祭品最丰厚，祭奠的仪式也最隆重。

太甲已经来过桐宫多次，对这个旷野中的殿堂早就看够了。另外，对那单调、乏味的祭奠仪式，他更是感到无聊、厌烦。因为那时的人们过于迷信，把祭祀看做是头等大事，什么祭天地，祭鬼神，祭先祖，祭山川，

接连不断，几乎天天祭祀，也难怪这位年轻的国王对此厌倦，况且他近来又沉溺于歌舞酒色之中了。他本不想去参加今天的祭奠，可是转念一想，今天不是一般的节日，而是先王的忌日，又有伊尹的一再督促，只好整衣戴冠，无精打采地乘上王车，朝桐宫驶去。

和往年祭日的祭奠相比，今天的王公大臣来得尤其多，而且除臣僚、巫祝、乐队外，还来了不少武士。太甲虽有些纳闷，但祭奠、颂祖、祷告的程序，早都安排好了，祭辞也早准备好了。到时候，他这个商汤的后代，如今的国王，把祭辞拿过来，照本宣科地读一遍就是了。所以对眼前的一切，也就没有过多的考虑。

牺牲摆上了祭坛，乐队奏起了音乐，参加祭奠的人们一齐跪下。使太甲感到奇怪的是，今天没有像往常那样，主祭人把祭辞送给他，而是由伊尹那老头子诵读起来了：

“日月巡行，天地有灵；

列祖列宗，唯命是听。

披肝沥胆，北战南争；

除暴安民，天下太平。

桑林祈雨，自我牺牲；

天降甘霖，万民欢腾。”

太甲跪在地上，低着头，听着这些他早已背熟了的老套话。他知道这是在颂扬先祖的功德。

“王宫政事，托付微臣，

诚惶诚恐，废寝忘食。

微臣不才，有违遗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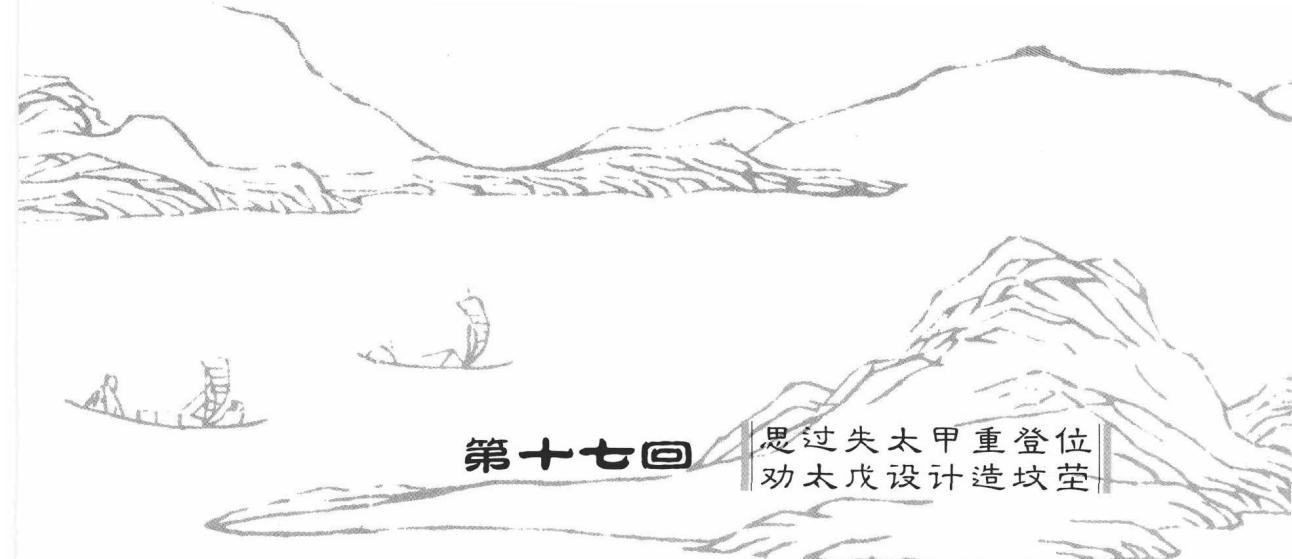
教导幼主，力不从心。”

“怎么和以前的祭辞不一样了？这时向先祖诉苦干什么？”太甲有些纳闷了。

“战战兢兢，卜问天神，
留住桐宫，训教王孙！”^(注)

“啊呀，原来是要把我囚禁在这里啦！”太甲听到最后一句，“扑通”一声，瘫软在了地上。

(注) 《史记·殷本纪》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诗经》中有《那》、《烈祖》、《玄鸟》等祭祀成汤的篇章。这段故事及伊尹囚太甲时读的祭辞，就是据此编写的。



第十七回

恩过失太甲重登位
劝太戊设计造坟莹

伊尹读毕祭辞，将太甲锁到桐宫之中，然后留下部分宫中侍卫照顾太甲的饮食起居，命令两队武士严密守卫。一切安排就绪，他就带着随从，乘车返回了王宫。

被囚禁在桐宫中的太甲，虽然有吃有喝，却失去了国王的尊严，失去了过去的自由。而且，他每天还必须早起晚睡，诵读那些颂扬先王遗德的诗篇。什么“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这是祭祀商汤的诗。意思是说，古代的圣贤，对鬼神，对人们，又和气，又恭敬，每时每刻都严格要求着自己，丝毫不敢怠慢，先王汤啊，您的孙子现在也诚心诚意地为您祭祀。）什么“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锡无疆，及尔斯所。”（这也是祭祀商汤的诗。意思是说，功德无量的先祖啊，您生前造福人民，升天后，还把自己的恩德赐给后代，从而使我能继续为您祭祀。）除此之外，他就是回想商汤临终时的遗训，思念做王的艰难，忏悔自己的过失。所有这些，都是伊尹向他亲口布置的。每隔几天，伊尹还要来桐宫检查一下。

从小无拘无束的太甲，今天竟吃起这样的苦头来，怎不使他感到痛苦

万分。不过他细想起来，自己即位以后，确实不务国事，恣意放肆，完全忘记了商汤的遗训，也辜负了大臣伊尹的一片苦心。今天落到这般地步，也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所以每当伊尹来检查时，他总是悔恨不已，痛哭流涕。另外，他对这种无聊、孤独的囚禁生活实在尝够了，他想用追悔、痛哭感化伊尹，以便早日放他出去。但伊尹究竟还放不放他出去，自己还能不能获得自由，他心里也很渺茫。古代帝尧放逐丹朱，那是终身不让他返回，帝舜放鲧于羽山，不久还把他处死了；先王汤放夏桀于巢，那实际也是置之于死地。每想到这些，他就不寒而栗，夜深人静，他常常翻来覆去不得入睡，他听着桐宫外凄厉的风声，时大时小；看着天上的明月，圆了又缺，缺了又圆。白天，他扒窗望着外面的草木，只见叶子生了又落，落了又生。他常想，明月有圆日，草木有生时，自己的囚禁生活何时是个尽头？等待自己的又将是什么？

转眼三年过去了。一天清晨，太甲正在诵读那些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颂诗，突然听到外边鼓乐喧天。他隔窗望去，只见一队宫车正朝这边驶来。又过了一会儿，车子和车上的人人都能辨清了：那第一辆，不正是自己过去乘坐的王车吗？但车上除了驭手，并无人乘坐。第二辆车上，坐的却是满头白发的伊尹。太甲的心紧张得怦怦直跳。

车子终于在宫门外停下了。老态龙钟的伊尹让人搀扶着，慢慢下了车，走进桐宫。他旁若无人，只管自己面对商汤的灵位，拜了三拜。然后念念有词：“先王辛劳归天，仍不忘社稷，教导幼主，历经三载。今托梦于微臣，得知幼主翻然悔悟，革面洗心。今奉旨前来接回王宫，重理朝政。臣当一如既往，尽心竭力，效犬马之劳！”

太甲起初只是像傻子一样，呆呆地站在一旁，看着伊尹跪拜，听着伊

尹祭祷。当他听到要把他接回王宫时，一下子跪到了伊尹的脚下。他怀疑：这是不是做梦？

伊尹拉起太甲，献上衣冠，说道：“大王在此三年，实在受委屈了。不过微臣受命于先王，也是无奈。现在就请大王启行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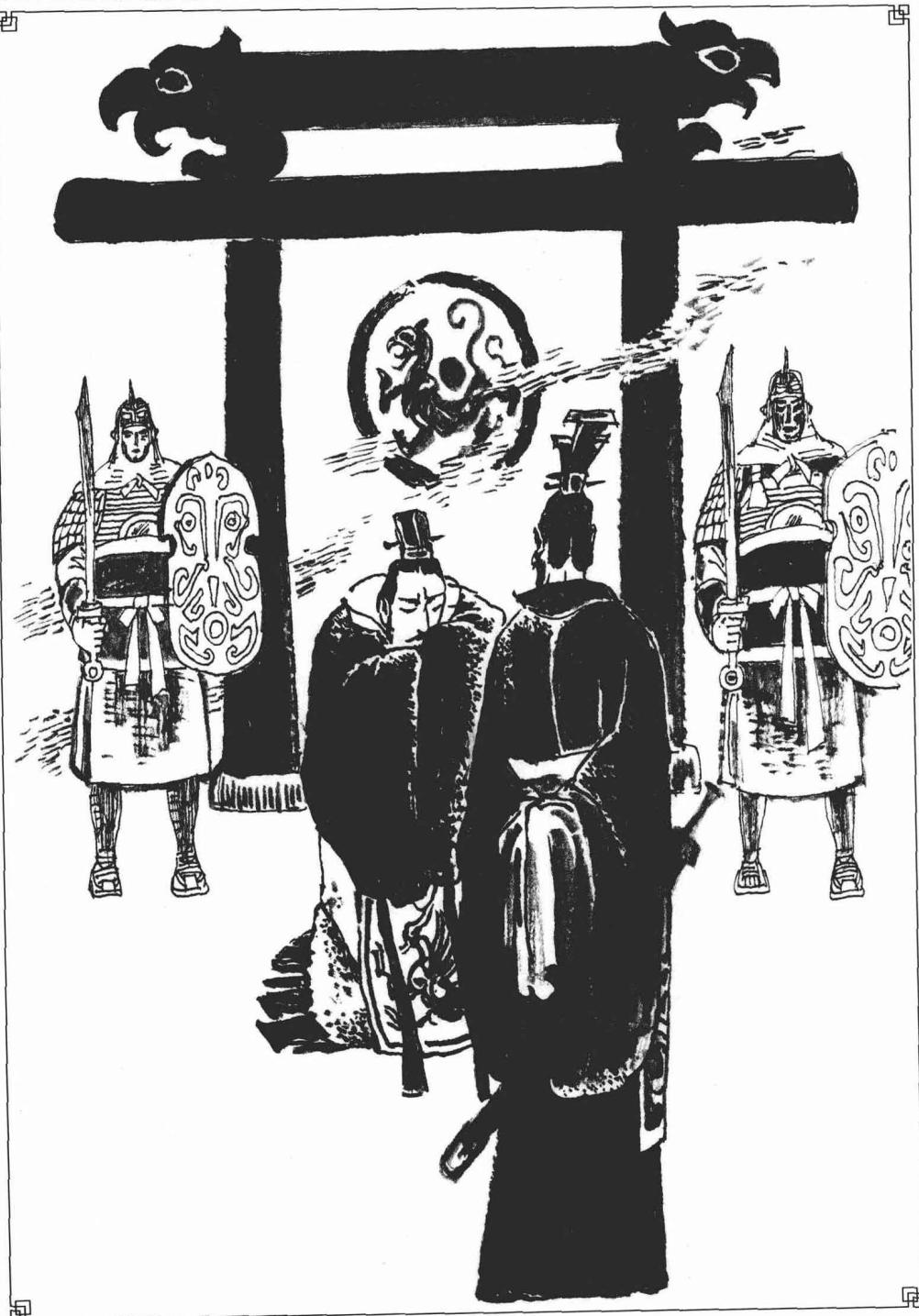
太甲自惭形秽，有什么委屈可言？再说，即使心中有点委屈，哪敢对这个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伊尹讲？自己被囚禁三年，大难不死，得获自由，就谢天谢地了。所以他只是连称留住桐宫三年，受益匪浅，对老臣的教诲永志不忘。接着，他又向众大臣讲了许多引咎自责的话，就乘车返回了王宫^(注)。

太甲被放逐桐宫时，虽然面对荒郊，孤身一人，生活有些清苦，但终究是吃穿不缺，尚能安身。今天重返王宫，正襟危坐，接受众大臣的朝拜，不由想起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羞愧难容。他又见三年来，伊尹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对这位元老重臣也就真心地敬重起来。所以他重登王位之后，果然不近酒色，勤于朝政了。

太甲复位后，又做了三十年国王，伊尹也一直辅佐了他三十年。直到太甲死后，他的儿子沃丁继位为王，伊尹才寿终。据说，伊尹死时已有一百多岁。

伊尹称得上五朝元老，为商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不朽功劳。伊尹死后，沃丁下令全国停止歌舞，以天子之礼，将伊尹葬于毫郊。伊尹才高

(注) 《史记·殷本纪》：“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竹书纪年》所载与此相异：“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从伊尹受到商代及后人普遍尊崇的事实来看，《竹书纪年》中的说法似不可信。故本文未取此说。



德重，辅佐有方；身居显位，无篡权之心，不仅当时的人们编出许多歌来，颂扬他那高尚的行为与品德，就是后来的统治者，也都把他视为贤相，建庙祭祀。在今河南省虞城县西南二十二公里处，有一座硕大的土丘，相传为伊尹墓。墓前的祠堂至今犹存。

沃丁称王以后，大概是因为还记得太甲被放逐桐宫而蒙受的耻辱，加之多年来在伊尹的治理下，政治比较清明，所以沃丁在位的二十九年间，天下还算太平，各国诸侯也能按时来朝，可是沃丁之后，朝中就乱套了。

原来沃丁临死时，把王位传给了太庚。那太庚可不把先王创业的艰难放在心上。他就像太甲当初那样，整天歌舞宴饮，不理朝政。他浑浑噩噩地过了二十多年，留下了个乱糟糟的国家。许多诸侯见商国一天天衰败，也就很少再来朝拜了。

太庚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小甲、雍己、太戊相继为王，结果又是一个比一个昏庸，一个比一个残暴，特别是那个太戊，尤为突出。他穿的是绫罗，吃的是美味，饮酒时用的觥（gōng弓）、觚（gū孤）、盉（hé禾）、卣（yǒu友）、斝（jiǎ甲），都必须刻上美丽的花纹；他日夜由成群的宫女陪伴着饮酒作乐，常常是连续多日不上朝问政。他嫌原来的宫殿不气派，就征调全国大批的民工和奴隶，对王宫进行重建。每座宫室在开工兴建时，都要杀死许多奴隶和牲畜，埋入地下，作为奠基；宫室落成时，还把大量的礼器、牲畜、奴隶埋到宫室的前后，举行隆重的落成仪式。经过几年的时间，新王宫终于建成了，太戊又下令在城的四周挖了深深的壕沟，并派武士日夜守卫。几年前埋葬雍己时，他为了显示自己的富有和慷慨，也为了表示他对已故国王的忠诚，除用许多玉器、车马、牲畜随葬外，还杀了上百个奴隶作为殉葬。后来每逢祭祀，他都要杀死一些奴隶作祭品。



击鼓人用的鼓槌，是奴隶的腿骨；祭坛上盛酒的器物，是奴隶的头颅。国王残暴，上行下效，各级奴隶主也都以赠送奴隶夸富，以屠杀奴隶为荣。一时间，商国的奴隶数目锐减，市场上的奴隶价格猛涨。

太戊的残暴统治，不断引起奴隶和平民的反抗。为了镇压这些暴动，他又施行了严酷的刑罚，什么割鼻子、挖眼睛、剁脚、砍头，无所不有，惨绝人寰。

这时辅佐太戊的宰相是伊尹的儿子伊陟。伊陟也像伊尹一样，远见卓识，足智多谋，一心一意效忠商王朝。他看到国王昏庸残暴，商王朝江河日下，平民和奴隶的暴动此伏彼起，诸侯停贡、不朝，甚至有举兵反叛的迹象，急得日夜难眠，坐卧不安。他曾效法父亲，多次劝谏太戊，结果毫无作用。对此他早有估计，因为父亲是开国功臣。汤王死后，他名为宰相，实际掌握着朝政大权，左右着商王的废立。这些特殊的条件，伊陟是不具备的。为了劝谏太戊，他必须另想办法。

太戊虽然暴虐专横，可是非常迷信，惧怕鬼神。太戊想，无论是朝中重臣，还是平民百姓，谁胆敢反对他，他都可以把这些人轻而易举地杀掉。如果鬼神和他作起对来，他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每次祭祀，他必参加，而且仪式格外隆重，超过了历代先王。因为他觉得，只要有先祖和天神保佑，他的王位就可以稳如磐石。

一年一度的祭天之日又到了。跟往常一样，太阳还没有露头，太戊就穿戴整齐，乘上华丽的王车，带着丰盛的祭品，在朝臣们的陪同下，恭恭敬敬地来到了郊外的庙堂。

太戊刚踏进庙门，不禁大吃一惊：庙堂里怎么长出了桑树和谷子？当时的人们认为，桑树和谷子本是在田野中生长的，若庙堂里长出这些东

西，那就预示着天将降灾，国家要灭，庙堂要毁。众大臣见太戊大惊失色，慌忙上来搀扶，可是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是一种不祥之兆。

正当人们惊愕之际，大臣巫咸又战战兢兢地跪到太戊面前说道：“启禀大王，祭坛旁边过去平平整整，现在突然拱起了一堆黄土，简直像个坟丘！”

“这是什么征兆？”太戊吃惊地问道。因为对庙堂里长出桑树和谷子是不祥之兆，他很早就听说过，而对庙里面拱出坟丘是吉是凶，他还没有听人说过。

“过去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巫咸说道，“不过据我看，大概不会是吉兆，我担心天神要降下灾难，甚至有可能危及大王的生命。”巫咸不仅是和伊陟一样的重臣，而且是专管祭祀的官。对他的话，太戊一向是重视的。

“这也可能是天神的好意，是让大王采取措施，设法避过灾祸。”另一个大臣解释道。可是天神究竟将降什么灾难？如何预防？他也没说清楚，太戊反而心里更没底了。

“其实这都不过是无根据的猜想。”伊陟走上前来说道，“如果是天神降灾的预兆，就一定还有别的征物；否则我们理解不了啊！说不定这根本不是什么天神的旨意，只不过是庙堂外的树根串过来拱起的呢！”

伊陟的这番话，倒使太戊的心暂时平静下来。但究竟是不是吉凶的征兆，只有挖开看了才能确定。

几个武士奉命小心地挖了起来。开始时，除了普通的黄土，没有发现什么异样的东西，可是挖了一会儿，居然挖出了一个骷髅。“这就怪了，



建庙堂时，是将那些可恨的奴隶埋在墙基下的，骷髅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太戊疑惑不解地问道。

“大概是天神有意放到这里，以此怪罪大王杀的奴隶太多了。”

“也可能是那些奴隶死后，仍然阴魂不散，自己慢慢移过来，是想拱翻先祖祭坛的。”

大臣们正你一言我一语地猜测着，议论着，那挖土的武士又发现了一块片状的石头。除掉上面的泥土后，只见石面的周边有一圈纹理清楚的黑纹，石面中间的颜色黑白分明，竟是一些奇怪的图形。太戊已经明白，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是天意了。他命武士将石片供奉到祭坛上，然后绕着石片，左瞧右看。看着看着，不禁害怕起来。那一条条纹理，弯弯曲曲，像地上的河道，又像是打仗时武士们排成的蛇阵。中间的块块黑斑，好似即刻倒塌的宫殿。“宫殿”上方还有两个大黑点，既像天上的日月，又像刚才挖出的那个骷髅上的两个眼窟窿。他不敢再看了，更不敢猜测了。他要听巫咸的解释，希望从中得到些安慰。

在太戊端详石片时，巫咸也一直跟在太戊的后边。他虽然没有说话，却显出非常紧张的神态。他看到太戊投来询问的目光，才支支吾吾地说道：“大王，这，可能是个凶兆。”稍微停了一下，他看了看太戊的表情，才又指着石片上的纹理和黑斑继续说，“天上日月无光，地上河道干涸，社稷将要倾覆。从刚才挖出的顺序看，骷髅在前，神石在后，怕是天神已将使命托付给那些奴隶了。”太戊听到这里，脸色一下子变了，两只眼睛也有些呆了。巫咸见此情景，又赶忙安慰道：“常言说，邪不压正，灾不胜德。只要大王修明政治，废止苛刑，我想灾异是能够避免的。”

对一般大臣的话，太戊是不大理会的，而对这位祭祀官的话，他一向

重视。巫咸刚才的解释，他更是深信不疑，因为这与他想的不谋而合了。

太戊真的害怕了。对刚才挖出的这两件“神物”，他不敢妄加处置，而是命武士照原样掩埋好，然后到祭坛前虔诚地祷告了一番，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率领众大臣起驾回宫了。



第十八回

传流言王室风波起
排众议盘庚大迁都

太戊祭祀回来，还真的变了一副模样。他本来在宫中养着许多美女，过去对她们百看不厌，现在看了，却好像都是神态异常，面善心毒，怀疑她们是受了恶魔的遣使，专到宫中来咬噬他的。他想把她们统统杀掉，可是天神命他宽刑，只好将她们逐出王宫，令其各选配偶。此外，他对歌舞也厌烦了，反感了：“天神要降灾于我，这些畜生却在用歌舞庆贺！”于是将乐人也都逐出王宫，罚做苦役。最使大臣们不好理解的是，他居然对那些卑贱的奴隶也改变了看法。过去，他曾把大批直接隶属于商王的奴隶赠送给王公大臣，还常以屠杀奴隶取乐。近来却经常告诫大臣们，那些奴隶有的是受天帝遣使的，万一杀错了，会触犯神灵，招来祸患。在太戊的影响下，一个时期中，各级奴隶主也很少再大批地屠杀奴隶了。伊陟和巫咸见太戊务起国政来了，便暗中派人，拔掉了有意栽在庙堂中的桑树和谷子，铲平了那个精心设下的坟丘。

商王朝内部的矛盾得到了缓和，过去一些脱离了商王朝的诸侯，又重新归附。可惜这种复兴局面未能持续多久。太戊一死，商王朝又乱了起来。

商代的传位制度，是兄终弟及。太戊没有弟弟，当然要传位于儿子了。使他头疼的是，他有三个儿子，而且年龄接近。太戊还没有死，长子仲丁就把王位死死盯住了，次子外壬和三子河亶甲也都不甘心。他们争相结党，进行角逐，妄图置对方于死地，以便使太戊的那顶王冠能落到自己头上。他们的这些阴谋未能得逞，太戊之后，还是按照顺序，先后由仲丁、外壬、河亶甲继位。他们之间的斗争却一直未断，最明显的就是表现在三番五次的迁都上。仲丁即位后，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便携带着自己的亲信，将王都从毫迁到了敖（áo 熬，今河南郑州西北）。外壬即位后，王都没有变，过去仲丁的党羽给他找了不少麻烦。所以外壬一死，新即位的河亶甲就将王都从敖迁到了相（今河南内黄）。迁都时，当然是撇下了仲丁和外壬的党羽，只将追随自己的王公大臣带了去。由于同样的原因，后来祖乙即位时，将王都迁到了邢（今山东定陶）；南庚即位时，又将王都迁到了奄（今山东曲阜）。

这天，奄都城中热闹非凡，王宫中更是鼓乐喧天。原来，太戊的第五代孙、商代的第二十个国王盘庚今天登位了。

算起来，盘庚还是南庚的侄子。不过，盘庚并不是直接继承南庚的王位，因南庚死时，将王位传给了盘庚的哥哥阳甲。阳甲在位七年病死，王冠才落到盘庚的头上。

身着王服、头顶王冠的盘庚，在长蛇般的王宫队伍的簇拥下，先到祖庙进行了祭祷，才登上王车，向王宫缓缓驶去。看上去，盘庚约有二十岁。他坐在王车上，胸脯挺得直直的，一动不动。眼睛瞪得大大的，眨也不眨。面部也好像没有一点表情。王车在宫门前停下了，他仍呆呆地坐着，直到两个大臣前来搀扶，他才如梦初醒，慌忙跳下，然后头也不回地



径直朝王宫里走去。

一阵鼓乐奏过，王公大臣一齐跪下。这时，执政大臣古贤代表众大臣，大声地宣读起颂词：“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相土烈烈，有彼武汤。王都东迁，天命至奄；列祖保佑，国泰民安……”古贤有些驼背了，但腿脚还很硬朗，站得纹丝不动，好似王宫中的两根大柱子。他的声音虽有些沙哑，但听起来很有力，震得四壁都好像在颤动。他的神态，他的举动，好像不是在庆贺新王的登基，而是在炫耀他的威势。

盘庚仍是一动不动。他自知也不能动，因为今天是登基仪式，一切都要听从这位老臣的摆布。他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对面前的这位古贤老臣，是尊敬？是畏惧？是厌恶？他一时也说不上来。盘庚从小在王宫里长大，对王宫内情还是略知一二。古贤本是一位社会贤达，在百姓中有很高威望。祖乙末年，国家混乱。他冒死给新即位的南庚奏了一本，建议迁都到奄。南庚还真的接受了他的建议，并请古贤做了自己的辅佐大臣。那时，古贤已有四十多岁，深得南庚的赏识，再加上他阅历丰富，学识渊博，所以宫中大臣无不敬畏。南庚在位共二十四年，死后，已经大权在握的古贤便立阳甲为王。阳甲当时还小，朝中大事，当然是由古贤一手料理。

古贤执掌着国家的内外大权，但他对商王还是无比尊重的。祭祖、敬天，他一向把商王推到最前列，对外征伐，更由商王亲口发布。他平时也经常对宫中大臣们说，尊商王就是敬天神。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了王公上下的一致拥护。过了六年，阳甲刚懂得些政事了，不料身染重病，猝然死去。如今，古贤又把阳甲的弟弟盘庚扶上了王位。如果把建都奄城看做新基业开端的话，那么古贤也称得上是一个功劳卓著的奠基人了。

对自己的权势与影响，古贤也有所估计，并施展过几次。比如，他曾自比伊尹，平定过两次王宫的内乱；他直言不讳地多次训导过南庚和阳甲；在他的提议下，商王罢免过几个重要的大臣。正因为如此，在整个王宫中，上自商王，下至役使，对这位元老重臣无不敬畏。就是他盘庚过去在宫院里玩耍，见了这位元老，也总是躲得远远的。他曾想，自己将来做了大王，一定要离开这个鬼地方。现在，自己真的登位了，是国王了，但眼前的一切明白无疑地说明，他又将是一位受制于人的国王！想到这里，他不寒而栗，眼珠子下意识地转动了一下，移到了古贤的身上。

烦琐的登基仪式结束后，盘庚没有去听古贤的训导，便由随从陪同，驱车出了王宫。

奄都的大道上满是泥泞，大道两旁是因水患而倒塌的房舍。盘庚来到郊外，举目四望，天高地阔，好像今天特地为他舒展开的；凉风习习，使他格外舒畅，也好像是今天特意为他吹来的。他正感到无比惬意，一队衣服褴褛的饥民从前边的大道上走过。被大水冲倒的树木仍横倒在地上，枝叶上还留着片片泥巴。看到这些，盘庚游兴尽消，立即回宫。

“奄城地势低洼，水患连年，王城在此，实不相宜！”盘庚一回到王宫，就把大臣们召来，说了自己的看法。

古贤万万没有料到，新王刚即位，竟敢提出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来。他吃惊地瞪着双眼，说道：“奄都碧水环绕，得天独厚。先王遵从天意迁都于此，三十余载，国运亨通，怎么妄谈迁都？”

盘庚一听这话，就有些气了，说道：“两位先王在此，都未得到祖宗的保佑，早早归天；而且多年来水患不断，百姓流离，有什么亨通可言？再不迁都，天神必将发怒，我们的王宫也将付诸东流！”



“大王可先祭告一下天神，占卜一下吉凶。”一个大臣在旁边支支吾吾地说。

“刚才已占卜过了。天神命我速派大臣，另选建都之地。”盘庚的态度非常坚定。

“只怕朝中百官、国中臣民难以接受。”古贤威胁道。

“受不了的就说服，说服不了的就强制。否则，我这做国王的还有何用？”盘庚也不示弱。

一场不愉快的商谈就这样结束了。

对商谈的结果，盘庚事先就有预料：奄都是古贤选定的；奄都王宫中的每座殿堂、每个花园，古贤都费过一番心思；王宫中的臣僚、役使，都经过古贤过目、挑选。盘庚在即位之前就看出，这里不是什么王宫，而是一个大庄园，这个庄园的庄主，就是古贤！他绝不会同意迁都，离开他的这块世袭领地的。因此，他们的商谈虽然不欢而散，却更坚定了盘庚迁都的信念：一定要把古贤的这个安乐窝掀翻！另选王都，复兴社稷！

三四个月之后，选王都的大臣回到了奄城，立即进宫向盘庚奏道：“启禀大王，微臣奉旨西行，看到一处地方，人称北蒙（在今河南安阳西），虽无城郭大道，却是村落棋布，狗吠鸡鸣；那里有一清溪，称作洹水，终年不涸。微臣赶到北蒙那日，恰逢细雨霏霏，只见远处青山隐隐，近处绿水悠悠，使人流连忘返。若在那里建起一座王城，岂不美哉！”盘庚听罢，摇头说道：“对观风赏景的，孤并无兴趣，若因那里的风景美而兴师迁都，也违背天意。只是不知那里的山川形势，能否有助于孤立国安邦？”那大臣知道刚才的话虽是实情，却不合大王之意。现在听到大王问那里的山川形势，便立即答道：“北蒙居天下之中，而且左有孟门雄关

(在今河南辉县境内)，右有漳、滏之险，前有大河阻拦，后有太行屏障，正是大王兴邦立国、号令天下的理想之所。”

盘庚听了这话，才点了点头，脸上显出喜色，当即传出了迁都的命令。呆呆地站在一旁的古贤见此情景，知道这位年轻的国王火气正盛，所以一句反对的话也没敢说。

那时商朝的统治中心，已由现在的山东、河南，扩大到河北、山西、陕西、湖北、安徽等广大地区。说北蒙“居天下之中”，并非虚妄之言；又说那里有山川之险，当然更符盘庚的心思，所以盘庚才果断地发出迁都北蒙的命令。且说盘庚正踌躇满志地考虑着下一步的打算时，一些王公大臣突然接踵而来：“启奏大王，迁都的命令刚一传出，城中的百姓就议论纷纷，说‘王都西迁，如日落西山，我朝恐不久长’。”“启奏大王，外面传言，大王迁都是不敬天神、不尊先祖之举。天神若动怒，百姓必遭殃，社稷将因此而颠覆。”“启奏大王，百姓集于宫外，恳请大王收回成命。”……

盘庚看了看这些前来“为民请命”的大臣，心里已明白了大半，于是试探性地向古贤问道：“老臣有何考虑？”古贤此时正幸灾乐祸呢！而且巴不得趁机发一通议论，再给盘庚泼一瓢冷水。他眼珠子骨碌碌转了两下，慢条斯理地说：“常言道，国家兴盛，在乎民心顺；民心顺，在乎节用而爱人。王行德政，如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不召而民自来。而今却是百姓哗然，只怕……”所到这里，盘庚实在忍耐不住了，怒道：“真是人心之异，如其面焉！以孤看，如今只怕有人居心叵测，唯恐天下不乱，故以浮言蛊惑民心，制造事端！”说完，便大步走出王宫，来到喧嚣不止的人群面前。他冷静地观察了一下，发现叫喊最凶的，全是那些有万贯家产



的名门望族。于是，他用十分坚定的口气讲道：“我商族先王，只因顺从天意，为民兴利，才多次迁徙，未敢久居一地，百姓才普受恩惠。孤今日承先王之道，寻理想之所，如何是不敬天神、不尊先祖之举？譬如乘舟，不解缆绳，如何行走？舟久居不动，岂不腐朽？如今你们反对迁都，与此有何不同？为了彻底弄清天意，巫史多次占卜，均为大吉。对迁都之事，众臣民无须忧虑，孤决心已定，必不动摇！”他见人们的喧嚣已经平静下来，便扭头瞥了古贤一眼，厉声说道：“若再有人制造谣言，图谋不轨，无论平民百姓，还是王公旧臣，都将受到严惩，绝不能把这种恶劣的种子带到新都去！”盘庚说完，就转身回宫去了。

迁都前的这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人们经过几天紧张的准备，就驾起牛车，赶着羊群，浩浩荡荡地踏上了西行的征途。队伍中，也有那个一向“效忠”商王的古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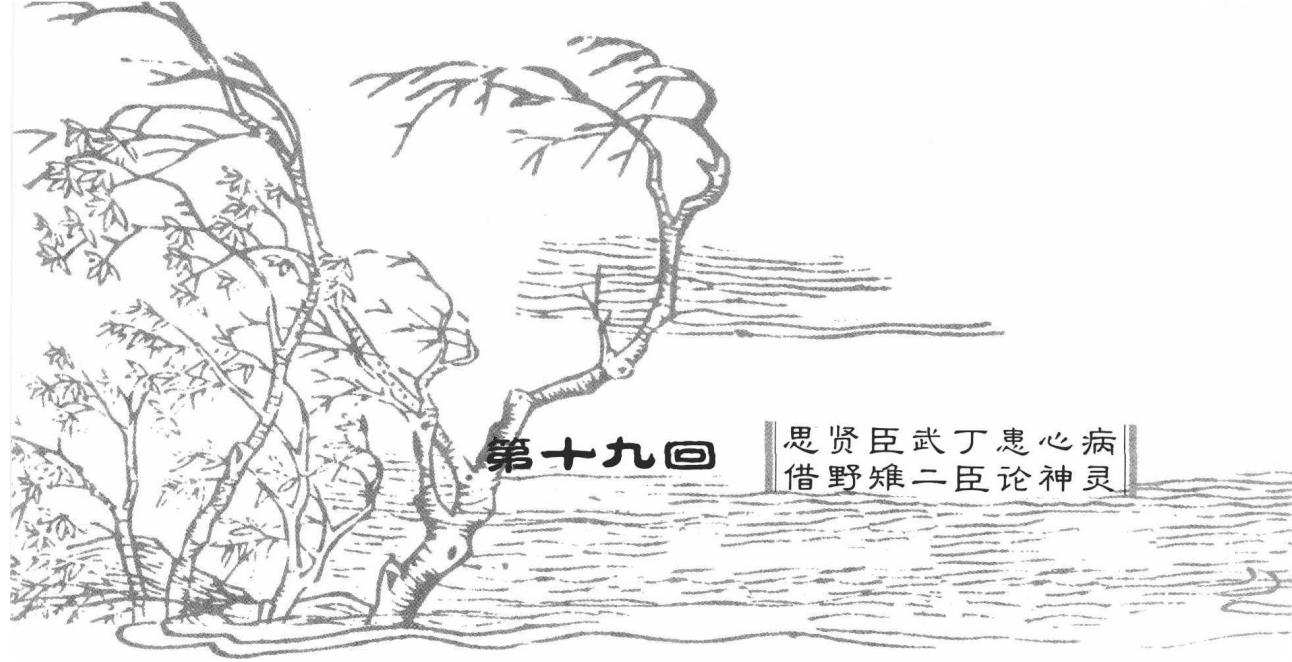
盘庚率领着人们，经过几十天的长途跋涉，终于渡过黄河，来到洹水之滨。过去的奄城虽说遭过几次水患，但到底是做了几十年的王都，已经相当繁华。相比之下，这北蒙之地自然显得冷清、荒凉。盘庚不愧是个有作为的国王。他一到洹水，就驱使大批奴隶，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建筑宗庙宫室，修造半地窖式的窝棚，开设制陶、冶金和制作骨器的作坊。

一座崭新的王城眼看就要建成了，由于建城中的繁重劳动，由于粮食的短缺，由于大贵族们财产分配的不均，一些人的埋怨情绪又滋长起来了；那些失去昔日欢乐的名门大户，更是怨气十足，甚至制造起更换国王的舆论来。

形势越来越严重，一些不满情绪已经在许多公开场合明白地表现出来了。盘庚敏锐地预感到，不采取断然措施，必将发生一场新的骚动。于

是，他首先下令处死了一批曾经逃亡过的奴隶，然后将国中的臣民召到一起，厉声训斥道：“日月辉于外，螟（míng 明，吃禾心的害虫）螣（tè 特，吃禾叶的青虫）藏于内。如今流言四起，其源盖出于怀有二心的名门重臣。他们离开旧地，如木倒伏，遇有时机，便横枝斜生。孤当初为何过于仁慈，未将其连根砍掉呢？”说到这里，他便将愤怒的目光移向古贤，“你身为元老，对臣民中的怨言为何不仅知而不报，还要妄自传播？流言飞语犹如荒原野火，一旦燃烧起来，如何扑灭？我朝先祖，一向视你如手足，如今你为何竟依仗权势，毁我宗庙？先祖有言，勿乘驽马，勿用奸人；任贤勿贰，去邪勿疑。为了社稷的长治久安，孤不得不严惩你这样的奸佞之臣！”盘庚环视了一下四周，又对众臣民说道，“从今以后，无论亲疏，孤将一视同仁：以刑罚惩其罪行，以爵禄赏其政绩。国家兴盛，功在臣民；社稷颠危，罪及孤身。”盘庚说完，便下令将古贤等一批传播流言飞语的元老重臣监禁起来。又派武士监督，加紧王城的建设。

近几年，一座规模宏大的新王都终于兴建起来了，当时称作“大邑商”。盘庚的迁都之举，果然给商王朝的政局带来转机。后代的史书记载，从此“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你道后代的史书为何将“商”称作“殷”了呢？原来自盘庚迁都到北蒙之地，兴建起大邑商，直到商朝最后一个王——帝辛，共历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都城未再迁过。在大邑商附近，有一商王的田猎区，名殷。周人灭商以后，为了表示对商人的蔑视，便将商人称作殷人。后来人们就将盘庚迁都后的商朝称作殷朝或者殷商，商朝的都城大邑商，自然也就称作殷都了。商朝灭亡之后，这座王城逐渐废弃，成为废墟，历史上便称其为“殷墟”。



第十九回

思贤臣武丁患心病
借野雉二臣论神灵

盘庚以非凡的魄力，终于迁都到殷，并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大大加强了王权。

盘庚在位二十八年。盘庚死后，他的弟弟小辛继承了王位。小辛平庸无为，糊里糊涂地做了二十一年国王，又将王位传给了弟弟小乙。这小乙也是个无能之辈，结果使得谗谄小人飞黄腾达，忠直之士被一个个排挤出王宫。商王朝江河日下，岌岌可危。小乙做了二十八年国王，把这个破烂摊子交给了儿子武丁。

武丁倒是个有抱负的国王。即位之前，他就留心国事，有着一番打算，可是即位之后，却又感到力不从心，不知从何下手了。一天，他在宫中设下丰盛的酒宴，然后把宫中大臣全部召来，对他们说道：“自从汤王建商以来，至今已有四百余祀，王都迁到北蒙，也有七十七祀。诸位大臣在朝中长期辅佐先王，经验丰富，见多识广，今天特请诸位前来，论得失，谈成败，也便于今后借鉴。”

“大王不忘先王旧臣，真是英明无比。”一个大臣端着斟满了的酒杯说道，“以微臣之见，社稷要安定，全靠神灵保佑。若想长治久安，切记祭

天要准时，祭品要丰盛。”说完，将酒杯举过头顶，转了三圈，然后一饮而尽。

另一个大臣接着说：“国家能有今天，全是历代先王的功劳。他们辛苦一生，为我们留下江山，就仙逝归天了。若想长治久安，切记修建祖庙，使列祖列宗有个安身之所；诚心祭奠，盼先王经常现身显灵。”说完，弯下腰，低下头，端着酒杯在地上转了三圈，也一饮而尽。

又一个大臣紧接着说道：“王公大族是国家的股肱，胥靡众人是戕害国家的祸端。我们过去曾为先王效过大马之劳，今后更愿为大王肝脑涂地！”说完，举着酒杯，对着宫中的大臣画了个大圈，也一饮而尽。

“对，愿为大王肝脑涂地！”众大臣齐声附和着，王宫里的气氛异常热烈，这时武丁好像没有注意到宫中的气氛，只是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每个大臣陈述的政见。他正听着，突然身子一歪，眼睛一闭，瘫倒在了地上。宫中的热烈气氛一下子烟消云散。大臣们慌忙扔下酒杯，请医官诊治。过了半个时辰，武丁才清醒过来，睁开了双眼，可是不会说话了。

消息传开，举国上下一片惊慌。人们对新王的病症感到奇怪，更说不准天神还给人间降下什么灾难。王公大臣们都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天天向天神祈祷，请名医诊治，但武丁的病总不见好。后来，他们见武丁虽仍不能说话，但又能被人搀扶着，僵尸般地坐到宫中，接受大臣们的朝拜了，也就放心了些。从此，他们每天都把武丁搀到宫中，让他“接受”朝拜，“听”大臣述职，仪式完毕，又把他搀回寝宫安歇。朝拜的仪式天天不变，大臣们的述职词也可以老调重弹，反正国王已不明事理，不会说话，更不会发脾气。他们也用不着担心掉脑袋。时间久了，一些大臣尝到了甜头，他们觉得，有这样一位国王倒也蛮好。



转眼三年过去了。正当王公大臣们感到悠然自得的时候，武丁又突然添了新病，竟连着三天，昏迷不醒，滴水不进。这一下，大臣们又一次着急起来。

“照此下去，再有两天，大王就要仙逝。快请医官诊治！”

“三祀来，大王安然，天下太平，我们不可一日没有大王啊！”

“唉，也许是大王的寿数到头了，诊治也不会有什么用的。再说，即使醒来，照常不会说话，不能理朝，还不如早些归天，我们也好另立天子，治理天下！”

大臣们正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武丁突然伸了一下双臂，睁开了双眼，没头没尾地说道：“快，快！”

“大王醒来了！”

“大王能说话了！”

王宫上下，一片欢腾。众大臣纷纷跪到武丁面前，要听听这位已经三年不讲话了的国王，今天要发什么圣旨。

“天帝在太华山对我赐教三祀，让我尽心国政，不拘旧俗，选用贤人，革除积弊。”武丁无力地环视了一下垂手侍立在病榻前的大臣们，一本正经地说，“临别时，天帝特意把我领到傅岩（在今山西平陆县东），指着一个正夯土筑墙的奴隶对我说：‘这人名叫傅说，是个才能出众，能够帮你治理天下的大圣人。你不要看他衣衫褴褛，地位卑贱，这是我为了磨炼他的意志，锻炼他的才干，有意把他贬为奴隶，罚做苦役的，你回宫以后，速速派人把他请去！’”说完，武丁还把傅说的相貌详细地画了出来，命大臣速到傅岩寻找。

大臣们对此半信半疑，但这是武丁三年来发出的第一个圣旨，何况还

是转达天帝之意，谁敢提出异议？经过简单的商议，当即就推举一名大臣，带上武丁画出的图形和几个随从，前往傅岩。

他们乘着王车，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才来到傅岩，然后就对着图形，明察暗访起来。经过几天的察访，他们果然找到了一个长相与武丁所画图形非常相仿的人，一问名字，恰好叫傅说，他们又惊又喜，不由分说，就给傅说摘去锁链、镣铐，换上朝服，然后把他推上马车，朝王都殷地驶去。

傅说坐在车上，双目紧闭，心神恍惚。他知道现在乘坐的不是平民百姓的车，也不是一般侯爵的车，而是王宫中的车：“大概是商王又有什么重要祭祀，要拿我做牺牲了吧？可是从来人的举止、表情看，又不大像。那到底带我去干什么呢？”

马车在路上颠簸了两天，终于停下来了。傅说睁眼一看，原来是来到了王宫。他只见身穿朝服的大臣们像恭候天神一样，垂手而立。对眼前的一切，他无心欣赏与考虑，任凭人们摆布。当他被带到一座大殿时，他一下子惊呆了：殿堂正中那个身着王服、头顶王冠、正襟危坐的人，面庞怎么很熟？他仔细想了想，叹道：“哎呀！他不正是那个和我见过面、聊过天的杂役吗？”

“你是……”傅说瞪着两只大眼睛，打算试探性地询问一下。

“我是先王之子，当今的国王。”武丁立即打断了他的话，向他解释道。

傅说揉了揉双眼，断定自己确实不是在做梦，便向武丁跪下道：“贱人……”

“你不是贱人，而是天帝派遣的圣人。”武丁又将傅说的话打断了，



“天帝命你来到宫中，帮我匡扶社稷，治理天下。你忘记那天在傅岩修路时，天帝对你说过的那些话了吗？忘记那天你亲口向我立下的誓言了吗？”

听到这时，聪明的傅说渐渐醒悟了，清楚了。面前的这位大王，的确是和自己见过面的那个杂役。那大约是在四五年前，他受主人之命，在给当地一个小吏夯土筑墙时，遇到了一个年轻杂役。那年轻人一边干活，一边慨叹官吏的腐败，坏人的不法，国家的衰亡。对天下政事，傅说平时就有所思，所以也就上自国王、朝臣，下至官吏、百姓，海阔天空地谈论起来。那年轻人听得津津有味，还让他谈了一通治国的方法。记得临别时，那年轻人说道：“你真是一位贤人，有朝一日我做了国王，一定请你辅佐。”当时他听了这话，还有些好笑。心想，你一个无名杂役，如何能当上国王？谁料他今天竟真的成了国王。“他莫不是冒名顶替？这不大可能。他怎么又说我是天帝派遣的呢？对，这一定是商王的妙计。否则，我这个卑贱的奴隶，如何能来到王宫，辅佐国王呢？”想到这里，傅说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他开始注意听着武丁的话音，顺水推舟，含糊应付。蒙在鼓里的朝中大臣，当然都信以为真了。

傅说正式被武丁任命为左相了。当晚，武丁把傅说召到自己的寝室，如实地向他述说了自己当王子时，如何遭到先王的厌弃，被赶到民间从事杂役；当上国王后，为了详细观察朝中的大臣，如何三年不语；最后又如何假托神灵，把他请进王宫。“三祀来，我无时无刻不在盼望得到你的教诲。我曾想，我若是把刀，就拿你来做磨刀石；我若想渡河，就拿你来做渡船；要是遇到干旱，就请你设法使天降甘霖；我若意志衰竭，就请你滋润我干枯的心。现在，接你进宫的宏图终于如愿以偿，今后你就把自己的才智全部献出来吧！”

傅说听了武丁这一席肺腑之言，激动地说：“为报答大王的一片真情，微臣当尽力效劳。微臣听说，弯曲的木头，只要用绳墨一弹拨，就能取直；国君有点差错，只要能容纳臣下的谏诤，就能改正。以微臣之见，大王的当务之急是整顿朝纲，复兴社稷；惩办奸佞之贼，疏远虚妄之徒，淘汰平庸之辈。对那些忠直之士，栋梁之才，不计其贵贱，均委以重任。其次是禁止屠杀奴婢，开发地力，充实粮仓，演兵习武，安抚四境……”

傅说侃侃而谈，武丁频频点头。第二天，武丁就将朝中大臣召到一起，要根据他们三年来的表现，一一处置：对那些乘他“有病”之机而荒废政事的，对那些朝拜时天天重弹老调欺骗他的，对那些三年来为非作歹的，一律没其财产，赶出王宫。这些人有的削职为民，有的被贬为奴隶，罚做苦工。而对那些一直忠于职守的朝臣，宣布继续留用，甚至委以重任。

武丁宣布着一个个大臣的具体处置，一桩桩往事又都浮现到他的眼前。当提到大臣祖己的名字时，武丁突然停止了说话，脸色也立即严肃起来。人们看到武丁这种异常的神态，也一下子紧张起来。他们清楚地记得：当前几天大王昏睡不醒时，别的大臣惊慌失措，急着请医、祷告，只有祖己说大王的寿数已尽，死了好另立新王。谁料话音刚落，武丁就醒了过来，而且能说话了。想必祖己的话让大王听到了。现在，即使不将他斩首，恐怕也要处以重刑。

祖己这时却和别人想的不同。他想，三年来，自己一直忠于职守，兢兢业业，未敢一时懈怠。现在即使让自己离开王宫，自己对大王也问心无愧。至于前几天在武丁的病榻前说的那番话，他早抛到脑后了。他神色坦然，静静地听候着武丁的发落。就是在武丁提到他的名字后面突然停下



时，他也并没有在意。

大厅里一片沉寂。过了好一会儿，武丁才又说道：“在我患病期间，许多大臣幸灾乐祸，在朝拜中欺我、骗我，唯独祖己每天都虔诚地祷告，如实地述职，尽心地办理每一项政事。当看到我病重就要归天时，许多大臣担心安逸的生活即将告终，因而焦躁不安，唯独祖己此时想的却是社稷的复兴。对他的一片忠心，我当初即使命归黄泉，也要显灵报答。今日得天神保佑，重理朝政，特命祖己为内史尹，与左相傅说共扶社稷。”

那些为祖己捏着一把汗的大臣们，总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祖己听了宣布，也佩服武丁的英明，感激武丁的信任，立志竭尽全力，使商王朝尽快复兴。

傅说、祖己做了武丁的辅佐大臣，为武丁出谋划策，尽心国事。其他大臣见武丁赏罚分明，处事果断，也都安于职守。时间不长，国家百废俱兴，人民安居乐业。

转眼祭祖的日子来到了。武丁心中有事，祭祖心切，所以在祭祖的前一天，他就带着傅说、祖己及众大臣来到祖庙祭奠来了。他为什么要提前一天祭祖呢？因为他觉得自己别出心裁地用了个“三年不语”计，请来了傅说，重用了祖己，整顿了朝纲，使国家得以复兴。过后一想，总觉得那种做法是对神灵的一种亵渎，是对先祖的不诚。他要在祭日之前，先到祖庙中把自己的心境述说清楚，以求得先祖的谅解和天帝的宽恕。

傅说与祖己向武丁提议，因为今天还不是正式的祭日，所以祭品不宜多，仪式也不宜隆重。武丁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只是带着几个随从，在祖庙的牌位前诚惶诚恐地谈了谈自己的“过错”就回来了。第二天是祭日，傅说与祖己又向武丁建议道：“国家刚复兴，人民还困苦，带的祭品多

了，先祖反而会怪罪。”武丁听了觉得有理，也就未带任何牺牲，只带了些稻谷之类的东西。

路边的柳条随风飘拂，田埂上的小草又吐出了嫩芽。经过严冬的人们，又开始在田间耕作了。满面春风的武丁坐在车上，看着充满生机的旷野和身边的大臣，回忆着近些天来朝中的变化，想着先祖汤王开创的基业在自己这一代即将复兴，心情无比激动。

武丁正在无边的遐想，车子突然停住了。映入他眼帘的，是高大的祖庙，是祖庙前的大鼎。“啊呀！那大鼎的右耳上是什么？”武丁不禁惊叫了一声。他揉了揉眼睛，细细一看，原来是只野鸡，那野鸡还在鸣叫呢！

在那时的人们看来，这可是个不祥之兆。“是不是昨天的祷告没有得到天神、祖宗的宽恕与谅解呢？是否怪罪我昨天带的祭品太少呢？”武丁这样想着，不禁回头看了看今天带来的那点可怜的东西，心里有些害怕了，后悔了，甚至对傅说、祖己产生了埋怨之心。

对武丁的一举一动，傅说和祖己都看在了眼里。“野雉本为无灵之物，大王不必害怕。”傅说向武丁解释说，“它晚间栖于山谷，日间飞遍四野。百姓的茅屋、大王的殿堂、先王的祖庙、路边的莹丘，它无处不落，也无所选择。小人在傅岩时，还曾烹食过一只，其味鲜美无比。昔日食野雉的贱人，今天成了大王的宠臣。若此物有灵的话，今天落到大鼎之上，说不定还是吉兆呢！”傅说用轻松的话语向武丁解释着。

祖己见武丁仍瞅着车上的祭品，疑惧未消，便接着傅说的话说：“祭祀不在于祭品的丰盛与否，而是看祭祖人的心地是否端正。天帝、先祖考察下民，也主要是看大王是否按义理行事。比如人的寿命，有长有短，那不是天帝有意缩短一些人的寿命，而是人生在世，各有其遵循的准则。他



们不按这些准则行事，所以就受到天帝的惩罚。天下百姓，是大王的臣民，更是天神的臣民。恭敬地对待他们，爱护他们，就是天帝赐给大王的职责。唉，王啊，祭祀不要丰厚，尽力使臣民们得到温暖，这就是大王对臣民的爱护，这就是继承了先王的遗德，这就是对天命的顺从。”

武丁终于解除了顾虑，接受了傅说与祖己的劝谏。从此，武丁祭祀更加节俭，政治更加清明，不多几年，商王朝的元气就完全恢复。武丁看到仓库已经充实，国家日益强盛，而从边境上却不断传来夷人骚扰的告急。武丁经过一番考虑，决定用武力去解决问题。



第二十四

怒冲冲商王征南北
情切切王后话东西

武丁重理朝政，任用贤臣，眼看国家日益强盛，外服方国却不断传来告急的消息。

什么是外服方国呢？原来在商代，商王把他直接统治的王都周围的地区称作“内服方国”，就是所谓的“王畿”。而在内服方国之外，封了许多同姓和异性的诸侯，建立了许多方国，在这些方国之间和边远地带，还散布着一些少数民族的方国。所有这些方国都向商王纳贡，都受商王保护，统称外服方国。

在这些外服方国之外的边远地带，还分布着一些当时未归附商王朝的少数民族，如北方有土方、危方、鬼方（在今山西北部至内蒙古），东南有东夷（在今淮水流域），南方有荆楚（在今湖北一带），西北有犬戎、熏育、羌方、舌方等（在今陕西、宁夏、内蒙古交界一带）。这些少数民族当时虽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但为了掠夺牛羊和其他财物，也总是袭扰商王朝的一些边远方国。雄心勃勃的武丁对此哪能容忍？他立即着手整修武备，演兵习战。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就亲自率领大军，首先征伐北方的土方，然后进攻西北的舌方。

那时商朝的兵器已经多用青铜制成，有专为钩杀的戈，有专为刺杀的矛，有将戈、矛合为一体的戟，有专为砍杀的斧钺，还有专为射杀的箭镞，就是士兵身上穿的，也是用铜片连缀而成的甲胄。武丁这次出征，大约带着两三万兵士。一部分兵士乘着战车。战车上，驭者扬鞭居中，射者持弓矢居左，击者握戈、矛居右，大部分兵士则手持利器，跟在战车之后，称为“步卒”。对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那当时还比较落后的部族如何抵挡得住？所以武丁率领的大军一到，土方、吉方就土崩瓦解。

商国大军押解着许多战俘，大胜而归。举国上下正为武丁庆贺胜利，又突然从北方传来告急的消息：鬼方又向商国进兵了。此时武丁的热情正高，又见将士们士气正盛，所以顾不得休整，就又率领着大军出征了。

这鬼方大约在今天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和集宁市的北边，距商都殷地相当遥远。当武丁率领的大军经过了多日的跋涉来到鬼方的地界时，只见这里遍地野草，并无人烟。武丁非常扫兴，只好率领大军返回。不料刚走了两天，后尾的商军突然遭到一股鬼方军的截击，还掳走了一些商军兵士。武丁气愤至极，立即率兵追击。可是追了半天，竟毫无所获。原来这鬼方属于游牧部落，他们虽然没有战车，但会骑马，极为灵活，商国的战车哪能追得上？又兼这里是旷野千里，聚散方便，因此商军吃了不少苦头。

武丁欲罢不肯，欲战不能，经过和众将领商议，便仗着兵多将广，把所带的兵士分成了许多股，就像撒在茫茫大草原上的巨网，分进合击，整整苦战了三年，虽然商军也有众多伤亡，但最后总算将鬼方打败了。

武丁率领大军返回了殷都。人们都以为他安定了北方，了却了心事，要过几天安稳日子了。谁知他却食不甘味，睡不安寝。王后妇好心中疑



惑，问道：“大王此次北征，战绩辉煌，万民恭贺，不知又为何忧虑？”

武丁看了一下心爱的王后，欲言又止，露出无限深情。原来武丁几年来文治武功，国威大振，诸侯方国进贡的美女据说有六十多个，但正式的妻子只有三个，妇好就是其中之一。这妇好不仅长得清秀端庄，而且性情豪爽，武艺高强，懂得用兵之法，能够领兵打仗，因此最受武丁喜爱。武丁这次出征鬼方，一别三载，回来以后，有关旅途的艰难、战事的悲壮以及对王后的思念，他本应好好地和王后叙谈叙谈，可是他没有说，他觉得现在还没有时间说。

“大王对臣妾一向无话不说，今天怎么欲言又止了？”聪敏的妇好瞪着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疑惑不解地问道。

武丁长叹一声，说道：“此次北征，和王后一别三载，本有说不完的话，本该好好亲热一番，可是我总觉得，北部的鬼方虽然平定了，南方的荆楚还不断袭扰。我身为国王，怎能安歇？”

和武丁情投意合，并立志协助武丁建功立业的妇好，对武丁的这种心情完全理解，也非常同情。她想了一下，说道：“大王复兴祖业，安邦定国，臣妾向无怨言。只是大王风餐露宿三载，历尽坎坷，实须休养些时日，或者由臣妾前去讨伐。”

“我已考虑再三。”武丁紧紧拉住妇好的手说，“先祖留我于人世，有几个英武之年？我当十分珍惜，一日不可荒废，近日就整装南征。王后的一片真情，就权当是对我的激励吧。只盼王后保重，恭候佳音。”

武丁拿定主意，就又登上战车，率众南征了。且说那荆楚在长江流域，今湖北一带。武丁率领的大军行至半路，只见河道纵横，湖水相连，武丁便将战车留在半路，以备接应，只率步卒径直深入荆楚腹地。荆楚究

竟是国力单薄，兵微将寡，武器也比不得商军的先进。又兼商军来得突然，经过几场激战，荆楚国都被夷平，粮食被抢掠，许多士卒和百姓也被掳走，做了奴隶。

武丁攻灭荆楚，带着众多的战利品，率军浩浩荡荡地返回了王都。商民们见到凯旋的商军，高兴地唱道：

挞彼殷武，
奋伐荆楚。
深入其阻，
哀（póu）荆之旅。
有截其所，
汤孙之绪。
维女荆楚，
居国南乡。
……
莫敢不来享，
莫敢不来王。

这意思是说，英明的殷国国王，勇敢的殷国武士，你们为光大祖业，奋然而伐荆楚。深入其腹地，攻占其险阻，掳获其兵众，荡平其土地，这都是你汤王的子孙武丁的功劳啊！你们荆楚，虽然偏处我国的南方……如今也不敢不来朝贡，不敢不尊奉我们的殷王。

武丁威武地坐在王车上，看着欢乐的人群，想着当初曾激励他建立武功、振兴社稷的妇好王后，心潮澎湃。回宫之后，便命武士们将抢来的财物，一部分存入国库，一部分分发给作战有功的将士；将掳来的战俘全部



贬为奴隶，令其从事各种苦役；而从王宫中抢来的那些南国珍宝，武丁却没有让武士们擅自处理，而由他亲自赠送给了在他出征期间执掌国政的王公大臣，赠送给了那个他三年来一直记挂在心中的妇好王后。

武丁攻灭了荆楚，感到大功告成。虽然这时又从西方传来羌方入侵的告急，但他觉得比起鬼方和荆楚来，羌方不足挂齿，所以他只派大将沚眉带着几千兵卒前去平息，自己就安守王宫了。

武丁自回宫以来，白日料理朝政，晚间与妇好欢言。诸如先王的艰辛，自己的坎坷，平生的抱负，如今的国威；又诸如北国的风情，江南的美景，别后的思念，梦中的合欢，真是滔滔不绝，说个没完。那妇好也总是依偎着武丁，津津有味地听着。每见大王谈到壮烈的战事，她就眉飞色舞，激动不已，对这位英武的国王更加倾倒；而当武丁谈到在外的孤独与艰辛时，她又油然而生怜悯之情。几年来，她每时每刻都把武丁记挂在心头，情思缕缕；如今武丁又回到了她的身边，对她如此宠幸，心中更是春风荡漾，犹如盛开的鲜花在微风中摇曳，枯旱的禾苗承受着细雨的滋润。是的，几天来，百姓们为恭贺大王的战功，纷纷献上歌舞与牛羊，她怎能不虔诚地献上甜蜜的话语与柔情，以补偿他几年来缺少的欢乐，也表示她对这位英武国王的慰藉。

武丁与妇好两相倾慕，唱随和谐。转眼几个月过去了，武丁滔滔不绝的话语好像还远远没有说完，妇好的面颊上却时而显出愁容了。这天晚上，夜阑人静，皓月西沉。武丁似乎忘记了第二天还有早朝，没有一丝睡意；妇好也好像憋着一肚子话，要向武丁倾吐。她深情地望着武丁，说道：“臣妾受大王如此宠幸，实在感激不尽。”

“这话就不对了。”武丁对类似的话已经听过多遍，也解释过多遍，

现在只好再次解释，“王后素怀大志，兼通兵法，多次帮我运筹，激励我平定四方，不愧为女中豪杰。每想及此，就对王后油然而生敬意，唯恐王后受寂寞孤独之苦。”

“近日与西羌的战事，不知大王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妇好用询问的目光注视着武丁。

“我不是派大将沚眉率军前去讨伐了吗？过几天就会听到佳音的。”武丁满有把握地答道。

“前日一场大雨，山洪将祖庙冲毁，不知大王派人修复了没有？”妇好又问道。

“如今宫中百官各负其责，他们定有周密安排。”武丁顺口答道。

妇好低下了头，不再问了，寝室中出现了片刻的沉寂。武丁觉得气氛不对头，赶忙问道：“如今朝纲严明，四夷安服，不知王后还有何忧虑？”

妇好见武丁问起，便直率地说道：“大王整顿朝纲，北伐南征，深得臣民敬佩。可是社稷刚刚复兴，大王就有些贪图安逸、荒废政事了。”

“我一向告诫自己，不敢骄逸，不敢放纵。这些天来，只不过是多陪伴了王后一些罢了。”武丁向妇好解释道。

武丁的这些话，倒是实情，妇好听了也有些感动，她想把刚才的问话收回，把气氛缓和下来。可是她转念一想，近些天来她对大王忧虑的，想让大王改变的，不也正是这一点吗？怎么话到嘴边又要收回呢？她鼓了鼓勇气，又对武丁说道：“对大王的作为，臣妾一向敬佩，甘愿尽心服侍，令大王欢心。只是担心儿女情长，易消壮志；宫帷细语，空耗流光。正因为如此，臣妾受大王宠幸，感激之余，不免有些担心。”妇好说这话时，眼睛是那样的明亮，那样的美丽，那样的可爱，闪烁着青春的光彩。可是



说到最后，她却低下了头，把那双深邃而美丽的眼睛藏了起来。

“王后说得极是。”武丁听了妇好的话，也不由得连连点头。他对妇好本是真心爱慕，不愿看到妇好的心灵中有一点创伤。另外，他也的确是一个有作为的国王，对有着非凡志趣的妇好一向敬佩。现在，他见妇好如此劝谏自己，对妇好更增加了几分敬意。

“那么大王是否打算让臣妾总是守在您的身边呢？”妇好慢慢地抬起了头，她的妩媚的眼睛中似乎又增加了几分严厉，在武丁看来，简直有些咄咄逼人。

武丁怔住了。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他不知道妇好下边要向自己提什么要求。

妇好眨巴着眼睛，久久地注视着武丁，又流露出无限的深情。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又说道：“大王英武刚强，万民拥护。臣妾能受到大王的宠爱，委实荣幸。而且我总觉得，大王对臣妾爱得非同一般，对吗，大王？”

“是的，王后。”谈起对王后的爱慕之情，武丁的话又收不住了，“王后不是那种深闺弱质，而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不是屋檐上那种唧唧喳喳的燕雀，而是能够高飞远视、引颈长鸣的鸿鹄。正因为如此，我才对王后十分看重。”

“恐怕大王只是宠爱，而不是看重。”

“这话怎么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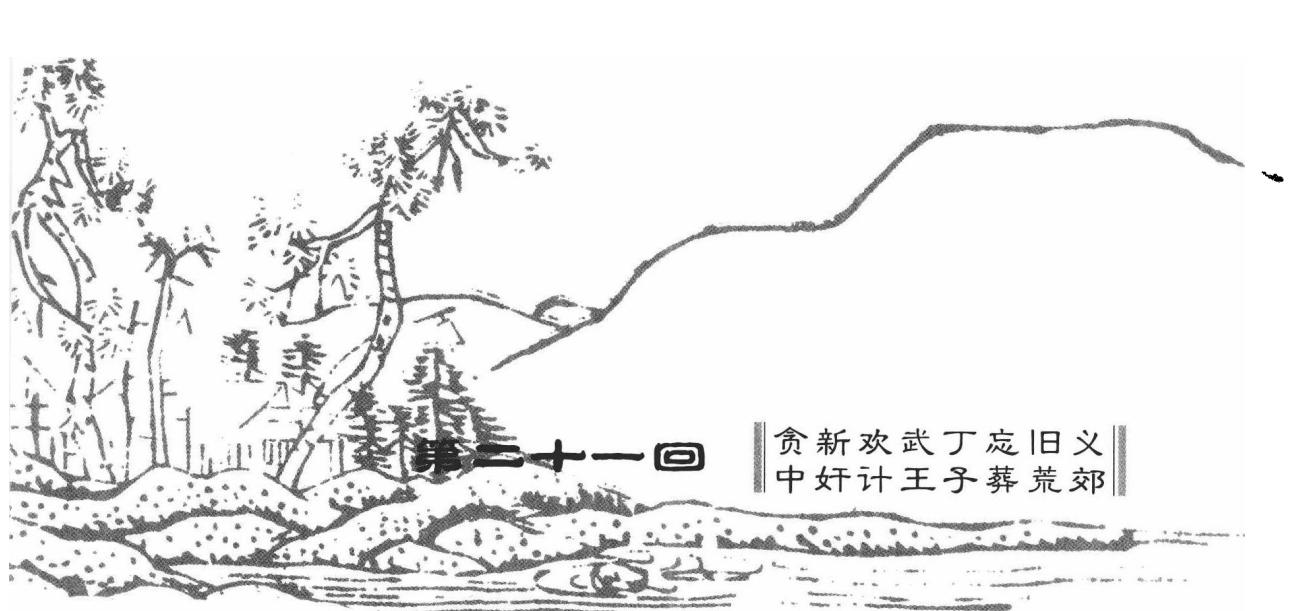
“长锁深宫，难免质弱；笼中的鸿鹄，也难以长鸣。”妇好看了一眼武丁后说道，“大王知道臣妾素有大志，兵阵也略知一二，大王若真的看重臣妾，就应把臣妾放出宫去，委以重任。据臣妾所知，那西部的羌方地面开阔，兵士强悍，与我们商国争战多年，叛服无常。他们这次挑起事端，

一定作了充分准备，而大王只派去几千兵士，领兵的又是那个徒有虚名的沚眉，只怕损兵折将，有损大王尊严。此外，东夷虽然表面上臣服，只怕不是真心。若西部羌方把我们缠住，东夷必叛无疑。不知大王对此考虑了没有？”

武丁听到这里，眼睛突然睁大了一下，像是惊讶，又像是期待，最后，他的目光与妇好那柔情、深沉的目光相遇了，停住了。他紧紧地攥住了妇好的双手，一动不动，好像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他是至高无上的天子，掌握着天下所有人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他深谋远虑，处事果断，自信是一个胜过先王的明君，驾驭朝政的好手，宫中大臣无不因此而折服。可是现在，他在自己的王后面前变了，变成一个受训教的小孩子了，而且是那么驯服，听得那么认真。

“单纯地陪伴大王，侍奉大王，世上的许多女子都能做到。”妇好又接着说，“我知道大王不愿让我离开，可是我也知道大王不会把臣妾看成世俗女子。其实，臣妾日夜守候在大王身边，受到大王的恩泽，岂不欢乐？可是一想到大王复兴社稷的重任，一想到边患，臣妾就不敢再贪一时之欢……”

夜已经很深了，妇好的双手还被武丁攥着，而且越攥越紧，好像稍一松手，她的话就会停止；又像是稍一松手，这只心爱的小鸟就会飞走。



第二十一回

贪新欢武丁忘旧义
中奸计王子葬荒郊

果然不出妇好所料，没过几天，就从西方传来沚眉战败的消息。妇好征得了武丁的同意，立即整点三千精兵，又会合了一万多名普通武士，浩浩荡荡地离开殷都，向西部的羌方进军了。

一次就动用一万三千多人，在那时的确是罕见的。就是武丁征鬼方、伐荆楚时，也只不过动用了三五千人。只是由于这次是去救援，又是由心爱的王后率领，所以武丁才毫不犹豫地派出了这支庞大的队伍。

且说妇好率领的大军昼夜兼程，向前线进发。快到边界时，恰逢沚眉正指挥着商军边战边撤。身披铠甲的妇好威风凛凛地站在战车上，只见人马杂沓，尘土飞扬。她看到这里无高山大河阻隔，便留下小部分兵马援救沚眉，自己率领着大部队，迂回到了敌军的后方。那羌方的首领只想一举取胜，对沚眉的队伍穷追不舍，没有料到商国的援军会来包抄。尽管羌方的兵士众多，一个个又强悍无比，但终究寡不敌众。在商军的前后夹击下，羌方兵士除战死的外，全部做了俘虏。

妇好率领着商军，押着成千上万的羌方战俘返回了殷都。为了庆贺王后的战功，商人将那些被俘的羌人成批地押到祖庙前做了祭品，一次就杀

掉五六百人。

自从打败羌方之后，武丁变得更加好战了。他或亲自披挂上阵，或派得力大将率众征伐。几年之后，武丁又征服了许多边远部族，他那能征善战的王后妇好，自然在很多次的战斗中都充当了急先锋。可是，正当妇好东征西战、为商王朝开疆拓土屡立战功的时候，病魔突然把她按倒了。她的颧骨渐渐高了起来，眼睛变得更大了，两颊泛起的片片病态的红晕，像是有意遮掩她的虚弱与无力，以继续显示她那青春的俊俏与风采。

为了使妇好能恢复健康，武丁又杀死了许多战俘，在祖庙前举行了多次祭祀，向天神进行了多次祈祷。可是妇好的病情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愈来愈重了，那消瘦的面庞渐渐失去了光泽。她躺在病榻上，连头也懒得动一动，只是吃力地转动着那双干涩的大眼睛，瞅着日夜守候在身边的自己唯一的儿子孝己。她自知不久于人世了，将来这孩子能够按照惯例继承王位吗？能够平平安安地生活吗？能够像他的父亲那样英武吗……忧愁、烦躁、痛苦在不断地折磨着她。

武丁尽管想了许多办法，到底也未能挽救妇好那垂危的生命，她终于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为了纪念妇好的功绩，武丁破例给她修了一个特大的墓，还埋进了许多珍贵器物。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阳殷墟遗址中心的小屯村西北，发掘了一座保存完好、未经扰动过的王室墓葬，墓中出土了许多带有“妇好”铭文的青铜器，证明这座墓的主人就是妇好。墓内出土文物一千六百多件，其中有造型奇特、纹饰华丽的青铜礼器，有工艺水平很高的玉器，有制作精细的象牙杯，特别是其中的一百二十多件兵器，更清楚地表明，墓主人妇好生前确实立过赫赫的战功。

忠心辅佐武丁的两位大臣——傅说和祖己，都在前几年去世了，如



今，不断激励武丁奋进的王后妇好又溘然病逝，这使武丁无限悲伤。他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对几十年来的征战讨伐，骤然失去了兴趣，甚至感到厌倦了。他看到社稷复兴，纲纪严整，觉得自己已经对得住列宗列祖，也该过几天安稳日子了。在多次的征战中，他抢来了许多珍宝，也掳来了许多美女；那些被征服的方国，送来了许多玉器，也奉献了许多歌姬。如今国威大振，四夷臣服，自己也该尽情地玩赏一番了。

经过认真的挑选，武丁续娶了一位新王后。既然是为了赏玩，续娶的新王后自然是花容月貌，压倒众卿。不过这时的武丁在欢快之余，还时而能思念起曾与他志同道合、相互共勉的妇好。新王后不久生一子，取名曜，即祖庚。这不仅未使武丁的心灵得到安慰，反而使他更多地想到那失去生母的孝己，以至对孝己产生出无限的怜悯之情。当然，经常想到孝己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按照惯例，将来要由孝己继承王位的。

新王后对此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她想尽办法，要除掉孝己，以解心头之患。不过，新王后命短，她的计划还未实现就暴病身亡了。

不久，武丁又立了第三个王后。这第三个王后更加妩媚妖艳。她那一双秋水转个不停，像是向天神祈祷，为武丁召唤失去的活力。她的话不多，但只要说出，总是含着柔情，引起武丁心底的颤动。她偶尔也生气，但生起气来反倒显得更娇艳俏美。有这样一位风流王后日夜陪伴，武丁忽然感到自己又年轻了。他觉得这位新王后有着超人的魅力，能使他服帖，能使他忘记昔日的烦恼。武丁又沉浸在新欢之中了。

烦琐的朝政，武丁早就无心再过问了；久离人世的妇好，在武丁的心中已渐渐淡漠；对妇好留下的儿子孝己，武丁也不像原先那样爱怜了。特别是当第三个王后生下儿子祖甲以后，他甚至觉得孝己简直成了一个多余



的人。而对第二个王后以及她留下的那个儿子祖庚，武丁压根儿就未真正放到过心上。

武丁到底是因为年老，精力衰竭，终于被荒唐的生活折磨倒了。听说大王患病了，王宫上下，一片混乱，但最心焦、最着急的，要数武丁的第三个王后了。因为她知道，虽然孝己早不被大王器重了，但大王归天之后，朝臣们还是会按照惯例把他扶上王位的，因为他是大王的长子呀！至于祖庚，她倒并不放在心上，因为他自幼多病，至今仍骨瘦如柴，料定是活不久的。所以自武丁病倒之后，她多次地祈祷、祭告，为的是使武丁多活些时日，以便武丁在世时，就把那个心头之患——孝己除掉。

武丁总是无力地闭着双眼，安静地躺在床上。即使听到新王后轻声细语的呼唤，他也懒得把眼睁开。

武丁病倒了，却无形中又恢复了国王的威严。当病魔折磨他的时候，守候在身边的臣僚、宫医、巫祝、王子，甚至王后，都可能遭到他一顿无端的斥骂；而当心绪好转时，他又开始唠叨起昔日的征战，祖业的复兴，甚至多次在睡梦中又看到了那位为商王朝的复兴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妇好。他觉得自己还不该归天，朝中的许多事情还等着他去处理，近几年又反叛了的方国需要他去重新平定。他现在还是国王，还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只要有什么办法能把病魔除掉，能使他继续活下去，付出多大的代价他都心甘情愿。

日夜守候在武丁身边的王后早把这些看在眼里了。每逢武丁心绪较好时，她总是猜度着武丁的心思，不住地说道：

“大王身经百战，智勇双全，康复之后，勇力一定不减当年！”

“大王虽在病榻之上，但对朝中之事仍是了如指掌，真不愧英明国

主！”

“大王治国有方，令行禁止，朝中上下无不佩服！”

“……”

好大喜功的武丁听了这些奉承话，也就忘乎所以了。为了显示他的存在，常常贸然地发布一些圣旨，无端地惩罚一些臣僚。当他从巫祝口里得知，自己的病全是由前王后妃好作祟的缘故，便常常把无名怒火发泄到孝己的身上。

一天，王后把孝己叫到僻静处，一本正经地教训道：“你已经不小了，怎么不体察大王的心情呢？他重病在身，自知将要归天，要将王位传位于你。可是你在大王面前，总是那么唯唯诺诺，没有一点当国王的气概，怎不叫他伤心气恼？”孝己眨巴了两下眼睛，就把头低下了。他想到自己在父王面前确实未敢挺直过一次腰，未敢大声说过一句话。王后说得的确有理，自己快称王了，今后的一言一行，都应该像个称王的样子，让父王满意，让父王放心。

一天午时，孝己正无所事事，侍女突然跑来说道：“王后说，请王子速去，大王有要事相告。”

孝己听后，不免大吃一惊。因为父王自有病之后，还没有主动招呼过他。他不由想起前几天王后说过的那番话。“莫非父王的病情又加重了？莫非父王今天就将国政交付于我？”想到这里，他简直有些受宠若惊。他暗暗告诫自己，到了父王那里，一定要大起胆子，挺起腰板来！让父王相信，自己完全有勇气、有能力担当起治理朝政的重任。

孝己怀着三分不安、七分喜悦的心情，径直来到武丁的病榻前，朗声说道：“卑子在此，父王有何吩咐？”



这时武丁的病情本来正在发作，孝己那怪声怪调的话，自然一下子就触动了他的肝火。可是由于疼痛难忍，他只是咬着牙，死死地瞪了孝己一眼。由于面容的憔悴，眼睛的塌陷，从他的眼神中流露出的究竟是喜，是怒，已经很难分辨了。

正做着美梦的孝己，以为武丁真的要传位了，便进一步说道：“父王有什么要紧的话只管说出，卑子一定竭尽全力，光大祖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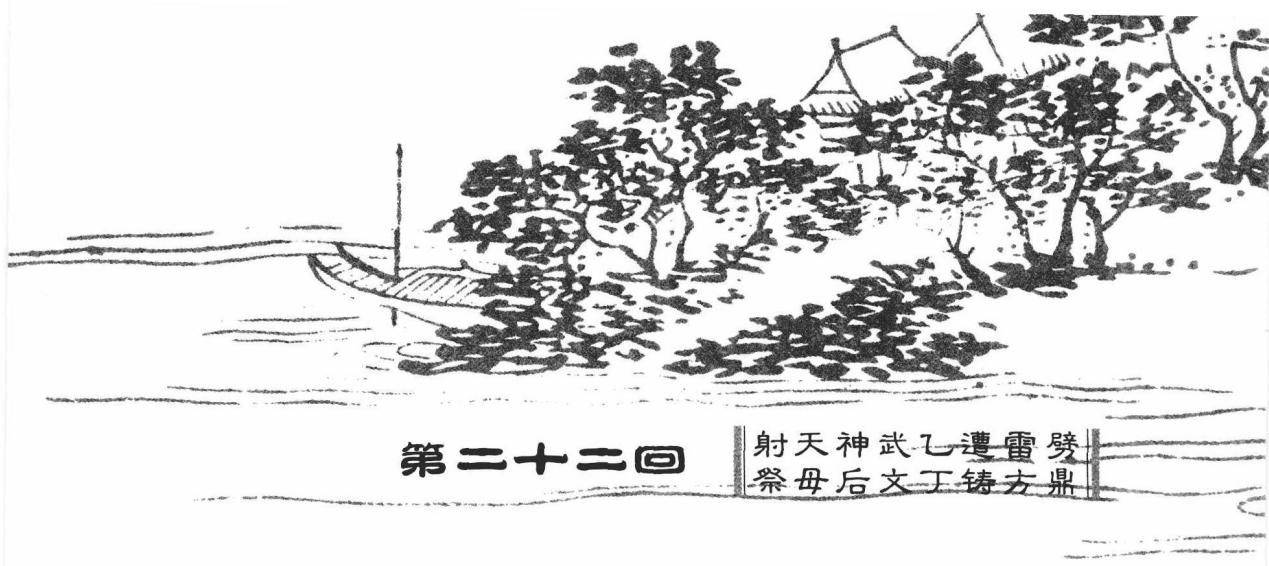
“来人！将这孽子赶出王宫！”武丁实在忍不住了。虽然是在病中，他怒吼起来，仍不免让人胆战心惊。众朝臣慌忙来到病榻前，一齐跪下。他们看着武丁那满脸的怒气，更是提心吊胆，不知厄运将要落到谁的头上。

武丁扫视了一下众臣，最后将目光停到了仍怔怔地站着的孝己身上，愤愤说道：“这孽子之母，虽久下黄泉，仍阴魂不散，屡屡进宫作祟。孽子孝己也自恃为众兄之长，称王心切，只盼我早日归天。今天竟擅自进来，强行夺位，真是胆大妄为！速将这不孝之子赶出王宫！”

孝己这时才恍然大悟，情知上当。他双膝跪地，高呼冤枉，但怒气未消的武丁哪里听得进去？孝己只好含着满腔的悲愤，离开了王宫。他想着父王多年来的冷漠，想着王后的奸计，想着自己的无知，不由怀念起死去多年的母亲。他走出王都，来到母亲的墓前，禁不住地放声大哭起来。

孝己的哭声惊动了王公大臣。他们想到妇好生前为王朝立下的赫赫战功，想到新王后的歹毒，想到孝己的憨厚和受到的冤屈，纷纷来到武丁的病榻前为孝己求情，希望武丁能收回成命，让孝己重返王宫。不料这些好心的请求更加激怒了早已失去了理智的武丁。他竟然下令，把孝己赶到殷郊之外，并派武士把妇好墓严密看守起来，以防他们母子继续“幽会”，进宫作祟。

可怜的孝己终于被王宫武士押到了殷郊之外。这时正是秋末冬初，万木枯槁，孝己被无情地遗弃在这荒凉的旷野上，孤身只影，心中抑郁，四顾茫然，万分悲凄。他想哭哭不出，想喊无人应，不久，就含着满腔的怨愤，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第二十二回

射天神武乙遭雷劈
祭母后文丁铸方鼎

赶走了孝己，武丁的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一天天加重，确立世子的大事，终于提到了日程上。

一则，多年来王后日夜陪伴武丁，她那甜言蜜语早把武丁灌糊涂了；再则三子祖甲也聪明伶俐，讨人喜欢。所以武丁考虑再三，便告诉王后，准备让祖甲继承王位。王后听了当然高兴，哪知她将武丁的意思透露给祖甲后，却遭到了拒绝。原来，祖甲对武丁的这一安排早有预料。特别是孝己被赶出王宫之后，他更注意留心朝中的形势了。

“朝臣中早有传言，说母后干预朝政。”祖甲认真地对王后说，表情是那样的严肃，“特别是孝己被赶出王宫一事，朝臣中更是议论纷纷，说父王是受了王后的指使，为的是让我继承王位。父王一生功劳卓著，权势威赫，而我只凭王后、父王的偏爱，将来必难慑服众臣。到那时，不用说社稷，恐怕连你我性命也难以保全。以儿之见，立祖庚为王，既顺理成章，也是万全之策。盼王后对祖庚以亲生相待，平息朝臣的积怨。”说罢，就转身回到了住室。当天夜里，他竟收拾行装，逃出了王宫。

武丁的病情本来正一天天加重，脾气也变得更坏。王后将祖甲的那番

话对武丁一说，他脸上那干枯的皮肉立刻就抽搐起来。“好啊，他们对我原来是敬而远之！他们竟然和我离心离德！他们要趁我……趁我……”武丁已因过度地生气说不下去了，或者说，由于病情的加重，他想说也难以再说出来了。他嘴里又咕噜了几句谁也没有听懂的话，就慢慢地昏睡了过去。一觉醒来，他胸中的怒火似乎还憋得满满的。他刚想继续向朝臣们发泄，侍臣慌慌张张地跑来禀报：昨夜太子祖甲逃出了王宫，至今下落不明！武丁一听，不由打了个寒噤，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虽然他晚年追求享乐，武断专横，办了许多荒唐事，人们还是感念他使商王朝达到鼎盛的功绩。依照礼仪，群臣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追赠“高宗”庙号，并编出许多歌来，颂扬他一生的功德，其中一首是：

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
宅殷土茫茫。
古帝命武汤，
正域彼四方。
方命厥后，
奄有九有。
商之先后，
受命不殆。
在武丁孙子。
武丁孙子，
武王靡不胜。



龙旗十乘，
大禧是承。
邦畿千里，
维民所止。
肇域彼四海，
四海来假，
来假祁祁。
景员维河？
殷受命咸宜，
百禄是何。

这是《诗经》中保存下来的祭祀商王武丁诗中的一首，意思是说，上天叫那黑色的鸟生下商族的祖先，住在广袤的殷地，后来又命成汤做了四方的君长。历代的先祖，承受天命，从来不敢懈怠。后来传到了武丁，更是开疆拓土。国内的人民安居乐业，四方来朝贺的诸侯络绎不绝，他们都称颂说，商王的德政如滔滔的河水，上天受命于商非常合宜，人们理应以丰厚的祭品祭奠商王。

武丁死了，祖甲又下落不明，群臣自然拥立祖庚为王。祖庚不仅生来体弱，而且胸无大志，所以他平平庸庸地做了七年国王就死了。群臣无奈，只好从民间找回祖甲，拥立为王。

比起祖庚来，祖甲要聪明伶俐得多，可是他从小娇生惯养，如今堂而皇之地做了国王，自然不免骄奢淫逸，恣意享乐。结果上行下效，整个王朝纪纲废弛，江河日下，许多不堪忍受压迫的奴隶也纷纷砸断锁链，逃亡求生。

祖甲死后，他的儿子廪辛、庚丁相继为王。这时，由于商王朝内部混乱不堪，周围的一些方国又相继叛离。到了庚丁的儿子武乙即位的时候，商王朝的内外矛盾就更加激化了。

武乙是一个骄横、狂妄的国王。他从来不知道惧怕什么，也从来听不得半点相反的意见。他见四周方国不仅相继叛离，而且蠢蠢欲动，就决心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刚刚产生出这么一个念头，既没有听取朝臣们的意 见，也没有作必要的出征准备，就率领大军向旨方、羌方进发了。也该武乙露脸，那旨方、羌方虽然比其他方国强大些，但终究比不上商王朝的力量；另外，他们也没有料到武乙刚即位，就率领几万大军前来讨伐，结果一触即溃。其他方国见旨方、羌方战败，便见风转舵，又悄悄地归附了商王朝。

天性骄横的武乙，这下更觉得天下无敌了。他从此整日狂饮滥醉，不理朝政，还严厉惩罚了几个向他劝谏的大臣。王后戊对此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天早上，武乙开怀畅饮，连灌数杯，已经微有醉意。王后戊来到案前，轻声劝道：“大王英勇无比，威服四方，确实值得庆贺。不过以卑妾之见，还是要注意节制，不可饮酒过度，以免触怒天神。”

“触怒天神？”武乙手端酒杯，乜斜着王后戊，哈哈笑道，“我已经是天下无敌，就是天神也惧我三分！如若不信，我现在就和天神比试比试，让你解除疑虑。”说罢，就命人把庙堂里代表天神的木雕抬来，放到他的对面，然后指令一个大臣坐到木雕一侧，代表天神，和他对弈赌博。那大臣担心武乙输棋动怒，只好步步退让，最后输给了武乙。这时武乙又哈哈笑道：“今天你既然输给了我，我可就要惩罚你了。”说罢，命人将木雕抬出，用皮鞭抽打了一顿，又命人照着木雕的样子，用兽皮缝制成一个大



皮囊，里边灌满牛血，吊到树上，代表天神。

一切准备就绪，武乙将王公大臣们召来，说道：“自古以来，天神左右朝政，制造灾异，使臣民、百姓受尽其害。今天我要当着众大臣的面，向天神宣战了！”说罢，就张弓搭箭，对准了皮囊，只听“嗖”的一声，利箭射穿了皮囊，牛血从箭洞中喷出。“哈哈，天神让我射死啦！从此你们不要再怕他啦！”

看着武乙那副骄横、得意的样子，大臣们一个个都吓得面如土色，目瞪口呆，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更不敢向他劝谏。自从射死“天神”之后，武乙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

贤惠的王后戊没有料到自己的一句话，竟使武乙作出这种可怕的事来。她看到武乙一天比一天荒唐，朝纲一天比一天混乱，实在有些担心，便对武乙说：“大王已有多日没有上朝听政了，这样长此下去……”

“什么？上朝听政？”还没等王后戊把话说完，武乙就接过话茬，瞪着两只大眼睛说，“我天天上朝，还要那些大臣干什么？”

王后戊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身为大王，理应上朝听政。近日朝中纲纪废弛，大王没有想一想这是什么原因吗？”

武乙一听这话，好像揭了他的疮疤，戳到了他的痛处，立刻怒道：“宫中的妇人成百上千，还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多嘴多舌，敢来扫我的兴的！好吧，我既然身为大王，理应上朝，那么现在我就上朝听政，就发布诏令：从现在起，你就搬到后宫去，有关朝中之事，不许再妄谈一句，如有违反，必将严惩！”

王后戊一听武乙要把她幽禁到后宫，慌忙跪下恳求道：“贱妾全是一片好意，万望大王原谅！”王后戊的儿子文丁见此情景，也慌忙跪下，为

母亲求情。武乙一则整日与众宫女饮酒作乐，早不把王后戊放在心上了；二则现在正在气头上，所以对王后戊和儿子文丁的哀求全然不理，硬是召来武士，将王后戊幽禁到了后宫之中。

王后戊想到自己对大王全是一片忠心，却遭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不禁潸然泪下。她完全失去了自由，心情无比苦闷。她很想及早死去，只是见到每天准时来看望她的儿子文丁时，才感到一点慰藉，增加一点活下去的勇气，她有时甚至还鼓励儿子几句，嘱咐他多留心国事，以便将来继承王位后，能够好好地整顿朝纲。每逢这时，文丁总是默默地点头，对深受冤屈的母亲，更加哀怜和敬重。

王后戊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了，而商王武乙却是白天带着武士到山林中打猎，夜晚在宫中歌舞，玩得一天比一天开心。这天一大早，武乙又穿戴整齐，命人整弓备箭，要继续外出游猎。他走出王宫，抬头一看，只见天空布满了乌云，只好重新缩回宫中。文丁看到今天总算有了个进谏的机会，便大着胆子，试探着对武乙说道：“最近宫内外传言，天神当初并未被父王射死。”

“怎么？没有射死？那他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武乙瞪着眼睛问道。

“据说，天神对父王的射神之举也没有任何私怨，甚至认为父王是勇猛无比，可钦可佩。”文丁继续按事先想好了的一套话劝谏着。他见武乙听到这里已反嗔为喜，才又变了些口气说：“不过，天神对父王一味的游猎有些不满，希望大王……”

“希望什么！这一定又是那些该死的巫祝们编造出谎言，来诅咒我的。国王游猎，更显出世界的清平，有什么不好？天神即使没有死，又如何奈何得了我？我见阴云密布，本无心外出，凭此一说，我也非去不可！”说



罢，就由一批携弓带箭的武士陪同着，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王宫。

武乙一伙刚来到郊外，就看到天空更黑了，阴得更沉了，不一会儿，竟雷电交加，下起了倾盆大雨。武乙无奈，只好来到一棵树下避雨。也该他倒霉，武乙刚在大树下站稳，头顶一个霹雷，将他击倒在地。

武乙箭射天神，反映了他力图摆脱巫权控制，要建立真正王权的意愿，这本来是一个进步，他也称得上一个了不起的无神论者。可惜的是，他为了表示对巫权的蔑视，对事情就一概不加分析，只要说是天神赞成的，他都反对；只要说是天神反对的，他都一意去做。其实这就错了。因为那些装神弄鬼的巫祝们，固然有意地编造出许多谎言，借天神之名，来要挟天子，控制朝政；可是也有不少时候，他们是假借天神之名，对自然现象作蒙昧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反映着人民的意愿。武乙不加分析地一概反对，就把自己孤立了起来。武乙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了巫祝们的强烈不满。后来他冒雨游猎，在树下被雷电击死，又使那些一度受到打击的巫祝势力，重新抬起头来。

听说武乙被雷神劈死，这些巫祝们一个个暗自庆幸，争相进行占卜，得到的竟是同样的结果：不宜厚葬；否则会激怒天神，要降下更大的灾难。恰好新继位的文丁，此时一心要和幽闭多时的母亲戊好好亲热一番，还要整顿一下多年来败坏了的朝纲，哪有心思去操办先王的丧事，因此仅仅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就把武乙殡葬了，墓中也没有放入过多的礼器、用具之类的东西。

王后戊也是命短。武乙死去，儿子文丁继位，她本该好好地活上些年。凭她的品德和才智，还可以帮助儿子料理些政事，哪知由于长久的幽禁，郁郁寡欢，她染上了重病。幽禁在后宫时，她虽然身体虚弱，面容憔

悴，但每次看到儿子文丁时，想到自己的出头之日，就鼓起了活下去的勇气。今天儿子文丁真的继承了王位，要恢复她的自由时，她却因过度的激动而昏死了过去。后经巫祝祷告，医官诊治，虽又清醒了过来，但终因身体的极度虚弱和病情的严重，没过几天，她也就离开了人世。

已经重新活跃起来的巫祝们，纷纷为太后祷告。商王文丁更是悲痛不已。根据巫祝们从“天神”那里获得的“神意”，文丁下令为母亲建造了一个超出历代王后陵寝的大墓穴，举行了远远超过殡葬武乙时的葬礼。殡葬前，墓穴的四角和中央都先用奴隶垫底。下葬后，棺椁的四周又都埋进一些奴隶，才开始填土。棺椁的上边，一层黄土，一层奴隶，交替埋入，一直埋到地面，才全部用土堆成了一个小山似的大坟丘。

为了事后举行祭奠，文丁又根据巫祝们的提议，下令在墓前建了一座高大的庙堂，庙堂中摆着一个几百人新近铸造的四足大方鼎。这个大方鼎已于 1939 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现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内，称作司母戊大方鼎。它通高 1.33 米，重达 875 公斤，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出土的最大青铜器。从其铸痕观察，鼎身由八块外范构成，鼎底用四块外范拼成，每条鼎足由三块外范组成。鼎耳中空，是预先铸好，然后接铸到鼎身上的。

文丁隆重地埋葬了太后戊，正要下决心整顿一下朝纲，忽听西方的周国强盛起来，特别是周国的国君季历不仅招抚流民，开垦荒地，而且屡次出兵，吞并其他方国。商王文丁不由得害怕起来。他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要设法杀掉季历，把已经崛起的周国牢牢控制住。



姜嫄氏生弃建周族
设圈套商王杀季历

要说起西方的周国，历史也已经很长了。

远在尧、舜时代，在今天陕西省的渭水流域，散居着许多部落，一些部落之间，还有着世代通婚的习惯。在今天的武功县一带，曾活动着一个叫有邰氏的部落，部落中有一个美丽、端庄、勤劳、善良的年轻女子，名叫姜嫄。她和族内外的人相处得都很好，她唯一感到不顺心的是，已经到了生育年龄，却一直没有怀孕。这天傍晚，她按照当时部落的习俗，来到村落外的一条河边。河水在欢唱，野花放着清香。她沿着河边漫步，顺手捡了些干枯的树枝，堆放到一起，燃起了篝火，然后在篝火旁，伴着哗哗的河水，舞蹈、唱歌、祈祷，求天帝赐给她一个健康、聪明的儿子，以便使她的氏族能像面前的河水一样，源源不断。祈祷后，她整理了一下衣衫，看着仍在熊熊燃烧的篝火，满意地返回村落。她刚走出几步，突然看到沙滩上有一个挺大的凹坑，走过去一看，见那凹坑很像人的脚印，只是比常人的脚印大出三四倍。“谁能有这么大的脚呢？是不是在我祈祷前，天帝来过这里？”天帝究竟是什么样子，她并不知道。她一边在心里琢磨着，一边好奇地把自己的脚放到那凹坑中，想看看天帝的脚究竟能抵

自己几个脚。她刚把脚伸进去，骤然感到心里被触动了一下，就像受到了天帝的爱抚，热流顿时通遍全身。

姜嫄带着异常兴奋的心情回到了村落，不久果然发现自己怀孕了。人们纷纷议论说，姜嫄是受了天帝的爱抚怀孕的，将来一定会生出一个神异的儿子，我们的有邰氏就要兴旺起来啦！姜嫄听了这些话，心里当然高兴，可是十个月后，她生下的竟是一个圆滚滚、红彤彤的大肉球，哪里是什么神异的儿子！顿时，整个部落里的人们都惊呆了。有的说：“姜嫄祈祷时一定是遇到了妖魔，她踩过的那个脚印，说不定就是妖魔留下的足迹呢！”有的说：“生下这样一个怪物，可是咱们整个有邰氏的不祥之兆啊！”姜嫄心里本来就很难受，又听到人们的种种责难，更是伤心不已。她含着眼泪，忍痛让人们把那“肉球”抱出去扔掉了。

那肉球先是被扔到旷野的大路上，不料，那些过往的牛羊都小心谨慎地绕着走，好像生怕踩伤了它。姜嫄又命人把它扔到山林中。不多一会儿，一个樵夫又把那肉球捡了回来，并对姜嫄说：“天帝既然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神物，自然有天帝的神意，哪能轻易抛弃呢？”姜嫄听这话虽有道理，但到底不愿把这恶心的肉球放在身边，便说：“那就把它扔到池塘里，随它自便吧！”

这时本是严冬，池塘里结着厚厚的一层冰。那肉球刚被放到冰上，就从林中飞来一群喜鹊，唧唧喳喳地将那肉球紧紧偎抱起来。那肉球得到了温暖，慢慢地开始蠕动了。喜鹊的叫声，招来了许多好奇的人。又过了一会儿，那肉球忽然像蛋壳似的裂开了，从里边钻出了一个圆墩墩、胖乎乎的小男孩。小男孩张着小手，哭叫起来，喜鹊轰的一声飞走了。岸边的人们见此情景，又惊又喜，赶忙把孩子抱起，送给了姜嫄。因为这孩子本来



是被抛弃的，所以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弃”。

其实，姜嫄既不可能踩脚印而怀孕，喜鹊也不会孵人，犹如简狄吞卵生契的传说一样，这也不过是“人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时的一个传说罢了。不过，后来的周人的确把弃看成了周族的始祖。据说弃从小就对农业有着特殊的兴趣。在和部落里的孩子们一起玩耍的时候，他总喜欢把野生的粟、黍、麦、菽等各种植物的种子采集起来，亲手种到房前屋后。等长熟以后，就将果实奉献给部落的首领。弃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农业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待他长大成人，被推为部落首领后，就亲自带领部落里的人们，耕耘播种，锄草管理，这比起那些仍然依靠狩猎和采集野果生活的部落来，就安定多了。当时担任部落联盟长的帝尧看到弃精明强干，擅长农事，就命他为农官。帝舜即位后，为表彰他向其他部族传授农业技术的功德，就把邰地封给他。因邰地又称后稷，所以来人们也就把弃称作后稷了。

后稷成了帝舜手下的农官，更加激发了他那个部族的生产热情。部族的势力越来越强，人口也日渐增多，当传到公刘的时候，他们原来居住的那块地方已显得拥挤了。公刘经过一番考虑，决心带领族人，迁居到一个更易于发展的地方。

公刘像后稷一样，也是一个深受族人爱戴的首领，他的迁居的提议，立即变成了全族人的具体行动。他们赶着牛羊、满载着行装的队伍，缓慢地朝北移动着。走啊走啊，边走边看，最后究竟定居到什么地方，就连首领公刘也不清楚。

浩浩荡荡的队伍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一片地势平缓、草木茂盛的荒原。公刘见这里气候温暖、水源充足、土地也肥沃，便对大家说：

“感谢天帝赐给我们这块富饶的土地，我们就在这里住下吧！”已经劳累不堪的人们立刻欢腾起来。他们把携带的食物摊在地上，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以感谢上天对他们的关照。

夜幕降临了。人们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烧烤着食物，观赏着茫茫草原上的夜景，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第二天的打算。要是以往，那些青年男女还要围着篝火跳一阵舞，可是今夜，由于过度的疲乏，他们吃了一点东西就躺下了。

点点篝火渐渐稀落，最后完全熄灭。茫茫的大草原已经完全被夜幕笼罩。大部分人已经进入梦乡，只有一些睡眠较少的老年人还在听着帐篷外的风声，从帐篷的缝隙中看着天上不断闪烁的明星。这时，他们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和嘈杂的人声。等他们将熟睡的人们呼唤起来时，帐篷外的许多东西已被那些骤然而至的骑马人抢走；同时被抢走的，还有一些妇女和儿童。

原来，这个广袤宽阔的草原地带虽然土地肥沃，草木茂盛，却并不像公刘想象的那么安宁。多少年来，这里就居住着一些戎、狄族的游牧部落。这些游牧部落人数虽少，但勇猛剽悍，战斗力很强。他们见白天新来的这些不速之客居然安营扎寨，断定是要占领这块地盘，所以，他们便趁这伙不速之客立足未稳，先进行一次夜袭，来一个下马威，以便把这些人赶走。

公刘带领族人吃尽千辛万苦才找到这个理想之地，哪能轻易放弃？况且他们只是遭到了一次偷袭，并未与那些骑马人正式较量。公刘接受了第一夜被袭击的教训，以后，白天除让大部分人就地垦荒、种地、盖房之外，还派出一些武装的男性青壮年侦察附近的敌情，晚上也安排专人巡



逻。经过几天的了解和接触，他们发现那些戎人、狄人虽然强悍，但究竟人数不多，武器也不精良。经过几次交战，公刘终于将那些游牧部族赶走，完全控制了这片后来被称作“豳（bīn 宾）地”的地带（在今陕西省彬县、旬邑一带）。

公刘率领族人来到豳地，大约居住了三百年后，由一个叫古公亶父的担任起了这个部族的首领。这时，北方一个更为强悍的游牧部族——熏育人又来骚扰了，搞得他们日夜不得安宁。古公亶父看到在这里实在不能再居住下去，便带领族人，翻山越岭，来到了岐山脚下（今陕西省岐山东北）。这里属渭水流域，自然条件比豳地还要好。他们在这依山傍水的地方，搭起了一排排茅屋，盖起了雄伟的宗庙，建起了辉煌的宫室，四周还筑起了高大的城墙。显然，他们这时已进入阶级社会了。因为这块地方叫岐周，又称原周，因此，迁居到这里的这个部族，也就开始称作周族了。

古公亶父不愧为周族的一位杰出的首领。为了建立良好的秩序，他在族内设置了一套管理机构，任命了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等官吏；他组织周人垦荒种田，兴修水利，使周族的农业远远超过其他部族；他将青壮年武装起来，开疆拓土，征服了一些弱小的部族；为了站稳脚跟，与殷王朝建立了从属关系，使周族成为殷在西方的一个重要属国。

这时的殷王朝正一天天衰败，古公亶父有心向东扩展，可是自己已经年老，有些力不从心了，他觉得自己的当务之急，是安排一个理想的继承人。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太伯，老二叫仲雍，老三叫季历。兄弟三个虽都知情达理，但比较起来，古公亶父还是比较喜欢老三季历。一来是因为季历年岁最小，自幼受宠；二来季历有个聪明伶俐的儿子，名叫昌。古公亶父常对人说：“这孩子长大了，准能使咱周族兴旺起来。”可

是按照当时的习惯，继位的应是老大太伯，然后是老二仲雍，最后才能轮到老三季历，若是直接传位给季历，必然会引起族人的非议。为这事，古公亶父已经好多天没有睡好觉了。

不呆不傻的太伯和仲雍看出了父亲的心思。为了周族的兴旺，他们都愿意放弃继承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远走高飞，离开自己的部族。他们俩商量了一下，便借着外出为父亲采药之机，带着随从，一气跑到了江南的吴地（今江苏无锡一带）。他们依照当地人的风俗，断发文身，以示不再北归。他们把周人先进的文化和耕种土地的方法教给了吴人，大大改善了吴人的生活条件，因此受到了吴人的拥护和爱戴。不久，太伯被吴人推举为首领。太伯死后，仲雍继位，这样世代相传，后来竟成为江南的一个强国。

且说太伯和仲雍走后不久，古公亶父就因病而亡。季历办理完父亲的丧事，还真派使者到南方找到了两位兄长。太伯和仲雍袒胸露臂，指着光秃秃的头顶和身上的花纹，一本正经地对使者说道：“我们已经成了吴人，不再回去了，请转告弟弟赶快继位，也好使周族尽快兴旺起来。”使者回来报告了实情，季历才宣布即位，成为周族的首领。

季历没有辜负古公亶父的期望。为了使周族强大起来，他首先打着为商王朝扫除边患的旗号，征服了一些当时还比较落后的部族。商武乙三十年，季历亲自率领周军讨伐义渠，还俘获了义渠的首领。为了表彰他的战功，武乙赐给他土地三十里，宝玉十双，骏马十匹。得到了商王的嘉奖，季历当然很高兴。武乙三十五年，他又率领周军攻打西落鬼戎，俘获了二十个戎人首领，占领了大片土地，周人的势力更大了。

商王武乙死后，文丁继位。这时，季历继续向外扩展。文丁二年，周



人曾与燕京之戎发生激战，周人大败。但两年后，周人却在与余无之戎的战斗中，获得重大胜利。商王文丁为了笼络住周人，封季历为牧师（殷代的诸侯领袖）。过了两年，周人又攻灭靠近殷都的程国。季历觉得羽翼已经丰满，便暗暗打起讨伐商国、取而代之的主意来。他率领周人离开原来比较偏远的岐山，在程国的旧址建立起新的都城。这时的“周”，已经不单单是一个依附于商王朝的部族，而成为严重威胁着商王朝的周国了。

过去周人的对外征战，多是受了商王之命。可是文丁七年，季历率领周军主动向始呼之戎发起了进攻。接着又挥戈东向，直扑翳（yi 义）徒之戎。翳徒之戎是在今天的河北、山西交界处的一个比较强大的戎人部族，对殷人的骚扰最严重。士气正盛的周军一举把翳徒之戎打败，抢掠了许多马匹，还俘获了翳徒之戎的三员大将。为了表示对商王的“忠顺”，季历将这些战利品全部献给了文丁。

当周人还活动在岐山一带时，尽管他们的势力一天天增大，但是并没有引起殷人的注意。如今周人竟在靠近殷都的程地建起了都邑，而且不断地擅自对外征伐，就不能不引起商王的警觉和疑虑了。

季历打败了翳徒之戎，正在考虑下一步的打算，商国使者突然前来传道：“请周侯前往殷都领赏，并接受新的征讨使命！”对商王的奖赏，季历并不计较，听说商王又要让他出兵征讨，这倒是可以名正言顺地向外扩张，这样的机会万万不可错过！

季历带着一班随从，兴冲冲地来到殷都，果然受到商王文丁的盛情接待，得到了许多非常珍贵的赏赐，还被封为方伯，授予征伐附近诸侯的权力。因为周国位于殷都的西方，所以季历又称作“西伯”。

季历觉得自己得到了这样一个封号，从此就可以大展宏图了，心情无

比激动。但是，他担心商王会看出自己的心迹，所以尽量装成十分平静的样子，他哪里知道，自己早已落入了文丁设下的圈套！当他尽情地在殷都玩赏了几天，提出要回周国时，却遭到了文丁的拒绝。

周太子昌听说父王被软禁起来，焦急万分，急忙命人带着珍宝、美女送往殷都，请求放回季历。文丁可不是那种贪财好色之徒。这次软禁季历，也根本不是为了勒索财物。文丁意识到季历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危险人物，周国已经严重威胁到商王朝了，他要通过笼络、控制季历，阻止周国的发展。

前来殷都为季历求情的一批接着一批，被软禁的季历也多方活动，企图逃出殷都。文丁看着长期控制季历的目的难以达到，便以“图谋不轨”的罪名，杀死了季历。



季历被杀的凶讯传回周国，世子昌痛哭了一场，就含恨继承了王位。他决心尽心国政，励精图治，使周国尽快强大起来，推翻商王朝，报杀父之仇。

且说商王文丁杀死季历后，就把全部精力用在整顿朝纲上了。谁知他即位仅三年，就劳累过度，染病而亡，由儿子帝乙继承了王位。这时，东方的夷人又强盛起来。帝乙也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国王。他首先花费了九年的时间，稳住了西方和北方，又和位居东方要冲的攸国建立起牢固的同盟关系，然后就率领大军，讨伐东夷。经过多次激战，帝乙虽将东夷打败，但他深深感到东方的夷人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对付的忧患。于是在靠近东方的沫水北岸建起了一个陪都，这就是有名的朝歌（在今河南省淇县）。

帝乙在位数年，王后没有生育。姬妾中虽生有儿子，特别是其中一个叫启的孩子，聪明过人，很讨帝乙的喜欢，但由于不是王后所生，将来不能继位。帝乙正为此事发愁，王后突然病亡，他便把启的母亲立为王后。不几年，这位新王后又生一子，取名辛。这一下，对将来究竟由谁继位的

问题，帝乙更觉得难办了。辅佐了帝乙多年的老臣商容说道：“启虽为长子，但他是王后被封之前所生。以臣之见，将来由辛继位，才合乎礼仪。”帝乙觉得商容说得有理，又见辛长得委实可爱，于是就立辛为世子，将启封到微地，后来人们也就称启为微子启。

帝乙死后，辛名正言顺地继承了王位，他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商纣王。

商纣王身材魁梧，勇武绝伦，能徒手和猛兽搏斗；他聪敏过人，雄辩滔滔，能把毫无道理的事情说得头头是道。这时朝中有一班文臣武将，如闻仲、比干、商容、梅伯、祖伊等，也称得上是文可以安邦，武可以定国。帝乙时又对东夷的叛乱进行了打击，留下了个比较好的基业。在这种情况下，新继位的纣王即使没有什么作为，也可以稳稳地做几年国王。偏偏纣王自觉得不是平庸之辈，不愿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他自封了一个号，叫“天王”。既然是天王，那就应该无所顾忌，恣意享乐，超过历代先王。

商纣王聪明过人，挥霍享乐的点子也多得惊人。帝乙为了对付东夷，才在朝歌建了个陪都，商纣王却要把朝歌变成游乐胜地。他强迫成千上万的奴隶，花了七年的时间，在朝歌建了一座周长三里、高达千尺的鹿台，鹿台上楼观巍峨，亭阁秀丽。登上鹿台，如临仙境；极目眺望，朝歌远近的景物尽收眼底。但他不愿总在朝歌玩乐，于是又命人在钜桥（在今河南汲县北朝歌镇，一说在今河北曲周县东北）修建了一个巨大的仓库，把从全国搜刮来的粮食全都堆放到里边，以供他外游时享用；他下令在沙丘一带开辟了几个苑囿，苑囿里养了许多珍禽异兽，好似一个天然动物园，里边还建了倾宫、琼室，全用美玉装饰，华丽壮观。这天，他将朝中文武召



来说道：“如今倾宫、琼室建成，又给大地增辉，只可惜宫室中空空荡荡，不免有荒凉之感。现令四方诸侯各选美女百名，充实琼室，以供役使。所选美女，不论富贵贫贱，只要年龄相当、容貌端庄、性情温和即可。”

老臣商容闻听大惊，慌忙说道：“微臣听说，过去尧、舜施德于民，天下太平，民丰物阜；夏桀荒废国政，死于南巢。今大王耳听淫声，沉湎酒色，图一时之乐，实乃无道败亡之举。况且大王的后宫之中，已经妻妾成群。恕臣直言，望大王三思！”纣王本来淫兴正浓，哪能听得商容劝谏？怒道：“如今国运昌盛，四方宾服，天下太平。今令更多的良家贫女进宫，与朕共享欢乐，谈何无道败亡？来人，将商容拿下正法！”

商容一听要将他斩首，正颜厉色地斥道：“当初是老臣在先王面前力举，才把你立为世子；后来老臣又受命托孤，扶你继位。不料你竟是这样一个无道昏君！天子本应修仁行义，爱惜资财，上敬天帝祖宗，下抚百姓黎民。可是你却迷恋酒色，荒废国政，大兴土木，耗费资财！天子本应亲忠良，远小人，纳忠言，改过失，你却听信奸邪，疏远忠直，巧言拒谏，文过饰非！如今人心浮动，社稷颠危，老臣思先王重托，想汤王的基业，才冒死进谏，你竟忠奸不分，滥施淫威。有你这昏君当道，仁政难施，社稷难扶，老臣活着也是无用，只是担心汤王的六百年基业将毁于旦夕！”说罢，一头撞到了宫中的盘龙柱上。

众大臣见老臣商容脑浆迸溅，一个个掩面流涕。他们素知纣王既凶残，又固执，绝不会收回成命，此时如再劝谏，说不定也要遭到杀身之祸，只好含泪将商容的遗体抬出掩埋，然后就分头奔赴各封国，向各诸侯王传达纣王挑选美女的圣旨去了。

五十年演义

商纣王见大臣们相继离去，只有费仲磨磨蹭蹭，便问道：“爱卿有话要说吗？”费仲上前奏道：“今日商容自绝于大王，大臣们也掩面流涕，臣担心他们去后，不会尽心办理，所选民女不能称大王之意。以微臣之见，不如对一些出众的美女，指名选进。”纣王听后眼前一亮，说道：“说得有理！只是不知爱卿能否点出美女之名？”费仲见纣王赞同了，诡诈地笑了一下，低声说道：“据微臣所知，那有苏国君有一小女，唤作妲己。她身材苗条，文静贤淑。选进宫中，定能使大王满意。”纣王闻听大喜，当即命大臣尤浑前往有苏国传旨，届时将有苏国君的女儿献来。

且说有苏国君正为一百名美女发愁，突然又接到圣旨，命他献上自己的亲生女儿，更是愁上加愁。他断定是奸贼费仲对自己的加害，因为在朝拜纣王时，他曾多次当众指责费仲食朝廷之禄，为朝廷之官，却尽献谗言，助纣为虐。费仲也几次放出风声，“以后要让有苏国君尝尝我的厉害！”有苏国君有心赶赴朝歌，面奏纣王，陈明选美之利害，揭破费仲之歹意，但又考虑纣王已经全无理智，并且早把费仲视为心腹，觉得去说了也没用。他想举兵反叛，又担心自己兵微将寡，难以成功。

有苏国君忧心忡忡地回到家中，将此事对夫人、女儿一说，合家顿时抱头痛哭，泪如雨下。过了一会儿，有苏国君好像想起了什么，又突然安慰夫人道：“纣王不效祖宗之法，步夏桀败亡覆辙，社稷倾覆，危在旦夕。今不送女儿，昏君将以‘犯上’的罪名，加害于我；送上女儿，无疑是断送女儿的性命。以老夫之见，不如让女儿出走，逃至深山，另从民间选一年龄、相貌与女儿相当的，化名献上，了却此事。”夫人、女儿都想不到更好的主意，只好依计而行。

四方诸侯已将所选美女陆续送往朝歌，而纣王心中时刻惦记的，仍是



费仲举荐的那个苏妲己。他命侍臣将苏妲己带上一看，果然弯眉凤目，艳色天姿，不由魂游天外，骨软筋酥，当即将妲己立为王后，并以重金赏赐有苏国君。然后斥退左右，携王后起驾还宫。

此时纣王满心喜悦，神魂飘荡，妲己却低头不语，眼泪汪汪。原来，这个说是有苏国君买来，其实是抢来的农家女儿，不是那种贪财好势的浮浪女子，更不把攀龙附凤放在眼里。如今她虽到王宫，成了王后，但仍想念着昔日那自由自在的农家生活，思念着她那悲天抢地的父母。她是这种心情，怎么能与纣王的淫兴合拍呢？事也凑巧，要是以往，纣王定会因此而勃然大怒。今天，他看到妲己低头不语，反倒感到她更娴雅文静；妲己眼中的泪花，也似乎更为她的容貌增辉。对这样一个令人倾倒的美人，他竟生了爱怜之情。

“莫非她还不知道我的富足吗？”纣王不免有些纳闷。第二天，他便学着当年夏桀的样子，在宫院中挖了个大池子，池中灌满甜酒，称作“酒池”；池边的林木上挂上肉块，称作“肉林”。纣王见妲己看了酒池、肉林仍无笑意，又命许多男女脱掉衣服，跳到池中，伴随着淫荡的音乐，追逐嬉闹。

王宫中鼓乐喧天，商纣王日夜宴饮，广大奴隶和平民的生活却苦不堪言，奴隶逃亡和平民反抗的告急接二连三。商纣王可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他觉得，身边有费仲、尤浑等心腹大臣为他出谋划策，手下有十几万大军为他四出征伐，几个奴隶逃跑，几个平民造反，这算得了什么？为了将那些铤而走险的奴隶和平民镇压下去，为了制裁那些经常扫他的兴的大臣，他除了沿用过去的黥、劓、刖、宫、辟五刑外，还新设了一些更为残酷的刑罚，如先把人杀死，然后剁成肉块、肉酱，称作“肉醢（hǎi 海）”；把

人杀死后烤晒成肉干，称作“肉脯”。更为残酷的是，先在一个空心的铜柱中点着火，待铜柱被烧得通红时，把受刑的人剥光衣服，绑到铜柱上烫烙，称之为“炮烙之刑”。

商纣王设置酷刑的消息不胫而走，朝野上下无不议论纷纷。时刻都在为商王朝的存亡而担忧的大臣梅伯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冒死进谏。

梅伯来到王宫时，恰好见到一个受刑人正被几个武士捆绑到铜柱上，只听那人惨叫了几声，就气绝身亡。接着，一股烧焦了人体的腥臭味扑鼻而来，坐在一旁的商纣王正掩鼻而笑。梅伯看到这目不忍睹的惨景，气得浑身颤抖，跪到纣王面前说道：“汤王宽厚仁慈，被于飞鸟，才得到万民拥护，奠定下商王朝的基业。如今大王弃先王之政，设炮烙之刑，人们都说，大王炮烙的不是囚徒，而是汤王的社稷，商国的江山。为消除人们的积怨，盼大王速将这酷刑废除。”因为梅伯曾多次劝谏纣王不要贪恋女色，已经引起了纣王的讨厌；现在纣王正对新设的炮烙之刑感到得意，一听梅伯这话，立刻勃然大怒，像野兽似的吼道：“我身为天子，何用你来天天多言！这炮烙之刑刚设几天，就大见成效；否则，天下臣民、四方诸侯能服我吗？国家能够安定吗？你信口雌黄，想必是没有体会到我这炮烙之刑威力的缘故，今天我就让你体会体会！”说罢，就命武士将梅伯捆到了烧得通红的铜柱上。可怜梅伯对商王朝一片忠心，最后竟落了个皮焦肉烂。

常言道，君视民如手足，则民视君如腹心；君视民如草芥，则民视君如寇仇。商纣王的残酷暴虐，很快就激怒了人民，就连商纣王自己，也听到了许多风声。不过他自信自己的炮烙，自信手下的军队，他不怕奴隶逃跑，不怕百姓造反。但对四方的诸侯，纣王不免担起心来，因为他知道诸侯们手下都有军队啊！他想了一下，觉得当初文丁软禁季历的办法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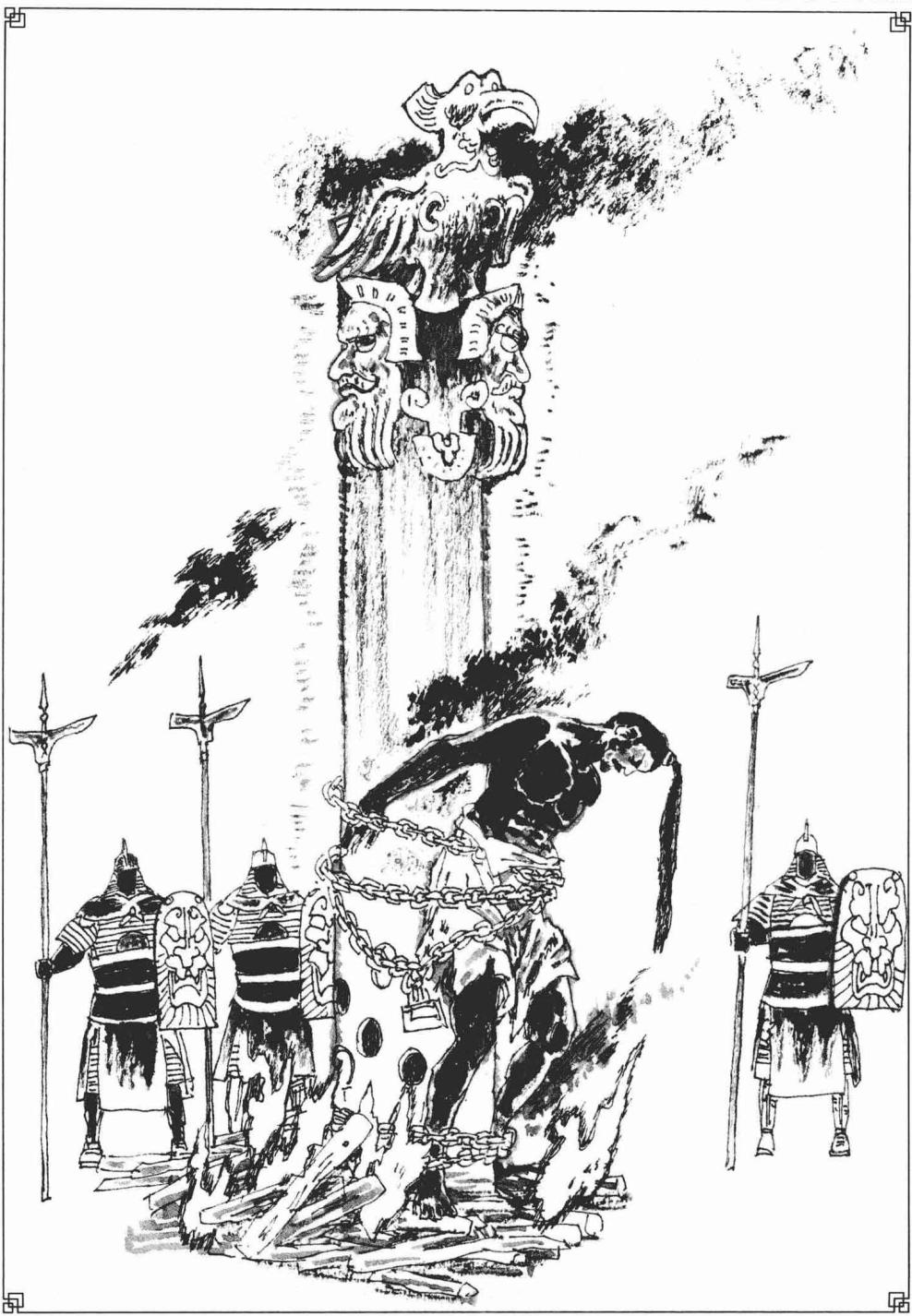
今天再来个故伎重演倒也使得。于是，他将对自己威胁较大的西伯昌、九侯和鄂侯这三个大国的国君骗到朝歌，表面上封他们各为一方的首领，有权讨伐临近的小诸侯国，实际将他们软禁在了朝歌，防止他们拥兵反叛。就是这时，荒淫无度的商纣王也没有忘记玩乐。他命使臣传旨：九侯来朝歌时，务将女儿带上，献进宫中。

九侯虽为一国之主，但天生软弱，对纣王的旨意从不敢违抗。而九侯女本来自幼生长在侯王之家，又是九侯夫妇的掌上明珠，从未受过冤屈。她平时从父亲的言谈话语中，对纣王早有了厌恶之心。所以，虽然进宫时父亲曾嘱咐她万事谨慎，并让她伺机劝说纣王承先王之道，收天下之心。无奈九侯女年轻气盛，不能自制。自进宫以后，一直面带怒容，从不将纣王当天子看待，所以时时惹起纣王的不高兴。一天，纣王要和她寻欢作乐，她不但不从，反而正颜厉色地痛骂起来。纣王恼羞成怒，摘下挂在墙上的长刀，将九侯女砍为两截。

闻听女儿被杀，九侯捶胸顿足，仰天长啼。哭过一阵，来到鄂侯的住处说道：“我身为侯王，不用说黎民百姓，就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未能保全！常言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仕。我们不如反出朝歌，另择新王。”鄂侯一听这话，吓得面色如土，低声说道：“我们身陷囹圄，不便脱身。况且周围尽是纣王的耳目，言语切记小心。”

九侯匆匆回到住所，想到他那惨死的女儿，又哭了整整一夜，而鄂侯那天夜里，因盘算着如何逃出朝歌的事，也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早晨，他们都想找西伯昌商量计策，突然接到圣旨：纣王要召集王公大臣和九侯、鄂侯、西伯昌进宫议事。

大殿中武士林立，阴森可怖。王公大臣和九侯、鄂侯陆续来到，垂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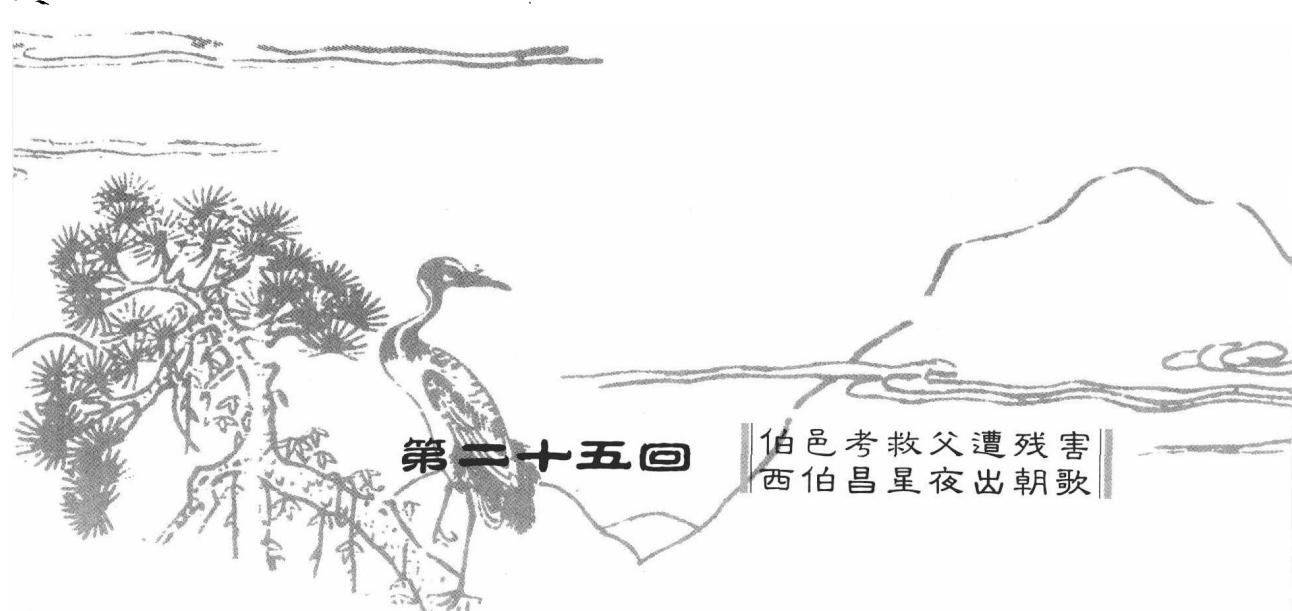
分立两旁。他们弄不清天子又要发什么淫威，不知道灾祸又将落到谁的头上，一个个忐忑不安，心惊胆战。纣王突然一声怒吼，打破了宫中的寂静：“九侯送女进宫，居心叵测；今又暗中结党，阴谋反叛！宣以肉醢正法！”九侯闻听，如遭雷击，当即瘫倒在地。鄂侯赶忙跪下为九侯求情道：“九侯女不遵宫纪，触犯龙颜，理当枭（xiāo 消）首正法。可是微臣担保，九侯不仅无一句怨言，而且直怪自己家教不严，养下祸国之女。恳请大王开恩恕罪。”对鄂侯的这些话，纣王连听也没听，只管继续宣布他早已考虑好了的处治：“鄂侯知而不报，图谋不轨，与九侯同罪，惩以肉脯！”说罢，刀斧手一拥而上，将他们砍死。接着又乱刀齐下，将九侯切成碎块，剁成肉酱；而将鄂侯架到火上熏烤，做成了肉干。

原来，自把九侯、鄂侯、西伯昌骗到朝歌之后，纣王就对他们时时提高警惕，安插上耳目，侦察他们的行踪。特别是杀了九侯女之后，更是加强了对他们的监视。侦探崇侯虎将昨日九侯前往鄂侯住处的消息报告给纣王后，纣王虽不知他们说了些什么，但也猜出了个大概。对这些手握重兵的侯王，他怎么能宽容和留情呢！

整日住在馆舍中的西伯昌已经预感到不妙，这天，他借口身体不适，未到王宫“议事”。当他得知九侯、鄂侯惨死的消息时，像是被火烫着、被蜂蛰着一样，猛地颤抖了一下。但他很快又恢复了常态，好像一切都与他无关。他暗暗为他们的惨死而伤心，为自己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而庆幸，同时也为自己今后的命运而担忧。但他非常清楚，如今身处险境，自己的任何一点感情都不允许有丝毫的流露。

正当西伯昌咬紧牙关，尽量防止自己感情外露的时候，王宫侍卫手托铜盘，来到西伯昌面前。与侍卫一同前来的崇侯虎对着西伯昌冷笑道：

“九侯、鄂侯的肉醢、肉脯已经做成，奉大王之命，特请西伯品尝。”西伯昌一看，盘中血肉殷红，惨不忍睹，眼泪“刷”的一下，夺眶而出。



第二十五回

伯邑考救父遭残害
西伯昌星夜出朝歌

几天来，朝歌城中气氛紧张，王宫中更是阴森可怖。

“将姬昌斩首，以正国法！”商纣王听了崇侯虎的禀报，气急败坏地向着宫中的武士吼道。

“将姬昌斩首事小，社稷安危事大，请大王慎重！”微子启、比干等大臣跪下说道。

纣王愣了一下，怒道：“鄂侯为九侯求情恕罪，姬昌为九侯、鄂侯伤心落泪。他们分明为一党，同谋反叛，你们这些商国大臣怎么也为他们说起话来？”

“大王此话错了。”亚相比干诚恳地说道，“对那区区姬昌，斩首、炮烙，岂不易如反掌。但大王不可忘记，他平素体恤百姓，深孚众望；周国兵强将勇，曾连夺数城。他们见大王迟迟不放姬昌回国，上下定有反叛之心；现在若将姬昌斩首，那岂不是火上浇油？到那时，局面可就不好收拾了。所以说，将姬昌斩首事小，社稷安危事大。臣奏此言，非为姬昌，实为大王。”

纣王听了，暗暗琢磨：自己本因担心侯国造反，才将三位侯伯软禁。

若因此反而引起造反，岂不是自作自受？况且比干是自己的叔父，当今的亚相，不至于有害我之心。于是说道：“既然如此，那就将姬昌囚于羑里，作为人质。待周国反叛时再将姬昌斩首。”

且说西伯昌因见了肉醢、肉脯，不禁潸然泪下，自知必招杀身之祸，悔恨不已。不料过了两天，迎接他的竟不是刀斧手，而是狱卒，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羑里在今河南省汤阴县北，是建在殷都与朝歌中间的专门关押重要犯人的大型监狱。这里古木参天，阴风森森，周围有高大的围墙和又深又宽的水沟，围墙内外都有士兵不分昼夜地巡逻。西伯昌被押解到羑里之后，记取了在朝歌时的教训，整日闭门反省，闲时或弹琴解闷，或演习八卦，或与人谈天说地，毫无怨恨的表示。这时，周国的王子、大臣们可沉不住气了。特别是西伯昌的长子伯邑考，更是急得坐卧不安，唯恐文丁杀季历的悲剧重演，急着前去营救。

大臣太姬见此情形，劝阻道：“大王走后，国中大事全靠着您料理，哪能轻易离开？”伯邑考抹了一把眼泪，说道：“父王一日不得救，做孩儿的就一日不得安心，还谈什么料理国中大事？我走之后，内事托于二弟姬发，外事托于大臣散宜生，军务托于老将军南宫适，岂不更好？”散宜生想了一下，叹道：“国中有众大臣协同料理，倒是无关紧要，只是纣王残暴无比，担心公子一去，吉凶难卜。”伯邑考听了，慨然说道：“只要能将父王救回，孩儿就是粉身碎骨，也是值得！”众大臣见不能阻止，只好为他备了行装、贡品，选了随从，也没顾得上选什么吉日良辰，他就慌张张起程了。

伯邑考日夜兼程，不几日来到殷商的陪都朝歌。他顾不得入馆安歇，径直前往王宫，向纣王献上贡品，叩头说道：“逆臣昌触犯大王，罪不容



诛。托大王宽恕，赦宥免死，暂居羑里，实在感激大王的天高之德，海阔之恩。今小民冒死上陈，请大王再施恩德，容臣为父戴罪，使罪父回到岐山，率众耕耘，也好报效大王。”此时纣王想，听说西伯昌被囚之后，毫无怨言，还口口声声表示对我效忠，不知是真是假。今天他的儿子送上门来，我正好考验一下，看他对我究竟是真忠还是假忠。于是不由分说，下令将伯邑考砍死，剁成了碎块，做成了肉汤，然后派人给西伯昌送去，并讲明详情。

西伯昌闻听大惊，暗暗叫苦：“我儿莽撞行事，遭此碎身之祸！纣王也真是残暴，竟下如此毒手！今日如食子汤，于心不忍；如不食子汤，定然难逃杀身之祸。身处此境，只好权当是暴君纣王的肉汤吧！”西伯昌主意已定，强压悲愤，跪下迎道：“罪臣当死，孽子又触犯天颜，更是罪上加罪。今大王严明正法，代罪臣除掉孽子，不胜感激。今食子肉，定将大王恩德牢记在心，日后必有重报。”说罢，便接过肉汤，一饮而尽。

纣王听过禀报，觉得西伯昌真有悔过之意，而且对自己确是一片忠心，便带着随从，亲自来到羑里，见到西伯昌，和颜悦色地说道：“寡人听说你能鼓善琴，音色动听，特来听你演奏一曲。”西伯昌把满腔的怒火咽到肚中，装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当即演奏了一曲。纣王听了，果然婉转悠扬，妙不可言，不禁赞叹道：“西伯能奏出如此美妙的曲调，其中必有奥妙之处。”西伯昌答道：“击鼓弹琴，本为传情之事。若心中喜悦，弹出的琴就轻松欢快；若感情激动，弹出的琴就慷慨激昂；若遇哀痛、悲泣、愤怒、惊吓，或心事重重，酒醉性狂，必然鼓点杂乱，琴调不正，听了让人心烦。今日世界清平，天下大治。特别是罪臣理当炮烙，幸遇浩荡圣恩，得以再生，心境悠然，故能为大王弹出这等曲调。”

纣王听了，乐不可支。过了一会儿又问道：“听说西伯善演先天之数，吉凶有准。今寡人也想领教一番。”西伯昌沉吟片刻，然后从容说道：“所谓天数，无非是天地、日月、四时、昼夜的变化和朝代的更替。这中间皆有阴有阳，地为阴，天为阳；月为阴，日为阳；臣为阴，君为阳，雌为阴，雄为阳。雄雌交媾生万物，日月运行成昼夜，寒来暑往现四时，君临臣辅有王朝。阴阳和谐，就四时不乱，风调雨顺，君臣有序，万物茂盛，此谓天地久长；若阴阳不和，则天有异相，地生怪物，民心不稳，国运败亡，此谓天数已绝。”纣王听了，真觉得西伯昌是一位神人，急问道：“以西伯之见，我的天数如何呢？”西伯昌眯缝了一会儿眼，慢条斯理地说：“如今阳平阴和，日月有常；君命臣从，尊卑相宜。以臣看来，当今国家兴旺，大王正享荣华，日后还有洪福。”纣王听了，满心喜悦，当即命侍卫对西伯昌很好照料，不得有误，然后就兴冲冲地返回了王宫。

不说西伯昌为纣王谈琴理、演天数，心中是何等痛苦，且说伯邑考的随从逃回周国，将长公子如何被杀、纣王又如何考验主公西伯的事情一说，满朝文武大惊失色，悲痛不已，尤其是姬发，更是泣不成声。大将军南宫适横眉怒道：“主公被囚羑里，本属无辜。公子念君臣之礼，方进贡于纣王，结果反遭醢尸之惨，分明是君臣之义已绝，商国天数已尽。不如趁此之时，率大军杀往朝歌，剿戮昏君，为长公子报仇！”众文武一听，齐声叫道：“南将军言之有理！”

姬发本来正悲痛欲绝，又看到殿中一片喧嚷之声，更是拿不定主意。这时散宜生突然站起，厉声说道：“主公被囚未归，长公子不幸被害。国中不可一日无主，公子发暂为国君。微臣启奏，请公子先命刀斧手将南宫适拿下斩首，然后再议大事！”众文武一听，面面相觑，不知他为何说出



这等话来。散宜生见殿中平静下来，姬发也不再啼哭，只是吃惊地瞪着大眼睛，才又继续说道：“主公被囚于羑里，身陷囹圄，却无怨言，还不是以图大计？长公子惨遭屠戮，本是预料中事，但他不听劝阻，一意孤行。主公必不会感念他的忠效，只会痛恨他的无知。主公已因此而遇上新的困难，危在旦夕，如今我等再造次胡为，岂不是有意加害主公？所以奏请先斩南宫适，再议国事。”众文武听了，默默不语。公子姬发说道：“南将军也是一时气愤，不必追究。以老臣之见，可如何是好？”

散宜生见南宫适低下头去，不再言语，众文武又都急切地看着他，便说道：“纣王荒淫无道，更兼宠信奸贼，才做下许多绝伦理、毁纲常的事体。因此，宜以重礼贿赂纣王的宠臣费仲、尤浑，求他们在纣王面前说些好话，这样便可救出主公。到那时，再会合天下诸侯，共伐无道，解救万民，必定成功。”众文武听了，无不赞同。姬发更觉得茅塞顿开，当即下令，将宫中珍藏的明珠、白璧、彩缎等珍宝取出，差大臣太颠、闳夭扮作商人，各带一份先行，分赠费仲和尤浑。五天之后，散宜生又带着更为丰厚的礼物，还有新挑选的十个年轻艳丽的女子，也来到了朝歌。

费仲、尤浑本是贪财好利之徒。他们见到周国送来的礼物，先已动心。另外，他们看到纣王荒淫无道，朝中纲纪全废，而西方的周国日渐强盛，不如趁此机会，寻个退身之所。于是对周国的请求，都慨然应允。

这天，散宜生一行来到朝歌，费仲、尤浑立即禀报纣王。这时，纣王本不把西伯昌放到心上了，又听说周国使臣带来了许多礼物，当即出宫迎接。当他看见那些礼物时，竟高兴得说不出话来了。原来散宜生带来的礼物，有从莘国刚买来的十名美女，有从南方搞来的五光十色的海贝，有从西方买来的三十六匹骏马和两只雪白的狐狸，此外还有一些形状奇特、谁

也叫不出名字的珍禽异兽。“这都是送给我的吗？”纣王咽了一口口水，揉了一下眼睛，疑惑地问道。“是的，大王。”散宜生赶紧上前答道，“敝国送来这些礼物，以赎西伯罪过。”纣王微微笑道：“我不会为难西伯的，你们暂且到馆舍中安歇吧！”

安顿了周国使臣，纣王将亲信大臣费仲、尤浑召到宫中说道：“周国派来使臣，恳请姬昌回国，二位爱卿之意如何？”费仲抢先答道：“臣原来以为姬昌有叛逆之心，一向防备，时时派心腹前往羑里探听虚实。这些人回来之后，都说姬昌从无一句怨言，而且一再表示要报答大王的不杀之恩。据臣看来，那姬昌并无叛逆之心。”“尤爱卿以为如何？”纣王看了尤浑一眼，问道。尤浑道：“费大夫所言，其实不差。姬昌被囚羑里，尚有报国之心；手捧生子之肉，犹念大王之恩，真可谓大义灭亲的忠良之臣！”纣王眨巴了一下眼睛反问道：“过去二位爱卿都曾说过，姬昌貌似忠诚，内怀奸诈；甜言蜜语，包藏杀机。今日怎么都说起姬昌的好话来了？”费仲赶忙辩解道：“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过去臣之所言，皆因听信传言所致。今既已探明真情，不敢不据实禀报。姬昌之可赦不可赦，臣不敢妄谈，但臣敢断言，若将姬昌放回，他必会感恩戴德，以不死之年报效大王。”尤浑见费仲保释姬昌，不遗余力，心想，他必定也与周国暗中有交，将来还有更重的赏礼。人情岂能让他单做？赏礼岂能让他独吞？于是向纣王说道：“姬昌素以忠信闻名，周国又有众多兵马。若将姬昌放回，必能为大王尽力；若继续复其西伯之封，还能使西陲安定，大王也可解除一方之患。”

其实，纣王自从听过姬昌谈琴律、演天数之后，就解除了对姬昌的怀疑；收了散宜生送来的礼物，更有了释放之意。如今见心腹大臣异口同



声，所言皆合己意，就将西伯昌从羑里狱中召回朝歌，说道：“当初你为九侯、鄂侯二贼落泪，本当斩首正法，但念你素有贤名，恐为一时恻隐，故只将你囚于羑里。几年来，你不仅痛心反省，而且感不杀之恩，立报效之志，现将你释放回国，仍为西伯，并赐白旄一面，黄钺一柄，随时讨伐叛逆，镇守西陲。”西伯昌一听，喜出望外，接过白旄、黄钺，叩头谢道：“犯臣罪不容诛，承蒙恩赦；今先将洛西之地献予大王，以表臣之寸心。微臣返回西岐之后，再尽残年之力，报效大王！”说罢，便又回到朝歌城中他原来住过的那个馆舍里，准备过几天再起程回国。

西伯昌怎么不立即回国呢？原来他在商多年，虽被囚羑里，仍结交下不少至朋好友，如今骤然被赦，反觉得难舍难离。他要回到原来的馆舍，设酒摆宴，一一话别。

这天夜里，西伯昌正与几个好友纵饮畅谈，一位武士突然闯进，一脚踢翻宴席，将西伯昌扯到僻静处厉声说道：“君侯一向聪明过人，今日怎么这般糊涂！当今的商国，君无三日之言，朝无三日之纲。纣王一时糊涂，将君侯赦免。还不速速离去，更待何时？”西伯昌定睛一看，原来是商国大将黄飞虎。他匆匆说过几句感激之话，就收拾行装，星夜逃出朝歌。



第二十六回

西伯昌招贤图霸业
姜子牙垂钓遇明君

果然不出黄飞虎所料，比干听说纣王释放了西伯昌，赐给白旄、黄钺，当天夜里，就闯进宫中，向纣王说道：“海底易见，人心难知。对西伯昌虽不可妄加杀戮，然也不宜轻易放走。如果西伯昌得回岐周，犹如蛟龙归海，虎入深山，后患无穷！”纣王听了，也有些后悔，问道：“事已至此，可如何是好？”比干道：“趁西伯昌尚未离开，速将其召来，委以重任，使其长住朝歌，既应赦罪之言，又免日后之患，岂不两全其美！”纣王听后，依计而行。不料一个时辰过后，侍卫跑来报道：“馆舍中空空荡荡。据邻舍所言，傍晚时分，西伯昌曾邀人饮酒欢宴，入夜之后，未再见过，想必是离开了朝歌。”纣王听了，更加悔恨，次日便命大将军黄飞虎率军追赶。

且说西伯昌正在慌忙逃跑，忽听身后车声隆隆，人喊马叫，料定是纣王派人来追赶的。又跑了一阵，回头一看，那追赶的车子并未接近，不免有些蹊跷。“大概是追赶的人在有意放掉我们吧？”散宜生说。西伯昌听了，仍有些疑惑。由于他们已极度疲劳，又见追兵尚远，不由放慢了些脚步，这样，一来可以借机缓口气，二来可以试探一下追兵的真情。西伯昌



慢慢走了一程，回头一看，那追兵的速度也慢下来了，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这样，他们时快时慢，时走时停，又经过几日的奔波，才算来到了周国地界。

西伯昌看着故国的远山近水，无限感慨。当来到周都城郊时，只见大道两旁，都是迎接他的臣僚和百姓，不由泪如雨下，他对散宜生说道：“昔日为尽臣节，奔赴商都，结果遭此大难。我原以为要老死羑里，不料今日又能与臣民完聚，也算不幸中之万幸。只可惜年华流逝，虽青山依旧，但人面已非，我也成了风烛之年。”散宜生赶忙安慰道：“昔日汤王囚于钧台，后来一日还国，而有天下。今日主公返周，更修德政，育养万民，待时而举，安知今日之羑里，非昔日之钧台！”正说之间，次子姬发带着一班随从，走上前来跪道：“父王羁留异国，身处险境，为人子不能代父分忧患，望父王宽恕。”西伯昌一见姬发，不由想起在羑里含恨强食子肉的惨景，顿时晕倒过去。众文武慌忙将西伯昌抬至车上，载回宫中。经过一番诊治，西伯昌又慢慢睁开了眼睛。大臣闳（hóng 洪）夭说道：“主公久居羑里，臣民不安。今主公既归，人心安定，正可秣马厉兵，杀往朝歌，为公子报醢尸之仇！”西伯昌听后，才将眼泪擦干，振作起精神，立志在有生之年，复兴周国，除掉纣王。

不几年的工夫，周国就百业俱兴。东邻崇国本是商国的友邦，国君崇侯虎曾在纣王面前陷害过西伯昌。如今他见周国日渐强盛，不免害怕起来，而虞国、芮国对此却非常高兴。原来，这两国夹在商国和崇国中间，吃尽了苦头，希望强盛起来的周国能牵制一下崇国。虞、芮两国虽然都对西伯昌怀有好感，对周国抱着希望，这两国之间却又常因领土问题而发生纠纷。这一年，虞、芮两国的关系又骤然紧张起来，为了免动干戈，两国

国君约定了日期，找西伯昌去评理。他们刚走进周国地界，就看见田间留着宽宽的田埂。人们无论是走路还是耕作，都互相谦让，没有丝毫争吵的迹象。走进都城，只见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但男女各走一旁，老人、儿童有人照料。进了王宫，又见各臣僚职责分明，秩序井然，不由得啧啧叹道：“周国真是个讲礼让的国家啊！人家这般谦让，怎好意思向人家说我们的事情呢？”可是到了此地，又不好返回。他们商量了一下，便改称与周国订立盟约，拜见了西伯昌。

周国为什么能呈现出一派“君子国”的景象呢？一方面是因为西伯昌讲求礼仪，对国民注重教化；另外，当时周国虽已进入阶级社会，但还保留着许多氏族公社制度的痕迹。周国的势力本来在西方，如今与虞、芮结成了同盟，就对崇国形成夹击之势，切断了崇国通向殷都的道路。对西伯昌来说，攻灭崇国，打开殷国的西大门，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虽然如此，西伯昌并没有急于行动，他觉得，朝中闳夭、散宜生等一班臣僚，虽然都是忠良贤士，但都缺乏创业的谋略。他多么想得到一个深谋远虑、文武双全的人来做他的辅佐啊！

西伯昌苦于贤才难得，常到郊外借行围打猎消愁解闷。这天，他游猎回来，晚餐未进，就沮丧地躺到了床上，又思念起祖父老太公在世时，如何盼望他将来能得到一位贤臣辅佐他，尽快使周国强盛起来的往事。他想着想着，老太公突然飘然而至，身后还跟着一位须发斑白的老人。太公和颜悦色地向他说道：“昌啊，你的心事我全知道。现在不必着急了，我给你请来了一位贤人。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神通广大，智勇双全，定能帮你成就大业。”西伯昌激动不已，刚要倒身下拜，突然醒来，原来是一梦。他赶忙叫来太史，讲明梦中之事。太史卜了一卦，高兴地说：“这可



是个吉祥之兆啊！”西伯昌问：“是何吉兆？”太史道：“主公明天到渭水边打猎，必有重大收获。这收获大概不是螭，不是龙，不是虎，不是熊，而是主公的辅佐，治国的能臣。”

第二天，西伯昌按照太史的指点，带着大队人马，放鹰逐犬，径直来到渭水边。正走之时，忽见一个中年樵夫在路边唱道：

内荒于色外荒禽，
醇酒作池肉作林；
成汤基业天数尽，
有为君侯定乾坤。

西伯昌寻思，这山野樵夫，竟能唱出这等歌来，必是个贤人隐士，说不定还是梦中太公赐给的那个贤人呢！便下车施礼道：“敢问贤人，刚才所唱，可是你作出来的？”那樵夫笑了笑，答道：“此歌非小民所作。前边有一磻溪，溪中有一老者，姓姜，名尚，字子牙，闲时常到河边，或泛舟，或垂钓，还不时作歌，自吟自唱，小民听得久了，也便学会了一些，其实并不解歌中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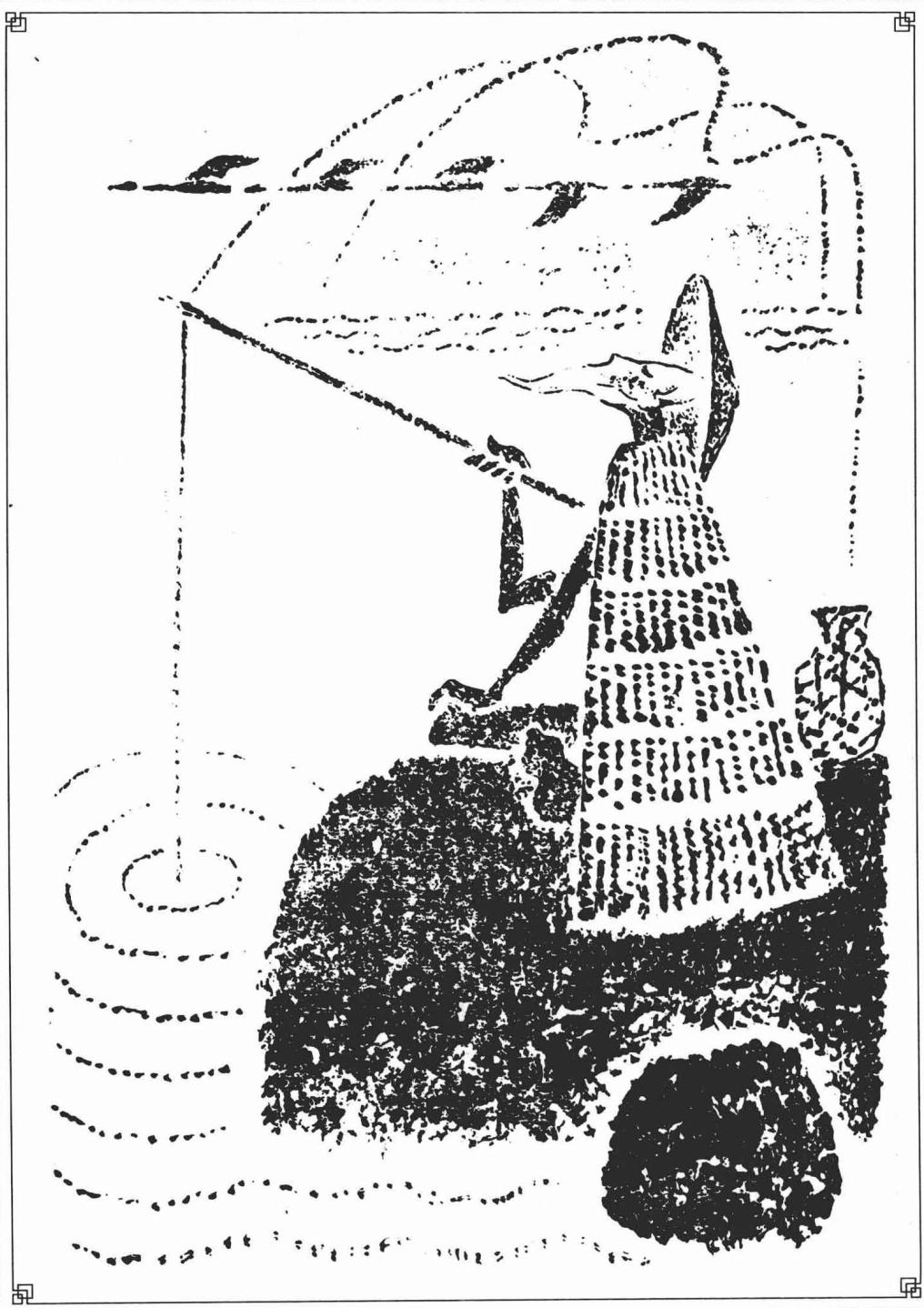
西伯听了，围猎的兴趣顿消，当即前往磻溪，去寻那姓姜名尚字子牙的贤者，约莫走了三五里，忽见河中有一渔夫，头戴斗笠，划着小船，悠闲潇洒，风度翩翩。西伯昌觉得这人定不是寻常渔夫，便下车来到河边。那渔人却视而不见，一边荡桨，一边唱道：

龙兴云起虎生风，
伊尹傅说有奇功；
创业非独公侯子，
自古贤达辱而荣。

西伯昌听了这歌，心中一惊，赶忙向渔人施礼道：“听先生所唱，歌韵清奇，词意深远，您就是隐居乡里的姜子牙吧？”那渔人答道：“小民虽姓姜，但不叫子牙，只是姜子牙的好友。若寻姜子牙不难，如今正在前面三五里处垂钓。”西伯昌听了，喜出望外，又匆忙告别了渔夫，乘车前行。又走了约三五里，只见河道拐了个弯，拐角处形成一汪清水。岸边林木疏朗，幽静无比。西伯昌老远就看到一个老者，正仪态消闲地坐在一块石头上钓鱼。西伯昌断定，这必是隐士姜子牙了，便早早下了车，慢慢走近。只见那老者目不斜视，旁若无人。西伯昌又走近一些，只听那人念念有词：

世人垂钓以诱饵，
老夫泪眼视空钩；
王公卿士无人识，
面对流水度春秋。

西伯昌听罢，定睛一看，发现那人的渔钩并不在水中，而在水面之上三尺处；钩上也无鱼饵。西伯昌越发感到这是个奇人，便恭恭敬敬地问道：“先生可就是隐士姜子牙？”那老者过了半晌，才扭过头来答道：“小民确为姜子牙，但不过是一村野匹夫，并非隐士。”西伯昌想了一下，又问道：“别人垂钓均以诱饵，钩系水中。先生这般钓法，能钓得住鱼吗？”姜子牙见来者态度谦和，问得详细，索性将钓竿放下，慢慢答道：“休道钩离奇，自有负命者。世人皆知纣王无道，可是西伯长子就甘愿上钩；纣王自认为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可是硬是让散宜生的奇钩钩住，放跑了有取而代之之心的西伯昌。”西伯昌听到这里，吃了一惊，心想，一个村野匹夫，为何对天下大事知道得这般清楚，对我的心迹竟也看



得如此透彻！定然不是凡人。他又施一礼，诚恳地说道：“不瞒先生，我就是您说到的西伯昌。祖父老太公生前就盼望我得到一个能协助我兴邦立国的贤臣，您就叫太公望吧。”姜子牙听此一说，慌忙跪下道：“小民有眼不识泰山，刚才皆为痴言妄语，万望主公恕罪。”西伯昌将姜子牙扶起，说道：“贤士所言，真知灼见，实在不凡。今天子荒淫，暴虐百姓，天下纷纷，鸡犬不宁。盼先生不弃，助我匡扶天下，拯救万民。”姜子牙推辞道：“小民乃无知老朽，文不足安邦，武不足定国，恐有负主公重托。”西伯昌听了他的言辞，将他的手拉得更紧，直言说道：“贤士不必过谦，现在就可收拾行装，随我进宫。”姜子牙又推让了一番，也就乘上王车，离开了磻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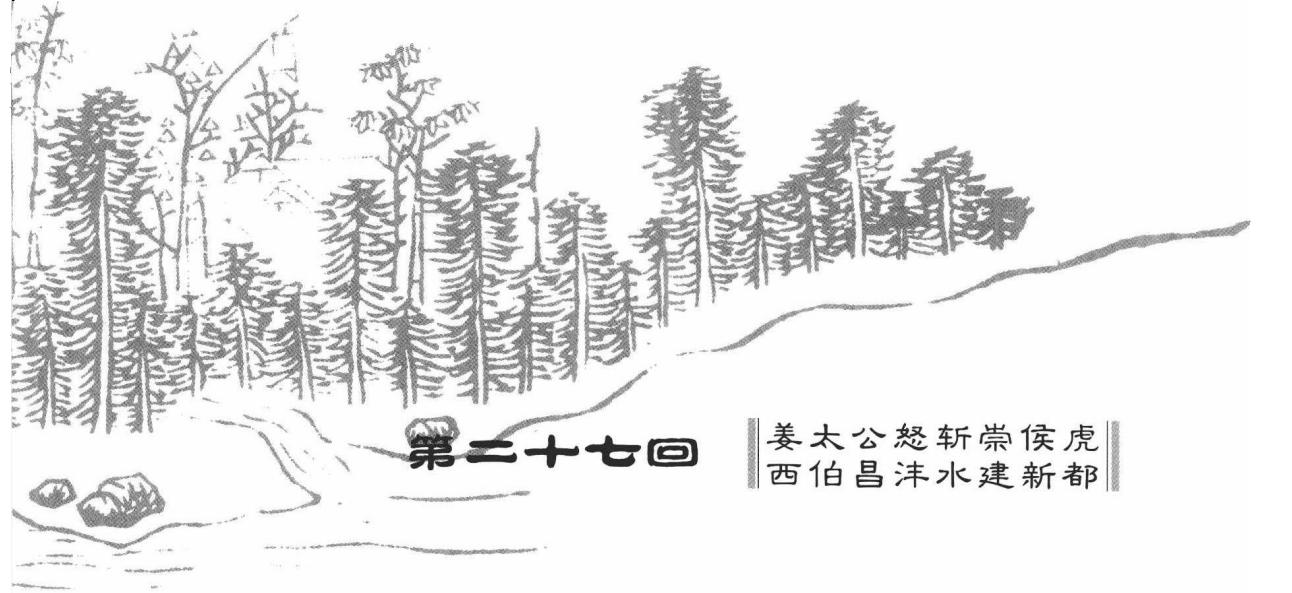
其实，姜子牙并不是什么奇人。那他为什么身处僻壤，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呢？原来，他曾多年在商王宫中做一名吏卒。虽然职低位卑，却处处留心国事，立志做一番大事业。他看到商纣王沉湎酒色，荒废国政，几次想冒死进谏，后来见大臣商容、梅伯等皆因进谏而丧生，就把要说的话强咽肚中。纣王醢尸伯邑考，他耳闻目睹，知道纣王已不可救药；西伯昌食子肉而无怨言，知其必怀灭商大志。于是在纣王收下散宜生的重礼、放走西伯昌不久，也就悄悄逃出朝歌，避居到离周都不远的磻溪。他探听到西伯昌常到渭水边游猎，便装扮成隐士、奇人，整日坐在河边垂钓，还编出一些歌来，教当地的樵夫、渔人们吟唱。

姜子牙投下的“诱饵”，终于将西伯昌这条“大鱼”钩住。夙愿得以实现，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心情无比激动。来到周都的第二天，他趁早朝之机，向西伯昌上了一道长长的奏折，其中写道：“商王耗费巨资，修宫建殿，酒池肉林，无所不为；但对一个四方宾服、八方朝贡的大国来说，



此耗费终究有限，国库尚未空虚；今商王宫中，奸佞得势，朝纲废弛，然隐退之忠良，去国之贤臣，终究屈指可数，而感念汤王遗德，拯救商国基业，冒死进谏者，还屡屡不断；今四海荒荒，朝贡日缺，天下诸侯，皆有叛离之意，然臣服殷商年久，难免有畏惧之心；主公仁慈，万民幸甚，国运亨通，如日初升，然避处西岐，国力终究有限。此时东进，前有崇国之隔，后有戎人之患，若再遇商国大军，胜败难卜。以臣之见，主公宜继续普施恩德，惜臣爱民，顺天应时，敬武重文，教民演兵习武，耕耘充实仓库；届时朝拜纣王，祭祀商国先祖，消除其疑虑；借白旄、黄钺之威，进军西戎（在今陕西省凤翔以西），攻灭密须（在今甘肃省灵台西），以建立稳固基地；往商国派遣工匠，再兴土木；贡献美女，再充宫室，助纣王淫乐，促忠良离心；往东方暗派使臣，鼓动夷人反叛，怂恿商军东进，形成后方空虚。此时再进军朝歌，将一举成功。”

西伯昌看罢奏折，激动不已。当众宣读一遍，众大臣交口称赞。西伯昌更觉得姜子牙才智不凡，众臣折服，便封他为军师，并命文武大臣按奏折中所言，积攒粮草，整修武备，出使离间，伺机进军朝歌。



第二十七回

姜太公怒斩崇侯虎
西伯昌沣水建新都

常言道，君以礼待臣，臣以忠事君。西伯昌礼贤下士，周国大臣也都为国尽忠：有的扮作商人，游说诸侯，离间与商国的关系；有的扮作巫师，混进朝歌，诈言某某朝臣要反叛，引起纣王对那些忠良之士的疑心；有的尽心农事，为征战储备下更多的粮草；有的组织国民演兵习武，只待军令下达。一时间，周国上下，热火朝天。

此时的朝歌，却另是一番景象：荒淫的商纣王看着周国工匠们递上的建筑图表，赞不绝口；看着周国新献来的美女，馋涎欲滴；握着周国新奉送的珍玩，爱不释手；听着西伯昌不断祭祀商祖的呈报，不免对当初曾抱怨他释放西伯昌的一班文武产生忌恨。不多时，他又连续听到有关一些朝臣阴谋反叛的传言，便下令扩充行刑的武士，宫中的炮烙日夜不得停息。

纣王的暴虐，使得整个朝歌乌烟瘴气，朝中的忠直大臣们忧虑不安，他们纷纷来到相府，鼓动比干，对纣王再度劝谏。比干情知劝谏无望，可是众大臣一片真情，自己是当今丞相，又是纣王的叔父，劝谏纣王，责无旁贷，便硬着头皮，来到宫中，向纣王说道：“近日大臣们谈起炮烙之刑，就皱眉摇头，哀叹国运，盼大王及早废止。”纣王瞪了比干一



眼，辩解道：“国人肆无忌惮，常以恶言诬君。不设炮烙之刑，如何正君臣之序？”比干道：“大王在城中建的鹿台，耸入云天，百姓们都侧目相视；近日又建起许多高大宫殿，百姓中已产生出许多怨言。”纣王满不在乎地说：“我常年深居宫中，耳目闭塞，不造这些高台大殿，如何能够远望，了解民情？”

比干听了纣王的巧言诡辩，气得脸颊铁青，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本想立即离开王宫，可是又想到众大臣的重托，才又哆哆嗦嗦地说道：“言天子之过失，正天子之不义，乃文臣之本分；剿边夷之叛逆，拓四海之疆土，乃武将之天职。文臣冒死进谏，万民乐业；武将身先士卒，军心不散。此文、武、军、民，乃天子之四肢。四肢顺，其身康健；四肢不顺，其身缺残。赏罚不当，必言路堵塞，内庭浊乱，忠良无以治国安邦；大兴土木，徭役繁重，百姓不得稼穑；四野荒芜，兵饷枯竭，军心必难收拾。为了先祖的基业，微臣冒死进谏，万望大王深思。”纣王虽能言善辩，听了这话，也只是张口结舌，一时无言相对。

比干回到府中，想到社稷的安危，众臣的信任，心情久久不得平静。夜已经很深了，他仍不得入睡。他寻思，看纣王当时的态度，似有回心之意，不如趁热打铁，明天再奏一本。想罢，便披衣下床，取过朱砂黄绫，连夜拟出一道治国奏折。

第二天早朝，大臣们刚向纣王朝拜完毕，纣王就说道：“众卿士有奏章的呈上，无事散朝！”纣王的话音刚落，比干上前跪道：“臣有奏折一道，请准予宣读。”纣王心里老大不痛快，但当着众大臣的面，只好应允。比干取出黄绫，朗声读道：“汤王基业，至今六百余载。欲国运长久，启奏大王拆除鹿台，以消百姓之怨；废止炮烙，广纳忠良之言；遣回多余宫

女，以阻诸侯之谤；打开钜桥粮仓，以赈生民之饥；减轻贡赋，以收天下之心；为商容、梅伯建庙祭祀，以慰在天之灵。”纣王听了，气得七窍生烟。他想当即下令，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比干处死，可是转念一想，他是自己的叔父，又是当今的亚相，奏折中的话又难以反驳。他愣愣地坐在那里，说不出是准奏还是不准奏。整个王宫中一片寂静。

正在此时，突然从边关传来急报：东夷反叛，大军已经杀进商国！纣王灵机一动，说道：“边关事急，命闻仲将军率二十万大军东征，国中之事日后商议。”

且说姜子牙探得商国实情，急向西伯昌奏道：“商军大部到了东方，朝歌所剩无几，正可对商用兵。”西伯昌听后，欣然同意。为了扫除东进的后顾之忧，姜子牙首先率领周军，征服了西北方的西戎、混夷（今陕西岐山、邻县一带）和泾水上游的密须、阮（今甘肃泾川东南）、共（今甘肃泾川北）等国，然后才回兵东进。

按照姜子牙的计划，第一个攻打目标就是黎国。黎国在今天的山西长治西南，从黎国翻过太行山，就可到达殷都。西伯昌不解地问：“军师，我们在东方还没有立足之地，就把大军开到商国门口，岂不太危险了吗？”姜子牙答道：“攻打黎国，是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若商国援救，我即收兵，此谓攻商为虚；若商国坐视，我即回兵伐崇，断商之咽喉，此谓攻商为实。”西伯昌听后，点头称赞。

姜子牙率领周军开到黎国城下，黎国国君知道难以抵挡，立即投降。消息传到朝歌，果然引起商国朝臣们的震惊，大臣祖伊甚至冒死跑进王宫，痛切地对纣王说：“大王啊，我多次让人占卜，得到的总是凶兆，看来上天要抛弃我们了。如今周军攻灭了黎国，商国的百姓却说：‘周人怎



么不快来到我们商国啊？”商国百姓都有了叛离之心，大王实在危险啊！”纣王一听，怒道：“我的命运自有上天保佑，百姓能把我怎样？周军灭了黎国，与我何干？”祖伊吃了个闭门羹，悲痛地退出王宫，叹道：“殷商亡国之日，就在旦夕之间啦！”说罢，就隐姓埋名，逃到了深山之中。别的大臣见祖伊险些丧了性命，哪个还敢进谏？

过了一年，周军又灭了邘（yú于）国（在今河南沁阳西北）。姜子牙高兴地对西伯昌说道：“今日方可剪除崇侯虎，进军朝歌了。”西伯昌一听，不由想起被囚羑里、强食子肉的深仇大恨，急盼早日发兵。

崇国是商王朝西边的门户，也是从岐山到商国的重要通道。只因崇国占据着关中平原最肥美的土地，有着一定实力；又因崇国是商国的友邦，如先攻打崇国，商国必不能坐视。所以周国势力不断向东扩展，却绕过了这个强敌。如今，周军灭掉了黎、邘二国，隔断了崇国与商王朝的联系，拔掉这颗钉子的时机终于成熟。

西伯昌深知崇国的实力，所以灭掉邘国之后，又经过了几个月的充分准备，才倾巢出动，杀向崇国。这时的崇侯虎还蒙在鼓里呢！他自恃国力强盛，一向不把周国放在眼里。这日，他正在城中筹集进贡之物，突然闻报，周军已将王城包围。崇侯虎登上城门一看，只见军营遍地，刀枪林立，“周”字大旗随风飘舞。他想，那大旗之下，必是西伯昌，便怒道：“竖子姬昌，你不安心治理本土，效忠天子，为何兴此无名之师？”军师姜太公不慌不忙走出军帐，指着崇侯虎骂道：“你身为侯王，却谗言媚上，诬陷朝臣；助纣为虐，荼毒百姓。多年来，你积恶如渊海，垒罪似山岳，贪财犹虎豹，伤人胜豺狼。普天之下，虽三尺之童，恨不能生食崇侯肉。今日兴义师，讨奸贼，除豺狼，怎是无名之师？”崇侯虎见从帐中出来的

不是西伯昌，而是过去商王宫中的一个小吏，又骂道：“你不过是辕马小吏，村野老朽，居然斗胆，到此送死！”姜太公闻听此言，冷笑道：“商王天数已尽，崇贼也死在眼前，还不快快就擒！”说罢，就号令三军，即刻登城。

周军兵多将勇，又兼士气正盛，号令一下，有的张弓搭箭，有的缘梯登城，有的呐喊助威。崇城四野，杀声震天。崇国兵士也不示弱。他们分列城头，居高临下，用长矛、利箭，一次又一次地杀退攻城的周军。鏖战了两天，周军死伤无数，崇城仍未攻下。

入夜，凛冽的北风吹着旷野上的草木，发着怪声；淡淡的月光照射在沙场上，显得更加凄惨。周军军帐中，西伯昌回想着两天来的战况和死去的将士，愁眉紧蹙；军师太公席地而坐，正筹划着下一步的战事。

一阵沉默过后，太公突然站起，对西伯昌说道：“启禀主公，我方军士众多，可采用车轮战术，日夜攻击；崇贼兵微将寡，必须全部出动，难以歇息。如此再攻上三五日，崇军将疲惫不堪。那时我们再全军出击，必能大胜。”西伯昌皱了一下眉头，说道：“这样的打法，最后虽能将城攻下，然周军不知要死伤多少。以周军之性命，换敌军之疲惫，委实不忍。”

他们正拿不定主意，巡班武士突然进帐报道：“一位老翁不知来自何方，定要面见主公。”西伯昌寻思，深更半夜，又是在这沙场旷野，来者必有缘由，便命武士领来。不多时，来客进帐，西伯昌和姜太公都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这人毛发披散，银须飘拂，双目炯炯有神。西伯昌慌忙迎道：“敢问老先生多大年纪，深更半夜到此定有要事。”那人不卑不亢地答道：“小民刚刚九十。得知主公讨伐崇贼，特来参战。”西伯昌听了，有些发怔。那人似乎也看出了西伯昌的心思，便又说道：“天生之民，皆



有分工。若让我攀梯登城，挥戈杀敌，的确有些老了；若是坐在帐中商议军政，还些年轻呢！”西伯昌意识到刚才的话有些失礼，慌忙道歉，把老人尊为上宾，细问来由。经过详谈，才知道那人是南方荆楚隐士，叫鬻(yù 育)熊。因看到商国赋税繁重，百姓怨声载道，便不远千里，去朝歌进谏。不料他来到朝歌一个多月，纣王也未让他进宫。这时，他了解了商国的国情、军情、民情，断定商国已不可救药；又听说西方有个周国，国君西伯昌礼贤下士，人民视如父母，如今正率领周军开疆拓土，不日将进军朝歌，于是离开朝歌。他先到周都，又辗转来到崇城脚下，要协助西伯昌解救人民。

西伯昌问明情由，便向他介绍了两天来的战事，请他赐教良策。鬻熊答道：“崇贼作恶多端，然与百姓无关。今若强攻，势必伤害百姓，毁坏设施。以臣之见，不如严守四门，长期围困。城中粮草断绝，不攻自破，留下一座完城，将来还有用场。”军师太公道：“只怕围困日久，商军前来援救，我军坐失良机。”鬻熊道：“闻仲的二十万大军正在东方酣战，近日难以回师；朝歌城中的兵士区区可数，不足为惧。”西伯昌和姜太公听了，频频点头。第二天，便命周军在崇城四周扎下营寨，众军士轮番值班，不得放跑一人。同时又以小股部队或呐喊，或射箭，虚张声势，昼夜佯攻不止。

且说崇侯虎亲自指挥激战了两天，虽然打退了周军的多次进攻，但自知身处绝境，又无法求得救兵，不免有些胆战。他将城头的防守又进行了一番部署，就回到王宫，收拾细软，准备在周军万一进攻城中时，趁混乱之机逃出城去。他战战兢兢地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登上城头，只见周军营寨连绵，似一道长墙将崇城围住，不由暗暗叫苦。以后的几天，周军只

是昼夜呐喊不止，并不真的攻城，使高居于城头的崇军不但难以发挥威力，反被周军搞得不得休息。崇侯虎寻思，照此下去，再有两天，城中粮草就要断绝。于是下令军士出城突围，结果均被周军截回，还使不少军士丧生。

崇军的士气一天不如一天了。这时，城外的周军突然刀枪置地，弓弩不张，只是大声喊话：“崇侯虎罪恶昭著，与众军士无关！只要将崇贼献出，必有重赏！”崇侯虎听了，气得怒发冲冠，下令全城将士一齐出动，冒死突围。命令刚一下达，几个军士却突然朝崇侯虎扑去。顿时城头大乱，城门大开。周军见崇军内讧，蜂拥而入。经过一场混战，崇军大败，崇侯虎被俘。

西伯昌、姜太公率领周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崇城，安抚百姓。第二天，姜太公将崇侯虎押到殿堂，怒道：“你位及人臣，残害百姓，诬陷忠良，虽三尺之童，闻而切齿。我主遵奉天意，特将你枭首，使怨幽得以慰藉，生民得以安居。”说罢，刀斧手挥动黄钺，将崇侯虎的头颅砍下，悬挂在城头。城中百姓争相观看，一片欢腾。

一晃半个月过去了，西伯昌住在崇城，仍无西归之意。军师太公奏道：“这次虽将崇城攻下，我军也有不少伤亡。现急需返回岐山，进行休整，择日进攻朝歌。”西伯昌听了，沉吟不语。鬻熊道：“岐山远离朝歌，将来东进，必师劳力竭；而崇国濒临沣水，粮草充足，接近朝歌，便于东进；崇城又有现成的高墙、宫室，何不将周都迁来？臣当初力主保全城池，就有此意。”西伯昌点头道：“鬻熊正与我想到一起了。”君臣三人商定，便下令在崇城新修了祖庙，扩建了王宫，并将崇城改名为丰京。

从丰京进攻朝歌就方便多了。可是，正当西伯昌踌躇满志、大展雄图



的时候，由于年纪过大，又操劳过度，他被病魔压倒了。时间一天天流逝，西伯昌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一天，他把文武大臣和几个儿子叫到身边，说了些要继续东进之类的话，就溘然长逝了。



第二十八回

周武王兴兵伐无道
商纣王途穷焚鹿台

西伯昌死后，次子姬发继位，即周武王，并追尊西伯昌为文王。

周武王这时已年长懂事。他牢牢记着父王的嘱托，继续用姜太公为军师，并用弟弟周公旦、召公奭（shì仕）等为辅佐。朝中和睦，上下齐心。

转眼九年过去了。这年夏天，武王要率兵东进。他觉得这是父王的未竟之业，于是，他下令做了许多套白麻孝服，让将士们全都穿上；又做了一块大木牌，上面写上西伯昌的名字，让队伍最前面的兵士们抬着。武王自己也不称王，只称“太子发”，意思是说，此次兴兵，统帅仍是先父西伯昌。

周军浩浩荡荡出了京城，正行之间，有两个须发全白的老人突然将武王的车拦住，怒斥道：“你打着父王的招牌而大动干戈，这就算是孝顺吗？周国本臣属于商，你却率兵东进，这是做臣子的本分吗？”话还没有说完，几个武士上来，就将那两个老者按倒问罪。本来整整齐齐的队伍，一下子乱了营。军师太公过来一看，笑了笑道：“这是两个迂夫，不必计较。”原来这是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他们为了让王位，才离开故国。在外漂泊了几年，后来听说周国西伯昌礼贤下

士，特来投奔。不料来到周国，西伯昌已经去世。他们见武王尽心治国，倒也满意，谁知现在却要东进伐纣！周国号称礼仪之邦，却干出这种不合礼仪的事情，真是大逆不道。于是就来到周军所经之路，扣马而谏。此时武王、太公正一心东进灭商，对那些迂腐怪论哪听得进去？所以命武士将那两个老人推到路边，任凭他们呼天抢地、肆意咒骂，照常率军向前行进了。

武王率大军先往西行，来到毕原（今陕西长安县内），在西伯昌的陵墓前举行了祭奠，然后才转向通往商国的大道。

不几日，大军来到了黄河南岸的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消息传开，邻近部族的首领们也纷纷前来助威。武王面对滔滔的黄河，对周军将士和各部族首领们说道：“我的先祖对上天是有功德的，因此，上天又命先王灭掉殷商，拯救万民。先王不幸早逝，归天前将重任托付于我。我虽然无知，但是不敢懈怠。你们都要全力协助，完成先祖的功业啊！”军师太公说道：“赶快备好船，备好桨，冲到对岸去吧！落后的将以军法处置！”霎时间，千舟竞渡，浪花飞溅。不料周军刚渡到对岸，武王又下令返了回来。不仅那些前来助战的部族首领们感到纳闷，就连周军将士们也摸不着头脑。

原来，周武王表面看着性情暴烈，其实很有心计。他想，商国内部虽然乌烟瘴气，但到底是个控制着众多侯国的大国，只靠周军难以取胜。他今天率兵来到孟津，一则进行一次渡河演习，二则是借此机会，摸摸众侯国的虚实。他实践了一下，发现周军渡河尚可，而前来助威的侯国首领们，有的带来了参战的队伍，有的只是来观阵势而已。武王看到进军朝歌的时机还不成熟，便对周军将士和各国首领说道：“这次来到孟津，只



是观兵（军事演习）而已。我们出发时就进行了占卜，上天告诫说，现在还不到灭商的时候，不要操之过急啊！”

周武王孟津观兵之后，一方面营建丰京，扩充军队，准备粮草；一方面又派出探子，去朝歌探听动静。

且说此时的纣王，更加昏庸，更加暴虐，把杀人视为常事。一次，厨子为他烹调的熊掌稍硬了点，他把眼一瞪，怒道：“这么硬的东西怎么吃？换成那厨子的脚算了！”他这么一说，身边的武士们就把厨子按倒，将双脚砍下，扔进了油锅。又一天早晨，纣王正在鹿台上观赏风景。凉风吹拂，格外舒畅。这时，他突然看到一个老人赤着脚，在淇水边徘徊，便问左右侍从：“这老东西徘徊在河边，欲渡又止，是何缘故？”侍从答道：“人到老年，骨髓不实，血脉不旺，难以御寒，所以在那冰冷的水边，欲渡又止，犹豫徘徊。”纣王听了，顿生好奇之心，哈哈大笑道：“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把那老东西捉来，砍断双腿，看看他的骨髓到底是怎么个不实。”他一声令下，那些如狼似虎的武士们立即跑到河边，将那老人的双腿砍断。还有一次，纣王乘着王车到郊外游玩，走到半路，看到路边站着个年轻孕妇。纣王下令停下马车，眼睛直直地朝那孕妇看了起来，然后向左右侍从问道：“你们说，这妇人腹中是男是女？”侍从为难地答道：“不生下来，怎知男女。”纣王一听，笑道：“我却不等她分娩，就要弄清！”说罢，便命武士将那孕妇剖腹，取出腹中的小儿。

诸如此类的事情举不胜举。朝歌城的百姓把纣王视为恶魔，唯恐遇上丧命，纷纷逃出城去。宫中的大臣也都是战战兢兢，不知哪句话得罪了他，会招来杀身之祸。箕子、比干、微子启等几个大臣，眼看着纣王荼毒百姓，朝政日渐腐败，无比痛心。他们自恃为纣王的亲族，为了汤王的基

业，就伺机进谏。

一次，一个匠人费了两个月时间，琢镂了一双精巧的象牙箸，献到宫中。纣王见了，赞叹不已。当时正站在一旁的箕子却摇头叹息。纣王有些纳闷，问道：“你看它雕得还不好吗？”箕子答道：“微臣是在为我们商国的国运叹息。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一双象牙箸，看来似乎事情不大，但大王可曾想过，这象牙箸需由金杯玉碗相配，金杯玉碗宜盛龙肝、凤胆、豹胎、熊掌；吃着这珍馐美味，就需身着绫罗锦绣。大王如此，朝臣仿效，天下百姓岂不离心离德，商王朝还如何长久？”纣王一听这话，拍案叫道：“一点小事，竟啰唆出这一大套话来，纯属成心不让我痛快。念你我骨肉之情，特免你一死。但从今以后，不许再进王宫！”

箕子长叹一声，跌跌撞撞地从王宫中走出。他想继续进宫劝谏，料定必无效果；有心一走了之，离开这是非之地，又觉得身为臣下，因劝谏无效而出走，会更加败坏大王的名声，于商国也更加不利。经过再三苦思，便假装疯癫，留在朝歌，整日在街头鼓琴悲歌。

亚父比干得知箕子佯狂悲歌，叹道：“见君王有过失，不以死诤谏，还算什么忠臣？”便径直来到宫中，怒道：“大王不行仁义，百姓怨声载道；箕子劝王俭朴，本是一片好意，竟被逐出王宫。照此下去，谁还敢向大王进言？大王只顾享乐，不见西方周国何等猖狂！他们国都东迁，观兵孟津，约会诸侯，跃跃欲试。以大王所为，只怕周军攻进朝歌时，无人再为大王效力！”

那时纣王本来怒气未消。一听比干这话，顿时吼道：“比干，你不要自恃为亚父，就倚老卖老，尽是无端地来教训我。前次你说周人要渡过大河，打进朝歌，结果是一场虚惊，周人又乖乖回去了。现在你又在蛊惑民



心，实在是可恨至极。别人都说你是个圣人，长着七个心眼，今天我要把你的心剜出来，看个明白！”说罢，命武士当即将比干按倒，剖腹剜心。可怜一个忠心耿耿的大臣、纣王的亲叔父，就这样惨遭杀害了。

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得知箕子被逐、比干被害，泪如泉涌，仰天长叹道：“当今的商国，好比是茫茫大海中的一只破船，眼看就要沉没了，我该如何办呢？是进谏送死？是坐待被俘？”他前思后想，觉得弟弟纣王已经不可救药，自己留在朝歌凶多吉少，于是找了个机会，逃出了朝歌。

且说周国派到朝歌的探子，相继回到丰京，把商国的情况一一介绍给武王。周武王兴奋地说：“王公自相残杀，百姓多有叛心，这真是天赐良机啊！”当即整点兵车三百乘，勇士三千人，一般兵士四万五千人，还邀集了备受殷人压榨的庸人、羌人、蜀人、髦（máo毛）人、卢人、彭人等部族，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东征大军。

出发前，武王请太史卜了一卦。他本想得个吉兆，以鼓舞士气，不料得到的兆象却是大凶。文武百官正大惊失色，姜太公突然站起，拂起衣袖，把那些占卜用的龟壳、蓍（shī师）草从神案上一扫而下，说道：“枯骨死草，知道什么吉凶！快快出兵，不要因这鬼东西，妨碍了我们的大事！”太公的话正合武王的心意，所以也未再占卜，就率领大军出发了。

当时正是严冬，寒风凛冽，沿途的树木光秃秃的，原野上铺着皑皑白雪。举着红色旗帜、身着红色服装的东征大军在雪原上蜿蜒行进，红白交映，分外壮观。走了几天，突然狂风骤起，天昏地暗，正行之间，只听得“咔嚓”一声，中军的旗杆折成了两截。大臣散宜生向军师太公惊恐地问道：“这会不会是不祥之兆？”太公若无其事地说：“这不过是大风把旗杆折断而已，放心地走吧！”队伍沿着上次“观兵”的路线，十二月到达

黄河岸边。这时河面上结着厚冰，冰上覆盖着白雪。队伍履冰踏雪，顺利地过了黄河。第二年的二月初，就到达了朝歌附近的牧野（在今河南汲县）。

一场大战就在眼前了，多年来进军朝歌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周武王此时心潮澎湃，激动不已。这时天色已晚，周军只好在牧野宿营。第二天清晨，周武王站在高高的王车上，右手拿着黄色的青铜大斧，左手拿着用作指挥的旗子，大声说道：“尊敬的友邦国君、诸位官员和所有远征的将士们，举起你们的戈，排起你们的盾，握好你们的矛，为讨伐暴君，我们现在就要誓师了！古人说过，母鸡是不应当打鸣的，如果母鸡打鸣，这个家庭就要败落。如今暴君纣王尽听妇人之言，听信奸佞的谗谄，败坏朝纲，残害忠良，荼毒百姓，就连他的亲族也不放过。现在，我遵照上天的旨意来讨伐商纣了。所有参战的将士们，你们的队伍要整齐！行进中，每走几步就要整顿一下队伍，即使在激战时，也不要乱了阵脚！努力吧，勇敢的将士们！你们要像虎、豹、熊、罴一样勇猛，但不要杀害那些前来投降的人，以便使这些人为我们效劳。勇敢的将士们，作战有功的，将会得到奖赏；如果有谁不努力作战，我就要把他杀掉！”誓师完毕，东征大军就潮水般向朝歌涌去。

且说纣王赶走了箕子，杀了比干，果然耳目清净，再也没人敢去打扰他的淫乐生活了，因此每日都醉得昏天黑地，不省人事，以至周军渡过黄河，他竟毫无知晓。直到武王率领着大军开到牧野，他才如梦初醒，惊恐万状，慌忙将正在歌舞的宫女们赶走，又把恶来、费仲、尤浑等心腹召来说道：“朝歌四周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周军转眼即到。速将城中兵士召齐，出城迎战！”费仲喃喃地说：“城中兵士无几，只怕难以抵挡。”纣王



听了，急得手足无措。这时尤浑献策道：“城中兵士不多，奴隶、囚徒不是很多吗？另外还有最近押运回的许多东夷战俘。”纣王一听，愁容顿消，连连称赞道：“好，好！速将武库打开，全部发给武器，听候调遣！”纣王的命令传出，一夜之间，竟组织起一支多达七十五万人的大军。纣王巡视一番，只见甲胄耀眼，戈矛森严，人山人海，巍巍壮观，心里踏实了许多。他又按这些人员的成分，进行了编排，然后就向牧野进发了。

这时正是清晨，武王训示完毕，刚率军向朝歌进发，突然看到前面黑压压的一片，刀枪戈矛在微曦中闪闪发光。早就憋足了劲的周军将士们立刻沸腾了，他们急不可待地想冲上去，无奈武王、太公站在最前面的战车上，不断地呼喊着，维持着事先排好的阵势。

周军队伍像一排巨浪，就要压向商军，一场厮杀就要开始了。就在这紧要关头，商军前排的兵士们突然掉转矛头，朝后排冲去。原来，商纣王虽将那些囚徒、奴隶、战俘武装了起来，但到底对这些人不放心，在编排队伍时。将他们排在前面打头阵，而让真正的商国兵士在后面督战。那些囚徒、奴隶和战俘，巴不得商国早日败亡呢，怎肯为它卖命！如今来到战场，看到周军，真如见了救星一般，所以就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掉转过来。商军前徒倒戈，队伍顿时大乱，土崩瓦解。周军趁机长驱直入，杀得商军尸横遍野，血流飘杵。

商纣王正在朝歌城中等待胜利的消息，军士突然传报，商军大败，周军正向朝歌拥来。纣王闻听大惊，他想闭门守城，又见城中大乱，朝歌难保。他像个撒了气的皮球，瘫在了地上。不过，他这时的神志还比较清楚，心想，六百年的宗庙顷刻倒塌并不可惜，只是我费心建起的鹿台、琼室从此无用，神仙生活从此结束，珍宝、美女将落入敌手，实在不忍。特



别是我这堂堂的天子将变为战俘，要被囚禁，被鞭打，被炮烙……想到这里，纣王不由得打了个寒噤。“绝不能让他们生俘！绝不能让他们炮烙！”于是他拔出佩剑，就要自刎，又一想，“自杀也不行，他们得到了我的尸体，定会剁成肉酱、晒成肉干的。我的尸体不能让他们得到，我那鹿台、琼室，我那无数的珍宝，也都不能让他们得到！”想到这里，便挣扎着站起身来，命人把王宫里的珍宝全部搬到鹿台之上，自己随后也被身边卫士抬上鹿台。商纣王站在鹿台上，举目四望，朝歌内外，尽是周军。低头一看，一队周国兵士正举着大刀，呐喊着向鹿台冲来。纣王自知死时已到，便把刚搬来的珍宝堆放到身边，然后用绫罗缠身，咬了咬牙，点了一把火，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第二十九回

殷遗老含泪说洪范
两愚顽饿死首阳山

牧野之战，商军大败，周武王乘着王车，在文武百官的护从下，威风凛凛地来到了朝歌。

朝歌街道的两旁，有手执戈、矛的周军将士，他们昂首挺胸，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有缴械投降的商军兵士，他们双膝跪地，神情沮丧，不知道周人将如何处置自己；也有城中的百姓，他们或惊或喜，神情各异，战战兢兢地迎接新王的到来。这时的周武王却顾不得品尝这种胜利的滋味，只是简单地说了句：“朝歌的百姓们，上天将降福给你们啦！”就在一队武士的护从下，径直赶往鹿台，要生俘纣王。

当武王来到鹿台时，不禁大吃一惊：鹿台上的琼楼玉阁已成一片瓦砾，未燃尽的巨梁大柱还冒着缕缕青烟，空气中散发着一种令人窒息的臭味。武王断定，商纣一定畏罪自焚了。不一会儿，武士们果然在灰烬中找到了一具尸体。由于尸体旁堆着许多不易燃烧的珠宝玉器，所以尸体的相貌还依稀可辨，果是商纣。武王怒不可遏，朝着商纣的尸体连射三箭，然后用青铜大斧将头颅砍下，悬挂在大旗杆顶上。正在这时，几个兵士抬着两个年轻貌美的女尸来到鹿台，说她们是在商纣的宫中悬梁自缢的。武王



想，她们一定是纣王的宠妃，生前向纣王进过许多谗言；否则怎会自缢呢？于是也射了三箭，然后将头颅砍下，悬挂在两个小旗杆顶上。

周武王一举灭殷，报了世代冤仇，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心里当然很高兴。可是又想，周国到底是殷商的一个属国。如今，属国的君侯将天子推翻，天帝鬼神知道其中的缘由吗？他们要是不明真相，岂不怪罪我吗？因此开进朝歌的第二天，他就在众大臣的簇拥下，来到了殷人的宗庙。

周武王毕竟是一个胜利者了，虽说现在要祭奠殷人的先祖，却完全是当今天子的气派：宗庙门前，一百个武士高举着饰有九条流苏的云罕大旗；大臣、武士手执斧钺，侍立两旁。当武王缓步来到殷人宗庙时，鼓乐骤起，响彻云霄。毛叔郑向殷人先祖的牌位献上洁净的清水，康叔封赶紧铺上草席，召公奭奉上五色彩帛，姜太公牵来猪、牛、羊三牲。各种祭品献毕，百官之长尹佚祭告道：“殷商的先祖啊，你们的末代子孙辛听信奸佞，颠倒是非，一味享乐，荒废国政；他设置酷刑，残害忠良，杀人如麻；他身居王位，却完全失掉了你们各位先王的美德。经过卜问，天帝对他的罪恶全都知晓，特命我们周王前来惩罚，解救万民。”这时，周武王慌忙跪下，对着牌位说道：“我奉了天帝之命，惩罚了辛，我也会遵照天意，正确地对待你们的子孙。”

周武王祭奠了殷人先祖，心里才算踏实下来。因为殷商刚被平定，他担心殷人不服，便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为殷侯，继续治理殷民。为了监视武庚，武王又把三弟管叔鲜封在管国，把五弟蔡叔度封在蔡国，把八弟霍叔处封在霍国。这三人号称“三监”。接着，武王又下令释放被囚禁的百姓，恢复微子启的官职，安顿颠沛流离的箕子，修整比干的坟墓。此外，他又

下令散发钜桥的粮食，赈济饥民。武王见通过这些措施，很快将商地稳定下来，这才从商王宫中取出大禹时候传下来的象征着王权的九鼎，返回了丰京。

周武王回到丰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祖庙里进行隆重的祭祀，向先王报告他东征灭殷的巨大胜利。如今自己已经当了天子，称了王，当然也不能再委屈只是诸侯头衔的祖宗了。于是，尊老祖宗古公亶父为太王，尊祖父季历为王季，尊父亲西伯昌为文王。另外，自己既然成了天子，那个原来只是作为侯伯之都的丰京就有些不相称了，于是又在距丰京二十五里的沣水东岸，建造了一座更为气派的新王都，命名镐京。从此，中国历史上的西周之页就揭开了。

周武王做了天子，下令将战马撒放到华山之阳，刀枪剑戟都用虎皮包了，存放到府库之中，以示天下太平，不再使用，他要安安稳稳地做他的天子了。不料时间不长，他竟忧郁、烦躁起来，甚至长吁短叹，彻夜不眠。一天，周公问道：“大王近日为何寝食不安呢？”武王叹了口气，说道：“你还记得我们去年那天登高的情形吗？”周公想了一下，答道：“还记得。那是灭殷不久，我们登上高丘，远眺商邑，满目废墟，还发了不少感慨呢！”武王说道：“是啊，当时咱们都为胜利而激动。可是近来我常想，殷商也曾经是贤人云集、号令天下的国家啊！当然这都是上天保佑的结果。可是这五六十年来，商王不能保守天命，使得怪物在商郊出没，飞蝗漫山遍野，小人当道，灾害频仍，从而才使我们侥幸承受天命。可是，殷王究竟是怎样失去天命的呢？这天命又如何才能得而不失呢？殷商虽灭，殷人犹存，不少侯国也还和我们貌合神离。想到这些，我怎能吃得下、睡得着呢？”



周公听了这些话，也有同感，他想了一下说道：“纣王的残余需要肃清，殷地需要安定，怀有二心的侯国需要征服。可是，我们的镐京也过于偏西了，对中原和东方发生的事情，处理起来很不方便。而洛水、伊水一带，地势平坦，四通八达，过去曾是夏国的都邑所在。我们若在那里建起一个东都，驻扎相当的兵力，南望三涂山，北眺太行山，东视中原，西守周土。到那时，我们才能真的马放南山，刀枪入库，高枕无忧地睡几天安稳觉呢！”武王听着，不住地点头。周公停了一下，又说道：“至于殷人究竟是怎样失去天命的？我们虽可谈出一二，并不详细。而商臣们身临其境，观察得一定很透彻；他们又有切肤之痛，体会得一定很深刻。不如把箕子请来，让他具体谈谈。”武王听了，十分赞同。不久，便把箕子接到了镐京。

这箕子本是有识之士。当初他看到纣王暴虐，就进宫劝谏；当遭到纣王的驱逐后，佯狂流落街头，眼睁睁地看着商国败亡，周国大军进占朝歌。作为商王朝的遗老，多想对着知己，大哭一场，大骂一场；如果纣王还活着的话，管他什么天子不天子，把他痛打一顿，然后认真地总结一下教训，就披挂上阵，重整社稷。可是现在一切都完了，都晚了，面对着自己的，竟是和商人不共戴天的仇敌！

箕子来到镐京之后，受到周人的殷勤招待，周武王还亲自到馆舍中看过他几次，向他坦率地讲明请他来的缘由。

作为一个亡国之臣，看到新天子越是礼贤下士，越是雍容大度，就越是忌恨；但作为一个有识之士，对周人灭商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还是非常佩服，对面前这位谦虚、宽厚的新天子，也有几分敬慕；从个人角度来说，他对周人还有着无限感激之情。此时他的心中酸甜苦辣，百味俱全。

对周武王提出的问题，他虽不愿回答，但又不便拒绝。箕子思前想后，无限悲痛，昏花的老眼中竟滚下了串串泪珠。

武王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刺伤了这位老人的心，赶忙转话说：“我如今虽为天子，却对如何治理国家一无所知，请您谈谈治国之道吧！”

箕子擦了擦双眼，又沉默了半晌，才说道：“说起治国，其实我也不懂，不过，古代禹王传下的一部《洪范九畴》，里边谈了许多治国的道理和方略，倒是值得一读。那书里说道，治国安民的常理有九种，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纪，五曰皇极，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征，九曰五福、六极。”

武王听了，觉得句句新鲜，但又不解其意，便恭敬地向箕子请教。箕子这时的心情已经平静，又见武王如此虚心，于是就慢条斯理地解释起来。“所谓五行，即水、火、木、金、土，这五种东西，各有其特性，各有其用途，人们哪一样也离不开。所谓五事，是指态度、言语、观察、听闻、思考。态度恭敬，别人就会严肃；言语合乎道理，人们就会顺从；对事物观察得透彻，就不会受蒙蔽；善于听取意见，做事就不会打错主意；考虑问题通达，就可以成为圣人。所谓八政，是指农、商、祭祀、管理、教育、司法、礼宾、军务。作为人君，这八种政务都必须处理好，舍一不可。所谓五纪，是指年、月、日、星辰、历法，这是五种计时方法，它和天时相吻合，就能五谷丰登，国家富足。所谓皇极，是说天子应建立起至高无上的原则，为人们明确出行为的规范。天子应任用那些能够按照这些规范办事的人做官吏，以便把所有的臣民都引向正道。所谓三德，是指治理臣民的三种办法。对那些强硬的人，要用强硬的办法去对付；对那些可亲近的人，要用柔和的办法去对待。只有天子有权给人以幸福，给人以惩



罚，也只有天子才可以吃美食。如果臣下拥有了这些权力，就会给王室、给国家带来危害，人们将犯上作乱。所谓稽疑，就是解决疑难问题的方法。国君若遇到疑难问题，首先是自己加以考虑，然后和卿士商量，最后再通过卜筮去验证。所谓庶征，是指雨、晴、暖、寒、风这五种现象。风调雨顺，冷暖适宜，就会五谷丰登；若其中某种现象过多或过少，就会出现灾荒。而这五种现象，都是由天子的行为决定的，反过来说，天子的行为就是天象的征兆。比如说，天子办事恭谨，雨水就按时降落；天子政治清明，阳光就会充足；若天子行为狂妄，大雨就会下个不停；天子办事有差错，就会出现干旱。这是什么缘故呢？天子若日月，臣民若群星。这些星有些善雨，有些善旱，有些善暖，有些善寒，有些善风，各不相同。日月正常运行，与各类星距离适中，就会产生四季，寒来暑往，风调雨顺；若日月偏离了轨道，就会远离一些星，接近另一些星。接近了箕星就多风，接近了毕星就多雨。所以天子的行为至关重要。所谓五福，是指五种幸福，一是长寿，二是富贵，三是无疾，四是好德，五是善终。天子的行为合乎天道，就会得到这五种幸福。相反，若天子的行为背离了天道，就会受到六种惩罚：一是早死，二是多病，三是忧愁，四是贫穷，五是丑恶，六是懦弱。”箕子说到这里，长长叹了一口气，深有感触地说，“古往今来，那些顺从天意的君王，无不得到上天的保佑，而那些违背天意的君王，哪个没有受到上天的惩罚？这都是天意啊！”

武王知道他这是在哀叹商国的灭亡，为了不引起他的伤心，便说道：“贤士知识渊博，刚才所谈的洪范九畴，听了受益匪浅。只盼贤士能留住镐京，对寡人时时教诲。”箕子听了，一言未发。武王想，突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应容许人家慢慢考虑，不应强求立即答应。于是，命侍卫很好

安排箕子歇息，自己就起驾回宫了。

武王回到王宫，还不断思考着箕子所述洪范中的深刻道理，越发感到箕子是个了不起的治国之才。心想，幸亏当初纣王没有重用箕子；否则的话，自己是不能登上这天子宝座的。今天，我却要让箕子的才智充分发挥出来。他思考着任用箕子的事，想着未来治理国家的办法，竟一夜未眠。第二天，他早早起身，刚想再去看望箕子，侍卫突然跑来报道：“馆舍中空空荡荡，箕子不知跑到何处去了。”武王急忙派人四处寻找，结果找遍城中、郊外，也未找到箕子。周公向武王说道：“箕子是个深知荣辱的亡国之臣，定是因不愿为周国效力而逃的，即使找回来，恐怕也是无用。”武王听了，只好作罢。

武王正为没有留住箕子而叹息，又一个使他震惊的消息传到了王宫：伯夷、叔齐因不食周粟，在首阳山饿死了！

伯夷和叔齐就是周武王观兵孟津时，在大道上扣马而谏的那两个老迂夫。他们本是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伯夷是老大，叔齐是老三。老国君死后，叔齐劝伯夷继位，伯夷却说：“父王在世时，已经确立你为世子，我若继位，岂不违背父命吗？”于是瞅了个空子，就跑出了国都。这一下，老三叔齐可为难了：一来，他不忍心看着伯夷一人在外漂流；二来按照习惯，老大出走，理应由老二继位，于是找了个机会，也溜了。国中大臣只好立老二为国君。

且说叔齐出城后四处打听，总算找到了伯夷。那时正值纣王统治时期，诸侯反叛，兵荒马乱，他们跑了好多地方，也没有找到一块理想的安身之地。后来听说西伯昌宽厚仁慈，他治理下的周国上下有序，便不远千里，投奔周国。使他们扫兴的是，他们刚在周国住了几年，就碰上武王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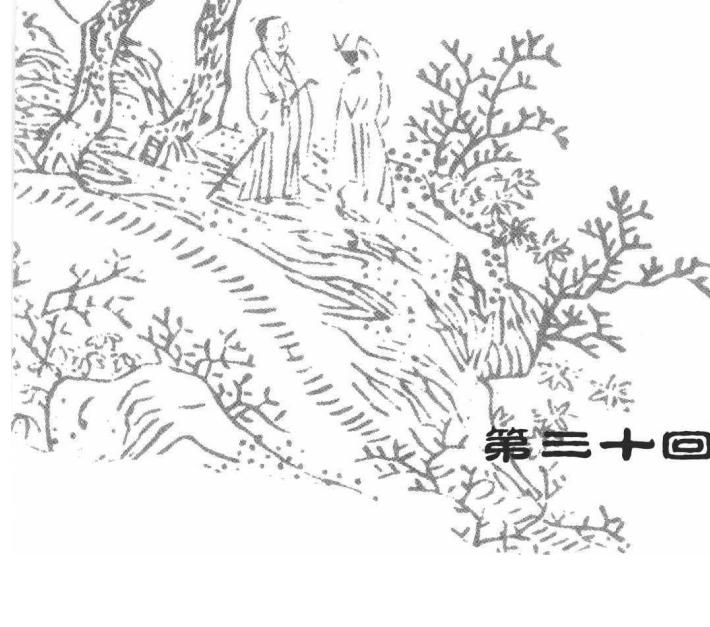


津观兵，于是演出了那场扣马而谏的滑稽戏。还好，周军不久就返回来了。他们想：大概是武王听了我们的劝谏，有所悔悟吧？他们实地看了一下，见周人的确讲究礼让，君臣上下也和睦，于是就在周国住了下来。不料刚过两年，周军又一次东征了，而且果真灭了商国，逼得堂堂的殷纣王也点火自焚了。他们气愤至极，叹道：“一个属国的国君居然推翻了天子，还有比这更大逆不道的吗？一个讲求礼仪的贤士，因为让位才离开故土，结果做了犯上之国的臣民，世上还有比这更为愚蠢、更为耻辱的吗？”他们慨叹了一通之后，便离开丰京东行，到了华山再往北折，最后来到了人烟稀少的首阳山（在今山西省南部）。他们在这里挖野菜，摘野果，发誓只依靠老天的恩赐度日，绝不食周人地里长出来的五谷。当时正值夏秋之交，草木华实，野菜野果也能填饱肚子；另外，他们在这深山旷野，远离使他们烦恼的尘世，心灵上得到很大安慰，所以并不觉得清苦。偶尔遇上进山打猎砍柴的村民，就讲一番他们宁死不食周粟的大道理。无人时，他们就一边挖野菜，一边唱自己编出的《采薇》歌：

登上那西山啊，
采集那些薇菜。
用强暴代替强暴啊，
还不知道自己的过错。
神农、虞舜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这种人还怎么过活？
哎呀呀！
生逢乱世，
只怪我们命运衰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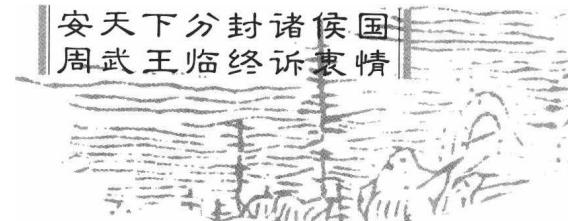
时间不长，伯夷和叔齐的古怪行径就在当地人们中传开了。一天，一个采集野菜的山村妇女恰好遇到了他们，劝道：“秋风凉了，山上的野菜也不多了，你们还是下山，到庄上找些吃的吧！”伯夷摇了摇头说：“吃周人田地里长出来的粮食，我们心里难受啊！”那妇女一听，笑道：“活在世上，何必去认那个死理？况且普天之下，如今全属周天子了。粮食是周人的田地里长出来的，野菜就不是周人的山上长出来的吗？”伯夷和叔齐一听，羞得无地自容，索性连野菜也不吃了。过了不久，他们就活活饿死在了首阳山上。

对刚刚建立起来的周王朝来说，一个先朝遗老逃走，对大局并无妨碍；两个迂夫饿死，更不足惜。但这两件事说明，周天子的权威还远远没有树立起来，人心的向背还难以测定。对新征服的广大地区究竟如何治理呢？怎样才能保证天下安定、国家兴旺呢？周武王想到这里，又睡不安寝了。



第三十回

安天下分封诸侯国
周武王临终诉衷情



一天早朝毕，众文武退下，周武王只将军师太公和弟弟周公旦、召公奭留在了宫中。

武王沉吟半晌，对太公等几位大臣说道：“牧野一战，将商朝六百年社稷顷刻摧毁，回想起来，真如一场噩梦。如今天下归周，怎见得牧野噩梦不重演呢？”

周公旦知道武王又犯了前几天的心病，便安慰道：“大王不应把事情看得如此简单。商王朝毁于一旦，其实纲纪早就废弛，臣民早就离心。”

“我也是这么想的。”武王说道，“可我们如今占了天下土地，是否也收了天下之心？箕子逃走，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这不能不使我们警惕啊！二弟曾提出在洛邑营建东都，这确是一个好主意。可是我们刚建起了个镐京，如再营建东都，只怕天下百姓说我们是大兴土木，重蹈纣王覆辙。”周公旦听了，连连点头，一时说不出话来。这时太公说道：“若当初纣王驻兵周国，我们就难以顺利地渡过大河，兵临朝歌。所以以臣之见，不如命诸将各统兵数万，遍驻国中，以安天下。”周公沉思了一下，说道：“军师之言倒也有理，不过只凭武力，天下虽安，还不足以收天下

之心。以臣之见，大王已设三监，不如再选文武贤臣，各治一地，既可拥重兵剿灭叛逆，又可施仁政治国安民。”周公见武王连连点头，便又继续说道，“这种办法，其实古已有之，只不过未形成制度而已。我们今天就可确定下来，定为制度，由天子亲自授给封侯‘册命’，说明封地疆界和人口，注明赐给的属官、仆役以及礼器、兵器、车马、服饰等等，封侯可以拥兵，但必须随时听候天子调遣，定期向天子纳贡、朝贺；允许封侯世代相袭，并可在封国内分封卿、大夫，但天子对封侯有赏罚予夺之权，就是对封国中的卿、大夫，天子也有权过问。”太公、召公听了，也觉得这是一个治国良策。主意已定，武王便依照宗法制度，分封起诸侯来了。

宗法制度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中经夏、商，到西周时达到了鼎盛。依据宗法制度，周天子是全姬姓最高的族长，即“大宗”，是天下最高统治者。只有周天子有资格祭祀周族的列祖列宗。天子的宗庙称“太庙”，是全国规模最大、地位最高的祭祀祖先的场所。历代的周天子均由正妻的长子（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天下“大宗”的地位。其他兄弟、诸子则分别被封为诸侯，或分有采邑，担任官职，称为“别子”。这些“别子”受封时能得到一定数量的土地和奴隶。对周天子来说，这些“别子”就是“小宗”，可是在他们受封的那一个个小天地里，却分别成了始祖，成了“大宗”，他们有权按照上述的办法，来确定自己的继承人，并封其他兄弟、诸子建立卿大夫之家。同样，卿大夫又可以立嫡长子为自己的继承人，并封他的兄弟、诸子为士。对诸侯王来说，卿大夫是小宗，而对士来说，卿大夫又成了大宗。大宗和小宗是一种等级从属关系，小宗必须服从大宗，受大宗的支配和约束，定期向大宗贡献。这样，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奴隶主，就都在各自不同的等级阶梯上，享受到了不同的政

治待遇和经济特权。这种层层相属的宗法关系，虽是以血缘亲族为纽带，但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氏族组织。它是在血缘亲族关系的基础上，按父权家长制的班辈而确立的族权与政权合一的政治制度。宗法制的原则，也适用于异姓贵族。在姬姓与异姓之间，则常常是通过姻亲关系来加强联系。宗法制是奴隶主阶级内部权利分配（分封）的原则，而分封又借助于宗法制得以贯彻和巩固。两者密切配合，相辅相成，起着巩固和加强奴隶主阶级专政的作用。

究竟封那些大臣，封到何地，周武王也真是费了一番心思。他为了追念古代圣王，也为了表明周王朝继承的是历代先王之治，于是封炎帝之后于焦（今安徽亳县），封黄帝之后于祝（今山东泰安西南），封帝尧之后于蓟（今北京市附近），封帝舜之后于陈（今河南淮阳），封大禹之后于杞（今河南杞县）。接着他又封了一批功臣谋士。在东征灭殷之战中，军师太公的战功最为显赫，首得封赏，被封于营丘（今山东临淄），称齐国；封弟弟周公旦于曲阜（今山东曲阜），称鲁国；封弟弟召公奭于燕国（今北京市一带）。封虢仲于今天的陕西宝鸡一带，封虢叔于今天的河南汜水一带，分别称西虢和东虢；封叔振铎于今山东定陶，称曹。

那时，无论王公大臣，还是领兵将领，多是姬姓，所以受封的功臣谋士，也多是姬姓亲族。武王封赏过几个诸侯以后，突然想起了为使周族昌盛，流落到南方断发文身的伯祖父太伯和仲雍。武王想，如果没有他们的慷慨让位，周族哪会有今天？周朝的天下理应有他们一份！于是派出使臣，到南方找到他们后代的下落。这时，仲雍的后代周章正做着吴人的首领。武王非常高兴，正式把周章封作周朝的诸侯，将吴地称作吴国。周章还有个弟弟，叫虞仲，也被封为诸侯，所辖之地称虞国（在今山西平陆

北)。

分封完毕，一些诸侯就带着天子的“册命”和赐给的属吏、仆役、奴隶等，陆续离开镐京，前往封地了。周公正准备行装，前往鲁地就封，突然发现武王表情沮丧，闷闷不乐，眼里还含着泪花。经过询问，才知道武王不愿让几个心腹重臣离开。他想了一下，也觉得周室初建，百事草创，政务繁忙，确实需要留在武王身边辅佐，于是就让儿子伯禽前往鲁国就封了。出于同样的考虑，封在燕国的召公奭也留了下来，让自己的儿子旨去了燕国。

按说太公姜尚也应暂时留在武王身边，而且武王也有留姜尚之意，不料姜尚却执意要去封地。原来，他正为武王的分封憋着一肚子气呢！他想，文王在位时，我就为周族的强大出谋划策；在灭殷战斗中，我为军师，立下了汗马功劳；武王分封时，也声称论功封赏，首推我太公。可是封来封去，竟把我撇到远离王都的边荒，这哪里是论功行赏！姜尚越想越有气，草草整点了一下队伍和车马，就匆匆起程了。

姜尚一行离京匆匆，但一出镐京城，就把脚步放慢了。一则他对那块封地没有多大兴趣；二则多年来征战不止，他还没有过过几天清静日子，现在正可借就封之机，尽情地观赏一下沿途的风光。

队伍晓行夜宿。两个月过去了，还没有到达齐地。这天，姜尚正坐在车上慢悠悠地向前行驶，一座小山挡住了去路。这山虽然不高，却尽是些奇峰怪石，半山腰还有一个石洞。泉水飞流直下，好似珠帘垂挂。山花芳草在溪水边争奇斗艳，古柏苍松傲立于奇峰之巅。姜尚简直被这幽静的景色迷住了。他跳下马车，沿溪而上，边走边看，一直上到了山顶。一阵凉风吹来，他才下意识地看了一下，太阳已经西沉了。他慌忙回到山脚。虽



然天黑前还能往前赶一段路程，但又舍不得离开这块胜地，于是来到就近的村中，解鞍喂马，打火造饭，他们议论了一番山中的风光，又对即将到达的齐地进行了一番猜测，才各自躺下歇息。姜尚正睡得迷迷糊糊，突然听到隔壁有人说话。他轻轻坐起，侧耳细听，只听一人说道：“听说当今天子封了好多诸侯。听这伙人的言语，大概就是去封地的。”另一个人说：“我看不大像。常言说，机会得之不易失之易。若是去就封，绝不会如此游山观景，慢慢腾腾。”姜尚听到这里，不禁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心想，齐地虽处边荒，但终究是自己以多年的辛劳血汗争得的一块安身之地，如果万一丢失，那将是终生憾事，况且事在人为，只要我施行仁政，因地制宜，即使是不毛之地，那又何妨？想到这里，他急忙将随行叫起，下令起程。从此，姜尚一行披星戴月，日夜兼程，再也顾不得游山玩水了。

不几日，姜尚一行来到齐地，果然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支莱夷人的队伍正朝营丘进发。这莱夷人本属东夷人的一支，生活在营丘以东。过去他们就有占领齐地之意，只是由于商国大军东征，他们没敢贸然行动。现在，他们想乘周国初建、无暇东顾之机，占领齐地。姜尚一行早到了营丘几日，得此消息，迅速组织起一支队伍，经过几次交战，总算把莱夷人击退。

姜尚将齐地的局势稳住之后，便连日出巡，四处察看。他发现，这里虽比不上中原的土地肥沃，但还不是原来想象中的那种不毛之地；另外，这里东临大海，有着渔盐之利，胜过中原。于是他教育随行的官吏，尊重当地风俗，简化周公制定的那些礼仪，向齐地人们传授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并鼓励人们开发渔盐之利，从事工商，互通有无。仅经过一年的时

间，齐国就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成了东方一个强国。这时，他当初对武王的气恼也烟消云散，第二年他到镐京朝拜天子时，就又留在了王都，重新在朝中辅佐起周武王来。

周武王分封的其他封国虽然没有齐国发展得那么快，但也都采取了一些治国安邦的措施，他们都能如数纳贡，定期朝拜。西周王朝蒸蒸日上，奴隶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然而心事重重的周武王，在灭殷后的第二年，又一次因忧虑过度而病倒了。

周武王这一次病得的确不轻，一连几天昏迷不醒，饮食不进，昏迷中还经常叫着先王的名字，说些孝敬先王的胡话。宫医多次为他针砭，巫师多次为他祈祷，但武王的病情丝毫不见好转。那时，虽然各封侯相继就封，尽心治理，但终究是天下初定，百事待举；被征服的殷人，新归附的部族，他们并不真心拥周，万一遇到天灾人祸，就可能乘机反叛。大臣们一想到这些，就有些担忧。与武王情同手足的周公旦更是焦急万分。他觉得，在这种严重时刻，谁都可以病，甚至可以离开人世，唯独天子不能有一点儿差错。这天傍晚，焦躁不安的周公旦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中，将身子洗得干干净净，然后穿上整洁的礼服，带上白璧、玉珪等贵重的祭品和写好了祷文的祝册，由史官陪着，来到了祖庙。

为了使武王康复，今天，他要到祖庙中亲自祈祷一番了。他先向太王、王季、文王的牌位恭恭敬敬地献上祭品，然后展开祷文，以深沉的语调读道：“列位先王啊！你们的长孙得了重病，非常危急。是你们三位先王有什么急事，需要你们的长孙去办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让我代替他吧！你们知道，我姬旦为人忠厚、伶俐、乖巧，对你们历来十分孝敬，而且多才多艺，一定能很好地侍奉你们，使你们满意；而你们的长孙是不能



做到这点的。况且，他正按照你们过去的嘱托治理天下，正给你们众多的子孙创建安定的居所。如今，四方的臣民对他无不尊敬，乱世的歹徒对他无不惧怕。这些，不正是你们生前殷切期望的吗？只有周族兴旺，社稷长存，你们列位先王也才能长年得到祭奠啊！所以我再一次恳求你们，千万不要急于把你们的长孙召去，如有急事，就由我代替吧！你们要是答应我的请求，我就把这些白璧和玉珪献给你们，然后等待你们的召唤；要是不答应我的请求，我就把这白璧和玉珪收回去了。”

周公祈祷完毕，让史官卜了三卦，居然都是吉兆。他无比高兴，对史官说：“好啊，先王已经答应我的请求，天子不会有什么危险了。你把这祝册很好地密藏起来，千万不要声张，免得人们对先王产生抱怨之心。”那时还没有纸，这些祷文是用漆写在一个个带孔的竹片上，然后用皮条将这些竹片串到一起，称作“册”。宗庙里放着一些包着铜皮的柜子，称作“金縢”，是专门存放祷文的，其作用，还真类似今天的档案柜呢！遵照周公的嘱托，史官将这篇祝册单独放到了一个金縢中，还特意加上了两道封。这就是常说的“金縢藏策”。周公的这种想法和做法，今天看来似乎荒唐可笑，可是那时的人们就是这么迷信，他们认为人的生死全掌握在鬼神的手里。

第二天，武王果然睁开了双眼，还能说清几句话了。王公大臣们的心又踏实了一些，周公更是暗自庆幸自己的祈祷，感激先王对天子的保佑。其实，这不过是武王那垂危生命的回光返照而已。他的病情并没有真正好转，对这一点知道得最清楚的，莫过于武王自己了。

身体极度虚弱的武王扫视了一下病榻前的人们，最后把目光停在了周公的身上，有气无力地说道：“刚才我在梦中见到了诸位先王，他们说，



我在人间的使命已经完成，现在要召我去，和他们一起侍奉神灵。”周公一听这话，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赶忙安慰武王道：“如今天下初定，大业草创，许多事正等着您去做，哪能说完成呢！”武王道：“唉，您的心情我很理解，可是天命不可违啊！当初禹王的使命，就是为夏国奠定基业，所以没有等到灭有扈，统天下，就离开了人世；汤王虽然灭夏建商，建商后的好多事也没有来得及办，因为他的使命就是那些啊！我虽然不敢自比禹王、汤王，但道理是一样的。周族现在的基业，是我从先祖那里承继下来的，还要靠子孙承继下去。要使我们的周族越来越兴旺，不要像夏、商那样，让不肖子孙将基业毁掉。”武王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显然他是因说话过多而有些累了。稍待了一会儿，他又睁开双眼，看了看还满脸稚气的儿子诵，继续对周公说道：“我所担心的，是诵的年岁还太小，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他怎能管理得了呢？我考虑再三，在众多的兄弟里面，只有您最有才干，我就把诵，把周国，全都托付给您吧！”

和武王朝夕相处的周公，知道武王是因对国家前途的过度忧虑而生病的。他不想再让武王为此而忧虑，要尽可能使武王解脱痛苦，早日康复。因此，当武王说到把一切都托付给他时，他顺从地点了点头。不料这一点头，却使武王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武王既死，王公大臣悲痛欲绝，周公旦除悲痛之外，还感到千斤重担压在了肩上——武王临终时，将年仅十三岁的儿子诵和军国大事全交给了他，他能不感到压力吗？但事已至此，他也只好挺身将重担挑起。

周公首先主持着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武王安葬；然后又举行了必要的仪式，把诵扶为天子——周成王，自己为冢宰。因为成王年少，一切军国大事皆由周公代理。

周公天资聪明，才华出众，从小又是在王室中长大，受过先王不少教诲；另外，武王生前与他关系融洽，感情极深，所以如今周公理起国政来，不仅得心应手，而且非常卖力。他想，国家治乱在安定，国家安定在王室，而王室安定又关键在于有一个稳定的王位继承法。殷商时期，时而父死子继，时而兄终弟及，结果酿出许多乱子。过去伯祖父太伯、仲雍流落蛮荒，断发文身；伯夷、叔齐离开故土，四处漂流，不都是因为没有一套严格的王位继承法而造成的悲剧吗？他们当初若不出走，说不定还会使国家造成战乱呢！为了防止过去悲剧的重演，为了周王朝的长治久安，他经过反复考虑，又和众大臣进行了多次商议，终于制定出了一个嫡长子继

承制和余子的分封制。

按照周公制定的制度，天子正妻所生的长子（称嫡长子）不论长幼，也不论其贤愚，是天子的当然继承人，其余诸子只能封为诸侯。在诸侯国内，只有诸侯的嫡长子才有资格成为下一代的诸侯王，其余诸子只能被封为卿、大夫；依此类推，卿的嫡长子仍为卿，其余诸子为大夫；大夫的嫡长子仍为大夫，其余诸子为士；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就为庶人（一般平民）了。各级嫡长子为本级的大宗，有资格祭祀宗庙；其余诸子均为本级的小宗，不仅没有祭祖的特权，而且受大宗的支配和约束。周天子是最高等级的大宗，当然就是天下的共主，理应受到所有族人的共同尊崇。这样，就使奴隶主贵族内部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种阶梯式的等级关系。

为了使这种以宗法为基础的统治秩序稳固下来，周公又对各级的服饰以及祭祀、占卜、会盟、饮宴、朝贡、婚娶、殡葬时的仪式，也都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这就是所谓的“周礼”。

有了这种尊卑有别的周礼，奴隶主贵族们有了遵循的法则，内部果然稳定下来。可是一般平民和广大奴隶没有资格行礼，那套周礼与他们无关，于是周公又制定了严酷的刑律，据说周公制定的刑律有三千条之多。这就是所谓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为了建立起一套稳固的秩序，周公真是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就连他自己都承认是“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就是说，洗一次头、吃一顿饭中间，常常还要处理几次政事。谁料他这么尽心地办事，反倒引起了一些王公贵族的猜忌。一天，召公奭和太公姜尚来见周公，突然提出要前往封地，不愿留在镐京了。周公听了十分诧异，忙问这是怎么回事。召公淡

淡地说：“外面到处传言，说你独揽朝政，为的是将来撇开小成王，自己做天子。既然如此，我们何必还在这里掺和呢？”

周公听了这话，好似五雷轰顶，不觉目瞪口呆，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心想，武王在世时，本来当众将幼主和国事托付于我。武王去世之后，我为了周国的天下，呕心沥血，不敢有一时懈怠，更不敢有一丝奢求，甚至为了能使成王将来稳稳地当天子，我还特意制定了嫡长子继承制，这都是有目共睹，怎么会产生出这些流言？外人不了解内情，不体察我的心迹，这也情有可原；怎么与自己朝夕与共、情同手足的召公、太公，也都听信谣言，对我怀疑起来了呢？流言既然传出，那小成王定会更加敏感，更加猜忌。召公和太公在朝臣中德高望重，他们若是离开王都，自己又因外有臣民的流言，内有成王的猜忌，也必不能久留于王都，到那时，朝廷岂不空虚？周室岂不衰败？先王基业岂不付诸东流？想到这里，周公的眼里竟淌下了伤心的泪水。他紧紧拉住召公和太公的手，恳切地说道：“咱们的先王，从太王、王季到文王，为了奠定周族的基业，吃过多少苦，费了多少心血啊！可是武王过早地去世，成王年龄太小，我为了不负武王的重托，才不避嫌疑，挑起了代理天子的重担。现在谣言纷纷，人心动荡，为了国家的安定，看来我是必须离开王都了，但是你们一定要留在王都，辅佐年幼的成王。”召公和太公见周公的态度那么诚恳，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周公见他们答应了自己的要求，心里也就踏实了许多。第二天，他亲自主持着，为年仅十五岁的成王举行了“冠礼”仪式，将军国大事进行了交代，就带着几个随从离开了镐京。

周公离开王都，表面上是为了平息谣言，实际上是去查询这些谣言的风源去了。经过几个月的明察暗访，他终于弄清，制造这些谣言的，竟是



“三监”中的管叔和蔡叔，是自己的两个亲兄弟！

周王朝刚刚建立，周公的亲兄弟怎么会造起他的谣来了呢？这还得从设三监、封诸侯说起。周文王有好多个儿子，其中长子叫伯邑考，在当年前往朝歌解救文王时，被纣王杀了；老二是姬发，即周武王；老三是管叔鲜，老四是周公旦，老五是蔡叔度，老八是霍叔处，老九是康叔封。那老三管叔鲜虽有一定才干，可是为人狡诈，野心勃勃。武王灭殷后，把他封到管国，监督纣子武庚。那时，他还觉得这是对自己的器重，后来他见武王把儿子诵和国事全托付给了周公旦，就觉得不是滋味了。不久，周公旦又制定了什么“嫡长子继承制”，就进一步把他惹恼了。他想，若按照“兄终弟及”的习惯，武王死了，理应由我当天子。退一步说，就是由武王的儿子当天下，辅佐天子的重任，理应由我承担，怎么会轮到你老四周公旦！现在看来，他周公旦早就有谋取天子之位的打算了。他的第一步是以监督武庚为名，把我挤出王都；第二步是借口成王年幼，逼武王让他摄政；第三步是制定嫡长子继承制，制造烟幕，掩人耳目，笼络人心；第四步就是排除异己，取而代之，自己当天下。管叔鲜越琢磨，越觉得自己判断的正确。他把自己的想法向老五蔡叔度一说，恰好一拍即合。原来，蔡叔度见别人的封地都很好，他正为自己担负着监督殷人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而牢骚满腹呢！他们想，我们俩既然都有这种看法，别人又何尝没有呢？于是每逢到镐京朝拜，就在王公大臣中暗示对成王的担心，传播一些周公要篡位的流言。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不仅搞得镐京满城风雨，就连在殷故都的武庚也知道了。武庚对此是什么态度呢？他想，只要那个智勇双全的周公旦倒了台，周王室就不攻自破，商王朝就可东山再起。于是趁周王室内讧之机，他就煽风点火，竭力挑拨。

周公得知这些流言均是出自自己的族兄弟之口，真是伤心不已。他又了解到武庚和东方一些部族正蠢蠢欲动，更是心急如焚。他派人到管国、蔡国和霍国，想把管叔、蔡叔和霍叔找来，兄弟几个坐在一起交交心，叙叙情，以便解除误会，消除猜忌，同心协力辅佐年幼的成王。不料管叔、蔡叔自认为已把周公看透，对来人拒不接待。那老八本来年纪尚小，没有定见，他见两个哥哥是那副样子，也就对兄弟相聚的事婉言谢绝了。

周公眼看着形势一天天恶化，却不知如何是好。他想，只要周室能兴盛，国家能安定，即使自己受猜忌，遭毁谤，永远不得回到成王的身边，那又何妨？可是现在不是这样啊！成王还年幼无知，周王室的天下还不稳固，敌人正蠢蠢欲动。他有心不再顾忌什么嫌疑，像当初挺身摄政一样，整顿兵马，预防叛乱，但那样做了，岂不在王室中引起更大的混乱吗？他愁肠百结，仰天长叹，最后把自己对王室的一片忠心和无限担忧，对管叔、蔡叔和武庚的痛恨，融进了一首叫《鸱鸮》的诗里。在诗中，他把怀着恶意的武庚比作鸱鸮，把成王比作心爱的小鸟，把周王室比作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鸟巢。他在诗中说，他为了筑鸟巢，育小鸟，衔树枝，积野草，日夜辛劳，把嘴啄破了，羽毛脱落了，可是巢还没有筑好，凶狠的鸱鸮却要夺他的小鸟，毁他的小鸟巢。鸟巢在风雨中飘摇，他又急，又气，又一时无能为力，只能伤心悲切地哭叫。写罢，他派人把诗送给成王。成王读后，很受感动。他有心把周公请回，重理朝政，又担心周公真有篡位之心，写这首诗只不过是为了骗取信任。

成王正在犹豫，忽从东方传来消息：武庚和东夷首领近日来往频繁，似有叛乱之意。成王一时慌了手脚，忙将召公、太公等文武大臣召来，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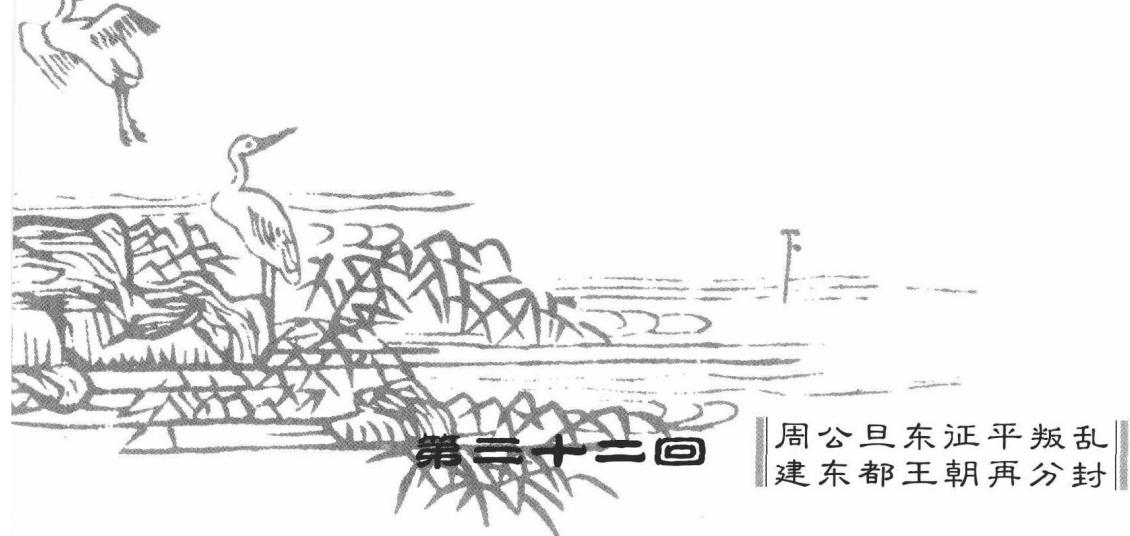
议对策。召公道：“武庚如此猖狂，那管叔、蔡叔为何不来通报？”太公道：“武庚定是知道周公出走，才敢于作乱。以我之见，一面速将周公召回，一面整军备马，以防不测。”小成王正慌得六神无主，只好按太公的主张办理。

偏偏那些日子天公不作美：连日狂风大作，大雨滂沱，许多树木连根拔起，眼看就要成熟的庄稼完全倒伏，城内城外一片汪洋。别说寻周公，整军备，就是在城内行走也非常困难。成王和大臣们都惊恐万状，急忙来到祖庙祈祷、占卜，并顺便检查一下过去祭奠、占卜时留下的祷文、卜辞，看看究竟做错过什么事，方惹得天公如此发怒。成王来到存放卜辞的地方，突然发现一个包扎结实、封闭严密的金縢小柜，便向史官问道：“这个金縢是什么时候封起来的？怎么过去我没有见过？”随从巫史们一个个面面相觑，张口结舌。成王见他们这副模样，下令打开一看，不由得愣住了：原来里边存放的是整整齐齐的竹简，竹简上写的是武王病重时，周公甘愿归天，以求武王康复的祷辞。“这果真是冢宰留下的吗？”成王半信半疑地向巫史们问道。一个巫史慌忙答道：“此事无半点虚假，确是冢宰大人留下的。”“那你为何不早报告？”成王显然有些生气了。那个巫史战战兢兢地解释道：“那天为先王祈祷时，冢宰大人只带了我一人，并一再叮嘱，不许我向外声张，我怎敢随便说呢？”成王听到这里，羞得满面通红，说道：“一切全都清楚，用不着再占卜了。当初父王病危时，我们的冢宰是那样虔诚地祈祷；父王归天之后，他又是那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国操劳，而我却被流言所惑，怀疑冢宰有什么篡位之心，怎不受到天公的惩罚呢？现在，就是冒着狂风暴雨，也要尽快将冢宰请回。我要向他赔罪，我要请他重理朝政！”成王从祖庙回到王宫，风势居然慢慢小了

下来，雨也慢慢停了。其实，这不过是偶然的巧合罢了。但这么一来，成王和周公不仅重归于好，而且周公在王公大臣心目中的威望更高了。

周公重新回到了王都，管叔和蔡叔可沉不住气了。过去，他们只是对周公怀疑，暗中散布些流言，他们之间的不和并未公开；后来他们公然拒绝了周公的邀请，就将矛盾公开化了。如今周公回到王都，重理朝政，能饶得过他们吗？他们想，既然那无知的成王不要这天下了，我们就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让武庚帮着，起兵造反，把天下夺到自己手里！管叔、蔡叔邀武庚一起反叛，武庚当然满口答应，而且还主动联络了奄、徐、淮夷、熊盈等小国，加入了管、蔡的反叛大军中。

对于这场叛乱，周公早就预料到了。叛乱发生之后，他受成王之命，迅速将周军和各诸侯国的精锐集中起来，与召公、太公、虢公等率领着，浩浩荡荡地杀向东方。



第三十二回

周公旦东征平叛乱
建东都王朝再分封

周公虽然知道这次叛乱的主谋是管叔和蔡叔，但觉得自家首先残杀起来，容易让武庚钻空子。如果打败了武庚，说不定能把管叔、蔡叔争取过来呢。于是大军到了洛邑（即洛阳，在今河南省西部）之后，绕过管国和蔡国，然后分兵两路：一部自己亲自率领，直打武庚盘踞的殷故都；一路由太公率领，绕到殷故都东方，切断徐戎、淮夷等国与武庚的联系。

东征的周军首攻武庚，还真碰了个硬钉子。原来武庚汲取纣王因骄奢淫逸而亡国的教训，他自己又尝到了亡国的滋味，所以时时告诫自己，不可贪图安逸，不可忘记亡国之辱。他暗中网罗党羽，秣马厉兵，待机复国。那些殷人贵族的遗老遗少们，也无不怀念昔日的天堂，哀叹今朝的不幸，并把武庚当成了复国的希望。现在，周人发生了内讧，武庚树起了复国的旗帜，他们怎不踊跃参战呢？况且他们知道，这次起兵反叛，已是孤注一掷。胜利了，就可重享昔日的荣华；失败了，就连这种受人监视的生活也不能再得到。这种复国的欲望加上垂死的挣扎，使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勇猛与顽强。尽管周公率领大军多次与殷人激战，靠着周军的人多势众，杀死了许多殷人，也未能使殷人降服。

这时战场上的形势，实际上对殷人是不利的，因为管叔、蔡叔心里清楚，他们手下的将士全是周人。现在周公全力以赴攻打武庚，他们若是强逼手下将士去打周公，说不定到时会来个“阵前倒戈”呢！武庚失去了管叔、蔡叔的支援，与东夷的联系又被太公截断，因此处在孤军奋战的被动状态了。

武庚看到，在旷野中与周军较量，对自己非常不利，就指挥殷人往城中撤退。不料，撤退的命令一下达，殷人的队伍立刻乱了套：暂时未与周军交手的兵士，急忙撤向城中；正与周军酣战的兵士，顿时成了无人救援的困兽，不多时，全都成了周军的刀下鬼。周军本来人多势众，他们砍死了那些未来得及逃跑的殷人之后，立即向城中追去。武庚见此情景，知道必败无疑，匆忙中带着几个随从，乘车朝城北跑去。这时一队周军赶来，乱刀齐下，结果了他的性命。

周公攻下殷故都以后，才回兵攻打“三监”。在起初反叛时，老五蔡叔度和老八霍叔处的劲头就没有管叔鲜那么大，现在又见武庚大败，周公率王师来向他们问罪，所以周公的军队还未到，他们就都大开城门，准备缴械投降了。管叔鲜此时觉得，这两年他作了些准备，还能与周公抵挡一阵。他没有想到，他手下的那些将士全是周人，他们对管叔与武庚的勾结早就看不惯了，谁肯去与天子派来的大军厮杀呢？所以周公率领的大军刚刚进入管国，管叔鲜的军队就不战自溃。心高气傲、野心勃勃的管叔鲜也被生擒了。

且说周公与武庚大战之际，太公绕到殷故都的东边，与前去增援武庚的东夷军队遭遇了。太公想，我带的兵士有限，与东夷军旗鼓相当，难以将其击溃和歼灭，但只要将东夷军拖住，就能为周公的胜利赢得时间。不



料太公与东夷僵持了一个时期，东南方的淮夷首领突然率兵前来，将周军团团围住。太公见势不好，一面部署军队，准备迎战敌军；一面派人将东方的军情速去报告周公。太公刚刚部署完毕，恰逢周公战败了武庚和三监，已率领着大军赶来了。周公、太公会师之后，力量大增，与夷人在黄河下游的开阔地面上厮杀起来。经过两天激战，夷人渐渐有些招架不住。第三天一早，周公、太公便全军出动，要一举击溃夷军。两军正在厮杀，周公突然看到敌阵中有一面“飞”字大旗。他向俘获的敌兵一问，原来那领兵的将领叫飞廉。太公闻听大惊失色，周公也不由皱起了眉头。

周公、太公怎么听说是飞廉就如此惊讶呢？原来这飞廉本是纣王时的一员猛将，牧野之战时，飞廉正率领商军在东方打仗。经过多日苦战，眼看胜负就见分晓，却突然听到武王占领朝歌、纣王兵败自焚的消息，他便带着众多人马，投奔了夷人。周公与太公想，当初攻打朝歌时，没有遇上真正能征惯战的商军，想不到今天在这里遇上了。

双方战至夜幕降临，仍不见胜负，才各自收兵。周公把众将领召到军帐中说道：“敌兵众多，又有飞将军指挥，看来硬拼下去，恐怕对我军不利。”太公道：“飞廉部下，多为夷人，而夷人真正痛恨的是殷商，现在只不过是受骗而来。以我之见，不如先避开敌军锋芒，然后速派使者到夷人各部中，讲明纣王当年如何暴虐，周人如何为民除暴；讲明先王对殷民如何宽厚，裂土封侯，而纣子武庚又如何不讲信义，起兵反叛，终遭彻底灭亡；讲明周人与西方诸部如何一向友好，只要夷人不再受殷顽余孽的调唆，周人也将与他们和睦相处……夷人辨明利害，必不战自退，飞廉岂不就成了无臂将军。”众将领听了，无不赞同，周公也觉得这是上策，便命周军趁着月夜，退到易守难攻的要塞，扎下营寨，然后一面派出部队筹备

粮草，以供长久食用，一面挑选了些能言善辩之人，到夷人部族中游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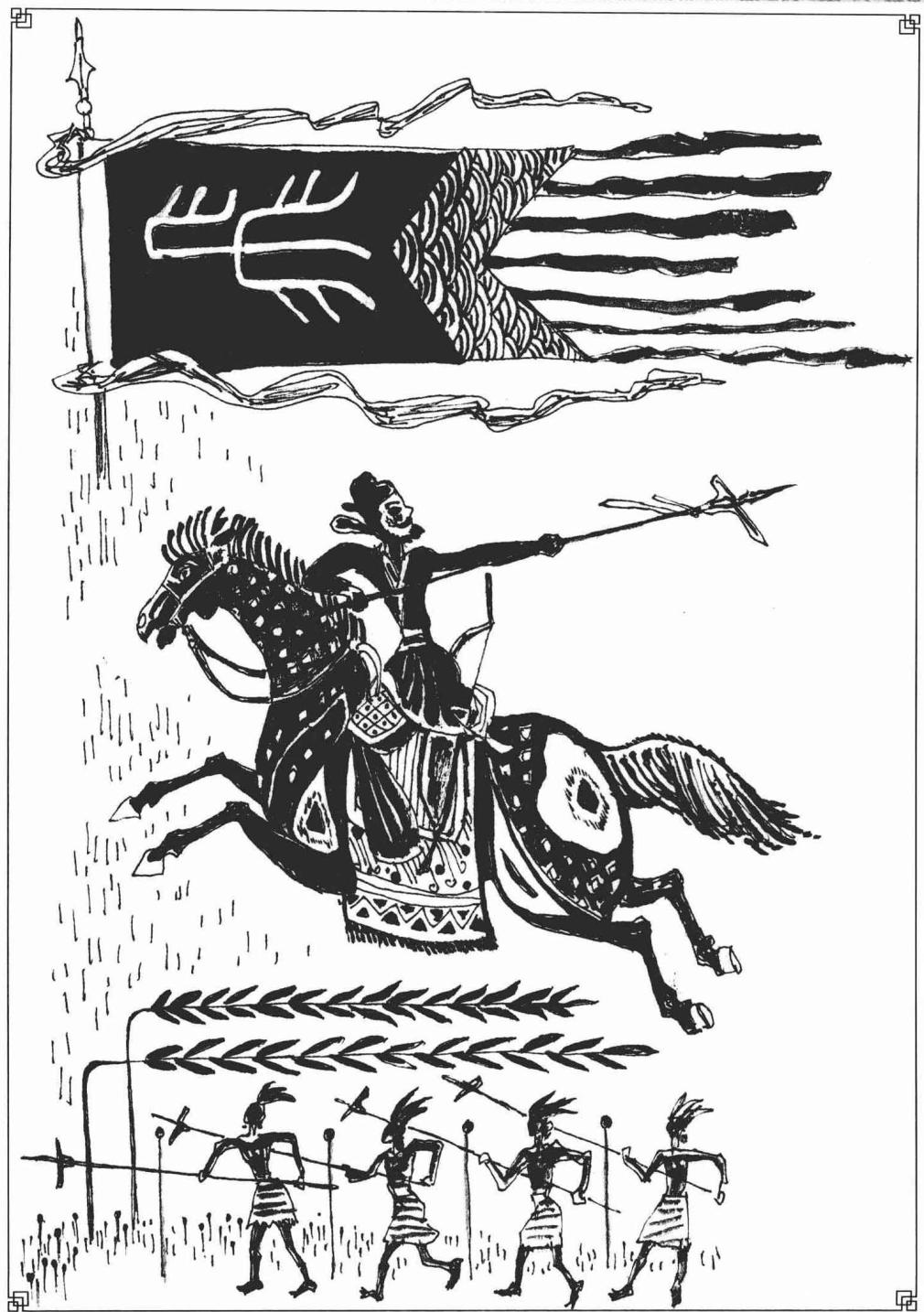
太公的这一着儿还真起作用。过了几个月，一些夷人首领就下令召回了自己的兵士。飞廉看到周军固守营寨，并不主动出战。他曾几次指挥部队，进攻周军，也只是白白送了些性命。他正为不能与周军决战而苦恼，又见一些夷人首领相继把部队召回，手下的兵士日渐减少，便觉战事的前途有些渺茫。周公看到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便突然出动全军，杀向夷军。飞廉见势不好，率领殷人旧部慌忙逃走。周公哪肯放掉？他率领大军，一直追到东海边，终于将飞廉俘获斩首。^(注)

周公取得这次大战的胜利之后，又率领大军，纵横驰骋，把殷商的残余全部剿灭，把东方的叛国全部荡平。那些未参与这次反叛的夷部首领，仍准予治理原部，那些追随武庚反叛的夷部首领，有的被当场杀死，有的被带回西方。在这次作战中有功的周人贵族留了下来，做了这些夷部的首领。

周公东征胜利了，一个统一的大王朝建立起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技术传播到东方了。这真是一次空前的壮举！它的意义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武王伐纣。

周公满怀胜利的喜悦回到镐京，看到还被关押着的“三监”，不由得怒火腾起。这场祸乱全是由他们惹起的。三年来，有多少将士阵亡，有多少百姓不得安居！他真想把“三监”全部杀掉，以谢天下。但转念一想，八弟霍叔处年岁尚小，当初不过是受人摆布；五弟蔡叔度虽与管叔鲜沆瀣一气，但到底属于胁从；只有老三管叔鲜是主谋，是死心塌地与武庚相勾

(注) 《孟子·滕文公下》载：“周公……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



结的。于是下令将管叔鲜斩首，将蔡叔度流放，将霍叔处贬为平民。

武庚早就丧命，现在“三监”又分别被作了处置，那么，他们过去所辖之地怎么办呢？那众多的殷遗民又怎么办呢？周公仔细想了想这些年来与各边远部族的关系，觉得以殷治殷仍不失为上策，只是殷人不宜再像过去那样集中，选派治殷的人也必须可靠。这时，他想到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在灭商之后，微子启就投降周人；这次武庚叛乱，他也没有参加，可谓一个安分守己的殷遗老。于是，把今天的商丘一带封给他，国号宋，并让他把一部分殷民带到宋地；把殷人聚居的朝歌和旧殷都一带封给了九弟康叔封，国号卫，并往卫地派驻两万兵士，称“殷八师”，以防殷人和东夷的再度反叛。

周公鉴于周王朝建立几年来的经验教训，考虑到新建的卫国位置极为重要，而康叔封年龄尚小，因此，康叔封受封不久，周公把他召到宫中，情真意切地训诫道：“封啊，你知道吗？我们的父王一向崇尚德政，坚持任用那些应当得到任用的人，尊敬那些应当受到尊敬的人；他又一向谨慎用刑，只镇压那些应当受到镇压的人，从不伤害无辜。由于我们的父王崇尚德政，谨慎用刑，才使我们的周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天帝知道了，才赐给我们灭殷的使命。

“唉，封啊！你去的那个地方，是殷人的故土。到了那里，你要利用殷商过去的那些圣明国王的治国之道，去治理殷遗民。你要随时考察民情，以防不测。你要记住，民怨虽大，只要认真对待，并不可怕；民怨虽小，若掉以轻心，可能酿成大祸。

“唉，封啊！对于刑罚，千万不要滥施。对那些明知故犯的，对那些不孝、不恭、不慈、不善的人，一定要惩处，特别是对那些不择手段，煽



动民众闹事的，要坚决杀掉，而对那些愿意悔过的，都要宽大。另外还要注意，审问刑徒时，不要一听供词就立即宣布，要再考虑五天，六天，甚至十天。

“封啊！现在天下的臣民还很不安定，他们的心还没有完全归顺我们。这需要认真对待。只有使民众走上我们所指定的轨道，国家才会安定……”

周公虽然对康叔封进行了长篇训诫，有些事仍放心不下，特别是想到多年来，殷人养成了酗酒的坏习气，如果康叔封在那里也酗起酒来，就会腐化堕落，就会荒废政事。所以康叔封到卫国不久，周公又亲自赶到那里，把康叔封和其他贵族们召到一起，极为严肃地说道：“各位官员们，我要在这殷商故都向你们颁布命令了。造酒只是为了祭祀，你们一定要严禁饮用。我们的历代先王不喜好饮酒，所以才得到天帝的恩赐；从前殷商圣明的国王们也不喜好饮酒，所以才成就了从汤王到帝乙的王业。可是后来的殷王沉醉到了饮酒作乐之中，结果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天帝就把亡国的大祸降给了殷。”

“封啊！你不要以水当镜子，而要以人当镜子。殷商败亡的教训，你一定要汲取。你和你手下所有的官吏们，一定要采取严厉的手段，强行戒酒。假若有人向你们报告说，有一群人在一起饮酒，你就要毫不客气地把他们尽行逮捕，送到我这里来，我要把他们杀掉。”

对周公的这些训诫，康叔封听得认真，办得也认真，卫国的民风果然大变。另外，周公见微子启做了宋国诸侯之后，治理得也很尽心，于是又对许多同姓族弟和东征有功之臣进行了分封，一些新诸侯就封时，又从卫国带走了一些殷民。

中原的局面基本稳定下来后，周公又考虑起如何治理东方。武王在世时，虽在东方建立了齐、鲁二国，但一来这二国是初建，二来也没有授予他们多大的权力，所以当夷人叛乱时，齐、鲁二国也被搞得很被动。鉴于这一教训，周公又封给自己的儿子——鲁公伯禽一些附庸小国，并命他随时监视东南夷的动向。东方的“五侯九伯”虽归附周王朝，但时有叛离之心。周公考虑到太公文武双全，治国有方，便授予他征伐“五侯九伯”之权。从此，周王室才算控制住了东方。

“三监之乱”终于被平定，殷民已被拆得七零八落，东夷被彻底征服，又一批新的诸侯国建立起来，周王室真的一统天下了。可是周公并没有把军国大权立即交给成王，因为他知道还有一件大事没有完成，这就是他考虑已久的在洛邑建立东都的事。他觉得，这件大事没完成，周王朝就还谈不上巩固。他非常清楚，殷人虽被拆散，夷人虽被征服，目前的封侯也都顺从，但谁能担保日后不再出现“三监之乱”呢？由于国都镐京过于偏西，使这次的东征吃了不少苦头，难道以后还重吃这种苦头吗？

周公拿定了主意，首先派召公前往洛邑（今河南洛阳）察看地形。不久，周公又亲自来到洛邑，担负起了营建东都的重任。洛邑北依邙山，南屏嵩岳，东峙虎牢，西接秦岭，天然屏障将洛邑保护起来；洛邑又居天下之中，是扼制东西交通的咽喉。周公登上龙门山，环顾四周，感到确是一块理想之地，便与随去的大臣、巫史杀牲祭天，确定建城方位，选择奠基吉日。仅仅经过七天，一切准备全都就绪。这时，他把不久前强迫迁居到这里的殷人召集起来说道：“殷朝的旧贵族、旧官员们！你们时运不佳，上天把败亡的大祸降到你们头上，要你们顺从周人，不许怀有二心。让你们迁居到这里，也是天意，并不是我天性好事。考虑到上天已经降祸于



殷，所以我就不再治罪你们了。我只是告诉你们，为了四方的诸侯朝贡方便，为了使天下永久的安定，我要在这洛邑建造一座大城，你们这些人要担负起建城的使命。只要你们顺从，就能保住你们的性命，还会有你们的土地，有你们的住所；如果你们不听话，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惩罚！”这些殷人尽管满腹牢骚，可是谁也不敢吭一声，只好承担起营建东都的繁重劳动。为了加快营建的进度，周公又从镐京和各诸侯国调来大批奴隶。

东都终于建成了，它实际包括相距四十里的东、西两座城。西边的那座称作“王城”，这里的建筑巍峨挺拔，富丽堂皇，是周天子召见诸侯、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地方；东边的那座称作“成周城”，这里的建筑虽然不是那么讲究，占地面积却很大，是供王公大臣和强迫迁来的殷人居住的。为了保卫东都，震慑殷人和随时征讨东方、南方的叛乱，专门调来两万兵士，称作周八师，他们也住在成周城中。

周公登上新建起的高高的宫殿，望着远处连绵的群山，想着几年来的辛劳，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感谢上天的恩赐！感谢先祖的保佑！我们的周王朝，像经过一场狂风暴雨的袭击而终于活下来的幼苗，又像一只冲过激流险滩而终于到达彼岸的大船。武王临终时交给我的使命终于完成，执掌军国的大权，今天可以放心地交给成王啦！



第三十三回

大业成周公归国柄
封唐侯史官诫成王

几天来的镐京城里，无论是王宫之中，还是街头巷尾，人们都在窃窃私语，谈论着未来天子的大事。有的说：“东都已经建成，周公要正式坐天子位了。”有的说：“周公多才多艺，治国有方，他要是真的做了天子，我们周国必定更加强大。”也有的说：“武王在世时，是让他辅佐天子的，并没有让他真的继位啊！再说周公效忠先王，为人正直，绝不会有篡位之心。”

周公回到镐京，听到这种种议论，不免有些好笑，同时，他也意识到了国中臣民对未来天子的关注。“我要找个机会，尽早把归国柄之事向臣民讲清，免得他们胡乱猜疑。”周公想，正在这时，几个大臣突然来到他的府第，毕恭毕敬地对他说道：“得知冢宰大人要正式即天子位，我们特来祝贺！”周公听了，猛地一惊，但很快又恢复了常态，心平气和地问道：“你们是怎么知道的？”“王宫内外已经传开，无人不晓。”“你们认为如何呢？”这几个大臣听了，异口同声地说道：“冢宰大人德高望重，内外咸服，只盼早日登位，以承民愿。”周公听了，微微点了点头，就命几个大臣退下。



第二天一早，周公照例来到王宫，陪着成王诵接受大臣们的朝拜。他发现一向天真稚气的成王，今天好像突然长大了许多，而且像是有着难言的心事；大臣们一个个垂手侍立，一言不发，大庭中死一样的沉静。

“我心爱的国王和众大臣们！”周公洪亮的声音一下子打破了大庭中的沉静，“我知道你们听到了流言，又为我们的国家担忧了。这实在可悲啊！有些人唯恐朝臣和睦，唯恐天下不乱，总是不断地散布流言。可是你们为什么不信任我，而去听信那些流言，甚至也跟着去传播呢？这大概是因为我只顾营建东都，有些事没有给你们讲清楚的缘故吧？如果是这样，今天我就向你们讲清楚吧！昨天有几个大臣让我自立为天子。这不是让我背叛先王吗？这不是想让我们的国家再发生一次动乱吗？对这种谗奸之臣，实在应该杀掉。但考虑到我们的先王历来是以宽厚仁慈待人，所以就把他们赶出王宫，贬为平民吧！另外，我们的国王已经长大成人，上天赐给了他足够的才智，因此，从今天起，他就要亲理朝政，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子。从今以后，有对天子不尊者，要严加惩治！”

成王本来对那些流言早有耳闻，又听说周公昨天向几个大臣默许即位，正窝着一肚子火，他甚至想着如何能早日亲理朝政，以便把周公除掉。现在听周公这么一讲，才知道过去听到的又全是谣言。成王不禁面红耳赤，而且又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他诚恳地向周公说道：“您遵照先王的遗言，替我这年幼无知的人代理国政，治理天下。您的德行可以和日月相比，您的光辉照耀天地。现在国家刚开始兴盛，您怎么能够放手？百官大臣如何能离开您的统率？”众大臣见周公确无篡位之心，又想到国家初建，百废待举，成王也执意挽留，便一齐跪下，恳求周公继续摄政。周公看了看成王，又扫视了一下众大臣，说道：“天子不必再推辞了，众大臣也不

必再为此担忧。我考虑再三，主意已定，而且一切全都有安排。”成王和众大臣听了，不免都很吃惊。周公接着又不慌不忙地说道：“明日举行天子亲政之礼，然后以天子的名义发下诏书，让各国诸侯和邻邦的使者届时会聚东都，举行成周大会。这样做，一是庆祝我们周人的胜利，二是庆祝东都的落成，三是显示我们周国的国威，四是让天下人都知道，我们年轻有为的天子已亲理朝政了！成周大会之后，天子重回镐京，执掌国政，由召公辅佐，而我就留在东都了。”成王和众大臣见周公说得在理，想得周到，特别是他主动提出要留在关系着天下安危的东都，仍然挑着治国安邦的重担，因此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过了不久，周天子和众大臣就离开镐京，前往东都洛邑了。为了使成周大会显得庄严、隆重，他们前往东都时，还特意将夏禹时铸造的那九个象征着国家权力的大鼎也都带了去。

成周大会的日期临近了，许多诸侯和外国使者相继赶来，其中有些还是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们穿着奇特的服装，说着难懂的语言，带着中原人们很难见到的礼物。周天子每天都要接受多次朝拜。每次朝拜，总是侍卫林立，鼓乐齐鸣。在朝拜大庭，成王又总是立在正中，以示临朝执政；周公站在前边，以示对天子的引导；召公立于天子一侧，以示对天子的辅佐；史官站在后边，记录天子之言，提示天子遗忘了的事项。朝拜完毕，天子便回赠丰厚的礼物，命礼宾官周到安排。

东都的东西两城歌舞通宵，成周大会显得格外热闹。各国诸侯和外国使臣们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流，然后就带着周天子的圣旨和珍贵的礼物，带着周国君臣的盛情，陆续返回本土。这时，除了周公要留下来坐镇东都外，周成王也将率文武百官返回镐京了。

东都的位置是那样重要，在一定意义上甚至要超过镐京，周公确实需要留下。但从此他将与成王分开，内外大事都要由他的这个刚知事的侄子亲自料理，虽有召公辅佐，总有些放心不下。特别是想到自古以来一些国王的成败得失，他就更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就在成王起程返回镐京的前一天夜里，周公又对成王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训诫。周公说：“唉，你如今已经是真正的天子了，千万不可贪图安逸和享乐啊！要想不贪图安逸和享乐，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了解种田的艰难，体谅种田人的苦痛。从前的殷王中宗，他总是小心翼翼地治理民事，丝毫不敢懈怠，所以在位七十五年；殷王高宗年轻时在外服役，和平民一起劳作，所以他就了解人们的疾苦。即位之后，他勤勤恳恳，从小民到大臣，无一人对他有怨言，他执政达五十九年；殷王祖甲，即位之前， he 觉得代兄为王不合礼仪，便逃往民间，做了小民，后来被大臣们请回，做了天子，经常施惠于小民，执政达三十三年。可是祖甲以后的殷王，就只顾饮酒作乐，整日陶醉在歌舞之中，所以没有一个长寿的，执政也都是只有几年而已。而我们周国的太王、王季，无不谦虚谨慎。特别是你的祖父文王，他像小民一样，整修过道路，耕种过田地。他心地仁慈，待人谦和，理政不辞辛苦，贡赋不敢挥霍，所以执政达五十年。殷王中宗、高宗、祖甲，还有我们的文王，是四位圣明的君主。他们总愿意听到批评自己的话，以便改正自己的过失。你一定要以他们为榜样，谨慎小心，生活俭朴，切不要像纣王那样，把荒淫奢侈当做美德；你要心胸开阔，不要乱罚无罪的人，更不要妄杀无辜的人；否则，臣民会把怨愤聚到你的头上。这点非常重要，你要牢牢记住啊！”成王聚精会神地听着，不住地点头。站在一旁的史官把周公的这些训话记录下来，进行了整理，定名为《无逸》。周公觉得自己的话还没有

说完，又连夜作了一篇《立政》。在这篇文章中，他嘱咐成王要选用贤明的人做官吏；选用了，就不要过多地干预他们的事情，只是从政务、理民、执法三方面考核他们就是了。后来，《无逸》、《立政》都汇编到了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尚书》中。

周公见成王虽然年轻，但懂得礼仪，并不骄奢，对召公等一批老臣非常尊敬，所以将成王送走，他就安心地经营起东都来了。谁知没过多久，他就因过度的劳累而病倒了。

“我们的周国也实在是多灾多难啊！”周公躺在病榻上，有气无力地对身边的侍臣说，“多亏了上天的恩典，先王的勤奋和众大臣的戮力同心，才有了今天初步的兴盛。武王在世时，就叮嘱要营建东都，镇守中原。如今我们好不容易才将东都建起，我又奉命留守东都，可是正当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办的时候，我却力不从心了，真是有负天子，愧对先王！”他说着这话，一颗颗泪珠从眼角淌下。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又说道：“我死之后，你们就把我葬在成周，以表示我虽死不忘王命。”

没过多久，周公就离开了人世。成王得到消息，不禁大哭起来。他想起武王去世以后，外有强敌，内有叛乱，要不是周公率兵东征，出生入死，周国哪会有今天？国家初建，百废待举，父王早逝，自己年轻，要不是周公制定周礼，营建东都，自己哪会有今天？为了周国的兴旺，他把心都操碎了，可是自己却多次听信谣言，使他蒙受冤屈！想到这些，他难受得心如刀割，便对大臣们说道：“周公是文王的儿子，又继承了武王的未竟之业，披肝沥胆，镇妖除恶，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君王，我哪能把他当一般臣子看待呢？他一生光明正大，受冤而忧国，堪称至臻至美，亘古伟人，理应与先王一起享受祭奠！”



周公终于被葬到了文王、武王的墓地——毕原（在今陕西省长安、户县附近）。为纪念周公营建东都的不朽功绩，唐朝贞观二年，还特意在洛阳建了一座周公庙（在现今洛阳市劳动人民公园附近）。周公庙殿堂壮丽，风格古朴，历代均有修葺，至今犹存。

周公死后，成王还着实悲痛了一些日子，而且时时想着周公生前的教导，处处谨小慎微，尽心料理政事。但到底他还是个刚知事的孩子，时间久了，周公生前的那些教导就渐渐淡漠了。由于有召公辅佐，他虽然不敢在政事上胡来，但孩子的天真、好动、好玩，哪能克制得住？秋去冬来，诸侯们一年一度的朝贡之日快到了。为了接见前来朝拜的诸侯，为了到时候能发出一个个圣旨，连日来，成王总是一本正经地坐在王宫中，听朝臣们的议论。其实，他的心早飞走了。

一天的听政又总算坚持下来了。他步出大殿，看着落日的余晖，迎着初冬的凉风，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正在这时，常常和他一起玩耍的小弟弟叔虞跑来，成王那双已经有些痴呆的双眼立刻显出了精神。要说起如今的成王，也真够孤独可怜的。他从小天真活泼，聪明伶俐，为人也诚实，所以在这王宫大院中，他有着许多好伙伴。可是自从当了天子之后，他时时都要受着天子礼仪的约束，过去的伙伴儿们，也都对他敬而远之了。对此他憋闷、苦恼，这也说明他那颗天真无邪的心还没有泯灭；他虽然戴上了王冠，穿上了朝服，但他并不以此为荣，而是感到不习惯，不自在，有时他又感到有些好玩。现在，他见小弟弟叔虞向他跑来，便半开玩笑地说：“有何敌情，如此慌张？”叔虞一下子愣住了。一琢磨，一定是天子在和自己闹着玩，于是强把笑脸收起，顺手从地下捡起一片刚刚飘落下来的桐树叶，权作大臣上朝时拿着的玉圭。然后双膝跪地，煞有介事地说道：

“有那么多敌兵抢走了我们的东西，天子快点想法。”成王见小弟弟如此机灵，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便说道：“我封你为侯，速速带兵前往！”叔虞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过了好一会儿，成王又说：“赶快谢恩啊！”叔虞抬起头，笑着对成王说：“是，谢恩……谢天子的大龙恩！”说完，又趴到了地上。成王说：“还总趴着干什么？谢完恩就该起来了。”叔虞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大臣上朝的戏已经演完了。他站起来，上前抱住成王的脖子，笑了起来。成王也笑了，而且笑得那么开心。

成王已经好多天没有这么痛痛快快地玩耍了，因此又乘兴玩了一会儿“天子巡行”的游戏，才各自返回。不料成王刚回到王宫，史官就手端竹简，上前跪下奏道：“刚才天子封叔虞为侯，不知封在哪国？赐有何物？何时就封？”成王直直地瞪着两只大眼睛，赶忙解释道：“刚才我是和小弟弟闹着玩哩，哪里是真要封侯！况且他年纪尚小，也担当不起诸侯的重任啊！”

史官一听这话，有些急了，一本正经地说道：“做天子的，应该说话算数；做史官的，应该有言必录。如果天子说的话，有的是圣旨，有的有戏言，做史官的难办不必说，王公大臣、天下诸侯可就无所适从了。所以天子既然说出口了，还是正式封侯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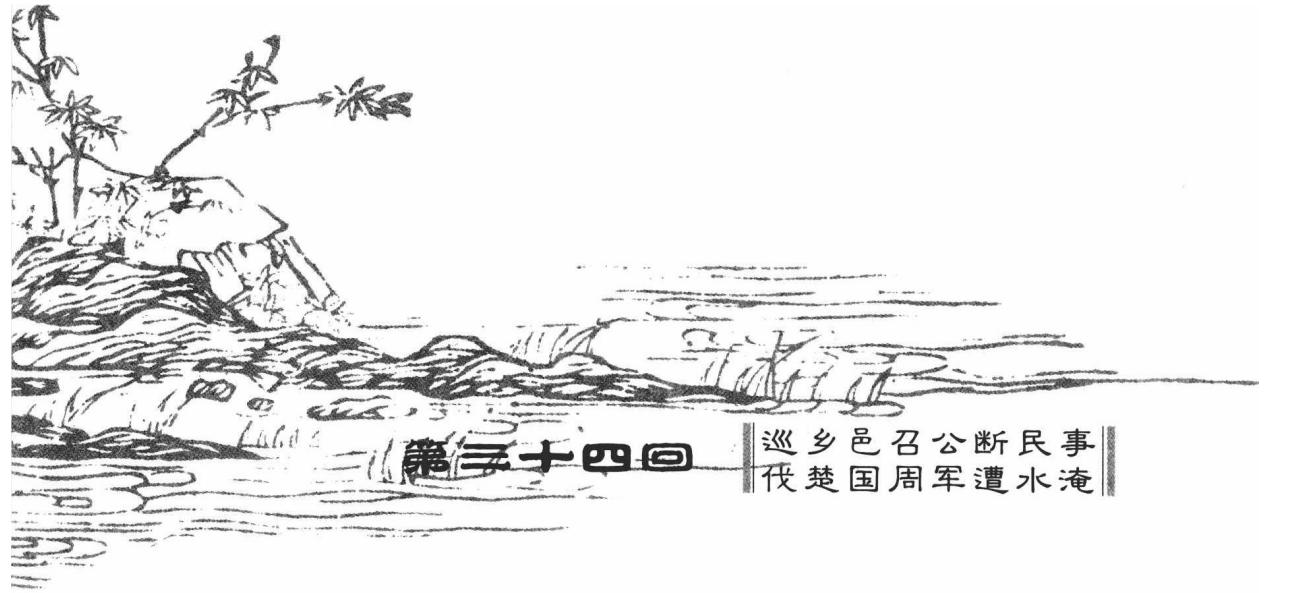
成王听了，张口结舌，无言答对。他的脸红一阵，青一阵，过了半晌，他才向史官问道：“那你看把他封到哪儿好呢？”史官思考了片刻，说道：“先时唐人作乱，周公灭之，至今无人管理。不妨将叔虞封到唐地，请天子定夺。”成王无奈，只好降旨，封叔虞为唐侯。

年幼无知的叔虞见儿戏变成了真事，就以三分好笑、七分好奇的心情，带着天子赐给的车辆马匹、金银财宝、属吏杂役，在一班老成持重的



大臣簇拥下，乘着车辇，从镐京来到了唐地（今山西翼城西），建宗庙，盖宫室，颁布政令，安抚百姓。唐侯叔虞虽然整天贪玩，但辅佐他的那班大臣们都尽心国政，又见那里灌溉便利，土地肥沃，不久，唐国就粮食充足，国泰民安。因为晋水流经唐国，所以几十年后，叔虞的儿子燮父继位为侯，便将唐国改名为晋国，燮父也就称作晋侯了。

叔虞被封为唐侯，虽然没有在王宫中引起太大的风波，但这件事却使成王深深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天子了，儿戏不可再玩了！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须小心谨慎，千万别再闹出这样的大笑话！



第三十四回

巡乡邑召公断民事
伐楚国周军遭水淹

周公已被安葬好几个月了。成王渐渐行使起了天子的职责，王公大臣也都各就其位，朝拜、祭祀，全都恢复了正常。人们看到，建立不久的周王朝，经受住了风浪的考验，已经威立于天下，就连周成王自己也觉得，今后可以轻轻松松地做天子了。唯独召公与众不同。自从周公去世之后，他一直心事重重，甚至在王宫中议论朝政大事时，他也是少言寡语。特别是当王宫中的气氛稍显轻松时，他便禁不住地说上只言片语，使轻松起来的气氛顿时又沉闷下去。

夜已经很深了，淅淅沥沥的雨声像是催眠曲，把人们送入梦乡，可是躺在床上的召公，只要一闭上眼睛，一桩桩往事就又在他的眼前闪现，慈祥的周公就又立到他的面前。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索性起身披衣，点着松油灯，把周公生前写下的《君奭》取出，一简简读起来，一滴滴泪水滴落到上面。

是啊，不少人想到周公生前受到过的冤屈，就对他同情，可是召公想起此事，却是无限的内疚。人们都知道周公像文王一样宽厚仁慈，像武王一样功劳卓著，其实对这些，谁也比不上召公体会得深切。想当初，武王



不幸去世，三监散布流言。成王虽然深受蒙蔽，但是情有可原，因为他还年轻啊！而不能原谅的是自己，因为自己也曾在不知事的成王面前，说了些不信任周公的话。可是周公是如何对待流言、对待自己的呢？周公曾含着眼泪说：“奭啊，王室的前面是条大河，必须过去，只有我和你先去涉渡。因为我们的国王还年轻，我们能不担起这样的重任吗？我们努力去做犹恐不及，哪能允许再互相猜忌呢？如果我们俩不能和睦团结，我就不能再听到凤凰的鸣叫了。”后来他含冤离京，毅然将军国政事托付给自己。当情况弄明、怀疑解除后，他又以更大的热情，率兵东征，平定叛乱；营建洛邑，威震东方，终于使周国威立于天下。除了武庚、三监，他对过去怀疑过他的人都原谅了，他的胸怀是何等的宽阔、坦荡！他功高德重，万民拥护，而他却偏偏这时归国柄，会诸侯，让成王号令天下。他好像有先见之明，又使周国避免了一起因他的去世而可能出现的动乱。临终之前，他还让人转告自己，一定要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尽心辅佐成王，光大先祖的基业。这是多么艰巨的使命啊！可是目前的王室是怎么样呢？周公才去世几个月，他的许多教诲，有些人就已忘却，宫中歌舞渐起。虽说成王不观舞，不贪酒，可是除了例行的朝拜与祭奠，也就无所事事。照此下去，能光大祖业吗？能对得起周公吗？如果不能，我又该如何办呢？他想到这里，不由得翻着竹简，陷入了沉思。

他把周公的《君奭》翻了一简又一简。这《君奭》本是周公生前对召公的诰辞，因召公名奭，便把诰辞的篇名定为《君奭》。当他看到“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我于冲子”时，眼前顿时一亮。周公的意思是说，我姬旦没有什么本事，也不能作别人的表率，只不过是以前人的光荣传统来开导我的幼小的国王而已。其实，发扬前人的光荣传

统，不正是他最大的本事吗？他靠着这点，教育了成王，团结了朝臣，安抚了百姓，巩固了周室，我为何不去效仿呢？这时，先祖们的一桩桩往事，又都浮现到眼前：公刘率众定居豳地；古公率众开发周原；文王询樵夫，问渔人，终于在渭水边得到贤臣姜尚；武王亲赴疆场，终于将殷商推翻。先祖们的传统很多，细想起来，不孤居王室，确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那周公在世时，虽说他肩负重任，日理万机，也并不是深居简出，独守王宫。可是这些天来，我为什么总是不离王宫半步呢？长此下去，那年幼的成王不知百姓的疾苦，不懂稼穑的艰难，谁能保证他日后不去贪恋酒色呢？他不了解民情，孤陋寡闻，谁能保证他日后不草菅人命呢？召公越想越害怕，也越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他决心不再单靠说教，而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年幼的成王把先祖们的美德继承下来。

第二天早朝，王公大臣们济济一堂，正在议事，内史官突然传报，卫氏遣人前来告发，邦氏鼓动百姓造反，董地大乱。对这些奴隶主们来说，还有比百姓造反更可恨、更可怕的吗？所以有的提出立即出兵镇压，有的主张先将邦氏正法。成王扫视了一下众大臣，最后将目光落到了召公身上。

召公本想再听听卫氏使者的陈述，然后建议成王出兵镇压，可是转念一想，邦氏也是一方大族，况且刚才听的只是卫方之言，匆忙出兵，未免有些轻率，于是向成王说道：“常言道，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臣欲亲赴董地，弄清详情，再禀报大王，商议处置办法。”成王一听召公要亲赴董地，更拿不定主意了。他想，有召公在身边时时指点，自己就一切放心；召公若离开王宫，朝政大事还如何议决？如果召公万一被乱民所害，将来靠谁辅佐？但是他又清楚地知道，召公的每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旦说出，很难改变。他犹豫了一会儿，只好命大将费率三百武



土护从，授权召公就地处置。

且说召公一行走了数日，眼看就要到达董地。一则当时正值暑天，烈日当头，酷热难忍；二则他不了解董地的实情。于是，他下令将车停在一棵甘棠树下，护从武士们也各自寻找树荫歇息，只派几名随臣前去察看虚实。

召公刚刚走下车来，倚树而立，只见一人气喘吁吁地跑来，在召公面前跪下。召公先是吃惊，经过询问，才知道他就是董地的一个所谓的“乱民”。这里的“民”是如何“乱”起来的呢？原来在殷商之时，董地还是政令不行的边荒之地。武王灭殷之后，这里的人们连同他们的土地，全由王室赐给邦氏。那邦氏待人虽然刻薄，但还留给人们一点自耕之地。后来邦氏为购买祭奠的礼器，就把他的好多属民、奴隶和土地卖给了卫氏。这卫氏不仅刻薄，而且凶残、狠毒，他把原来留给人们的那点自耕地也没收了，还派着监工，每天用皮鞭抽打着人们为他干活。近日，东邑的仲氏病危，卫氏竟卖给仲氏几十个属民，以做陪葬。

召公听毕，命武士将邦氏、卫氏召至棠树下，经过审问，那“乱民”所言俱是实情。召公便对邦氏、卫氏怒道：“田地、庶民，皆为天子所赐，你们为何私自买卖？殷商之时，肆意殉杀黎庶，致使牧野大战，前徒倒戈，你们莫非也要以此坏我周室不可？我奉天子之命，将你们贬为庶人，财产一律没为王室。”^(注) 召公的果断处理，使董地的变乱很快平息。

(注) 根据考古材料，人殉制度在西周前期还盛行，到了西周后期，就逐渐衰落下去。另外，在井田制度下，各级奴隶主对受封的田邑无权买卖，即所谓“田里不鬻”。但到了西周后期，田邑买卖已成为常事。1975年在陕西出土的周共王五年的《卫鼎》，就记载着奴隶主裘卫与邦君厉之间的一笔土地交易和因此而引起的争执，最后请执政大臣裁决。所有这些，都必然伴随着奴隶与奴隶主及奴隶主内部的激烈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在共王的前几代就可能开始了。《诗经》中有《甘棠》篇，据传是后人为怀念召公在甘棠树下听讼断狱而写的。根据上述材料与分析，组织成了召公处理董地“乱民”案这段故事。

后来人们将召公倚靠过的那棵甘棠树保护起来，不准砍伐，以示对召公的怀念，甚至编出歌来，颂扬召公的美德，表达他们对召公的感激之情。

直到成王二十六年，召公才不幸去世。经过他多年的言传身教，成王已将文王、武王时的一些好传统继承下来，西周的奴隶制进一步巩固，王权进一步加强。就是到了成王的儿子康王时，周天子的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也仍然没有削弱。清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礼村出土了铸于康王二十三年的大盂鼎，鼎上的 291 字的铭文就是明证。所谓铭文，就是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铭文又称金文，旧称钟鼎文。它起于商代中期，盛行于西周。作为一种字体，它又是从甲骨文演变而来的。

原来在殷商时候，奴隶主阶级为了知道吉凶祸福，经常命人将龟壳或牛的肩胛骨刮削平整，钻孔凿眼，然后在火上烧烤。骨头的一面经火一烧，另一面就出现裂纹，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这些裂纹，来判断吉凶祸福，并将占卜的结果刻到骨头上，记载下来。这些刻在龟壳或牛的肩胛骨上的占卜记录，就称卜辞。除了卜辞之外，刻在甲骨上的，也有一些其他记事文字。人们便把这些文字统称“龟甲兽骨文字”，简称“甲骨文”。考古工作者先后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约十五万片，上面的单字总计四千多个。今天已发现的商代文字，除甲骨文外，尚有陶文、玉石文和金文等等，而以甲骨文最多，足以为商代文字的代表，并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最重要的文字史料。

到了殷商中期，就开始有铭文了。1939 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的 875 公斤的大鼎，就是因腹内有铭文“司母戊”三字，才判定此鼎是商王文丁为祭祀其母戊而做的，并因此定名为“司母戊鼎”。1976 年考古工作者在殷墟发掘时，就是因一墓穴中有许多铸有“妇好”字样的兵器、礼



器，才断定那是妇好墓的。不过，殷商时的青铜器上，铭文都比较少，一般只是为标明器物主人的名字而已，字体也类似甲骨文。可是到了西周，情况就不同了。从字体上看，字的大小比较匀称，笔画也粗壮、圆转、齐整，并且基本定型。个别的字间或有多一笔、少一笔的现象，那不过是為了字体的美观。西周时的铭文不仅字体美观了，字数也多了，有的竟多达近五百字。有些铜器，甚至是专为铸一篇铭文才铸造的。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铸那么多的长篇铭文吗？原来西周奴隶主非常清楚，在中原大地上，与殷商相比，周族到底是个后起的氏族，而且灭殷也没有经过太艰苦的战斗，政权的基础很脆弱。当年周武王不就是因此而睡不安寝、食不甘味吗？为巩固新生的政权，才实行分封制。而在分封过程中，铸造铭文无形中多了起来：第一，他们通过长篇的铭文，宣扬文王、武王等列祖列宗的美德和天命，歌颂他们在军事上的胜利；第二，周初的功臣贵族在灭殷以前，都不过是先周的一些小贵族，如今他们被封授爵，去管辖他们原先从未管辖过的广大地区时，带上铸有他们战功和周天子命令的铭文，这就等于是他们地位和权力的证件，具有护身符的作用。有时向天子贡献之后，他们就把贡献的时间、物品的名称、数量通过铭文记载下来，用以表示与天子的从属关系，提高自己的身价；第三，周代有非常严格的世袭制度。那些受封的奴隶主贵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常常通过铭文，历述先祖的功德和个人的政绩，以表明自己受封是天经地义的，是当之无愧的。大盂鼎上的铭文，就记载着周康王二十三年，周天子对大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两年之后，大贵族孟奉康王之命，征伐鬼方，一次就抓获敌首领三人，斩首四千八百多人，俘虏一万三千八十一人，还缴获了众多的车马牛羊。战争结束后，孟便把他的赫赫战功通过铭文，铸到鼎

上，这就是后世所谓的小孟鼎。

周康王时，周天子的确还有很高的权威，政权也比较稳固。传说这时天下安宁，刑错四十年不用，史称“成康之治”。可是到了康王的儿子昭王瑕的时候，周王室就开始衰微了。

这昭王瑕自幼生长在王宫之中。他看到父亲康王整日在大殿中正襟危坐，百官听命，诸侯臣服，按时贡赋，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心想，人们一谈到什么文王招贤，周公诰命，就津津乐道，其实天子有什么难当？他继位之后，又搬着史册细细翻看了几遍，发现姬姓诸侯遍布国中，那些现今做诸侯王的，若论起辈分来，有些还是自己的长辈呢！他们哪个肯败坏先王们制定的礼法？哪个肯危害姬姓的天下？

昭王想的简单，做的也简单，偏偏天下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他才平平安安地做了十几年的天子，就从姬姓的鲁国传来不愉快的消息：弗杀死了他的哥哥鲁幽公，如今已自立为鲁魏公。昭王得此消息，说不上是悲是喜。论礼法，鲁是一个听命于周天子的公爵之国，鲁公的废立，只有周天子说了才算。如今，弗不仅废了幽公，杀了幽公，而且自立为鲁公，这不明明是不把他这个天子放在眼里吗？这不是很可悲的事情吗？他有心出动王师，向弗问罪，但一时又拿不定主意。这是因为，第一，近些年来，那鲁幽公仗恃自己是周公的后代，早不把他这个天子放在眼里了，如今被杀，也算是值得庆幸的事；第二，讨伐鲁国，那些异姓诸侯不看我们姬姓的笑话吗？他们不会趁机作乱吗？第三，弗既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这种违背礼法的事情，就一定做好了一切准备。倘若我出师不利，败在弗的手下，那时自己的威信可就彻底扫地了。周昭王思来想去，最后传旨史官，向天下宣布：鲁幽公不敬祖先，蔑视天子，特废去公爵职位，立其弟



弗为鲁魏公。至于幽公被杀之事，他没有谈及，当然更没有对弗追究了。

一个堂堂的诸侯王被杀，哪能遮掩得住？时间不长，各种议论就纷至沓来。有的说：“弗杀幽公，天子事先就知道，只是没有阻挡得住。”有的说：“天子宣称是废幽公，立魏公，人家魏公还不承认是天子立的呢！”还有的说：“当今的天子连自家的事也管不了了，还怎么去管别人呢？”虚荣心极强的周昭王听着这些议论，脸红一阵，青一阵。心想，幽公被杀，的确是个不祥之兆。照此下去，说不定哪一天会有人杀到我这天子头上来呢。

事也凑巧，正当昭王为周王室的衰败一筹莫展的时候，南方的楚国为他注射了一针兴奋剂——楚国来使声称，楚王得到了一只珍贵的白雉，要贡献给天子，赎以前的罪过。因考虑到路途遥远，白雉又极难饲养，担心途中死掉，犯下欺君之罪，因此请天子亲自去取。昭王一听，顿时眉开眼笑。心想，天下诸侯还有想着我的，并不像人们议论的那么严重。我也正可借此机会，显一显天子的威风，震震那些妄图犯上作乱的诸侯。

昭王南巡的消息一传出，许多大臣前来劝阻。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楚国地处江汉平原，芈姓。殷商末年，鬻熊曾出谋划策，协助武王灭殷建周。周成王（一说周康王）时，封鬻熊的后代熊绎于楚地，建都丹阳（今湖北枝江）。不过那时，楚国还不强大，在周国王公大臣们的眼里，楚被视为“蛮夷”，并不被看重。比如周成王在岐阳大会诸侯时，许多诸侯王受到隆重接待，被安排了重要职务，楚王熊绎却只被分派看管火堆。熊绎满腹牢骚，但不敢发泄，只能忍气吞声地听命于周天子。岐阳大会之后，每年还要向周天子进一定的贡品。后来楚国垦荒种植，演兵习武，吞并小国，发展实力。眼看羽毛日渐丰满，就试图摆脱周天子的控制。他们的主

要办法是，给周天子的贡赋，一年比一年减少；周天子召开会盟大会时，楚王或者晚到，或者借故不去。周天子看到，当年的火官，今天居然也蔑视起天子来了，如何得了！所以从成王后期起，差不多年年派出武士，到楚国催逼贡赋，周楚之间的战争自然也就经常不断。前两年，周昭王还派出重兵，对楚国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讨伐呢！周楚之间是这样一种关系，天子要御驾南巡，怎不让朝臣们担心呢？

太卜放跪在昭王面前说道：“前两次，王师虽将楚军打败，但楚军只是溃逃，并未遭到重大伤亡。此次请天子南巡，只怕有诈。”太史典也跪下说道：“自镐京至丹阳路途遥远，中途还有不少高山密林和急流险滩，行走艰难，天子还是不去为好。”大将祭公说道：“二位大臣所言，俱是实情。大王若执意要去，必须带上众多的车马武士，以防不测。”一心要显一显威风的周昭王，哪里听得进那些劝阻的话？最后采纳了祭公的意见，下令选派精兵良将护从，不几日就起驾南行。

昭王由卿士祭公和勇士辛余靡护着，率领着南巡大军，浩浩荡荡地出了镐京。他们沿大路朝东走了三天，改为南行。中原一带由于开发较早，人口稠密，大小侯国星罗棋布，所以昭王南行之初，受到一些诸侯王的隆重迎送，沿途的百姓也纷纷来到大路旁观光，昭王的确感到威风。可是穿过中原，人口渐渐稀少，道路也渐渐不平，沿途已没有那么多人夹道迎送，就是南巡大军的食用，也常常是靠着兵士们到附近的村落里抢掠。

昭王一行又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颠簸了几日，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河面不宽，但水流湍急。祭公抓来几个渔夫一问，才知道这就是汉水。要到楚都丹阳，非在此处渡船不可。昭王听罢，下令把附近渔民的船只全部搜来，把船夫抓来，来往摆渡了两日，才将南巡大军全部运过河去。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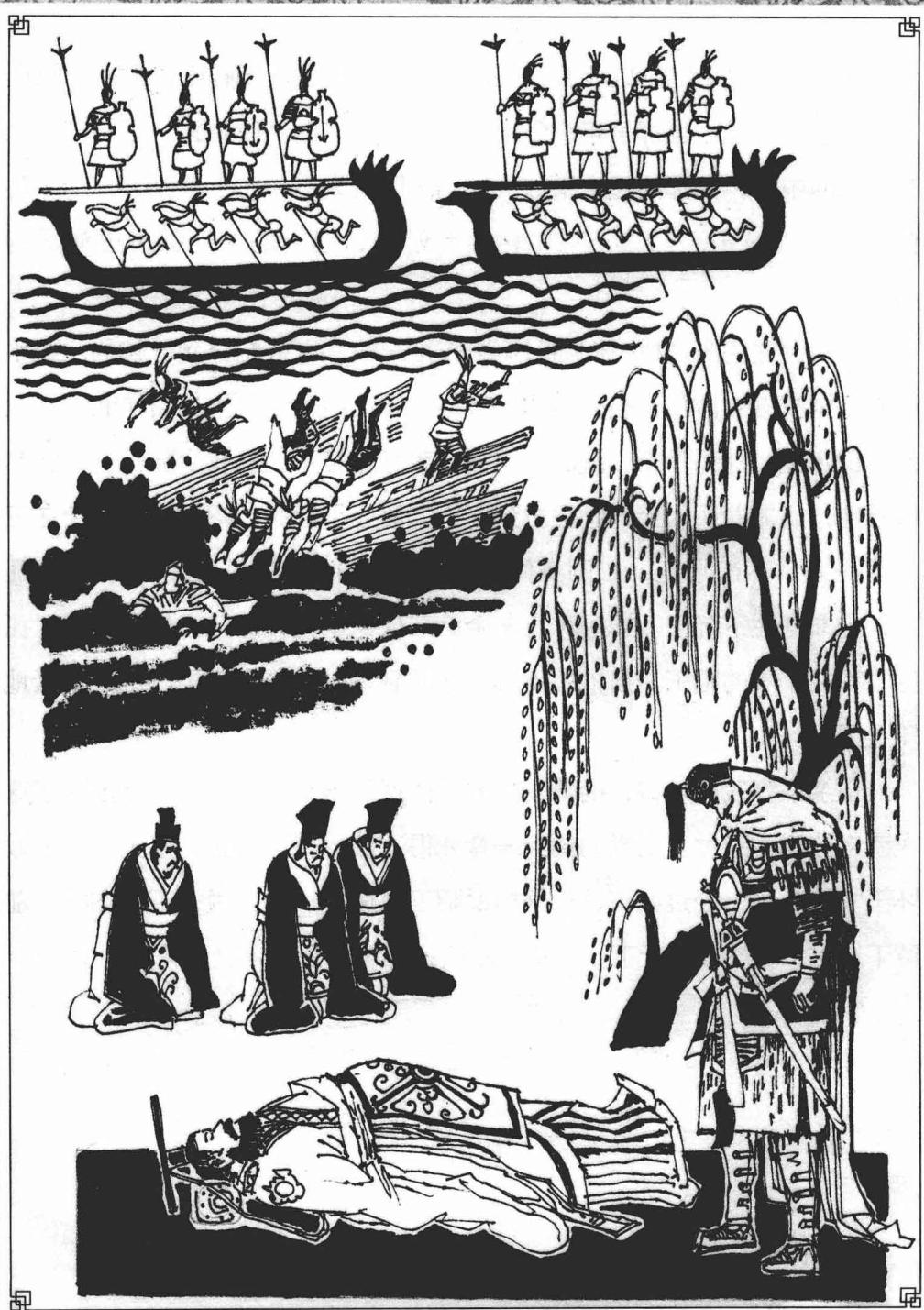
多日的颠簸，昭王已很疲惫。现在已经过了汉水，眼看就要到达楚都了。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下令全军歇息三日，筹备粮草，然后就直奔丹阳。

这时周军所带食物已经用尽，在此歇息三日，可就苦了附近的百姓。结果是周军停了三日，实际是大抢了三日。临走时，还带走了不少当地居民，做他们前往丹阳的向导。

周军继续南行。不到半天工夫，队伍就遇到了高山密林，无路可走了。他们只好甩掉车马，穿林而行。林中虎狼出没，毒蛇遍地，一天工夫，周军中就有不少人丧生。特别使他们头痛的是，在密林之中，不见天日，辨不清方向，常常是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又转回了原地。昭王原以为林子不大，一天就可穿过，谁知走了两天，仍然看不到边际。晚上，他们只能战战兢兢地睡在这密林之中。

已经是进入林子的第三天了。这时，他们不仅继续受着毒蛇猛兽的严重威胁，而且常常遭到一些不明真相人的突然袭击。他们是林中的野人？是当地的猎人？还是事先埋伏下的楚军？谁也搞不清楚。昭王想布下阵势，痛痛快快地打一仗，捉几个活的审问一下，那些人却无影无踪了；待周军不防备时，他们又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这一下，昭王可实在害怕了，他不知道再走几天才能穿过这片密林，更不知道前边还会遇到什么更可怕的事情，只好下令返回。好在队伍来时，在林中踏出了条条小路，所以不到两天的时间，就又返到了汉水河边。使他们吃惊的是，这时河边一只船也不见了。昭王派武士到附近村落里搜查了半天，也没有搜到一只。他们断定这些山林“野民”是成心和周军作对的，便命令他们三天之内，造出三十只船来，交付周军使用。

第三天中午，三十个村民果然划着三十只新船来到了周军的驻地。因





为天色尚早，周军渡河心切，祭公和辛余靡首先护着昭王，跳到一只船上。其余周军兵士也都争着跳到别的船上，一齐朝北岸划去。不料三十只船刚到河中心，竟都漏起水来。兵士们正惊慌失措，三十个船夫一个个跳到了河中，游走了。三十只船相继散了架，船上的人全都掉进汹涌的河里。

原来，这些船是村民们临时用树胶把一块块木板粘合到一起的。经水浸泡，树胶慢慢溶化，船板自然就散架了。这些周军兵士生长在北国，大多不识水性，扑腾几下，就沉下水去，葬身鱼腹了。只有少数兵士，或靠着水性，或抓着块木板，勉强游到岸边，保住了性命。昭王一则自幼在王宫中长大，不识水性；二则身体肥胖，所以掉到河里之后，没有扑腾几下，就渐渐往下沉去。幸亏勇士辛余靡不仅识水性，而且力气大，及时抓住了喝足了水的昭王。当他好不容易才游到岸上时，昭王早已把眼紧紧地闭上了。

辛余靡等残兵败将，抬着昭王的尸体返回镐京，向朝中大臣报告了这次南巡的详细经过。堂堂的周天子竟死得这般晦气，若张扬出去，岂不败坏王室的名声？经过商议，只好推说昭王暴病而亡。还说，昭王临终之前留下遗言：为不惊扰天下，丧葬要从简；将来由公子满继承天子之位。



第三十五回

看眼色諛臣圓奇夢
周穆王西巡見王母

周昭王南巡丧命之后，公子满继承了王位，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穆王。

与昭王相比，穆王的好奇心更盛，虚荣心更强。他继位之后，首先对救捞昭王有功的辛余靡重重赏赐，还让祭公的儿子谋父承袭其父的职位；然后又命君牙为大司徒，伯冏（jiǒng 窒）为太仆正，朝中原来的大臣仍各就其位。朝纲草草整顿了一下，他就盘算起征伐四夷、巡行天下、建立盖世之功的事情来了。

穆王为什么一当上国王，就急着巡行天下呢？一个原因就是上边说过的，他比昭王有更盛的好奇心，更强的虚荣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当国王时，已有一把子年纪了。正如《史记》所载：“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你想，现在不去巡游一番，等到七老八十，还能走得动吗？

穆王心中暗想，巡行须有目的，征伐须有名堂。殷商以来，征北狄，伐东夷，攻南蛮，自己虽然没有亲自参加过，但历代将士的出征，各地诸侯的朝贡，史官都一一记载，对这些地方的山川美景，风土人情，已知道了大概，唯独西方还是一个神秘的王国。而要远征西方，西邻犬戎必须



首先征服。他打定了主意，便向朝臣们说道：“长期以来，诸侯咸服，天下安定，唯独犬戎目无天子，久不来朝，而且常常袭我西陲边民。若任其恣意，日后必成为我周国后患。我考虑再三，为使四夷安定，天下太平，决计西征犬戎。诸卿以为如何？”

穆王刚刚即位，不思如何治理国家，安抚百姓，却奢谈战事，使朝臣们惊讶不已。有的说：“先王南巡，不堪回首。而戎人之暴烈，胜于南蛮；西方之山川，险于南国。盼大王慎重。”有的说：“自武王灭殷至今已有一百余载，国运亨通，四海归周。然古语曰，天下虽大，好兵者亡；国家虽安，好战者危。盼大王珍重先王基业。”祭公谋父也说道：“进伐西戎，恐违先王之教。历代先王，皆以德取民心治天下。为了避免用兵，先王曾根据封国、边夷的远近，制定了不同的礼仪。比如对那西方的犬戎，就只让他们一代一朝贡，并不要求他们按月、按年前来。现今的戎主，三年前即位时已来朝拜过了。戎人本以游牧为生，居所不定，有时扰我边民，本是常事，先王从未认真计较。我们现在突然征讨，只怕为无名之师。以微臣之见，不如派出使臣，携带大王圣旨，晓之以理。若戎人仍不悔悟，继续侵扰，大王再出师征讨，也为时不晚。”大司徒君牙怒道：“此皆迂腐之言。那犬戎之徒，性同禽兽，生来好斗，以战死为吉利，以病终为不祥，故内部残杀不绝，对外抢掠不断。殷商之时，汤王率兵征伐，使其归附；后来反叛，武丁又苦战三年，使其来朝。而我周国，远在古公之时，为避犬戎袭扰之苦，蜷于岐山之下，季历曾伐燕京之戎，结果遭到大败；文、武之后，戎人虽慑于我大周之威，表面臣服，然时时扰我边民。前朝殷商，尚且能将其制伏，我堂堂大周，岂能忍受此等屈辱！”

穆王听后，拍案叫道：“老将军言之有理，众卿不必再议！”

穆王散朝，立即命各军将领整军备马，巫官占卜出征吉日。不几天，穆王就身着戎装，足登战车，亲率六师，向西戎杀去。戎人闻听周军杀来，纷纷鸣金传告，持刀挥枪，杀出山寨。他们个个如下山猛虎，奋勇争先，可是战不多时，竟被周军团团围住。原来这些戎人虽然性情剽悍，以力为雄，武器却远远没有周军的精良；又兼这些戎人，大支中又分为许多小支，只善于小股人马在山中作战，而在较为广阔的平地上，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就成了乌合之众。经过一阵厮杀，戎人死伤无数，五个戎王还被周军生俘。戎人总头领眼看难于抵挡，为避免更多伤亡，只好派人带着四头白狼和四只白鹿，向周军乞降求和。周穆王征伐犬戎，本来为的是解除他将来西巡的后顾之忧，所以不仅收下了象征戎人讲和的白狼、白鹿，而且迫使部分戎人迁至太原，即今天陕、晋北部的高原地带。

几天来，为庆祝周军西征的胜利，王宫内外一片欢腾，只有穆王心中闷闷不乐。此时萦绕在他心头的，是如何向朝臣们提出西巡这件事。穆王明白，国中眼下虽没有大的乱子，但也说不上是固若金汤；此次西征犬戎，虽说周军所伤无尽，大胜而归，但大军远征，也的确损耗了不少资财，国库已不是那么充实。现在提出西巡，必遭群臣反对。可是自己如今年已五旬，不及早出去巡游一番，待到垂暮之年，一切岂不全成泡影？

且说周穆王为了实现西游的夙愿，自战败犬戎，回到王宫，已经连续几夜未能安寝。这天早朝，群臣正在王宫中议事，穆王却鼾声如雷，进入梦乡。朝臣们知道他近日精神倦怠，神思恍惚，现在既已酣然入睡，也就停止了议事，以免惊扰。过了好一会儿，穆王突然睁开双眼，伸开双臂，没头没脑地说道：“啊哈，我又回来啦！”朝臣们听了，无不惊疑，说道：“大王一直在此，未离开王宫半步啊！”穆王根本没有去听朝臣们的话，又



赶紧闭上了双眼，一动不动，像是去寻找那逝去的梦境。时间不长，他又将眼睁开，显出失望的神色，向群臣问道：“刚才可有人来过吗？”“没有，大王。”群臣齐声答道。穆王揉了揉惺忪的双眼，露出惊奇的样子，说道：“那就是我在做梦了，不过这梦也实在蹊跷：我们正在议事，突然从西国来了个奇异之人，这人能入水火，能穿越墙壁，能转动山川，能移走城池，悬空中而不坠，触金石而身不毁。寡人惊奇不已，视若神灵，令其居琼宫，享三牲，伴美女，观歌舞。不料第二天此人却说，贵国琼宫简陋难居，三牲腥膻难食，婢女鄙俗难近，大王可到西国玩赏一番。说罢，牵着寡人衣袖，腾空而起，飘然西去。寡人耳边风声呼呼，睁眼一看，镐都渐逝。不一会儿，竟落到一片宫殿群中。只见一座座殿堂金碧辉煌，灿烂夺目；殿堂中悬珠镶玉，光彩照人。正在惊异之中，又从殿外传来婉转的歌喉，悠扬的乐声，听来甜美无比，使人心醉。如此美妙之所，使人难舍难离，但又觉得这里定然不是凡人的居处，不便久留。那奇人能够辨人心迹，于是送我返回。临别之时他竟说，‘盼你日后再来西国巡游。’”

穆王说完奇梦，群臣便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梦中之物，皆为虚幻，不必惊疑。有的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大王平日可能思念过仙界，所以今日便能梦游仙宫。也有那专门揣摩穆王心意、曲意献媚的谀臣，见穆王听了上述议论毫无反应，便说道：“大王白日做出这等奇梦，定不是一般缘由；大王梦中的奇人，也绝非虚幻之物。说不定是天神托梦传旨，让大王遨游西国呢！”另一个大臣紧接着说道：“如果真是天意，还须尽快动身呢！那奇人不是让大王再去西国吗？”穆王听了这些，果然露出笑容，还乘机说了些“天意难违”之类的话。朝臣们终于看破天机，也就不再说话，任凭穆王所为。

穆王西巡的消息立即传遍四方，驭手造父特地送来八匹名贵骏马。这八匹骏马各有名号，分别叫骅骝、绿耳、赤骥、白牺、渠黄、逾轮、盃骊、山子。也有的书上说，这八匹马分别叫绝地、翻羽、奔霄、超影、逾辉、超光、腾雾、挟翼，说它们跑起来四蹄腾空，足不践土；乘云而奔，日行万里。^(注) 马能腾云驾雾，自然是虚妄之言，驭手造父挑选的皆为上乘之马，倒是事实。一切准备就绪，穆王便乘上八骏龙车，率领着一支皆由智勇之士组成的随员大队，带着大批中原地区的精美丝织物和各式工艺品，开始了他漫长的旅游。

穆王想，出镐京向西不远，可能就是人迹罕至、虎狼出没的崇山峻岭，不仅道路崎岖，行走不便，而且极为危险。因此大队人马出了镐京，他便下令首先东行，将山地绕过。他们渡过波涛汹涌的大河，来到钘(xíng型)山（今河北、山西交界的太行山）脚下。山的东边，是广阔无垠的大平原，穆王以为此山不会太长，东行一段，即可绕过钘山西行，不料走了几日，只见此山蜿蜒不断，像一堵没有尽头的长墙，而且山势陡峭，峻峰挺拔，直插云霄。中途虽有几处残垣断隘，走进去一看，只见山涧狭窄，两边奇峰林立，栈道崎岖，险不可攀，车马更无法行驶。穆王一行无可奈何地朝东走了二十多天，被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这条大河水面极宽，河道中还露出一块块碎石沙滩。溯河西望，钘山呈现出一个较宽的豁口。经过打问，知道这条河叫浦套河（即今河北石家庄西北的滹沱河），

(注) 《列子》卷三：(穆王)不恤国事，肆意远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骅骝而左绿耳，右驥赤骥而左白牺……次车之乘，右服渠黄而左逾轮，左驥盃骊而右山子。”《拾遗记》卷三“穆王巡行天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行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肉翅。”



溯河而上，可穿过山去。

穆王喜出望外，下令折向西行。这时已是寒冬，草木枯萎；朔风凛冽，大雪纷飞。他们只好冒着风雪，捕获野兽，补充给养。又走了二十几日，终于来到一处戎人聚居的地方。这些戎人平日住在深山僻野，难得见到远方客人，如今见周天子前来，便端来牛乳、马乳，为客人洗尘；献上白鹤之血，供客人饮用。在他们看来，这要算是最隆重的礼仪了。穆王一行十分感激他们的盛情，在这里足足歇了半个多月，才又起程北上。他们走了十几日，沿途多是山涧河谷。两边虽然群山连绵，但并不陡峻。穆王正为这样的路途庆幸，拐了一个弯，突然看到前面重峦叠嶂，霞举云飞，两峰对峙，其形如门。他们走近一看，只见古木参天，峭壑阴森，中有小路，盘旋幽曲。此处即为今天晋北的雁门关。穆王看到如此险要的山路，不免有些发憷，可是又别无他路，只得攀缘而上。待他们登上山顶，顿觉冷风刺骨；放眼四望，竟是无边的茫茫草原。草原上星星点点地散居着一些牧人，这些人自称是黄河水神河伯的后代，因此称作“河宗氏”。

河宗氏的人们也非常好客。他们献上特制的精肉，让客人们充饥；拿出用稀有动物的皮毛做成的衣服，让客人们御寒；还将全族的人们召集到一起，载歌载舞，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穆王也按照当地的风俗，参加到欢乐的人群中；还将祭品投到河里，祭奠河神。

穆王一行在河宗氏这里尽情地玩赏了几天，送给了河宗氏不少从中原带来的礼物，才开始他的真正的西巡。

他们再一次渡过大河，又往西不知走了多少天，只觉得暖风吹拂，浑身舒展。山涧流水潺潺，河边嫩草吐绿，原来是寒冷的冬季过去了。太阳一天毒过一天，他们每行一段路程，都要歇上一会儿，让山风将身上的汗

水吹干。

这天，他们攀上一个高坡，突然看到前面雪峰林立，冰川悬挂，原来那就是昆仑山，传说黄帝还曾在那里建过行宫呢！游兴极高的周穆王当然不会放过。他们翻山越岭，穿沟过壑。山涧中清澈而明净的溪水翻滚着银色的浪花，宛如飘拂的缎带。他们溯河而上，一片平静的湖泽呈现在眼前，朝远处看去，山谷中的一条条白练，将雪峰和湖水连成一体，高空中的白云又将雪峰和蓝天相连。蓝天、白云、银练、山崖，全都倒映在水中，此时的穆王，也不知自己是在天上还是人间了。他正为这迷人的景色陶醉，突然听到一声巨响，犹如天崩地裂一般。他定睛一看，只见湖对面的雪山上乱石崩云，雪花飞舞。那一堆堆崩起的雪团，顿时形成一朵朵冲天的银花。我们现在知道，那不过是冰山上常见的雪崩，可是穆王哪里知道？他还以为是自己贸然来到这里，触怒了天神呢！他顾不得欣赏这种奇景，慌忙起驾，继续西行。

昆仑山的西边就是葱岭，当时叫做春山。这里地势虽高，却气候温和，草木繁茂，百鸟欢唱，生机盎然。穆王一行越过春山，来到了人口稠密的赤乌国。经过攀谈，原来这赤乌国还是周人祖先古公亶父的女儿留下的后代呢！所以赤乌人对这些周国客人招待得格外热情，特意赠给美酒千斛，马九百匹，牛三千头，羊五千只，粮草百车。穆王听说再往西走，就可到达盼望已久的西王母国，所以他回赠了赤乌国黄金四十镒、贝带五十和四辆只有周国大夫才能乘坐的“黑乘”，就又继续西行了。

据说穆王又往西走了三千多里，才到达西王母国。过去传说，西王母是位神仙，会配制长生不老药；西王母国的人们，也与凡人不同。周穆王来到西王母国一打听，其实西王母并不是什么神仙，而是一个女性国王；



西王母国的人们，也都是穿衣吃饭的普通人。认真比较一下，这里人们的生活，还比不上中原人们的生活呢！不过和这次巡行中经过的那些国家相比，西王母国还算比较富庶，比较先进，可以称得上一个文明国度。周穆王来到西王母国，不敢再以天子自居，只是作为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带着白圭、玄璧、绸缎等贵重礼品，前去拜见西王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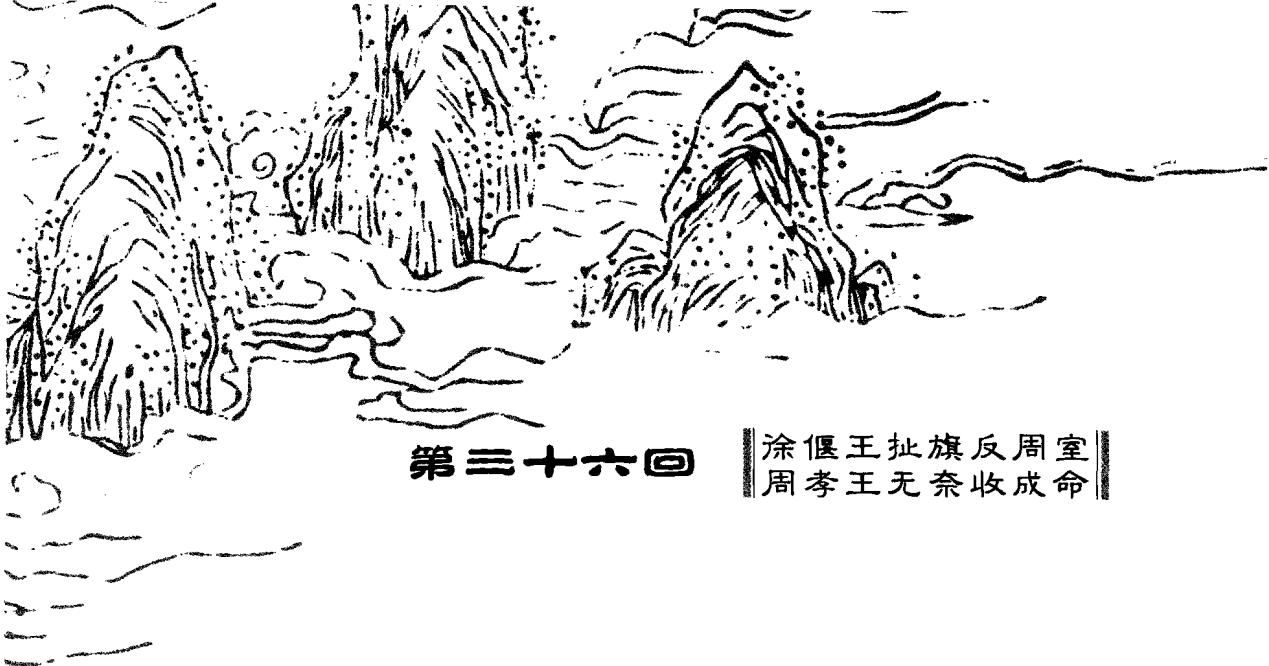
对东方天子的到来，西王母已经感到无比高兴；如今又见到献上的礼物，更是激动不已。第二天，她就在山明水秀的瑶池设酒摆宴，款待穆王。饮到高兴时，西王母情不自禁地唱道：“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意思是说，白云飘在天，山峰出云端；道路长且远，山水隔其间；愿你能长寿，将来再相见。穆王听罢，也当即以歌作答：“予归东方，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这意思是说，我回到东方，定要好好治理夏邦；使万民生活安乐，我就回来看你；再过三年，我们将再一次欢聚在这郊野。西王母见穆王慨然答应三年后再来，庆幸自己结交上这位文明国度的风流天子，于是又唱道：“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于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意思是说，我们住在这西方的旷野，虎豹和我们为伍，飞鸟与我们共处。遵照天帝的旨意，我们住在这西土，不能迁移，眼看着要和你分离。

周穆王体谅到西王母的挽留之情，又在那里尽情地玩赏了几天，才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西王母，继续西行。走了几天，他见沿途尽是些鸟兽，并无人烟，因而游兴渐失，只好向中原返回。

穆王西巡时，出了镐京，先是向东、向北，绕了个大圈子，然后才向西行，路途极为遥远。返回时，他没有再走老路，而是径直朝东。一路

上，又翻过无数座大山，渡过无数条急流，特别是中途穿越了千里荒漠，这是他不曾料到的。

周穆王坐在八骏大车上，尽情地领略着沿途的风光。尤其使他激动的是，归途中又穿过了许多过去未曾听说过的国家。西行时，沿途各国把他看做远道的客人；而现在，人们已把他看成远征西方的英雄，威慑天下的霸主。他们不仅设酒摆宴，盛情款待，而且争相献美女，送奇物，缔结友好。周穆王看着那些穿着奇装异服的国王们对他毕恭毕敬，向他敬献贡品，心里当然美滋滋的。不过，现在周穆王对那些贡品并没有多大兴趣。他想：我游历了千山万水，什么奇景没有见过？送来的这些雕虫小技，虽说精巧别致，也不过是块死物，有什么意思？那些能歌善舞的异国美女，倒是别有一番风韵。两年多来，我只顾游山玩水，现在正可借此换换口味。于是，他命随从将所收珍宝尽行藏起，只将众美女留在身边，陪伴他消磨归途中的时光。



第三十六回

|| 涂偃王扯旗反周室 ||
|| 周孝王无奈收成命 ||

日上三竿之时，周穆王才懒洋洋地睁开双眼，披衣下床。他又扳着指头算了一下，不几日就可回到周国了。现在，除了夜晚观歌舞，由美女陪着饮美酒，对其他一概失去了兴趣。所以虽说是昨日刚刚来到有着无限风光和奇风异俗的西羌国，他也懒得走出寝宫半步。

刚刚用罢早饭，穆王又昏昏欲睡。这时，西羌国王带着一个中年男子来到寝室，对穆王说道：“此人名叫偃师，他得知大王路经此地，特来献一奇巧之术。”穆王本无兴趣，无奈身处客位，断然回绝未免有些失礼。他抬头看了看偃师，只见他身着奇装，举止还带着几分滑稽，便问偃师有何奇巧之术。偃师慨然答道：“小民有一物，奇妙绝伦，一言难尽，大王看后便知。”穆王听了这话，也不由得想观赏一下，便说道：“寡人行了两日，方到贵国，已经精疲力竭，待明日再看吧！”

第二天，偃师果然前来，而且还带着一位相貌英俊的青年。穆王手携美人盛姬等迎道：“你来献奇巧之术，怎么又带来一人？”偃师答道：“此乃一物，奇巧之术尽在其中。”说罢，捅了那“年轻人”一下，“年轻人”立刻朝穆王跪下拜了几拜，然后站起。穆王揉了揉眼睛，细细端详了

一番，这分明是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说是奇物呢？相陪的美女一个个也都面面相觑，辨不出真假。这时偃师又向穆王奏道：“这奇物走动、站立、跪拜，和真人并无两样，大王已经看到。若歌舞起来，会更有一番妙趣。”说罢，在那“人”嘴边轻轻一按，那“人”立刻唱了起来，抑扬顿挫，悠扬动听。偃师又轻轻按了一下那“人”的臂膀，那“人”便立刻舞动起来，翻身转步，回面折腰，十分灵巧。那些素称能歌善舞的女优，竟也投去赞叹的目光。偃师想，如果再让它表现出人的七情六欲，那周天子必将以为这是一个真人。于是在那“人”的脑后按了一下，那奇物的眼睛先是骨碌碌转了两下，接着便直直地盯住了站在穆王一侧的盛姬。盛姬起初感到好玩，好笑，后来就感到有些吃惊，羞涩。她刚想往穆王身后躲避，那奇物突然向盛姬伸出手去，做出相邀的姿态。正看得出神的周穆王见此情形，顿时火冒三丈，怒道：“大胆的偃师，居然以献奇术为名，将这无礼之人带入宫室，戏弄寡人！”说罢，命人绑缚偃师。偃师见惹下大祸，又来不及分辩，匆忙中扯下那“人”的衣衫，原来那是一个用木块和皮革制成的假人！穆王一下子惊呆了，刚才的火气也一下子消了。他先命偃师将那假人拆散，发现假人腹内的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应有尽有；又命偃师将这些部件组装起来，按动机关，于是唱歌、跳舞，又如当初。穆王完全被这奇巧之物迷住了，也不由得亲自动手，摆弄起来。他把那假人的心去掉，那假人便不能再说话；把肝去掉，眼睛就不能再转动；把肾去掉，就不能再走路……所有部件，各有各的用途。他不由得拉住偃师的手，赞叹道：“我走遍天下，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奇巧之物，你真可谓巧夺天工了！”偃师答道：“敝国奇巧之人比比皆是，小民也只能算是一个后生。大王若有兴趣，小民可请先师呈献更为绝妙之物。”穆王听了，



满心喜悦。

第二天早晨，周穆王还在睡梦之中，突然传报有人晋见。穆王想，那偃师也真讲信用，昨日说的事，今日一早就兑现，想必是带来更妙的奇物了。慌忙披衣下榻传呼进宫。等那人进来，周穆王一下子愣了：来人不是偃师、奇人，而是周国的使臣！那使臣见了穆王，立即跪下说道：“启禀大王，东方的徐偃王起兵造反了，请大王速回京都！”说罢，呈上一道朝中大臣的奏折。穆王接过奏折，草草浏览一遍，顾不到再看什么奇巧之物，当即下令起驾，日夜兼程，返回镐京。

且说徐偃王扯旗造反，惊得周室上下坐卧不安，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怕。这徐偃王是东方徐国的首领。徐国又叫徐戎、徐夷、徐方，是东夷的一支。在周朝以前，徐夷人分布今天的淮河中下游，也就是江苏省的西北部和安徽省的东北部。周朝初年，徐夷的力量逐渐强大，并以江苏泗洪一带为中心，建立起徐国。在周国向外大肆扩张的时候，不少小国相继被灭，徐国却是偏处一隅，悄悄发展。到了周穆王的时候，周室日渐衰败，而徐国的地方已有五百里，向他进贡的竟有三十六国。

对周王朝来说，这的确是个严重威胁，无奈徐国那新即位的偃王无心国政，专好猎兔捉鸟，网鱼逮虫。对捉来的这些小动物，总是精心喂养，从不伤害。他常常一本正经地对大臣们说：“枉杀生灵，难免生残忍之心；有了残忍之心，还如何施行仁政？”朝中大臣知道他有这一癖性，只要捕到一些奇鱼怪兽，都要送进王宫。这么一来，徐国的王宫竟成了一个动物园。人们纷纷传说，偃王刚生下时，本是一个肉球，被王后抛到了山林之中。后来山林中的动物把他养育成人，所以他对动物才怀有特殊的感情。还有的说，偃王有筋无骨，自知成就不了大业，所以才去养那些鸟

兽。不管人们怎么说，如今他究竟是国王，制定刑法，对外征战，都不能不通过他。

“启禀大王，北方鲁国的兵士突然入境，抢走了许多粮食。”一个大臣向偃王报道。

“抢走人畜了吗？”

“没有。”

“那就好。派兵士守好关隘，以防再来。”

过了两天，一个边吏前来奏道：“大王，陈国大军突然袭来，掳走了许多百姓，抢走了许多牲畜。”

“有伤害的吗？”

“没有。”

“那就好。派兵士看护好，以防再被掳掠。”

一些主张对周国用兵的大臣，为了激怒偃王，把真真假假的军情接二连三地传到王宫。徐偃王偏偏有着自己的主意，一味精心地饲养他的那些心爱的小动物。这天，徐偃王正在宫中赏鱼，边吏又进宫奏道：“周军突然闯进边关，进村镇杀害百姓，入山林捕猎野兽。”

“他们离境了吗？”

“没有，现仍在屠杀和捕猎呢！”

这一下，徐偃王再也忍不住了，立即整点兵马，与大将武公率领着，杀向边关。边关究竟在什么地方，其实偃王根本不知道，武公也正是利用这一点，才编造出这一假军情，又通过边吏的口，诱骗偃王亲自率军，挑起与周国的战事。

这时的周国虽说日渐衰弱，但把守边关的周军还没有衰弱到一触即溃



的地步。周军边将见徐偃王亲自率军进犯，就一面抵挡，一面将偃王造反的消息速报朝廷，请求援兵。主持朝政的大臣得到消息，也就一面派使臣速报归途中的天子，一面派出王师，阻击偃王。周穆王得此消息，大惊失色，慌忙起驾返回，他万万没有料到，当他赶回镐京时，徐军已被打败，徐偃王也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原来，徐偃王以为自己带着大军赶来，周军会乖乖退出徐国地界，不料周军并不示弱。最使他伤心的是，两军交锋后，喊杀声与惨叫声交织在一起，让人心碎；许多兵士应声倒地，血流如注，惨不忍睹。徐偃王实在不忍心再打下去了，便下令返回，周军偏偏又紧追不舍。偃王无奈，只好率军且战且退，最后退到今彭城武原县东山下，才算安下身来。据说一些厌恶战争的百姓非常敬佩徐偃王的这一举动，也相继来此投奔偃王。后来，那座山就称作徐山了。

徐偃王的反叛被平定之后，穆王本想再周游一次天下，只因年事已高，力不能支，只好作罢。从此他便待在宫中，尽情玩乐，过了几年，就呜呼哀哉了。他留给儿子伊扈（即周共王）的是一个行将倒塌的王宫和王宫中的奢靡之风。

漫长的严冬已经过去，大地又披上了新装。这天，大臣密康公乘车来到镐京城外踏青。田野里，人们正在繁忙地耕耘；土坡上，牧羊娃不断地甩着鞭子；小河边，成趟的垂柳随风摇曳。密康公朝那些垂柳细看了一下，树上还有几个孩子。“这是在干什么呢？”他有些好奇，有些纳闷。他跳下车走过去一看，顿时愣住了：原来河堤下还有三个粉面桃腮的少女。他呆呆地站了半天，一股邪恶的欲火不由得在心中燃起。他又往树上看了看，那树上是三个还不大知事的男孩，每人身前的树枝上挂着个破篮。噢，他们是在采摘刚吐芽的嫩絮。

“采这东西干什么呢？”密康公问这话时，双眼又直直地盯到了三个少女身上。

“吃呗。”三个少女看着这个穿戴讲究、神态发傻的贵公子，爽快地答道。

密康公的眼珠子诡秘地转了两下，说道：“我家塘边有的是柳树，不用攀登就可以采到。”三个少女听了这话，互相递了个眼色，就跟着这个陌生的公子走了。她们来到密康公家一看，池塘倒是有一个，但塘边长的根本不是柳树，这时才知道上当受骗，投入了罗网，只好自认晦气，听凭命运的摆布。

密康公的母亲倒是比较知事。她见儿子骗来三个少女，对他说道：“每个人的福分都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就会招来灾祸。这三个姑娘如此年轻、漂亮，你一个小小的公侯，如何消受得起？快送到天子那里去吧！”

贪酒好色的密康公哪里听得进这话，他想，城中的美女我玩过不少，只是还没有尝过这些山花野味。况且天子眼下正与他弟弟辟方闹得不可开交，哪有心思管我这些闲事。万一天子问起来，还有知心好友辟方为我挡驾呢！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密康公私占民女的事，很快就在王宫中传开了。共王眼下的处境，也的确如密康公所分析的，正被野心勃勃的弟弟辟方搞得焦头烂额。对密康公私占民女的事，他原想不予理睬，因为此类事在公侯中并不少见。可是转念一想，他密康公也太不把我这个天子放到眼里了！过去一些公侯抢来民女，总是先送进王宫，供天子挑选，剩下的他们才敢享用。今天密康公如此大胆，还不是仗着辟方的权势？这也算是天



赐良机，我正可借此一箭双雕。主意拿定，共王便传出圣旨，将密康公满门抄斩。

周共王本想借抄斩密康公，杀一杀辟方一伙的威风，不料这么一搞，反倒引起一些王公贵族的强烈不满。“密康公还是天子封的公侯呢，享用几个民女算得了什么？难道做公侯的只能捡天子的破烂吗？”“为几个民女而动此酷刑，这不是在为小民张目吗？”辟方见王公贵族们愤愤不平，更是火上浇油：“密康公只享用了三个民女，就受到天子如此妒忌，往后天子恐怕要将天下所有美女都锁进王宫了。”懦弱的周共王眼看着宫中乱作一团，辟方的权势炙手可热，咄咄逼人，自知难以制伏，整日愁眉紧锁，不几年，就在忧郁中死去了，把这个岌岌可危的王位留给了儿子懿。他就是周懿王。比起共王来，懿王更是懦弱，他当了几年傀儡，就早早丧命，王冠终于被辟方夺去。

辟方即周孝王。他非常清楚，想当初，武王去世，周公摄政，曾引起过多少议论！当周公平定了叛乱，兴建起东都，毅然还政于成王，并亲手制定了父子相承的世袭制度，又受到天下臣民何等的赞叹！自那以后，康、昭、穆、共、懿，哪个不是从父亲手里接过王冠？而自己的这顶王冠，竟是从自己侄子的头上摘下来的！前些年，王公贵族和朝臣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咒骂过共王和懿王，而如今，由于传统的观念，他们已把鄙夷与愤怒的眼光投向他这个不光彩的天子了。不过，他还记着共王时的教训，绝不能向朝臣们开刀，不能向王公贵族们开刀，因为他还需要这些人保驾。他需要在对外方面干几件漂亮事，提高一下自己的威望。他想来想去，最后把目标选到了犬戎。

懿王在位时，为了躲避犬戎的锋芒，曾把国都迁到犬丘（今陕西兴平）

县东南），结果使犬戎得寸进尺。周孝王虽然硬着头皮，将国都重新迁回镐京，但由于王师已经毫无战斗力，抵御犬戎的重任只好托付给申国的申侯。

申国又叫西申，位于今天的陕西、山西之间。认真说来，他们也属于戎人，只因与姬姓的周族世代通婚，所以与周王朝的关系一直较好。申国本是个大国，如今接受的是周天子的使命，自己又可趁机扩展地盘，何乐而不为呢？所以申侯几次亲自率军讨伐犬戎，使周王朝的西北部边境得到了安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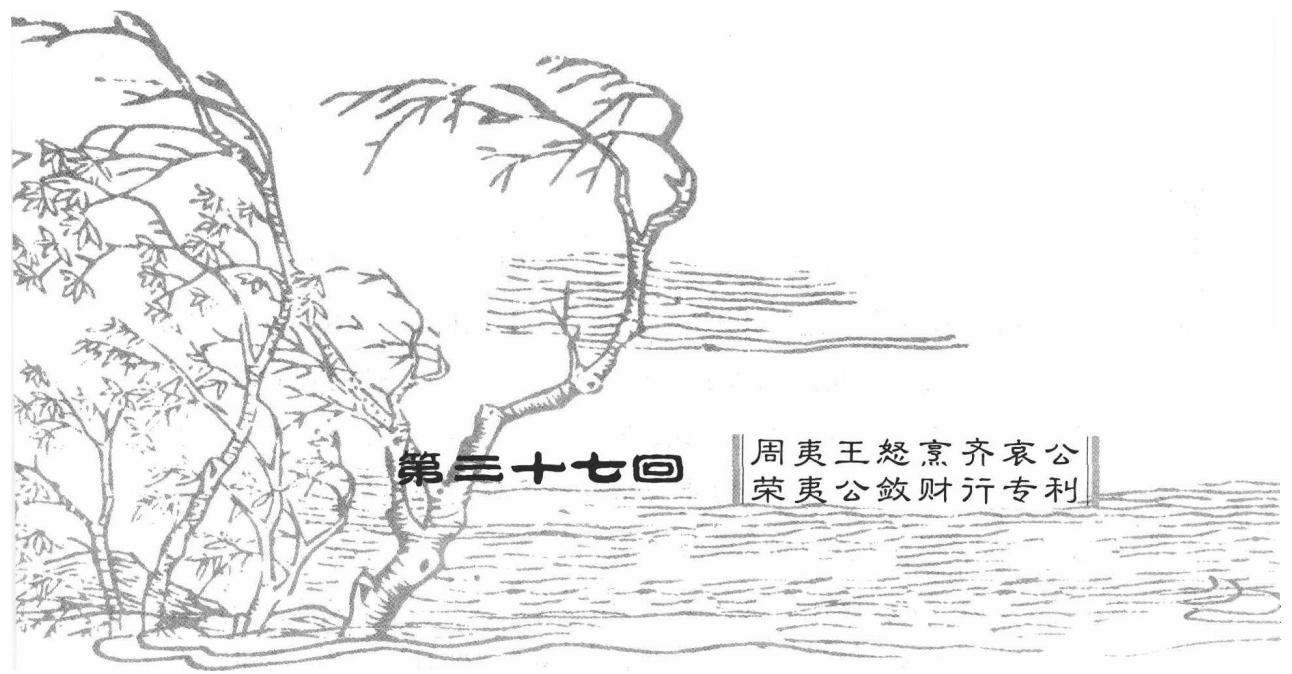
周孝王也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想，国家安定，归根结底，还得靠自身强大，单凭属国帮助，终非长久之计；而周军所以不强大，主要是缺少拉战车的马匹。于是，他下令把渭水与汧水之间的大片草地辟为国家的养马场。那时还有一个与周国关系较好的部族，其首领叫大骆。周孝王打听到，大骆的次子非子是个养马能手，周孝王便把管理那个养马场的差事交给了他。

非子也真是名不虚传。近几年，荒凉的草原就变得人嘶马叫，一派生机；一匹匹膘肥体壮的骏马从这里送进王宫。非子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周孝王当然不能亏待。他告诉大骆，将来要让非子接任部族的首领。周孝王只顾奖赏非子，却没有考虑到，他的这个决定，把那个在抵御犬戎入侵中立下功劳的申侯惹恼了。原来，大骆的妻子就是申侯的女儿。这位申夫人为大骆生了个儿子，取名成。非子虽然也是大骆的儿子，却不是申氏生的。申侯找到周孝王，声色俱厉地说道：“我们申国世代与周人通婚，彼此都是亲戚，所以才舍生忘死，抗击犬戎。为了周国的长治久安，我们又与其他部族缔结婚姻。今天，天子擅自决定将成废掉，是不是认为我们申



国无用了呢?”

一个属国的君侯竟敢如此直言不讳地责怪天子，也真罕见。周孝王怒火中烧，有心动动武的，给申侯一点颜色看看，显一显周国的威风，维护一下天子的尊严。但转念一想，申国是个大国，若对申国用兵不能取胜，反而更加丧失尊严。另外，废长立幼，这本是不合礼仪的事，如强逼着这么去办，说不定还会勾引起臣民们对自己称王的议论呢。他左思右想，最后只好收回成命，仍承认长子成为大骆的继承人。而把西犬丘附近的一小块叫“秦”的不毛之地封给非子，算作是对他的养马之功的奖赏。后来非子的后代苦心经营，日渐强大，到秦庄公之子秦襄公时，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正式封为诸侯；到秦穆公时，曾攻灭十二国，称霸西戎。秦孝公时，经商鞅变法，国势大振，迁都咸阳，成为战国七雄，最后秦始皇吞并六国，建立了秦朝——此是后话。



第三十七回

周夷王怒烹齐哀公
荣夷公敛财行专利

周孝王在位的十五年间，联结申侯，北伐戎人；任用非子，养马强兵，也算做了一些振兴周室的事。但是，对他那顶不光彩的王冠，大臣们在背地里还是时时谈起，这些议论自然也不断传到孝王的耳里。周孝王自知众怒难犯，虽然身为天子，也没敢立他的儿子做太子。结果孝王一死，大臣们就拥立懿王的儿子燮为天子，他就是周夷王。

新天子的登基仪式开始了。两排武士“人”字形站在殿前。他们手中的长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鼓乐齐鸣，震得人心发颤。周夷王整了整崭新的衣冠，在一队披坚执锐的武士护从下，缓缓步入大殿。“从今以后，我将是执掌万民生杀予夺大权的天子啦，包括孝王的儿子在内，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臣民了！”想到这里，他的心突突地跳了起来。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上殿堂的。他只见侍立在大殿东西两侧的诸侯王和王公大臣，一齐跪下叩头，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竟激动地眼噙泪花。“多亏了这些王公大臣和诸侯王，才使我登上这天子宝座！”他想着想着，不由自主地走下堂来，与他们相见。

殿堂里的人们全都惊呆了。自古以来，天子都是高居于大堂之上，接



受朝拜，哪有走下殿堂的？天子平身下堂，反倒使他们手足无措。

登基仪式过后，周夷王想起当时的举动，脸上也有些火辣辣的。“我一时激动，竟忘记自己是天子了，如果侯王、朝臣们以后也不把我看成天子，岂不就麻烦了？对，登基仪式时失去的尊严必须挽回！天子的威风必须显示！我要让朝野上下全都知道，新登基的是一个柔中有刚、刚柔并济的天子，并不是什么自暴自弃的懦夫！”

其实，周夷王闹出下堂见诸侯的笑话，说怪也不怪。从形式上看，这的确是个“创举”，说明王室开始衰微，礼乐开始崩坏。从实质上讲，这种笑话不能说是始自周夷王。周昭王的时候，鲁魏公不是就曾弑君自立吗？周孝王生前不是就没敢立太子吗？但不管怎么说，周夷王回想起登基时的冒失举动，就有些难堪。他决心将失去的尊严重新得到。

那时，天下有许多诸侯国。同姓诸侯中，最尊贵的是鲁国；异姓诸侯中，最强大的是齐国。周夷王曾几次琢磨，如果对这两国显示一下威风，其他诸侯谁还敢怀有二心？过去，鲁幽公的弟弟弗曾弑君自立，可惜那是发生在先王昭王之时。近些年来，鲁国较为平和，无从下手。齐国这几年却仗着自己的强大，常常蚕食邻近小国；齐哀公不辰又一向狂傲，这倒是个比较理想的靶子。周夷王正这么盘算着，纪国国君突然来到镐京，悄悄对夷王说道：“王上终登宝座，上合天意，下顺民心，然臣近日听到齐侯放出风声，说大王缺少天子的威仪，没有治国的才能，他要联络公侯，另立孝王之子。”周夷王听后，冷笑了两声，说道：“如此狂妄之徒，也是自找没趣！爱卿回去之后，多多留心，听到齐侯消息，再来禀报！”

纪侯在镐京被热情地招待了两天，就心满意足地回国了。他说的那番话究竟是真是假，其实是很难说的事。一来纪国是靠近齐国的小国，经常

受到齐国欺负，所以对齐国怀恨在心；二来纪、齐都是周王朝的异姓侯国，都可与周王室通婚。纪侯若把天子争取过来，结为联姻，岂不就有了靠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天子面前添油加醋地说些齐侯的坏话，也是情理中的事。但周夷王此时却无心考虑这些，也不愿考虑这些，他一心想的是抓住齐侯的把柄，然后出其不意，干一番震动天下的大举动。

各地诸侯王三年一次的朝觐来到了。他们带着贡品，陆续赶到京城。虽说三年过去了，周夷王仍然清楚地记着登基时闹出的笑话，所以这次他接受朝觐，仪式格外隆重。朝拜仪式完毕，他又举行了盛大的宴会。美酒飘着香味，菜肴散发着热气；乐声在大堂中回荡，宫女们在翩翩起舞。天下有那么多诸侯，朝中有那么多大臣，如今黑压压地坐满了殿堂，究竟来了多少？缺少哪个？他们无从知道，也不想知道，只顾放声地吆喝，尽情地碰杯，大口大口地吞噬那美味佳肴。宴会上的气氛欢快而热烈，不一会儿，殿堂中就杯盘狼藉。

正当人们喝得醉醺醺的时候，宫廷卫士突然抬进一个大鼎。鼎下烈火熊熊，鼎中沸水翻滚；乐声骤然停止，舞女飘然而去。诸侯王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吆喝声戛然而止，面面相觑，整个殿堂变得死一样沉静。这时，又一队武士押上一个人来。“那不是齐侯吗？”殿堂里的人们全都惊呆了。稍过片刻，周夷王厉声喝道：“我大周先祖遵奉天意，裂土封侯，视君侯为股肱，待百姓如亲朋，因而万民拥护。孤践位以来，上仰先王宏德，下赖公侯辅佐，尽心国政，未敢懈怠，因而国运昌盛，王道不衰。然齐侯不辰身为皇亲望族，竟心怀叵测，妄图毁我千年基业。今奉天意，特将齐侯正法，告慰先王！另立公子静为侯，治理齐国，安抚百姓。”夷王的话音刚落，几个武士便把早已瘫成肉泥的齐侯举起，投进了鼎中。



满朝文武和各路诸侯目睹此情此景，吓得胆战心惊，簌簌发抖，好像自己即刻也要葬身鼎中。这时夷王又说道：“齐侯图谋不轨，今日是罪有应得。诸公皆为国家栋梁，不必惊慌，大周社稷还靠你们辅佐。”听了这话，诸侯王们突突跳着的心才算平静下来。

常言道，“兔死狐悲”。诸侯王们平时没有听说齐侯有过什么图谋不轨的事，今天却突然落得这么一个可悲的下场。他们想到自己今后的命运，一个个不寒而栗。朝觐一结束，就都匆匆回到自己的封国，打起自己的算盘来。

诸侯王们心里很清楚，什么“股肱”、“栋梁”，全是骗人的鬼话！不过刀把子操在天子手里，自己还是谨慎些为好。可是也有压根不吃周夷王这一套的，首当其冲的就是齐国。新被封为齐侯的齐胡公静，是齐哀公的同父异母兄弟。他看到齐国上下为哀公鸣冤叫屈，对他侧目而视，知道情况不妙，就把国都从营丘迁到薄姑（今山东博兴县东北）。不久，齐哀公的同胞兄弟公子山果然在营丘起兵，攻入薄姑，杀掉胡公，自立为齐侯。他就是齐献公。接着，他就宣布齐国的国都仍为营丘。周夷王得知齐国的变乱，气得七窍生烟，可是束手无策，因为此事发生在千里之外，他鞭长莫及，比不得当初哀公不辰进京朝觐，落在他的手心的时候。

更使周夷王伤脑筋的是，那齐献公不仅自立为侯，而且担心落得齐哀公的下场，居然不到周都朝觐了！这一下，周夷王可着急了。他想，如果其他侯国也仿效起来，周朝社稷不就彻底垮台了？周夷王正为此事急得坐卧不安，突然接到边吏的奏折：鄂侯犯上作乱，叛军已经逼近成周！周夷王闻听大惊，立即出动王师，迎击叛军。

经过一场激战，鄂军虽被击退，但周国军队也有重大伤亡，周夷王的





威望更是一落千丈。他一心想恢复天子的尊严，由于生不逢时，乾坤难转，不几年，就抱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世，把个破烂摊子留给了儿子周厉王胡。成、康时期积攒下的一些家底，在昭王、穆王时就被抖搂得差不多了。共王以来，戎人入侵，蛮夷造反，侯国内乱，贡赋减少，王朝的国库已经十分空虚。偏偏这位新登基的周厉王又奢侈荒淫，挥金如土，使周王室的财政很快就出现了危机。

“启禀大王，营造王宫的有上万民佚，可是府库中的粮食快用完啦！”大夫芮良夫向厉王奏道。

周厉王的眼珠子转了两下，说道：“让各侯国将所欠的贡赋，近日送来！”

“不行啊，大王。”芮良夫的脸上露出了难色，“已派出使臣催过多次。他们有的说，国内遇到了灾荒，无粮可送；有的说，该送的都送了，大王新加派的不算数；还有的说……说……”

“还有的说什么呢？”周厉王的眼睛已经瞪圆了。

“说……说国库中有的是粮食，让天子派大军来取吧！”

这不是要造反吗？可如今的王师早没了战斗力，怎么向侯国用兵呢？这时一直站在厉王身旁的荣夷公说道：“王畿千里，赋税足可用的，何必去为难侯国？”

周厉王听了这话，眼前突然一亮，像是充满了希望。芮良夫却狠狠瞪了荣夷公一眼，冷冷地说道：“荣大人所言差矣！王畿中百姓的赋税，早已缴齐。”

“向国人加派有何不可？”

“加派也得有个名目，合乎情理！”

周厉王见两位大臣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他本想再听听一向聪明能干的荣夷公有什么高见。等了一会儿，只见他张口结舌，无言答对，只好让他们一齐退下。

芮良夫和荣夷公不欢而散，使周厉王这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天子也不免为财政犯起愁来，竟一夜未能安眠。第二天早朝，他刚想与群臣继续商讨方策，荣夷公走到堂前，双膝跪地，递上了一道奏折。周厉王展开一看，顿时眉开眼笑，说道：“好，好，实在是好！现在你就当着众卿之面，把这‘专利’之法讲一讲吧！”荣夷公受宠若惊，慌忙站起，清了清嗓子，对着朝臣们说道：“常言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王土上的花草树木、鸟兽鱼虫，自然也都是属于大王的了。可是长久以来，只是按田纳税，以丁服役，林木任人砍，药草任人挖，矿石任人采，麋鹿任人猎。大王财宝的流逝，好似滔滔的江河。今后，要把这些财宝汇聚起来，全都‘专’到王上那里：不论是王公大臣，还是市井小民，只要他们采王土上的药，砍王土上的柴，捕捞王土河流里的鱼虾，射猎王土山林里的鸟兽，都必须依法纳税。还有，喝王土上的水，走王土上的路，也得缴纳钱物。照此办理，何愁国库不充实！”

周厉王听得入迷，眉飞色舞。朝臣们却不住地摇头。芮良夫上前说道：“启奏大王，荣大人的‘专利’确是个敛财之道，只是这么一敛，百姓们的活路就被敛掉了。大王失掉了国民，社稷岂不倾覆？”周厉王这时一心想的是敛财，哪里想得到百姓的活路？他硬是下诏，命荣夷公为卿士，强行“专利”。

荣夷公本是个趋炎附势、为虎作伥的坏家伙，如今又有天子撑腰，所以推行起“专利”来，更加卖力。不仅那些家有百顷土地、千口奴隶的贵



族须缴赋税，就是那些制陶冶铜的城中百工（即手工业者），衣不遮体的砍柴樵夫，也都肩起赋税的重担。凡是不能缴纳的，或被罚做苦工，或被投进监牢，处以极刑。

“人有土田，
女反有之；
人有民人，
女覆夺之；
此宜无罪，
女反收之；
彼宜有罪，
女覆说之。”

意思是说，人们有了土地，你们反而占有它；人们有了奴隶，你们反而夺取它；这人本是无罪，你们反而拘捕他；那人本来有罪，你们反而喜欢他。

这是丧失了土地和奴隶的奴隶主对周厉王发出的怨恨之言。

“硕鼠硕鼠，
无食我黍。
三岁贯汝，
莫我肯顾。
逝将去汝，
适彼乐土。”

意思是说，大田鼠啊大田鼠，不要再吃我的黍。多年来纵惯着你，而你对我们却毫不眷顾。我们要离开你了，到那充满自由的乐土。

这是百姓们向周厉王发出的怒吼。

“乱生不夷，

靡国不泯。

民靡有黎，

具祸以烬。

於乎有哀！

国步斯频！”

意思是说，祸乱兴起，很不太平，没有一国不受灾殃。同遭祸乱，人烟稀少，劫后余生，濒临绝望。唉，唉，我真悲哀惋伤！国运艰难，急蹙动荡！

这是有见识的奴隶主向周厉王发出的警告。

无论是在郊外，还是在城中，这些歌到处都在传唱。大臣召伯虎看到形势严重，跑到周厉王面前恳求道：“王上，百姓们实在难以忍受了，‘专利’法再不废除，就要出大乱子啦！”

芮良夫也向厉王恳求道：“国人已把坐牢视为儿戏，酷刑也不再奏效。大王还是另想理财之法吧！”

周厉王听了这些，眼珠子连动都没有动一下。

“尊贵的王上，”荣夷公眨巴着眼睛向周厉王说道，“自施行专利以来，天下的财宝神奇般地流往府库。这也是天子的洪福！可是近日一些狂妄之徒对专利的效力视而不见，而且编出歌谣，蛊惑民心；诽谤朝廷，咒骂大王。那侯国之民发几句怨言并不要紧，不料这股诽谤之风竟起自王畿之内，城郭之中。此风不刹，必将酿成大乱！”

听了荣夷公这话，周厉王点了点头，然后说道：“爱卿所言极是，孤



也早有察觉，只是城中人口众多，心意难测，谎言又多是出自市井里巷，如何阻止？”

荣夷公见天子与他想到一起了，便悄声说道：“卑臣有一好友，来自卫国。他可以上达天意，下通鬼神，世人的心迹，过目便知，是天下有名的巫士。当此之时，或许能效劳于大王。”

周厉王听说有这等奇人，自然很高兴，立即命其进宫，委以重任。

动牛戈国人大暴动
假天意召公举宣王

第二天，荣夷公带着一人来到王宫，对厉王说道：“这就是那个达天意、通鬼神的卫巫。”卫巫赶忙跪下，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抬着头，瞪着眼，死死地盯着周厉王。

“近来，城内城外不少人在诽谤朝政，你可知道？”周厉王看了荣夷公一眼，又看了看面前这个陌生的巫士。

“知道一些。”卫巫轻声答道。

“你是如何知道的？”

“近日卜卦之人甚多。尤使小人吃惊的是，竟然多数是询问上天对大王有无惩罚之意？专利之法何时取消？事后我又卜了几卦，原来这些人对大王都有着不满之心。”

周厉王听了这话，气得怒目圆睁，半天说不出话来。心想，这些不知趣的家伙，还盼着我早日归天呢，等着瞧吧！便对卫巫说道：“孤交给你个差事：把那些前去卜卦、肆意诽谤朝政的人暗暗记下，每日亲自来王宫报告一次。”卫巫听了，连连点头。

其实，卫巫见了厉王如何对答，都是荣夷公事先嘱咐好了的。那时，



荣夷公在朝中有很大权势，豢养了不少走卒。他让卫巫骗过厉王之后，就命那些走卒乔装打扮，混到百姓之中，侦探那些对专利法不满的人，然后又通过卫巫之口，将这些人的名字报告给周厉王。周厉王将那些人捕来一问，果然都说过一些对朝政不满的话，因此对卫巫更加笃信不疑。他下令将捕来的人全部处死，并让卫巫加紧侦探。大臣召伯虎见厉王如此胡来，进宫谏道：“大王枉杀无辜，只怕百姓怨声更大。”厉王瞪了他一眼，将召伯虎斥退下去。

起初，人们还以为是营建王宫的人逃跑了，王室无故地抓了人去服役呢。因此牢骚更大了，骂得更凶了。不料头一天刚骂了几句的人，第二天就被逮捕，接着就被送上断头台。镐京城阴风惨惨，一片杀气。人们渐渐清楚，这是天子通过密探、酷刑，在国中弭谤，堵人们的嘴。从此，人们的满腹牢骚只好往肚里咽，谁也不敢再说出来了。为了避免被无端告发，人们无事不出门。即使有事上街，见到了至亲好友，也只是简单地递个眼色，然后各自走开。整个京都寂然无声，犹如一座坟场。卫巫呈报给周厉王的名单，开始时每天一大批，后来就渐渐减少，最后竟一个也报不上了。“不是小人不尽心，实在是大王英明，已经无人诽谤朝政了。”

周厉王重重地赏赐了卫巫，然后把召伯虎叫来说道：“如今百姓们还有怨言了吗？”召伯虎叹了口气说道：“强行把百姓们的嘴堵住，已使他们的怨声变作怨气了。不过以臣之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把水堵塞，一旦决口，危险会更大，所以治水的方法是疏通河道；治民也是这个道理，应该广开言路。上自王公卿士，下至百工庶人，或献诗书、箴言，或在街巷传语，要让他们无所顾忌，天子听后，斟酌取舍。古人尚且能设敢谏之鼓，立诽谤之木，大王怎么可以以严刑苛法，堵塞言路呢？”

厉王听了，满脸怒气。这话要是出自别的大臣之口，厉王定会将他处以死刑。可是如今这召伯虎，是那个开国功臣——召公奭的后代，而且他在朝臣中德高望重。多年来，他虽然说过一些不顺耳的话，但过后细想，倒也为的是周朝的社稷，并非恶意。因此，对召伯虎的这番话，他虽不愿听，也没把召伯虎怎么样。不过，他也没有采纳召伯虎的谏言。

召伯虎含着泪水退出王宫。他走在路上，只见人们都缄默不语，脸色阴沉得可怕，像是行将决口的洪水，待爆发的火山。他不敢看，不敢想，慌慌走回家去。夫人并没有发现他回来，只管抱着孩子，不住地摇晃，低声地吟唱。她是那样的美丽、贤惠；娇儿虽刚刚几个月，长得也那么喜人！“唉，可怜的人们啊，暴风雨就要来临，社稷行将倒塌，今后你们可如何生活啊！”他不愿去惊扰他们母子的这种安谧、幸福的生活，特别是不愿让夫人发觉他内心的痛苦。他一言没发，又蹑手蹑脚地退出了家门。

此时，周厉王却是另一番心情。他看到弭谤奏效，便让荣夷公进一步扩大专利范围。荣夷公豢养的那些喽啰们摇身一变，立刻成了明火执仗抢夺人民财物的强盗。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了！暴风雨终于来了，壅塞的洪水终于决口了！城中的小贵族、小商人、手工业者，先是大骂天子的昏庸与残暴，大骂荣夷公的奸诈与狠毒；接着就携锤持耒，痛打那些入宅抢劫的强盗；不一会儿，他们就汇聚起来，潮水般涌向王宫。奴隶们见城中大乱，也纷纷逃跑。

“大王，百姓们……造反啦！”荣夷公气喘吁吁地跑进王宫，向厉王报告道。

“速派王师镇压！”厉王厉声说道。

“不行啊。王师中全是些平民百姓。他们见国人造反，很多人也掺和



进去了。”荣夷公说这话时，全身都颤抖起来。

周厉王顿时愣住了。平时他推行暴政，一靠荣夷公等为他出谋，二靠王师作后盾。如今这两张王牌全不起作用了，他可如何办呢？周厉王正在殿堂中怔怔地站着，召伯虎突然踉踉跄跄地跑了进来。

“孤不听爱卿之言，酿成今日大祸……”周厉王一把拉住召伯虎，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两眼直直地盯着他说道。召伯虎忙道：“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事不宜迟，大王速离京城，待臣将事态平息之后，再接大王回宫。”周厉王也知道只有暂且离宫是唯一出路，可是一想到宫中那些娇滴滴的美女，那雕梁画栋的琼楼玉阁，转眼间将化为乌有，不觉有些心酸，可是这种心事又难以说出。他犹豫片刻，才喃喃说道：“孤离京事小，只怕太子靖落入强人之手，难逃活命，先王的社稷无人……”多年来一直忠心报国的召伯虎听了这话，也不免大受感动，含泪答道：“太子已被送到老臣家中，大王只管放心。”这时，在王宫中已经能听得到暴动的人们的喊声了。周厉王再也顾不得细想，只好带了宫眷，由荣夷公等几个侍臣陪着，乘上马车，出后门朝北逃去。

厉王刚刚逃出，愤怒的国人就将王宫团团围住。“冲进去，找无道昏君算账去！”“看好后门，别让昏君跑掉！”“向昏君讨还血债！”人们的呼喊声响成一片，像撞击山崖的惊涛骇浪，像震天动地的火山爆发。召伯虎站在宫门上，挥动着双手，吃力地呼叫，他想凭着自己平时在百姓中的威望，把愤怒的人群驱散，不料今天人们并不买他的账。当人们得知厉王已经跑掉时，更加愤怒了。他们砸开宫门，冲进王宫，挥动着锸、耒等器物，朝着宫中的器物和留在王宫中的大臣们打去。愤怒的吼叫声，痛苦的惨叫声，砸毁器物的叮当声，还有抢夺财宝的争吵声，汇成一曲震撼大地

的交响乐。不多时，王宫中就出现了一摊摊血泊，一具具尸体；富丽堂皇的宫殿顿时变得一片狼藉。

“那昏君还有个孽种哩！”“除掉他，不留后患！”前一个浪潮刚刚下去，后一个浪潮又涌了上来。可是他们搜遍王宫的各个角落，也没有找到太子靖。后来他们从被打得半死的大臣口里知道了太子的下落，便呼喊着，朝召伯虎的宅邸奔去。

这时，溜回家来的召伯虎正设法掩藏太子，忽听得墙外人声鼎沸，混乱中还能听到人们索要太子的喊叫声。召伯虎只好站到宅中的高台上，朝着墙外的人群喊道：“咱们往日无冤，今日无仇，你们何苦跟我过不去呢？”墙外一人喊道：“我们并非找你的麻烦，只来向你索要太子！”召伯虎道：“天子听信小人之言，才使百姓吃尽苦头，这与不足周岁的太子有何关系？如今天子已走，你们还是散去吧！”召伯虎的话音刚落，一人怒道：“昏君杀死了多少无辜！老子逃走，孽种偿命，理当如此！”“对，让孽种偿命！”“快把孽种交出！”墙外的喊声又响成了一片。召伯虎看到宅邸的前前后后被围得水泄不通，知道再不交出，他这一家人也难以保全，只好答应要求，让人们稍候。

墙外的人们真的安静下来了。召伯虎来到住室，只见一家人抖作一团，可怜的太子正啼哭不止。召伯虎刚想把太子抱出，突然转念一想，过去天子不听我的劝谏，才落到这般地步。现在我若把太子交出，会不会有人说我是对天子不忠、伺机报复呢？当初我曾向天子满口答应保护太子，如若交出，岂不是天大的不义？做出这等不忠不义之事，岂不将我一世的名声全都毁坏？他又看了看夫人怀抱中的娇儿，一个念头刚刚闪过，两眼的泪珠扑簌簌地掉了下来。“天啊！我做了什么错事？造下了什么罪孽？



这种灾难为什么居然落到了我的头上？”召伯虎正在叹息，正在为难，墙外那让人心碎的呼喊声又响了起来。召伯虎擦了一把眼泪，咬了咬牙，从夫人手中夺过自己的儿子，走出了大门。

这次国人暴动虽说来势凶猛，把周王室打得七零八落，可是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更没有周密的计划，只是一哄而起，结果使作恶多端的周厉王一伙得以逃生，混乱中又错杀了假太子。他们把多年来郁积在心中的怒火、怨气尽情地发泄了一通之后，以为冤仇已报，目的达到，就陆续散去，照旧经营自家的那块小天地去了。

国人暴动的第二天，卫武公就率军开到了镐京城。那卫武公又叫共伯和。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卫为姬姓，是周朝初年封国中的一个大国，东方诸侯之伯，所以卫侯也称作卫伯。那卫伯后来居于共（今河南辉县），所以卫伯又称共伯。因为卫国的国君卫武公名和，后来人们便把他称作共伯和了。共伯和率军到镐京，本来是前来平叛的，可是当他来到王都，已经潮退浪平，于是他就带领部队，驻到了满目疮痍的王宫之中。

天子已经外逃，又不敢回来，可是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啊！共伯和将幸存下来的周公（周公旦的后代）、召伯虎等召来，共同商议。召伯虎心里清楚，太子虽然还活着，但一则年岁幼小，不能主事；二则暴动刚平，还不能暴露真相；三则天子还活着，也不便另立新天子。因此有关隐藏太子的事，只字未提。他又考虑到，自己和周公虽与荣夷公等不是一伙，但身为重臣，未能阻止天子的暴行，百姓对他们也有一定怨气，而共伯和居于卫国，未直接参与过朝政，在诸侯中又一向威信较高，手下又有军队。经过深思熟虑，他首先提议，天子在外，国事暂由共伯和代理，其他大臣都一致赞同，共伯和假惺惺地推辞一番，也就接受了下来。他素知周、召二

公待民宽厚，德高望重，便命他们为辅佐。共伯和虽说是代理，但实际上行的是天子之职，所以这一年被称作共和元年。这事发生在公元前 841 年。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作《十二诸侯年表》，就是从这一年開始，我国历史从此也就有了确切的纪年^(注)。

不说周厉王如何一气跑到千里之外的彘地（今山西霍县），在汾水边苟延残喘，人称汾王。且说共伯和执政以后，采纳了周公、召伯虎的建议，废除了厉王时的“专利”之法，减少了名目繁多的赋税，人民得以安生，社会又趋于稳定。

共伯和代理天子执政，究竟代理到何时呢？共伯和想着这事，他力争长期代理下去，甚至想着有朝一日，做一个名正言顺的真天子。可是自己虽属姬姓，却不是正宗，只是周天子封的同姓侯王。如今天子流亡在外，自己若做起真天子来，岂不是僭位篡权吗？看来真正即位，还得等到厉王死去。周公和召伯虎也在想着共伯和代理天子这件事。他们是周朝的大臣。乱子是在他们辅政期间酿成的。他们极想让厉王早日返回王宫，重理朝政，使已经延续了三百多年的周朝社稷，不在他们做辅臣时倾覆。可是，共伯和对这二位老臣提出的建议样样采纳，唯独关于让厉王返回王宫的事，拒不接受。

转眼十四年过去了，一直孤独地生活在彘地的汾王，终因郁郁寡欢，一病而亡。共伯和本想趁此机会，正式戴上王冠，登上王位，无奈那几年滴雨未下，草木枯焦，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在这种时候登基即位，就连共伯和自己也觉得不够吉利。这天，大臣们上朝议事，周公说道：“这几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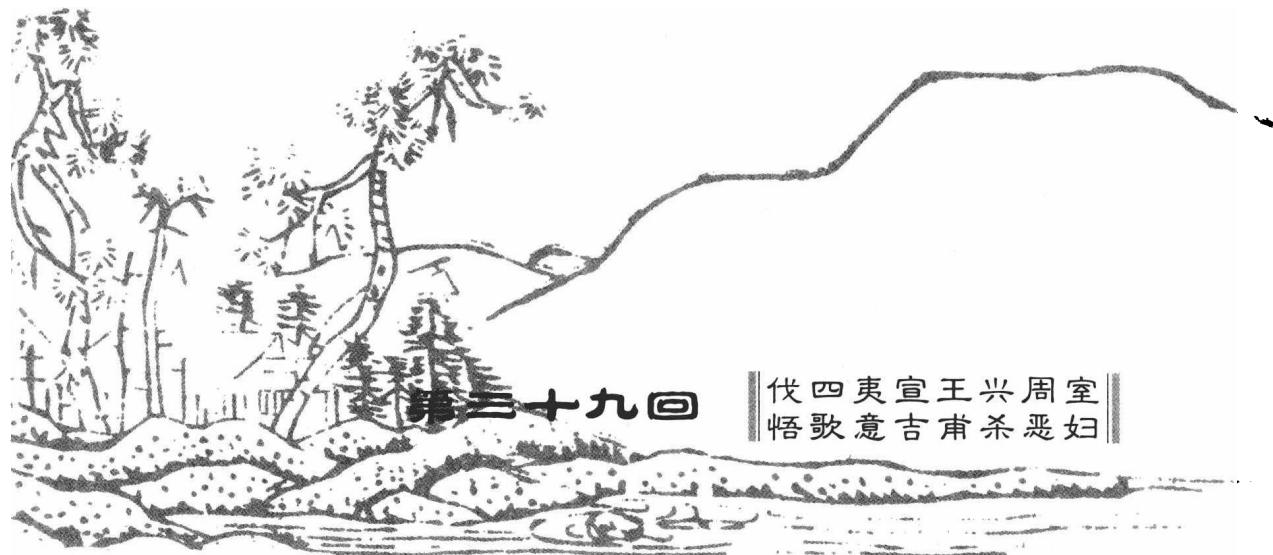
(注) “共和行政”还有另一种说法，即周厉王逃走后，由周公和召伯虎共同执掌政权。



连续大旱，百姓们苦不堪言。何不让巫士卜一卦，看看天公为何动怒，降下这等灾难？”

那时的人们都很迷信，谁敢反对？谁知巫士卜卦之后，变着腔调，装成天神说道：“汾王得罪于天下，所以才让他流亡彘地，不得回宫。可是周朝的社稷还不该终结，为何不让周王的子孙继承王位呢？”周公听了这话说道：“十四年前，太子就已死去，还能立谁为天子呢？”那巫士立即反驳道：“卦上明白地显示，太子未死，仍在人间，正因有人不让太子显出真相，才引起天公发怒。”大家听了，面面相觑，惊恐不安。“莫非太子还真的活着？是谁隐匿至今，招来如此灾祸？”人们对太子的在世已经不再怀疑，甚至抱怨起隐匿太子的人来。这时召伯虎突然跪下，向众大臣说道：“是罪臣斗胆，违背天意，隐匿着太子，使天下百姓遭此苦难。”接着就把当年如何含泪舍娇儿、救太子的事，原原本本地述说了一遍。大臣们听了，原来的怨恨之心一下子消散，反而敬佩起他的忠义。人们本来对太子靖没有恶感，如今又问明了“天意”，全都愿意扶立太子靖。共伯和也挺乖巧，他知道天意难违，众怒难犯，也就顺水推舟，亲自到召伯虎家把太子靖接进王宫，举行了隆重的登基仪式。不久，他就又回到共地，当他的诸侯王去了。

老谋深算的召伯虎导演的这场戏终于成功了。新即位的天子，就是中国历史上有点名气的周宣王。



太子靖本由召伯虎一手养大。懂事之后，白天或读书写字，或与百姓家的孩子一起玩耍；到了晚上，主要是听召伯虎讲述周人先祖的功业，厉王的失败，还有那令人震惊的国人暴动。起初他有些纳闷：别人常讲天上的神仙，海中的龙王，父亲怎么总爱讲这些政事呢？后来他见父亲讲时总是充满激情，讲得又娓娓动听，听着倒也津津有味。有时当父亲讲到伤心处，声音颤抖，自己也不免掉下眼泪。就这样，在他还只是一个刚知事的孩子时，就对创业的艰难、守业的不易、奸人的可恨、百姓的可怕，有了朦朦胧胧的认识。如今真相大白，他又做了天子，对召伯虎当初讲那些故事的用意全都清楚了，理解得也更深了。他立志复兴周室，洗刷父王的耻辱。

宣王想到，召伯虎经常对他讲，天下无常乱，无常治。用人不当则乱，善于用人则治，他还把古书上的“建官惟贤，任事惟能”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后一句的意思是，四方没有善政，是由于没有任用贤良的缘故）等几句话刻到竹板上，自己反复背诵。细想起来，父王失政，究其根本，还不是因为听信了荣夷公等一帮奸佞的谗言造成的？因此，现在



的当务之急，是挑选一批忠良贤士，做自己的辅臣。召伯虎是朝中元老，对朝中臣僚了如指掌；是他舍弃爱子，将我保护起来，抚养成人，最后举为天子，对周室可谓忠诚之至，我何不将国事托付于他呢？

召伯虎对国事也真是尽心竭力，宣王对召伯虎又是言听计从，所以没用多长时间，宣王就把周公、毛公、尹吉甫、仲山甫、方叔等一批贤臣良将拢到身边，委以重任。过了两年，他又娶齐侯女姜氏为后。这姜王后聪慧贤淑，也能帮着宣王治理内廷。

一日，宣王正与众大臣商议国政，突然传报，西戎大军逼近京都了。宣王闻听大怒，心想，以前，西戎趁着周国内乱，占领了西犬丘，把世代与周人通婚的大骆家族全部杀害。这笔账还没有找他们清算，他们倒又找上门来了。他本想当即下令出兵，可是一想，论年纪，论资历，在座的各大臣都是长者，自己又是初登天子之位，为何不听听他们的意见，就贸然下令呢？他强压怒火，征询朝臣们的意见。方叔首先说道：“西戎本性好战，近年来尤为嚣张，得寸进尺，若不予以痛击，必将酿成大患。”毛公接着说道：“现今秦国的首领秦仲，论起辈分来，还是大骆的曾孙呢！他勇猛无比，早就想大战西戎，报仇雪恨，只因没有得到天子的指令，才未敢擅自出兵。今若委秦仲以重任，必能杀退西戎。”其他大臣也你一言，我一语，一致主张对西戎用兵。宣王见众大臣与自己想到了一起，便封秦仲为大夫，命其出征西戎。

那秦仲虽然勇猛，却有些鲁莽。他接到天子圣旨，只想早早报仇雪恨，建功立业，却没有想到，自己虽有一腔热血，并不如西戎实力雄厚。结果战不多时，不仅秦地被西戎占领，他自己也被戎人杀死。宣王听到秦仲战死的消息，大为震惊，立即将秦仲的五个儿子召到京城，安慰一番，

并拨给他们七千精兵，令其为父报仇。

这五兄弟本与秦仲一样勇猛，现在又得到周天子的七千精兵，更是如虎添翼。那西戎首领原以为杀死了秦仲，占领了秦地，就可以进兵镐京了，不料竟招来了五员猛将。常言道，两军相战，哀兵必胜。西戎兵马还未在秦地站稳脚跟，秦仲的五个儿子就各率一支兵马，将西戎人团团围住。西戎人猝不及防，慌忙突出重围，夺路而逃。他们在秦地抢掠的财物也都全部抛下。

宣王得知秦仲的五个儿子击退了戎人，收复了失地，便封五兄弟中的老大为西陲大夫，后来被称作秦庄公。他建都西犬丘，不仅统辖原来的秦地，而且管理原属大骆家族的地盘。

且说秦仲的五个儿子率领周军，打败了西戎，周国的西部边境虽然暂时得到了安宁，但当时周国的边患，并不单单来自西方。一日，召伯虎向宣王奏道：“先王凭借强大的武力，才得以威慑四方，安定天下。只是近日朝廷多事，才使诸侯不朝，戎夷寻衅。今大王布德于民，国内太平，然欲兴周室，尚须重振军威，征伐四夷。”宣王听了这话，正中下怀，立即召集众臣，商议对外用兵之事。

在今天的甘肃环县之北，当时居住着严狁戎人。他们过着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勇猛剽悍，极善骑射，经常沿洛水而下，掳掠周民，抢夺牛马。众大臣商议了一番，决定征伐四夷，先从严狁开刀。虽说刚刚打败了西戎，但认真说来，那主要靠的是秦人的力量，而征伐严狁，却是周宣王即位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外用兵，因此，他将这一重任交给了能征善战的大将尹吉甫和卿士南仲。

尹吉甫五十多岁，文能著文作诗，武能领兵打仗，在共和时代他就立



过不少战功。他性情非常暴烈，无论是军中将士，还是家中奴仆，稍不遂意，举刀便砍。就这样，用众多的头颅，为他换了个能够治军齐家的美名。现在，他接到了率兵北征的圣旨，精神非常振奋，日夜准备车马，整点兵士。待他一切准备就绪，正要出征上路时，儿子伯奇突然向他苦苦哀求，愿意随父北征。这伯奇是尹吉甫的前妻所生，已经长大成人。在尹吉甫的教诲下，他知书达理，很是讨人喜欢。在这军情急迫之时，哪怕是一个大将军突然将尹吉甫拦住，他也会大动肝火，可是如今站在他面前的是自己的爱子，而且是要求从军，他的怒火刚刚升起，就又消了下去。他耐着性子向伯奇说道：“我儿年纪轻轻，就有报国之志，为父也很高兴；只是此次北征，不知何时得返，家中有你的继母和小弟，尚须照料。”正说之时，尹吉甫的妻子赶来，含泪说道：“只盼将军多多保重，及早凯旋。家中之事不必担心。”

尹吉甫匆匆告别了爱妻和儿子伯奇，就踏上了征程。北伐严狁本是周王朝的头等大事，所以不仅挑选的都是精兵良将，就是衣甲、战车也都很齐整，看上去格外威武。过去，周人屡遭严狁人的侵扰，所以兵士们北伐的斗志也格外旺盛。当时正值酷暑，将士们头顶烈日，站在奔驰的战车上。有的唱道：

我出我车，于彼牧矣。

自天子所，谓我来矣。

召彼仆夫，谓之载矣。

王事多难，维其棘矣。

这意思是说，驾出我们的战车，去那边荒牧野。来自天子的都城，我们奉命从戎。召集驭车仆从，派他载车出征。国家多灾多难，军情火急

倥偬。

还有的唱道：

六月栖栖，戎车既饬。

四牡骙骙，载是常服。

严狁孔炽，我是用急。

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这意思是说，六月盛暑，兵马不息，各种战车，都已备齐。四匹公马，强壮无比，日月军旗，车上树立。严狁势盛，犯边甚急，出征将士，戒备警惕。周王兴师，安邦保民。

尹吉甫本以治军严明著称，如今又遇上这些素质极好的兵士，队伍就更加显得齐整。大军驻下，稳如泰山，势不可撼；大军行进，如江河之涛，锐不可当。不几日，周军就开到了北疆边塞。

严狁戎人只道周天子年幼，又是刚刚即位，百事草创，无暇北顾，没想到会派来这么多兵将。再加上他们只擅长飘忽不定的运动战，现在看到这游龙般的车战大军，自知抵挡不住，只得暂且退走，伺机偷袭。而周军本来气势旺盛，如今见严狁人溃逃，斗志更加高昂。他们紧追不舍，一直打到严狁的老巢——太原（今甘肃省东部），不仅夺回了被严狁抢去的众多男女和财物，还从严狁那里抢了许多战马和壮丁。

转眼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这时虽然残冬已尽，但在北国的荒原上，依然朔风凛冽。取得了北伐胜利的周军，正在慢悠悠地向南行进，队伍中传出忧伤的歌子：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这意思是说，当时我们从军远征时，看到杨柳的飘拂，心情是那样的激动。今天得胜返回，却是迎着纷纷的雨雪，心灰意冷。我们忍饥挨饿，我们怯步返程，唉，有谁体察我们这些兵士悲哀的心情。

他们得胜而归，要与家人团聚，为什么又悲伤起来了呢？原来通过这场战争，只有少数人或因抢得了财物而变富，或因立有战功而要受到天子的赏赐，而大多数兵士，则要继续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供人役使。

当尹吉甫率领大军返回镐京时，已是春暖花开时节。他只见大道两旁，人山人海，心情无比激动：此次北征，旗开得胜，为周国除了边患，立下赫赫战功，我将要得到天子的赏赐了！这时，他突然发现道旁的那些人，一个个将眼睛瞪得圆圆的，在寻找自己的亲人，又不免有些内疚：虽说此次北征打败了严狁，但由于敌兵的偷袭，自己的兵士也死掉了不少啊！

尹吉甫和一些有功将士来到王宫，受到宣王和朝臣们的盛情款待和嘉奖。北征将领虢季子白在战斗中曾斩敌五百，俘敌五十，可谓战功卓著，宣王亲手将一个特制的大铜盘赠给他。这铜盘长130.2厘米，宽82.7厘米，高41.3厘米，上面还铸有铭文。这件传世最大的西周时代的青铜器，现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内，可谓稀世之宝。尹吉甫是这次北征的统帅，得到的赏赐自然更多。

接受了天子的赏赐，尹吉甫就乘上华丽的车子，眯缝起眼睛，得意地向家中驶去。自己离家将近一年了，爱子伯奇一定又有很多长进，次子伯邽（guī 归）大概长高了不少，爱妻一定在等着与他述说离别之情……他

正在无边的遐想，车子已经驶进大门。他睁眼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妻子怎么愁眉不展，泪眼汪汪？“若是因思念心切，今日我得胜而归，她也不该这般模样啊！一定是我出征之后，她受了委屈，才这般伤心。”尹吉甫琢磨着，不觉犯起了疑惑。

他跳下车子，将爱妻拉进内室，问道：“我走之后，是不是有外人欺负你了？”妻子只是摇了摇头，没有言语。“是家中仆人不听使唤，常惹你生气？”妻子又摇了摇头。尹吉甫有些纳闷了，心想，莫非是爱子伯奇与她怄气？不可能！伯奇知书达理，对父母一向恭敬孝顺，就是对这位继母，他也总是看做亲生母亲一般。但别无他人了，不是伯奇还能是谁呢！尹吉甫犹豫了半天，才又问道：“是不是奇儿对你有不恭之处？”妻子听了这话，不仅没再摇头，反而大哭起来。尹吉甫安慰道：“奇儿虽说不是夫人生的，比你也小不了几岁，但论起辈分，你终究是他的母亲。他有什么不对之处，尽管教训就是了，何必生这样的真气。”妻子听到这里，抹了把眼泪，说道：“奇儿平时少言寡语，我也一直以为他心地纯洁、善良，谁知他……他……唉，为妻实在羞于启齿，待明日我去花园，将军只要隔窗观看，一切便都清楚。”尹吉甫听了，虽仍疑惑不解，但也没再细问。

第二天吃罢早饭，尹吉甫的妻子就到花园赏花去了。不多时，伯奇也来到了花园。他刚站到继母的身边，就听到有毒蜂的嗡嗡声。又细听了一下，发现那嗡嗡声是从继母的袖管中传出的，惊叫道：“毒蜂飞到母亲的袖中了！”说着，就伸手捉蜂。继母这时也显出大惊失色的样子，一边猛力甩袖，一边“哎呀”“哎呀”地直叫。正远远观察着的尹吉甫见此情形，不由火冒三丈：原来奇儿竟如此丧伦失德！遂抓起一把宝刀，吼叫着



朝伯奇砍去。蒙在鼓里的伯奇见父亲满面怒容，骂不绝口，挥刀朝他杀来，顾不得弄明真相，就慌忙逃跑。伯奇到底年轻，腿脚灵便，很快将父亲甩下，一直跑到城外。

伯奇静下心来，细细回想一下刚才发生的一切，才明白了全是继母的毒计，不由泪流满面。他想返回家中，向父亲讲明，半年多来，自己如何思念父亲，孝敬母亲；今日又如何被母亲诳到花园，由捉蜂而使父亲误会。但他知道父亲性情暴烈，又宠爱继母，一定无心听自己的解释。经过反复思考，只好打消了返回的念头，流落他乡。伯奇有时到村庄中乞讨，有时在山林中靠采摘野果充饥。转眼春、夏已过，秋去冬来，饥饿和严寒一齐朝他袭来。他流落街头，仓皇四顾，举目无亲，不禁悲伤至极，脱口唱道：

踏着严霜，忍着饥寒，

父亲不了解我的心啊，

听信了继母的谗言。

离别了亲人，孤苦伶仃，

损伤了我的心肝。

老天啊，你为何这样不公，

让恶人享受荣华，

让善良的人遭受苦难。

如今谁能来看我一眼，

谁能知道我的屈冤？

伯奇饥寒交迫，唱得哀切动听，引起乡间百姓的共鸣，结果使这首歌也传播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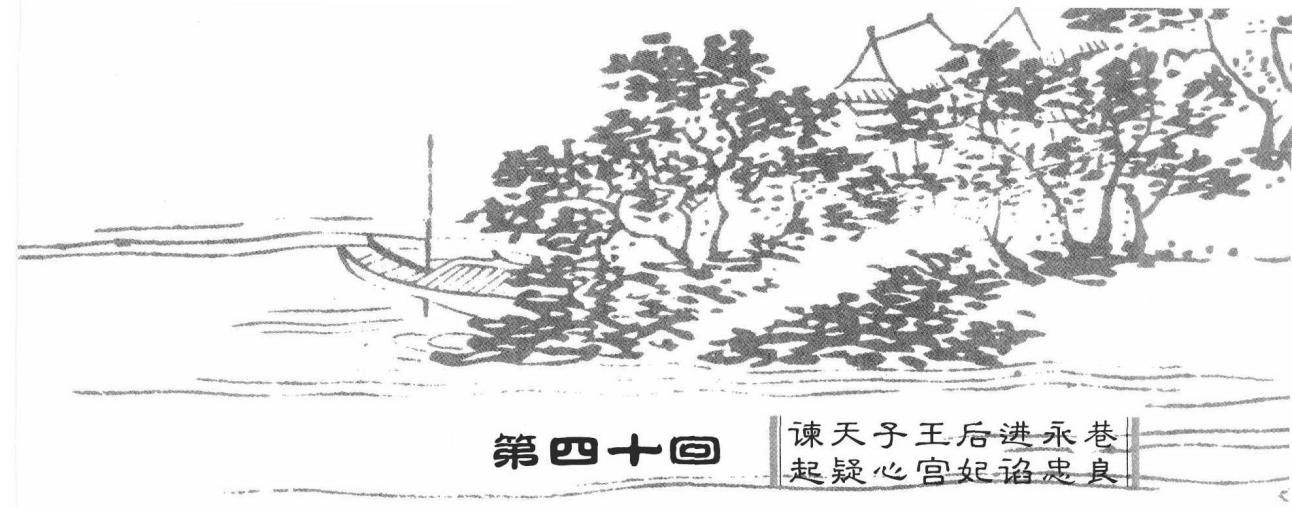
且说尹吉甫赶走了伯奇之后，看到年轻貌美的妻子终于将笑容挂到了脸上，显得更加妩媚可爱。他每日上朝回来，妻子总是殷勤侍奉，曲意温存，哄得他天旋地转，忘乎所以。可是他究竟上了几岁年纪，和年轻的妻子热乎了些日子，又渐渐思念起伯奇来了。一天他外出巡游，见几个年轻人在野外唱歌，不由得停下马车，细听起来。一个堂堂武将，怎么对唱歌如此感兴趣呢？原来尹吉甫不仅好武，而且对作诗很感兴趣，还常常借巡游之机，到民间采风。他停下马车，听了一阵，不禁有些纳闷：音调怎么这般忧伤？编歌人定有难言的苦衷。他又细听了一下歌词，更加惊愕了：歌词中怎么怪怨起做父亲的来了？

“你们唱的这歌，是跟谁学来的？”尹吉甫向那几个年轻人问道。一个青年回答说：“有一乞丐，常常边走边唱，煞是悲伤。我们听得久了，便都学会了。”尹吉甫又问：“那乞丐有多大年岁？”青年人答道：“和我们差不多，二十来岁。”尹吉甫一听，心里猛地一震，心想，那乞丐莫非是被我赶走的伯奇？莫非是我冤屈了奇儿？

尹吉甫实在无心再闲游了。他驱车返回家中，将几个家奴喝来，厉声问道：“我北征之时，奇儿可曾对其母有过不恭之举？”那些家奴见主人满脸怒气，突然问起此事，吓得胆战心惊。心想，若隐瞒真情，必定性命难保，只好如实说道：“大人走后，公子白日习武，晚间攻读，对夫人并无半点不恭之举。”尹吉甫又紧接着问道：“那日在花园之中，他为何调戏夫人？”一个老年男奴战战兢兢地说道：“不瞒大人，那日是夫人让奴才把公子叫去的。在这之前，夫人还让奴才捉了几只黄蜂，拔掉毒针，放入夫人的袖中。”

尹吉甫听后，气得怒目圆睁。心想，她一定是见我立了战功，得到了

天子的晋封重赏，起了除掉奇儿、好让伯鄣承袭的邪念，才设下这般圈套。他本想立即将那个男奴砍死，但转念一想，罪在恶妇，还是先将她除掉才是。于是斥退众家奴，将妻子召来说道：“老夫归朝半载，不曾习武。不知那强弓还能不能拉开。”他说这话时，顺手拿起一块木板，让她放到花园中心的平台上，作为箭靶。妻子拿着木板，边走边想，老东西还不想卸甲啊！这倒也好。他若能披坚执锐，重赴沙场，一则省得他在身边碍眼，二则说不定能及早死去，也好使鄣儿袭封晋爵。不料她刚刚踏上平台，一支响箭呼哨而来，不偏不倚，正好插入她的后心。尹吉甫将恶妇射死，又将刚才那个述说实话的男奴重新召来，用剑砍死。



第四十回

谏天子王后进永巷
起疑心宫妃诏忠良

穆王以来，敢与周天子分庭抗礼，甚至不断袭扰周人的，不单单是西方和北方的戎人。南方的楚国本与周人有着世代冤仇，在攻伐徐偃王时，楚国又捞了不少便宜，力量日渐强大，后来竟不向周天子朝贡了。东南方的淮夷，在穆王时曾受到过打击，近些年来又东山再起，力图摆脱周室。宣王既然立志中兴，对此岂能坐视？况且尹吉甫北伐严狁，初战告捷，使他觉得，靠武力威慑天下，并不是多难的事。第二年，他便命卿士方叔率兵车三千辆，南下讨伐楚国；召伯虎率兵车两千辆，征伐淮夷。他又想，先祖文王、武王，由于南征北伐，战绩辉煌，才使得天下臣民无不敬仰。自己年轻轻的，怎么能只坐在宫中发号施令呢？于是也亲率大军，征讨徐夷。

经过几年的征战，各路大军凯旋。恰好新建的王宫已经落成，各地诸侯纷纷前来祝贺。看着这一派中兴景象，周宣王无比激动。他首先仿效着武王、成王分封诸侯的办法，把他的舅父申伯封到谢（今河南南阳），把弟弟友封到棫林（今陕西华县）。然后设酒摆宴，庆贺有功将士，招待各地诸侯。

前来祝贺的诸侯，一般只由左右辅臣相陪，唯有鲁国的武公来时，把

自己的两个儿子也带来了。周天子和鲁武公本来都属姬姓；论辈分，宣王还得称武公为叔父，鲁武公的儿子，也算是宣王的堂弟了。所以，对鲁武公带着两个儿子前来，宣王不仅没有责怪，而且招待得格外热情。庆功宴会过后，各地诸侯相继回国，只将鲁武公父子三人留到镐京，观赏京都风景，叙谈离别之情。

一天，鲁武公来到王宫，对宣王说道：“臣年纪已大，至今尚未立太子。这次特把两个儿子带来，请天子定夺。”宣王一听这话，不免有些纳闷：先祖定下的立长不立幼的规矩，延续几百年了，现在为什么让我来定夺呢？他一定有为难之处。便说道：“立太子事关重大，确须慎重。你何不将两位公子带进宫来，细细叙谈一番？”

不一会儿，武公的两个儿子就来到了殿上。前两天，宣王对这两位公子并未过于留心。今天留心一看，委实不同：老大畏畏缩缩，显得呆痴愚笨；老二却举止大方，显得聪明伶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鲁武公的正妻长得虽然标致，只是等到年过四十，才生下一个儿子，起名叫括。鲁武公年老得子，喜从天降，把括看做自己的命根。谁知第二年，年轻貌美的爱妾又为他生下一个儿子，起名叫戏。依照祖宗之法，当然应该立括为太子，国中的王公贵族也多次督促武公，尽早将括的太子身份确定下来。无奈括天性愚笨。自从戏生下之后，他就不再被武公看上眼了。再加上括的母亲年过半百，人老珠黄，早已失去了武公的宠爱；而戏的母亲一来年轻，二来自戏生下之后，越发对武公殷勤、服帖，枕头风也吹个不停，使武公更不把括放在心上了。他有心顺从爱妾之意，立戏为太子，又怕承担破坏祖宗之法的罪名，引起王公贵族们的反对。就这样，立太子的事，他一直拖了十几年，最后才想出这个借天子之口，达到立戏为太子的高招。



再说宣王一听说要他定夺太子，早明白了大半；如今看了两个公子，又当面问了几句，就更清楚了。他想，鲁侯如此看重我这个天子，我也应给他个顺心丸。于是让两个孩子退下，对武公和众大臣说道：“依照先祖的规矩，本应立长子括为太子，然鲁国为东方屏障，国君必须德才兼备。戏虽为次子，才干远远胜过括。以孤之意，可立戏为太子。”

武公听了这话，喜出望外，立即跪下谢恩。这时，大臣仲山甫说道：“王上，立长不立幼，是先祖周公为我们立下的法度。鲁君是周公的后裔，鲁国又号称礼仪之邦。如果鲁国先将这一法度变更，其他侯国都效法起来，可如何是好？”别的大臣也都跪下，劝宣王遵守先王法度，谨慎行事。这时的宣王正觉得自己武功煊赫，不可一世。心想，我这个堂堂天子，难道连一个侯国的太子也不能废立吗？况且这是鲁侯亲自找上门来，让我定夺，又不是我强加于人。因此，对大臣们的劝告一概不听，硬是将戏立为了太子。

经过几年的征战，诸侯朝贡，四夷咸服，周宣王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天子了。周公、召伯虎、毛公、方叔等一班元老重臣，在年老之时，又为周王朝的“中兴”立了一功。他也没有亏待他们。他们死后，宣王全都下令厚葬。平时宣王既没有射猎的嗜好，也没有观歌舞的兴趣，可是在这内无饥荒、外无边患的“清平”世界，只是在宫中听政也怪憋闷的，于是在几个大臣的怂恿下，他白天常带着弓箭，到郊外射射鸟与野兔，晚上观赏一下歌舞。谁知日子一久，对这些事他竟放不下了。

转眼严冬已过，大地回春，许多农人已开始在田中耕耘了。这天，宣王刚备好弓箭，又要外出射猎，农官虢文公突然奏道：“河水解冻，杨柳吐芽，大王何时藉田啊？”原来周族自古重农，始祖后稷还当过黄帝的农

官。周王朝建立之后，将土地分给各级奴隶主，天子还特意将一千亩上乘之田留下。每年初春，朝廷要举行隆重的藉田大典，天子要到王田上铲一下土地，一来表示不忘先祖遗风，二来祈求苍天保佑。可是这时的宣王已不比以前，早对游猎上瘾了。他不再是偶尔在郊外射射鸟与野兔，而是天天到山林中猎取山鸡与麋鹿。现在，他见虢文公要他举行藉田大典，心里就有些不耐烦，说道：“今天的藉田就暂且免掉吧！”虢文公听了一怔，急忙说：“这可不行啊！先王一向视农为本，认为仓廪充实了，才能征则有威，守则有财，享祀优裕，百姓安居，所以总是三时务农，一时讲武，藉田未敢放弃过。”宣王听了，真想发一通脾气，但又觉得虢文公说得在理，不好反驳。迟疑了一下，他才冷冷说道：“那就由你代行藉田之典吧！”说罢，便带着大队人马走出了王宫。

直到皓月东升，周宣王才返回王宫。姜后向宣王说道：“大王连日游猎，今夜可要早早歇息。”经过一天奔波的宣王，也的确有些疲乏。他诡秘地向姜后笑了笑，点头答应。不料晚宴刚过，他的兴致又上来了，命众美女浓妆艳抹，齐集宫中歌舞，直至夜半方休。

第二天早朝时分，周宣王还在睡梦之中。宫中侍卫无奈，只好将宣王唤起，搀扶上朝。众公卿已在朝堂等候多时，宣王见了，羞愧难当，哪还有心思听政？所以只草草走了个过场，就宣布退朝。他正悻悻回后宫，突然被姜后的傅姆拦住。古时候，凡是王后，都有一个品行端正的年长妇女陪伴，代王后传达言语，帮助王后处理后宫内务，这人便叫做傅姆。宣王想，姜王后堪称贤惠，她的傅姆也一向少言寡语，今日突然挡驾，想必是有要事，只好停步询问。傅姆慌忙叩头奏道：“王后说，她无才无德，未能整肃内廷，致使宫妃恣意，长夜歌舞，使得大王龙体损伤，朝政荒废。



王后深感罪过严重，现已脱下盛服，卸下耳珰，正在永巷等候大王定罪。”这永巷是专门幽闭宫妃的地方。宣王想，只因自己不听王后劝告，与宫妃长夜作乐，才耽搁了政事，怎么能怪罪王后呢？于是对傅姆说：“快去转告王后，误朝失国，全是寡人的过错。寡人已领会王后的美意，接受王后的劝谏，快请王后整衣回宫。”

打这儿以后，宣王还真的远离了女色，重操起他的“中兴”大业。他看到一些朝臣仍在走鸡斗狗，便想找两个不顺眼的惩治一下，整顿一下朝纲。他正这么想着，突然有两道奏章送上。一道奏章说，鲁武公死后，次子戏做了国君，号懿公。懿公即位不久，一些贵族联合起来，杀死了懿公戏，拥立括的儿子伯御做了国君。请天子速派王师前往鲁国讨伐。另一道奏章说：北方的犬戎近日大举入侵，请天子速派大军迎击。

宣王想：两边都需要出动大军，自己有那么多军队吗？看来只好先顾及一头了。鲁国的内乱，实在有损天子的尊严，此风不刹，其他侯国效仿起来如何得了？而且讨伐鲁国，可能比迎击犬戎容易些。可是他又想，鲁国的内乱，也的确是自己酿成的。若出动王师讨伐鲁国，其他侯国能不能出兵援助呢？再说鲁国内乱，究竟是我们自家的事，况且局势已平稳。新即位的鲁公虽说不是我封的，也不至于脱离王室。而犬戎就不同了：他们大举入侵，若不击退，必会得寸进尺，说不定还要危及整个社稷呢！宣王主意已定，便将南方几个侯国的精锐调来，组成“南国之师”，作为抗击犬戎的主力；同时命晋穆公出兵助战。

果然不出宣王所料，那犬戎兵强马壮，来势凶猛。本来就没有多少心思为周天子卖命的“南国之师”未与犬戎交手，就四散溃逃。赶来助战的晋穆公倒是想与犬戎拼杀一场，可是“南国之师”溃散，自己已成孤军，

也只好落荒而逃。幸亏犬戎此次进犯，没有向周国腹地深入，只是掳掠了些人丁牛马，就又返回了本土。

晋穆公沮丧地率师返回晋都，恰好妻子临产，生了个儿子。他含着眼泪，给儿子起了个名字“仇”，表示一定要报这次兵败之仇。

再说周宣王得到兵败的消息，更加着急。他即位以来，东征西战，所向披靡，成就“中兴”大业，如今竟败在戎人手下，也实在有损周国的国威。他真想立即率领大军，将戎人斩尽杀绝，洗刷耻辱，可是眼下正值隆冬，战车不易行驶，他只好暂将怒火压下。严冬刚过，他就整点兵马，要与犬戎决一死战。大臣杜伯见宣王要御驾亲征，急忙劝谏道：“戎人骁勇剽悍，不可低估，今贸然出兵，只怕……”

“只怕什么？”宣王怒道，“现在只怕戎人得逞，蛮夷效仿！我岂能让先祖的基业从我的手里失落！”杜伯自知劝谏无效，只好退下。

周宣王终于率师亲征了。周军渡过大河，然后顺着汾水北上，一直开到吕梁山东麓的千亩（今山西介休东南）。周宣王原打算对戎人搞个突然袭击，不料戎人早就得到了周军北征的消息，已在千亩摆开了迎战的阵势。宣王凭着当年的威风，立即下令决战。他没有想到，当年的王师兵精将勇，如今，那些老将或解甲，或战死，就连他自己也已须发斑白，头脑迟钝了；王师的兵士们也多年没有作过战，丧失了当年的战斗力。而戎人的势力却很旺盛。结果两军刚一交锋，周军就全线崩溃。宣王见势不妙，立即冲出重围，夺路而逃。

戎人不肯罢休，在后面紧紧追赶。眼看宣王就要被擒，突然侧翼烟尘滚滚，一股大军杀来。原来，晋穆公又率领晋军杀来了。戎人见此情形，以为是周人的用兵之计，只好舍掉宣王，躲过穆公，急忙收兵。



周宣王回到镐京，清点了一下王师，发现损失无几，便重重赏赐晋穆公。虽然如此，他回想起在千亩被追的狼狈情景，就有些不寒而栗：今后戎人是否善罢甘休？天下侯王还能否听从号令？朝中反对出兵的大臣将对我如何看待？几天来，他一直为此事愁肠百结，满腹狐疑。宫中的大臣和后宫的王妃，看着天子整日愁眉苦脸，性情变得越来越暴躁，一个个都是谨小慎微，唯恐大祸临头。

且说后宫中有一妙龄妃子，虽被宣王视为明珠，她却不把那精衰力竭的宣王放在心上。在宣王出征之时，她几次向风流潇洒的杜伯暗送秋波，进行勾引。一则杜伯是个忠直之士，二则近年来宣王一向对他疏远。他如何敢冒这样的风险？这事过去了多日，杜伯早把此事忘掉，不料那个妃子却起了疑心：天子的性情变得如此暴躁，要是那不知趣的杜伯将我的轻举透露出来，怎么得了？还是先声夺人为是。一天，她在宣王面前哭道：“贱妾有一事，憋在心中多日，本想及早禀报大王，只因大王千亩受惊，不忍说出。”宣王见她两眼通红，安慰道：“有什么伤心事只管说出，有孤为你做主。”那妃子抹了一把眼泪说道：“贱妾过去只道杜伯是大王的股肱，讲究礼仪的贤士，谁知他丧伦失德……”宣王一听这话，气得脸上的横肉都抽搐起来。只听妃子继续说道：“大王出征以后，他几次追着贱妾，说些轻狂之言。幸被贱妾斥退。”宣王终于被激怒了，立即下令将杜伯抓起，关进大牢。

对杜伯的为人，朝中大臣们尽人皆知；杜伯的好友左儒，对那妃子勾引杜伯的前前后后，更是知根知底。他大着胆子，跑到宣王面前说道：“大王千万不要听信妇人之言，冤枉杜伯啊！”正在火头上的周宣王见左儒居然为杜伯说起情来，怒道：“你不顺从寡人的旨意，却为自己的朋友袒

护，算什么臣子！”左儒毫不怯懦，说道：“臣曾听人说，如果主上行事在理，而朋友行为不端，就应顺从主上；如果朋友行为端正，而主上行事荒谬，就应违背主上，替朋友说情。”宣王厉声吼道：“你若继续狡辩，就将你也处死！”左儒不但没被这话吓住，反而更加坦然了。他昂起头来，笑道：“自古以来，凡是节士，决不糊里糊涂地找死，但也决不苟且偷生。现在，我甘愿以死来证明杜伯的无罪！”

宣王听后，冷笑了一声道：“好一位义士！来人，把杜伯押上来！”

不一会儿，杜伯被几个武士押进公堂。宣王怒道：“今天我要当着这位义士的面，将你处死，看他还如何证明。”杜伯恨恨说道：“我清白无罪，枉遭杀害。如果死后无知便罢，倘若有知，定报此仇！”宣王此时哪能忍得下这等犯上之言？当即下令将杜伯斩首。左儒看到谏阻无效，自知性命难保，一头撞到了庭柱之上，当场身亡。

周宣王杀了杜伯，显示了一下天子的威风，胸中的郁气似乎消减了一些。但没有多久，他就犯起疑来，特别是每当他想起杜伯临死前说的那几句要报仇的话，就神思恍惚，好像满脸血迹的杜伯正站在他的面前，逼他偿命。

一天，宣王把巫师召来问道：“近日寡人眼前常显出杜伯的身影，这是怎么回事？”巫师琢磨了一会儿，答道：“恐怕是杜伯死得冤枉，至今冤魂不散，要来索命。”宣王听后吓了一跳，忙问：“可有没有办法将冤魂驱走？”巫师道：“只要将当初鼓动大王冤杀杜伯的人处死，冤魂自会离去。”宣王听了，实在为难。心想：自己是个堂堂的天子，竟受妇人的唆使，杀害良臣。若将实情说出，张扬出去，还不让天下人都耻笑？过了好一会儿，突然想到，那没有躯壳的鬼魂，还知道什么真假？胡乱找个替



死鬼，把它哄过去算了。于是命人将无辜大臣司工奇抓来，厉声喝道：“你巧言利舌，诬陷忠良，将寡人蒙骗。为整肃朝纲，告慰冤魂，特将你斩首正法！”可怜司工奇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甚至连一声“冤枉”也没有来得及喊出，就成了刀下之鬼。谁知这么一来，宣王不仅照常精神恍惚，而且眼前又多了个司工奇。从此，周宣王坐卧不安，茶饭不香，说起话来也语无伦次了。

一天，宣王觉得精神稍微好些，让巫师卜了一卦，恰好是个吉日，就带领着一班大臣到圃田打猎。传命随从军士，所猎之物尽数献上，回宫后照次赏赐。到了行围之地，军士们放鹰逐犬，进退周旋，追得野兔狐鹿无处逃窜，多数丧命。

宣王久不行猎，今日外出，精神格外爽快。他又见今日猎获甚多，更是让人高兴。日落时分，行围结束，宣王看着一辆辆满载猎物的车子，心花怒放。看着看着，一个鲜血淋漓的鹿头映入眼帘，登时使他神经错乱，两眼发直。他又一细看，这哪里是什么鹿头，分明是被他冤杀的杜伯。杜伯站在车上，左有左儒，右有司工奇，一个个满脸血迹，怒目而视。只听左儒笑道：“吾王别来无恙？”宣王怒道：“罪鬼！休敢犯驾！”杜伯道：“吾王可曾记得微臣三年前之言？今日特来索命！”宣王听了，顿时四肢瘫软，浑身颤抖，想喊喊不出，想动动不得。这时又见杜伯张弓搭箭，朝他射来。那箭倒也奇怪！带着响声，飞得还很慢。他倘若能动，定能将那飞箭一把抓住，无奈他早瘫软成了一堆烂泥，一点都动弹不得。那响箭飘飘忽忽，飞到他的头顶，突然下折，然后慢慢地穿进了他的心窝……

随从大臣见宣王又突然犯病，慌忙抱住。只见他面如土色，两眼紧闭，只好慌忙飞车回宫，让宫医诊治。



宠褒姒幽王戏诸侯
避犬戎平王迁国都

众随从急将宣王拥载回宫，只见他手捂前胸，双眼紧闭，呻吟不止，虽经过宫医诊治，又慢慢苏醒过来，但从此以后，他的恍惚之症更加严重。只要闭上眼睛，就看到杜伯、左儒、司工奇向他索命。他自知不久人世，便将伯阳甫、仲山甫等大臣召至榻前说道：“寡人登基，至今四十六年，全仗诸臣辅佐，将祖业复兴。如今不幸鬼魂缠身，索命日迫。太子宫涅，虽已年长，然动静无常，切望众卿严加教诲，以使祖业光大。”宣王说这话时，不由老泪横流。自此他昼不得进食，夜不得安睡，不几日，就一命呜呼。众朝臣想到宣王一生南征北战，功劳盖世，晚年虽刚愎自用，然临终有罪己之意，因此都伤心不已，痛哭一场，隆重埋葬。然后遵照遗嘱，立太子宫涅为天子，于灵前即位。他就是周幽王。此时幽王早已婚娶，其妻是申侯之女。她生有一子，名宜臼。根据众朝臣的奏请，幽王下诏，立申侯女为后，宜臼为太子。

宣王晚年，周室已经很不景气；幽王即位之后，就更加一落千丈。原来这幽王生下不久，其母姜王后就一病而亡。当时宣王白日忙于游猎，晚间与宫女嬉戏，所以宫涅从小无人管束，放荡不羁。如今做了天子，便只

知道吃喝玩乐。当时朝中倒是有伯阳甫、赵叔带等几个忠直大臣，可是幽王偏偏全看不上眼，一个个相继被贬，而将专会拍马奉迎的虢石父、祭公、尹球立为三公，委以重任。

幽王即位之后，对政事全不记挂，只觉得宫中缺少年轻美女，整日郁郁不乐。虢石父看出幽王的心意，奏道：“先王享国日久，所用侍女，都已年高。今大王登位，万象更新，也需另选新秀，充实后宫。”幽王正要准奏，岐山守臣又奏道：“前日岐山大震，泾、河、洛三川俱竭，百姓死伤上万，无家可归者更是不计其数。”幽王沉吟片刻，说道：“山崩地震，此乃常事；百姓流离，正可派出军士，从中选取美女，充塞后宫。”

岐山守臣悻悻退下，只好将胸中之苦向先朝老臣诉说。伯阳甫说道：“以前，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三川俱竭，只怕周室亡在眉睫了。”赵叔带也说道：“岐山乃周人发祥之地。此次山崩，确是不祥之兆。然我们都是受先王之命，辅佐天子。现虽被免职，也不能眼看着天子荒政，周室败亡啊！”

二人商议了一番，又联络了几位旧臣，准备第二天入宫进谏。不料当天夜里，司徒郑伯友急匆匆跑到伯阳甫家中说道：“天子要将你与赵叔带正法，公等速离京城！”伯阳甫听后大为惊疑。可这是出自司徒之口，又不能不信。原来这郑伯友是周宣王的庶弟，周幽王的叔父，被封于郑地，政绩辉煌，朝野钦佩。幽王即位之后，虽对虢石父等大加重用，但总觉得朝中有个亲族大姓坐镇为好，于是封郑伯友为司徒。其实郑伯友早把幽王看透，更不想徒然死谏，以免落个比干被剖的下场。

郑伯友将朝廷内情说与伯阳甫，见他还半信半疑，便又说道：“公等被逐出朝廷，仍然为国操心，实在可敬。可是你们哪里知道，天子醉心女

色，如中魔一般，不可救药。公等进谏一事，三公已经探得，并报与天子，说公等借岐山大震，私议国政，毁谤朝廷，以妖言惑众，图谋不轨。天子听了大怒，已命人查实正法。”伯阳甫不再怀疑了，连忙叩头，感谢司徒的救命之恩。然后约了赵叔带等，连夜逃出镐京。第二天早朝，郑伯友奏请天子，也返回了郑国，并将郑国百姓迁到了洛邑以东。

周幽王众叛亲离，已成孤家寡人，可是他并不醒悟，仍然日夜拿抢来的民女取乐，竟三个月没有上朝听政。褒国国君褒珦见天子如此荒唐，冒死进谏道：“岐山崩裂，三川涸竭，百姓怨声载道，愿吾王远离女色，拯救万民。”幽王怒道：“天子的事，何须你来多言！”下令将褒珦关进了大牢。

一晃三年过去，褒珦仍身陷囹圄。一日，其子洪德巡行乡里，偶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长得眉清目秀，虽村装野束，也不掩国色天姿。他回家便向其母说道：“如今的天子，重女色，轻社稷；亲奸佞，远忠良，恰似当年的无道纣王。若我们用周人进美女救文王之计，说不定能将吾父救出。”其母道：“天下美女已经尽选入宫，哪里还能选出？”洪德道：“孩儿近日入乡里，偶遇一绝色佳丽，甚是标致。若将其送往京城，天子定会满意。”其母点头应允，便以重金将那少女买到家中，赐予“褒姒”之名，食以美食，饰以文绣，教以礼数，日日以香汤沐浴。

也是人各有志。褒姒虽生自乡里，性情却极为古怪。许多女孩间谈到天子如何荒淫无道，被抢进宫中的如何遭受摧残，就不寒而栗。褒姒却与众不同。她想，天子能凭借权势玩弄女人，女人就不能凭借自己的本事玩弄天子吗？玩得成就玩，玩不成就死，有什么可怕？今日她被洪德买下，知道要被送进王宫，也算遂了心意，所以梳妆打扮，全都尽心；宫中礼



仪，很快就都学会。一切准备就绪，洪德便选了一个吉日，将褒姒送往宫中。

再说幽王自掳得众多美女，虽兽性得以发泄，然一个个整日泪流满面。日子久了，幽王也不免失去了兴味。今日见到褒姒，顿时骨软筋酥。原来褒姒进得殿堂，大大方方，亭亭玉立，毫无畏惧之感；她明眸四顾，好似传秋波，又像搜猎物。当幽王发现自己被褒姒盯上时，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好像被俘获了一般，当即传旨将褒姒释放，然后命众臣退朝，自己携褒姒步入后宫。

自从得了褒姒，幽王整日神魂颠倒，无精打采，更没有心思上朝理政了。一日，幽王正与褒姒在后宫寻欢，太子宜臼突然闯入后宫骂道：“哪里来的妖妇，到此蛊惑父王，浊乱宫闱，无端造恶！”幽王喝道：“吾儿速速退去，休得无理！”宜臼道：“父王自从得此妖妇，远离正宫，不进殿堂，荒废国政。此妖不除，周室难保！”说罢愤然离去。幽王经此一惊，淫兴顿消，痴坐良久。褒姒对此全看在了眼里。

不久，褒姒生下一子，起名伯服。一天，她娇滴滴地偎着幽王哭道：“妾承蒙大王宠幸，不胜感激。然贱妾自幼生长乡里，鲜知世务，言语多有冒犯，惹得王后气恼，太子怨愤，大王也很为难。请大王将妾囚于永巷，一则可使大王陪伴王后，二则也可保全臣妾母子性命。”幽王安慰道：“夫人不必忧虑，今日就可成为王后。”于是当即上朝宣旨：宜臼桀骜不驯，蔑视天子，特贬为庶人，另立伯服为太子；申后性情乖戾，嫉贤妒良，难为六宫之主，特命迁出正宫，另立褒姒为后。”当时朝中皆为贪权慕禄之辈，闻听天子的废立之旨，皆呼“万岁”。申后含泪迁出正宫，将宜臼叫到身边，悄声说道：“今日我母子遭此不幸，日后说不定还有更大

灾难。我被幽闭深宫，难得脱身，孩儿速去申国，投奔外公，也好保全性命。”宣臼本想面见天子辩理，又怕徒遭杀身之祸，只好含泪告别母后，趁黑夜逃出镐京，投奔申侯。

褒姒虽窃得正宫之位，有了专枕之宠，却从未露出过笑容，幽王觉得十分纳闷，向褒姒说道：“王后生得这般妩媚，若再开颜一笑，必定更加动人。”褒姒淡淡说道：“贱妾生来就不喜笑，大王不必见怪。”幽王道：“寡人富有天下，不愁你露不出笑容。”过去申后占据正宫，幽王只能与褒姒在后宫私欢。今日褒姒既已封为正宫，他便堂而皇之地引褒姒观赏歌舞。不料褒姒看后说道：“这有什么好听的？连撕绸扯缎之声也不如！”幽王听了高兴地说：“王后有此雅兴，何不早说。”于是命人搬来成匹的绸缎，让几个宫女有节奏地撕扯。褒姒听了一阵，脸上显出一种异样的表情，可是终究没有笑出。又过了一会儿，她竟返回了后宫。

这一下幽王实在为难了，只好贴出告示：谁能让新王后笑一笑，赏金一千。告示一出，一些人争相入宫。有的吐舌瞪眼，做出许多怪相；有的弯腰蹬腿，做出一些滑稽动作；还有的东拉西扯，说一些荒诞无稽的笑话。褒姒听着，看着，好似一尊泥胎，没有一丝反应。幽王的目的没有达到，气得将那些人全部轰走。这时虢石父上前奏道：“若将烽火点燃，千军万马顷刻而至，王后看了，必笑无疑。”原来在那时，一般的公文信件，主要靠驿站接力传递。如遇有敌情，则是靠烽火台报警。那些烽火台遍布国中，相邻的两座能互相看得见。如果白天某处发现了敌情，就点燃晒干的狼粪，靠“狼烟”传递情报；如果是在夜间，就点燃柴草，靠火光传递情报。这样一座传一座，用不了多长时间，消息传遍全国，各地诸侯就会率军赶往京都，听候调遣。



幽王听到虢石父提出的这个点燃烽火的高招，高兴万分。他命巫士选择了一个吉日，就携褒姒前往骊山游玩。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城南，海拔八百余米，是镐京附近的一座名山。山上两峰突起，甚是险要；山下青松一片，郁郁苍苍；山脚温泉涌出，水汽蒸腾。本因骊山高峻，才在山顶设了烽火台。可是历朝的天子和王公大臣知道骊山风光优美，便渐渐把骊山顶上的烽火台变作了一个观景台。这日，周幽王与褒姒来到骊山顶上，登台四望，远山近水，尽收眼底，顿觉心旷神怡。幽王见褒姒今日精神格外爽快，便下令点燃烽火，决心让王后看个痛快，大笑而归。

那日本是天气晴朗。幽王一声令下，顿时狼烟四起，直冲云天。远近诸侯看到烽火点燃，还以为敌军来犯。他们虽对幽王的荒政怨愤不已，但大敌当前，终究不能坐视，纷纷点齐兵马，向镐京奔去。他们来到京都一看，到处平平安安，并无敌兵来犯的迹象，不免有些纳闷。守宫大臣告知，天子已去骊山游玩，想必是在那里发现了敌情。众诸侯听了，立即率兵赶往骊山。他们到那里一看，不禁愕然：众歌女在山下轻歌曼舞，幽王与褒姒正在山顶举杯对饮。

幽王见几路诸侯率军前来，传旨道：“只因烽火台久设不用，恐众侯王忘其用途，特意来一次观兵。”他们听到此话，不免有些生气。后来想到，先祖武王为伐商纣，不是也搞过孟津观兵吗？这样想想，也就将气消下，率军返回。近途先期到达的，开始回返；远途未到的，正源源而来。一时战车相撞，人马杂沓，怨声载道，尘土飞扬。站在骊山顶上的褒姒见此情景，终于掩口大笑起来。幽王忙将褒姒抱住，说道：“今日得见王后一笑，也算不枉生一世。”回宫之后，便以千金重赏虢公。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天子以戏诸侯引褒姒欢笑的事，很快就从京城

传出。诸侯们得知真情，无不义愤填膺。申侯本因天子废立王后、太子的事，窝着一肚子火，现在又见天子以烽火戏弄诸侯，立即修书一封，命人送与幽王。书中写道：“先王设置烽台，原为报警，聚众抗敌。今天子不修德政，竟把军国之事视为儿戏。虽博得妖妇一笑，然周室败亡定矣！”

幽王看过书信，哈哈笑道：“清平世界，有何外敌？”虢石父奏道：“天子万不可大意。现今周室强大，外敌不敢贸然入侵。然宜臼逃到申国，至今未归，不可小视，从此信看，申侯似有反叛之意。”幽王又把来书重看一遍，不免有些惊恐。虢石父又道：“申侯反叛，必将以宜臼之名惑乱天下，现当务之急，是将宜臼召回。”幽王沉吟片刻道：“他擅自逃出，如今怎肯返回？”虢石父道：“大王近期召开一次诸侯大会，将申侯骗来，关进大牢，何愁宜臼弄不到手？”幽王听了，当即准奏，传旨各地诸侯，届时前往太室山集会。

申侯不呆不傻，如何肯上幽王的圈套。但他又考虑到，天子已不念夫妻之义，父子之情，更不会把他放在心上。此次抗旨，天子必定兴师问罪。自己兵微将寡，如何抵挡得住？今戎人兵力强大，又与申国接壤，何不与其结好，然后借兵杀向镐京，先发制人？申侯将自己的想法说与众卿，一致赞同。戎人秣马厉兵，早有东侵之意。现在申侯主动借兵，自然乐于相助。不消几日，就将战马、刀枪全部备齐，然后倾巢而出，浩浩荡荡，杀向镐京。

此时幽王还正做着美梦，突然接到戎人入侵的告急，慌忙下令点燃烽火，召集诸侯救援。诸侯们受过一次哄骗，这次看到烽火，仍以为是天子与王后嬉戏，全都按兵不动。幽王登上城楼一看，只见遍地戎人，杀声震天。他自知救兵无望，便找了一辆车，与褒姒、伯服一同乘上，从后门



逃出，直奔骊山，留下虢石父、尹球等率城中守军抵挡。

虢石父本是贪财慕位之徒，哪里会领兵打仗？不多时，镐京就被戎人攻破。戎人入城之后，抢劫财宝，焚烧宫室。城中顿时大乱，火光四起。这时申侯也率兵赶到，他目睹戎人所为，不免痛心，可是又无力制止，只好先到宫中救出女儿。申后看到父亲，顾不得细诉自己的宫中之苦，先将幽王如何携褒姒、伯服逃往骊山的事说了一遍。申侯听了，立即指使一队戎人向骊山方向追去。幽王乘着车子，怎能抵得上戎人的快马轻骑？他刚刚驶到骊山脚下，只听到车后杀声震天。回头看时，正好一箭射来，不偏不倚，正中心窝。戎人追上，见车上还有一美貌女子，怀抱婴儿，颤抖不止，断定这是褒姒。于是举刀将伯服砍死，将褒姒带回，献给戎主。

且说申侯随一支戎人赶到骊山脚下，看到幽王已死，就拨马回返。这时忽见东方大道上旌旗猎猎，尘土飞扬，断定是前来救援京都的诸侯军。他不由想到镐京城中的惨景，潸然泪下。“打狼还须引狼人。现在悔悟，为时不晚。”于是暗派使臣，接应诸侯军，传达破敌之计。

申侯返回城中，向戎主说道：“诸侯军已赶到城外。不过天色已晚，周军不善夜战，攻城必在明天。我们今晚只需以少量军士把守城门，让众军士养精蓄锐，明日一早出其不意杀出城去，必能大胜。”戎主是帮着申侯前来打仗，对申侯的作战计划自然深信不疑。不料当夜子时刚过，城外大军突然从申国军士守卫的西门蜂拥而入。戎主从睡梦中惊醒，早不知申侯下落，方知受骗。只好带随身将士十余人，趁着夜色，逃出城去。

等到天明一看，戎人除死伤者外，其余全部逃走，然经过一天的焚烧抢掠，镐京城已成一片废墟。申侯将各路诸侯召集到一起，面对荒宫残垣，引咎自责道：“微臣一时糊涂，致使天子被杀，京城遭劫，实在愧对



天下。”说罢痛哭流涕。卫武公说道：“申侯不必伤心，究其根本，这也是天子怠政灭伦，自招寇贼。亏得关键之时，申侯定下奇计，里应外合，终将戎贼驱逐。”晋文侯道：“戎贼既已被逐，还论什么功罪。常言道，国不可一日无君。今日君亡国破，速立天子才是当务之急。”秦襄公道：“这有何难的？太子就在申国，请回即位，岂不名正言顺！”众诸侯听了，一致赞同。择吉日将宜臼接回镐京，拥立为天子，是为平王。

再说戎主被申侯驱使着到镐京骚扰一番，白白为周人诛灭了昏君，自己却险些丧失性命，因此心中怨恨，屡屡出兵东侵，烽火连日不断。

宜臼本是从小就在王宫中长大。如今看到，昔日的宫室十之七八残毁，伤心不已；后来又遇到戎人不断入侵，心中更加忧虑。一日朝罢，平王对群臣说道：“国中府库空虚，被毁的宫室至今颓墙败栋，无力修造；近日戎人又侵扰不止，朝野不得安宁。长此下去，周室如何复兴？”卫武公道：“修造残宫败殿，一则耗费巨资，百姓嗟怨；二则戎人入城，又将付之一炬。先王定都镐京，又营洛邑，只因洛邑为天下之中，又有山川之险，既便于诸侯朝贡，又能阻遏外敌人寇。如今那里宫室完备，省得劳民修造。”群臣听了，无不赞同。平王也觉得这是便民之策，命祝史作文，说明迁都缘由，宣告于民。接着就选了个吉日，由秦襄公等护送着周族先王的牌位和平王宜臼，东迁到洛邑。镐京一带的无数百姓也舍弃故土，含泪相从。这一年是公元前770年。至此，延续了三百多年的西周王朝宣告灭亡，中国历史进入诸侯争雄、动荡分化的春秋战国时期。欲知后事如何，请看《春秋逐鹿》。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五千年演义 华夏上古志
作者=杜富山著

页数=360

出版社=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01

SS号=12831404

DX号=000008046329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8046329&d=F80D74E24DACC78BF1EC97F161812344&fenlei=0903091201&sw=%CE%E5%C7%A7%C4%EA%D1%DD%D2%E5++%BB%AA%CF%C4%C9%CF%B9%C5%D6%BE